

諸子集成

# 潛夫論目錄

讀學第一	一
務本第二	六
遏利第三	一〇
論榮第四	一三
賢難第五	一六
明闇第六	二二
考績第七	二五
思賢第八	三一
本政第九	三六
濟歎第十	四〇
忠貴第十一	四四
浮侈第十二	五〇
慎微第十三	五九
寶貢第十四	六三
班祿第十五	六七
述赦第十六	七二
三式第十七	八二

愛日第十八	八八
斷訟第十九	九三
衰制第二十	九九
勸將第二十一	一〇二
救邊第二十二	一〇七
邊議第二十三	一一三
寶邊第二十四	一一七
卜列第二十五	一二二
巫列第二十六	一二七
相列第二十七	一二九
夢列第二十八	一三二
釋難第二十九	一三六
交際第三十	一三九
明忠第三十一	一四九
本訓第三十二	一五四
德化第三十三	一五六
五德志第三十四	一六〇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六九
敘錄第三十六	一九三

# 潛夫論

蕭山汪繼培箋

##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春秋繁露人副天數蕭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

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尚與上通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

智之所求者學問也。漢書董仲舒傳云禮勉學問則雖有至聖不生而知。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雖有至材不生而能。說苑建本篇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故志曰黃帝師風后。史記五帝紀云黃帝學風后顓

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鄭語史伯云黎為高辛氏火正以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堯師務成。白虎

通辟雍篇云帝堯師務成子按荀子大略篇云堯學於君嚳舜學於務成昭新序雜事五又作務成附舜師紀后。禹師墨如。盧學士文昭云墨如疑長墨台繼培按路史後紀四

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默台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怡即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湯師伊尹。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文武師

姜尚。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

聃。白虎通云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昭十九年穀梁傳云僞賈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夫此

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博碩貫淮南子秦族訓云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

能者嬖賊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簡令云碩人僕僕毛傳碩人大德也而况於凡人乎。呂氏春秋云此十聖人六賢者未

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爰由至哉新序云此十一聖人名與新序同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論語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舊作智提魏徵學書治要改孟子云易曰君子以多志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詞志王弼本作識釋文云劉作志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

之有治也。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故夏后之璜。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

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神訓云有夏后氏之璜者匝匱而藏之寶之至也楚和之璧。韓非子和氏璧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雖有玉

璞卞和之資。史記鄭師傳云卞和獻寶不琢不錯。說文云厝厲石也不離礫石。楚辭惜誓云相與貴夫礫石王逸注小石為礫夫

瑚簋之器。哀十一年左傳云瑚簋之事杜注胡簋禮器名夏曰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

木。蠶繭之絲耳。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使巧倕。山海經海內經云倕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

作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

黼黻之章。鹽鐵論珠路篇云孔子曰黼不黼黻哉故人事加則為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黼黻之美在于杼軸琴書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夫黼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繼之以為美錦

大君服而朝之。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羞舊作著据治要改隴三年左傳云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而况君子敦貞之質。

察敏之才。大戴禮五帝德云長而敦敏攝之以良朋。詩既醉云朋友攸攝教之以明師。漢書董仲舒傳云與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文之以禮樂。論語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治要讚上有幽字王

脫字當與其不有濟乎。有字舊脫据治要補程本作不有晉語胥臣曰賢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詩云。題彼鶴鶴。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宛鶴鶴今作春令是以君子終日乾乾

進德修業者。易乾文非直為博己而已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但也博己即論語言博我蓋乃思述祖考

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按毛傳云聿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

憂道不憂貧。論箕子陳六極。曹供國風歌北門。詩衛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

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傳廿四年左傳非

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莊子至樂篇云所樂者身乃將以底其道。孫侍御志祖云底與

以致而邁其德也。莊八年左傳夏書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

其道王侍郎紹蘭云振當作賑說文云賑當也。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見漢書凡史記兩漢書

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漢書京房字君明賢難篇考績篇並稱得銳精其學。方言後劉子駿

年銳精以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漢書董仲舒傳云蓋

成此書此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晝日編誦習業夜親。材子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有

於都巷。巷當作養漢書云倪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倪寬賣力

徒者。漢書于齊為酒家保孟康注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

若此者。秀士也。禮記王制云命鄉當世學士。漢書董仲舒傳云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爾雅

釋言云究窮也究塗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或以喪亂暮其年歲。甚憂懼之謀後漢書列女此其所以遠初喪功。而及其童蒙

者也。及疑反之謀荀子不苟篇云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是故無董景

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望鐵論相刺篇云七十子之徒去父母

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因當奉職韓信傳云曠日持久必無幾矣。幾讀為冀韓非子姦劫獄臣篇云負千鈞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報書云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爾雅釋詁云仇匹也儔為仇之假借而其成名

立績。韓非子功名篇云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爾雅釋詁云績功也德音令問不已。詩南山有臺云德音不已文王云令問不已釋文聞音問漢北海寧于長夏承碑作令問

不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漢書賈誼傳云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禮記文

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漢書蔡義傳云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後漢書胡廣傳云稽之典經

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禮記祭義云結諸心周語云必問於

遺訓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舊作而何本改作使並誤託乘輿。孟子云今乘輿已壞矣坐致千里水師泛

軸。周語云水師監濯韋昭注水師掌水軸當作軸謂軸蓋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軸蓋王先生云轉車軸所以持輪者也解維則溺。方言云維之謂之維郭注繫船為維自託

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荀子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大戴禮勸學篇生作性韓非子處劫然臣篇云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此託字所本人之情

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韓詩外傳四云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說苑建本篇云賈性同倫而學問者智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

作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荀子儒效篇云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快也俄而原仁義分

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燬而知矣哉不荀。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

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中穿深室幽

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

光也而目假之則為己明矣。舊脫己字依下文例補天地之道神明之為。易繫辭下傳云陰陽合

地之撰以盈神明之德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荀子哀公篇孔子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禮記樂記飲酒義云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

身也鄭注術倫藝也

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

管子君臣上篇云。猶夜有求而得火也。

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

者。經也。

太平御覽六百八引釋名云。經徑也。常典也。

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

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

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

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

事物紀原七引尸子云。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做焉。

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皆目成圓方之意。

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

定元年左傳云。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公班。即禮記。檀弓。公輸般釋此四度。而做倕自制。必不能也。

務訓云。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凡工。妄匠。口規。秉矩。

空格程本作執。蓋以意補之。他皆做此。

錯準引繩。

說文云。措置也。經典多假借用。錯。

則巧同於倕也。

韓非子用人篇云。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

是故倕以其心來制規矩。

舊脫故字。其字。後工以規矩。

以上五字舊脫。盧學士補。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

度上脫一字。王先生云。疑脫信字。孟子云。工不信度。

幾於倕矣。

王先生云。幾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

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

漢書孫寶傳云。著於經典。

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東都賦云。案六經而校德。李固傳云。俯案經典。按與案。通依也。

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

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東都賦云。案六經而校德。李固傳云。俯案經典。按與案。通依也。

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

造程本作就。後人以經典。

以上五字舊脫。盧學士補。往合聖心也。

舊脫也。字依上文例補。

故修經之賢。

漢書儒林傳序云。諸儒始得修其經學。

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

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德。近於聖矣。

止景行行止。車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之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

者。書立政云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漢書外戚傳班婕妤云揚光烈之翕赫兮。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治之大體。治舊作人。据治要改北堂書鈔卅九引亦作治體。非子有大體。漢書鼂錯傳云明於國家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

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凡治國之道必

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也。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史記儒林傳載。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空格程本作基。民富

乃可教。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說。施建本篇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較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禮以富為始。

也。漢書食貨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

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比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呂氏春秋知度篇云至治之世其民不入學則不亂。得

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禮記仲尼燕居云天下太

平書洪範曰休徵漢書董仲舒傳云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祥作隆。夫富民者。以農

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管子五輔篇云明王之務在於強本。本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篇云先王

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或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昭帝紀元年詔曰天下之大本也。民所

為本。易繫辭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以巧飾為末。周禮司市凡市偽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胥師察其詐偽。飾

之令欺。詐買者禮記月令云毋或作偽。淫巧鄭注。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商賈者。以通貨為本。周禮太宰九職任萬民。行債。賈者鄭注。玄謂飾行債。賈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

類聚貨作之。奇作貨。按漢書食貨志云。鬲財鬻貨曰商。二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



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

以詭麗為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列士

者。荀子大略篇云子轅季路故鄙人也彼文學服禮義為以孝悌為本。論語云子貢問士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以

交遊為末。禮記曲禮云交遊稱其信也孝悌者以致養為本。本教曰孝其行曰養以華觀為末。孟子云非

直為觀。美也人臣者以忠正為本。六韜盈虛篇云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貴正而命忠志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以媚

愛為末。晉語云其臣競諂以求媚詩假樂云媚於天子鄭箋媚愛也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與離本守末則道德

崩。與崩慎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

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育於家瓜瓞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游業末

事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收公利後漢書朱暉傳云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並忠信謹慎。

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力田

為生之本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眾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

貧矣。管子治國篇云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

器。以便事為善。鹽鐵論國病篇云器足以便事以膠固為上。爾雅釋詁云膠固也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

工不造瑯琊商不通修靡彫琢義與瑯琊同惟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

南子齊俗訓云車輿極於彫琢器用逐於刻鏤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巧偽

飾之治。要作偽飾之巧。其義亦通。見以上列國以相聞。巧偽

賈者。所以通物也。計斤額師古注即春秋左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此其比也白虎通商賈篇云

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也買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令云命

工師效功必功致為上淮南子時則訓作堅致為上高今商競鬻無用之貨其商不逼無用之物向書大傳云聖人在位

誘注堅致功牢也鹽鐵論力耕篇云工致牢而不偽其商不逼無用之物

淫侈之幣淫下舊有極字即淫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後漢書桓譚傳

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綺綺縠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樣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為國計者備矣高誘注備謀失也

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漢書高帝紀云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疏廣傳云令子孫勤力其中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然內有損

民貧國之公實治要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史記

平準書云高租令賈人不得衣遂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晉語云通商寬農漢書翟方進傳云可少寬假

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途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

虛無之事漢書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爭著彫麗之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

以求見異於世品人解識品人猶言眾人晏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禮頌從而高之此

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論衡量知篇云人未學問詩賦者所以頌善醜

之德周禮太師鄭注頌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漢書揚雄傳云司馬相與喻以

盡意周禮太師注與見今之美嫌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饒疑繞之誤淮南子齊俗訓云詭文者處頌

以為慧爭為佞於類詠取善事以喻勸之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說文云戇愚也淮南子

辨久稽而不決誘注意亦愚無知從而奇之此恃孩童之思說文云踴亂也或以心而長不誠之言者

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辨察之說不度於義者必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盡舊作內攝

不誠之言也史記高祖紀云人乃以嫺為不誠治要改鹽鐵

論季餐篇云闔門之內盡孝焉闔門之外盡悌焉烈所以爲列士也舊說爲字列作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

竊名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篇云偷取一世韓非子詭使以取濟渡濟渡以涉水爲喻詩飽有苦夸

末之徒從而尙之此逼貞士之節漢書匈奴傳贊云城郭之固無以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敗舊作銜据治要改淮南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禮記內則會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忠養之孟子云會子養會皆必有酒肉將徹必禮記外傳一會子曰

請所與間有餘必曰有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窳其身而約其親者

不可與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王世子鄭注紀魯事也盛饗賓旅以求名晉語

賓旅章昭注旅客也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眞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禮記論散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

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羣書治要載崔實政論云送終之

家亦無法度至用櫛梓黃腸多藏寶貨烹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

扞恥不相遠念親將終無以奉豐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死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佚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

不損後漢書時咨傳云廢事生而榮終亡替所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魯語

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意與此同昭七年左傳云從政撓法以便佞漢書酷吏霍成傳云所愛者

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今多姦諛以取媚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撓法以便佞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論語云友便佞治要作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舊說徒字淮南子人聞訓云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從而賢之此

滅貞良之行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而舊說開亂危之原者也舊說者字五者外雖

有振與震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羣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當衰世

之務而闡君之所固也荀子王霸篇云闡君必將急逐樂雖未卽於篡弒然亦亂道

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易豐象曰與時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

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利以生者也。商子君臣篇云臣聞道民之門

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遊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

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此下舊有故君子曰一段凡二百卅七字今考定入遏利篇。是故務

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論語云行篤敬皆就末。且凍餒之所

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漢書敘傳幽屈賦云物有欲而不居今亦有惡而不避用論語文抱朴子博喻篇亦云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

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脫字勢不得無然爾。故明

君莅國。晏子春秋諫下云莅國子民必崇本抑末。鹽鐵論本議篇云王者崇本退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

漸。當作治亂之漸危亂字形相近又誤倒之字於上也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文有說誤

王先生云讓是多釋廉而甘利釋舍通之於字衍入字屬下旬。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

人也。利人疑倒宣十四年左傳晏桓子曰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知脂蠟之可明鏡也。說文云鏡錠也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錠錠燈正俗字而不知

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文有脫誤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襄廿八年左傳

晏子曰利適則為政昭十年傳晏子謂桓子曰蘊利生孽皆此意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僖七年左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此用其文楚辭離騷云衆皆競進而貪婪

今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春秋繁露云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

道。勿鑿於水。吳語申胥云王其盍亦鑿於人無鑿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襄廿四年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螭

象之積人之寶也。高誘注：蟻大始中有珠象牙，鑽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本經訓云：螭蟻蟻高注：螭猶開也。開以求珠也。匹夫無辜，懷璧其罪。桓十年左傳嗚呼問哉。同疑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費者二字舊空，據程本補。漢書景十三王傳贊云：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莫不猶言莫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漢書朱博傳云：得無不宜。顏師古注：得無猶言無乃也。鄧通死無簪。見史記。侯幸傳：勝跪伐其身。史記梁孝王世家：王先生云：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即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入關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功大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據程本改。禮記大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隕。舊作隕，按班祿篇作隕，與今詩同。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即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入關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功大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據程本改。禮記大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隕。舊作隕，按班祿篇作隕，與今詩同。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即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入關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功大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據程本改。禮記大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隕。舊作隕，按班祿篇作隕，與今詩同。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即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入關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功大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據程本改。禮記大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隕。舊作隕，按班祿篇作隕，與今詩同。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公叔戌崇賄以為罪。

定十三年左傳

桓離不節飲食以見弑。

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離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驪請享焉而將討之弑

嘗為討王先生云公罕昭廿五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是上殺下亦可謂之弑也

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老子云多藏必厚亡楚語云積貨滋多

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楚鬬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飢色。

妻子凍餒朝不及夕。

子文舊作文字

楚語云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

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杜注二君宣成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疏云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八年仲逸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此云四君蓋并文

公數子罕歸玉。

襄十五年左傳

晏子歸宅。

昭三年左傳按宅與夕帛韻

傳云克身自約論語云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注克己約身也皇侃疏云言能自約儉己身

故無怨於人。

禮記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鄭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多怨

世厚天祿。

論語云天

令閭不止。

止疑亡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論語

白駒。

詩小雅

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析。

顏回原憲公析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饑於郊野守志篤固。

爾雅釋詁云篤固也

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

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讓回猶移也昭卅一年左傳云不為利回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讓回猶移也昭卅一年左傳云不為利回

雖有南面之尊。易說卦傳云聖人南面而

聽天

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

班與辨通孟子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撓志如芷負心若芬。魚當

是薰易艮九二厲熏心馬融注熏灼其心漢書路溫舒傳云虛美熏心按重說文作藜藿負字形相近

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

荀子儒效篇云彼大儒者雖處於窮閭漏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記投壺鄭注鈞猶等也

守志於口。程本作一

廬之內而義盜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

之際。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故君子曰。君字疑誤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

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

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秋察微篇云智士賢者厲之以志，弗厲以詐。詐字與下樓何本作辭按三略云厲之以

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禮記檀弓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賂之以言，弗賂以

財。說苑雜言篇晏子曰吾聞君子隨人以財不若以言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並見漢書疎廣傳云

疏廣，字子真，京兆長安人。父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尺，遂改姓焉。是漢時已以疎為疎矣。子孫

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禍，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

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晉語傳負驕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韋昭注宜義也。今口程本作家

賑而貸乏。爾雅釋言云賑富也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周禮大司徒以保惠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

富矣。句有誤字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謙彖詞以冲王

故以仁義口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程本作費以仁義舊作仁以義按墨子天志中云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此文本之翼廿

八年左傳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見上揭與抑同

亦舊作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君子曰至此舊錯入務本篇今移正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身寵而裁高

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

### 論榮第四

論榮第四

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彼傳答實戲云據微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菹蔞  
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程本辱作困此則小人之所宜

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

惡來天子之二公也見史記殷本紀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

餓夫也法言淵騫篇云西山之餓夫傳說胥靡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傳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也而井伯虞虜也井伯虞虜舊作井曰

處虜德五年左傳云執虜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晉世家執作虜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漢書云微傳云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

故論士苟定於志行淮南子原道訓云士有一定之論管子八觀篇云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荀子榮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勿以遭命則

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足舊作以為輕處隸圜哀二年左傳云人臣隸圜免周語云漚替隸圜韋昭

注隸役也圍養焉者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荀子王制

籀云是其為相縣也亦遠矣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以下舊衍為字而卑賤不足以卑己新書大政上籀云紂自謂天王也榮引謂

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夫令譽從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禮記祭法疏引援

有受命以保慶而號不足以為榮矣夫令譽從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神契云命有三科

秋元命也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獨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首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

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謀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故

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必信

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

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舊脫据亢龍在天易從古以然今觀乾俗士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仲長統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見意林茲可謂得論之



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漢程本作貞誤淮南子有淑貞訓說文云淑也經典多通用淑

傲。書畢陶謨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堯典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昭元年十三年季友賢弟

也。而慶父淫亂。莊卅一年閔二年左傳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

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絲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

祐王。襄廿一年左傳祐今作右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昭廿年左傳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墨子非命下篇云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新書過秦下篇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顏原之賤。

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語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疑為世士。治要載尸子勸學

以為而二處為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莊子盜跖篇子張曰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世士之分在行之美惡。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春秋繁露云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新語本行篇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

者榮詩桑柔鄭箋云賤者榮也程本蔑作辱誤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

真賢矣。漢書賈捐傳云求士不得真賢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况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

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蒙舊作象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彌威

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閔元年左傳云諸夏親令名美譽。

襄廿四年左傳云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周語云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載於圖書。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國著其名大體篇云豪傑不著名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

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並見史記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史記

蘇秦傳云左右賣國反覆之臣按漢書息夫躬傳王嘉言魏朝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亦用青繩詩義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

之賢鄙不必世俗。王先生云族承上或以九族言俗承上或以所來言

中堂生負苞。

王先生云堂是唐之誤中唐見詩防有鶴巢苞當為芻爾釋云黃王芻是

也古者多言負芻山野生蘭芷。史記曰者傳云蘭芷芻藟棄於廣野

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賓戲云獻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蟻蛤顧師古注蘇古和字淮南子覽冥訓云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隋侯懷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墨子云申徒狄謂

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蟾蜍

詩云采芻采芼無以下體。風故苟有大笑可尚於世

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

小過不足以為累。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淮南子犯論訓云夫人之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成十六年左傳云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按國士謂本國之士

士即下所云比土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廉篇王子慶忌謂要離天下之國士不侵竊豫讓曰智氏國士富我長利篇我夷曰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無雙顏師古注以國士為國家之奇士與左傳義別後世習用國士以為美稱而於本國之義微矣

而患其非忠。舊作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王先生云世非患無臣當

作非患無世臣比四語亦族俗分承言之。蓋無羈縻。而已王先生云羈縻當是羈旅以下文非比土之人知之。陳平韓

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史記漢典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藩輔京師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

平陽之私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子毛傳私人私家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

詩采薇毛傳獯狁北狄也鄭箋云北狄今匈奴也漢書匈奴傳揚雄云北狄真中國之堅敵也郡河西惟其任也。陳平韓信衛青霍去病並見史記何卑遠之

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

德而居是貴。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荀子王制篇云無德不費無能不官無以我尚而不乘我勢也。

不字疑衍乘或乘之誤韓非子八說篇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難勢實云乘不自入於勢是為虎傅翼也外儲說左下東郭牙曰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舊脫乃將言乎。循當作循

脩多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與心而嫉乎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

所以放殛。孟子云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云父母使舜完子胥之所以被誅。哀十一上聖

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妒。則又况乎中世之人哉。况字舊脫程本有况無又按此秀

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白虎通辟雍篇云其有賢才然猶不得直道而行。論遂成其

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管子問篇云處士修行足以教人荀子非十二子篇揚休注處士朝

臣不得直其言。管子明法篇云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淮南子覽冥訓云大夫隱道而此俗化

之所以敗。漢書董仲舒傳云習俗化閻君之所以孤也。閻君見務本篇注管子法法篇云正言直

內則人臣齊侯之以奪國。哀十四魯公之以放逐。謂昭公哀公程本以上並有所字誤下云三

黨而成羣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襄卅一年左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

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見史記秦今世

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孝經云愛親

人敬親者不豈獨品庶。說文云品衆庶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品庶每生史記伯夷傳作賢材時有

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恚色。方言云恚恨也帝病不樂。從容

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

我。

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怒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見史記倅幸傳故鄧

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其字舊脫依下文例補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

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云無所歸咎稱人之長。欲

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

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漢書楊王孫傳云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王先生云且字衍

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

駁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詩裳裳者華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純駁註詳實貢篇然則循行。漢書陳湯傳云司諫奏湯無循行宋

祁曰循疑當作循此循亦當為脩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行讀如字論議之上。漢書諸葛豐傳云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表光祿勳鬻官有大夫掌論議鬻爵傳御史中丞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漢時多以論議稱人蓋功令有其文平當傳公卿薦當論議廷明師丹傳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蕭望之

傳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楚元王後向傳元帝詔河東太守堪資賈與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傳喜傳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皆据令文言之息夫躬傳云論議七所避眾畏

其口王喬傳云王鳳顯權行多譴借商論議不能平風鳳知之亦疏得不遇於嫉妒之命。史記鄭陽

商京房傳云徵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謂此所云不能免於刑戮者也得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

自免於嫉妒之人楚辭九辨云何險巇之嫉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

妒今被以不慈之偽名。或云此名當為害。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

千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史記殷本紀伯宗之以死。成十五年左傳郤宛之以亡。昭廿七年

左傳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列女傳魯季敬姜云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予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史記季布傳云丁公為項

羽遂竊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下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然也范睢絀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並見史記程本白起作白公按白公

見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下有脫字史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隨四年左傳石碣云寵祿過也惟殊邦

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按史記孫子傳云臏生阿甄之開阿甄皆齊邑見司馬遷直傳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孫子而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云孫臏楚人為齊臣蓋別有所本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剛之韓非明治於

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並見史記治諸子品節作法按非傳云非法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嗟士之相妒豈若此

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惟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

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史記高祖紀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使條

漢法而不亂舊無條字品節有條無使按使條與使制對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論禹之屬條定法令循吏傳顏師古注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夫二子之

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

帝乃悔並見漢書此材明未足衛身詩孟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莊十六年左傳云君子謂強鋏不能衛其足淮南子繆稱訓云世治則以義衛身故及

難邪閱二年左傳云周公勿從故及於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

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史記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淮南子道應訓蒙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諸國之屈商乃拘文王

於爰里事詳史記周本紀夫體至行仁義按至字疑衍漢書東方朔傳客客難云太公體行仁義史記三王世家云朝親仁義體行聖德莊子漁父篇云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據

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創迹莊子盜跖篇云創跡於衛叔嚮縲綬襄廿一屈

原放沈賈誼貶黜並見史記鍾離廢替鍾離意也何敞束縛並見後漢書王章抵罪見漢書平阿斥

逐平阿侯名仁王莽諸父事詳漢書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華譚傳云仲舒抑於詩云無

罪無辜。讒口敖敖。十月之交。敖敖。今詩作置。釋文引韓詩。作警警。爾雅釋訓云。敖敖。傲也。與此合。彼人之心。于何不臻。苑柳。不令詩作其。

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媚。當作媚。說文云。妒。婦妒也。史記五宗世家常山憲王。媚媚。媚媚。字形相近。易說也。

王后以妒媚不常侍病。索隱云。媚媚。氏本作媚媚。媚媚。字形相近。易說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

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老子文。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

天官。漢書李尋傳云。充備。天官。詳忠貴篇注。東在帝心。論語東今作簡。宿夜侍宴。管子禁藏篇云。宿夜不出。按宿當作傾。說文云。夙。早敬也。傾亦古文夙。从人。夙。宿。从

此詩有駮云。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漢書嚴助傳云。助侍燕從容。宴與燕通。名達而猶有若此。王先生云。名達。下有脫字。漢按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言鶴鳴。九臯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經名猶達朝廷也。名達亦謂名達朝廷矣。則又况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漢書梅福傳云。隱士不願佚民不舉。莊子刻意篇云。此山谷之士。

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時義與時其亡之時同。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莊子田子方篇云。口鉗而不欲言。史記袁盎傳。盎說絳侯曰。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漢書盎傳。作籍五行志。又云。臣畏刑而鉗口。籍。指與鉗同。顏師古注。並云。籍。也。鄒。折子。轉辭篇云。左右結舌。漢書李尋傳云。智者結舌。杜周傳。杜業上書云。尚書近臣皆結舌。杜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

說文云。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漢書武帝子戾太子傳云。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譏臣耳。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矣。後漢書馬融傳云。里聽聲剽聲。作倮。按交際篇云。苟剽聲以羣。諫今據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注。剽。劫也。猶言行聽也。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閭。蓋誤。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閭。小闔謂之閭。淮南子主術訓云。貴之以閭閻之禮。與安之閉史。記。似。歸。傳云。歸。多病臥。閭閻內不出。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身直為閭閻之臣。循吏文翁傳云。使傳教令出入閭閻。顏師古注。閭閻內中。小門也。閭。閭行迹。猶云門內之。察臧否之虛實也。詩抑云。未直以面

譽我者為智。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面譽者不忠。諂諛己者為仁。孟子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處。處。姦利者為行。漢書張蒼

人為中侯。大為姦利。賈。尚傳云。謂居官而置富者。為姦。姦。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竊祿位者為賢爾。周禮太宰八則。治都鄙。四曰。祿位以取。其士。大戴禮會子立。事。薦云。無益而厚受祿。

鶴也論語云文仲其鶴位者與文字上仁鶴老子  
曰不以德貴鶴位也後漢書杜詩傳云久竊祿位  
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疑網紀之

化詩棧樓云網紀四方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說苑雜言篇云鮑焦抱木而立枯事見韓詩外傳一徐衍所

以自沈於滄海者也漢書鄒陽傳上與王書云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風俗

失驚言淮南王事云後人吠聲遂傳行耳又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目痛小疾亦行自愈風俗

久矣哉論語云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

觀宰司之取士也爾雅釋天云宵田為燎郭注即鹿斯東奔詩小弁司原縱謀之觀

司原氏者爾雅釋天云宵田為燎郭注即鹿斯東奔詩小弁司原縱謀之觀

八百卅二作從而謀之鄭語云王使婦人不悖而謀之韋昭注謀離呼西方之衆有逐豨者方言云猪南楚謂聞司原之謀也

競舉音而和之楚辭離騷王逸注競並也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

惡之豨王先生云俗惡當作浴聖聖白土也豕浴於聖則色白故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

禽也御覽九百十四引白虎通云禽者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楚語云芻豢幾何韋昭注草養曰

誘注園曰豕俛仰嘍咿後漢書文苑傳趙壹賦云伊優北堂上章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

居無何漢書陳平傳云居無何顏烈風興而澤雨作王先生云簿疑淫繼培按說苑辨物篇灌

巨豕而惡當作塗淪逐駭懼王先生云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定十四年左傳

說文云豨豕也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疑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

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鬼谷子內捷篇云日進前雖自有知也猶不能

賢難第五

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漢書韋賢傳韋孟諫詩云明明羣司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叟。說文云麟大牝鹿也奈何

其不分者也。未遇舊作過据程本改風雨舊脫之變者疑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兩當作

定賢篇云文惠兩集諫與此同其自紀篇云筆龍灑而兩集兩集本孟子則險隘之徒。楚辭離騷云惟黨人之揄棄兮路幽昧以險隘闡葺之質。史記賈誼傳云闡葺尊顯

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譎欲相是而背君子又云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程方捷傳云

內求人主微讒妒羣吠齧賢。楚辭懷沙云邑犬羣吠令吠所怪也誹謗疑佞今固庸態也晏子春秋問上指以固其位云人有醉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

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醢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鮑韓詩外傳七作齧為禍敗也

豈希晉語云禍二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管子五輔篇云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後人猶

不能革。襄十四年左傳云失則革之杜注革更也晏子春秋諫上云行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楚語觀射父云五物之官陪

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文王云天命靡常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嗚呼時君俗主

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呂氏春秋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高誘注俗主不食凡君不此察也。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管子明

明主者兼聽獨斷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其舊說疑所以闇者偏信也。荀子不特謂云

故人君通必兼聽。必疑當作心信二年穀梁傳云宮之奇達心而備新序則聖日廣矣。庸說

偏信。趙策馮忌曰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王則愚日甚矣。愚舊作備据治與改管子君臣上篇云夫民

益謂申屠嘉曰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板夫堯舜之



治關四門。明四目。通四聰。

書堯典通舊作達。據治要改。史記五帝紀述。尚書作通。漢書王莽傳同。韓詩外傳六亦云。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韋賢傳云。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亦用尚書文。

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

管子九守主明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

昭。據治要改。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

故共鯨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

能惑也。

並見書堯典。靖。今書作靜。漢書王尊傳論衛恢國篇。並與此同。

秦之二世。務隱藏己。

鄧析子無厚篇云。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

而斷百

僚。

書舉陶謨云。百僚師師。舊作

疏賤。

管子明法解云。疏遠兩開。而不得聞。即隔之省。

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

臣。

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銜之外矣。

明蔽於驕妒之人。

漢書谷永傳云。抑遠驕妒之寵。

故天下饋叛。弗得

聞也。

漢書賈捐之傳云。天下饋畔。獨卒在於二世之末。賈山傳云。天下已饋而莫之告。

皆高所殺。

治要作乎事見。史記秦始皇紀。殺並有脫誤。

莫敢言之。周章至

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

治要作乎事見。史記秦始皇紀。故人君。治要補。兼聽納下。

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

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

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

言字舊空。據程本補。孟子禹聞善言。則拜趨。故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今書舉陶謨作昌言。漢書敘傳。今日復聞讜言。顏師古注。讜言。善言也。

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

矣字舊空。據程本補。襄廿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夫朝臣所以統理。

漢書孔光傳。策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臣。可證管子任法篇云。羣黨比

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詳宣傳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

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王

賢人所

程本。舊空。據管子明法解云。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

孤。以上四。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

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是故明

君莅衆。

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

治要言上有之字。昭外下有也。字當在務字下。昭當作招。觀

下無距言。無侵職。平列可見。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

用也。

晏子春秋諫下云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恐有拒而不受者哉距與拒通新書大政下篇云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乃懼以下十字舊脫据治要補讓與讓通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卻也

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表小以

厲大。

表舊作責据治要改新書大政下篇云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

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

書秦誓云番番良士

下情達

於君也。

管子明法篇云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

故上無遺失之策。

文子自然篇云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史記主父偃傳云謀無遺策

官

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

見史記范

傳袁絲進說而周勃黜

是以當塗之人。

當塗之人見韓非子孤憤篇孟子當路於齊趙注云得當仕路當塗猶言當路

恒嫉正直之士。

詩小明云正直是與

得一介言於君。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按介之言間也漢書杜周後敘傳云毋使范雎之徒得

說以矯其邪也。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矯正也故上飾僞辭以障舊作主心。漢書董仲舒傳云百

下設威權以固士民。

秦策范雎曰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

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躡躡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

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

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

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何決不可復墜魚爛不可復全按魚爛本傳廿九年公羊傳

相帥叛秦。趙高恐

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之。

下當脫

願一見高。不能而死。

見史記秦始皇紀及李斯傳

常囚簡公。

田常即陳恆事見哀十四年左傳

踔齒懸僭王。

秦策范雎云踔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事詳齊策踔齒僭閔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

僭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

韓非子南面篇云襲亂之迹

何也。過在於不納卿

士之箴規。

周語云師箴近臣盡規

不受民氓之謠言。

晉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秋祥於謠後漢書蔡邕傳云令三公謠言奏事章懷注引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

臧否人所共苦條奏之是爲舉謫言者也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

自以己賢於簡曆而趙高賢

以上三字舊脫

於二臣也故國

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

舊作殺

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

病自絕於民也

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

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文有脫誤

舜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書畢陶諫

故治

黃脫提治要補

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周語邵公曰爲民者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

漢書谷永傳云驕臣悍妾孟子云進不隱賢

既患其

正義以繩己矣

史記商君傳云日繩秦之貴公子

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

於己

治要載虛實政論云其達者或矜名嫉能必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棄

是以郗宛得衆而子常殺之

昭廿七年左傳

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

構舊作提提治要改新序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

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咬後令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按史記屈原傳

不載子椒

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

見漢書酷吏嚴延年傳

陳湯殺郅支而匡衡狡其

功

見漢書陳湯傳狡舊作挑提治要改

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

乘舊作特提治要改按乘猶特也考續篇云富者乘其才力

矣提治要補韓非子八說篇云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乘舊寵沮之於內

乘舊作特提治要改按乘猶特也考續篇云富者乘其才力

而已接賤

舊無而已二字提治要補按常作疏疏誤爲跡又轉誤爲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賤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此文本之漢書趙充國傳疏捕山間虜頭師古注疏

之亦疏跡相誤之證

欲自信於外

提治要補

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

憂心相瞰而終不得遇者也

瞰疑瞰禮記曲禮鄭注瞰號呼之聲也王先生云瞰明白之貌

###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漢書谷永傳云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

考則治亂暴而明。谷永傳云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節賢違功則亂善惡信則直。疑賢不得見障蔽。障蔽漢書李尋傳云忠直

進不蔽障。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詭諛蔽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高誘注竄猶容也夫劍不試則利鈍聞。

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減獲不疑焉

良藝文類聚五十七引班固擬連珠云臣聞馬伏卓而不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

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評閭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

之節焉。荀子君道篇云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漢書薛宣傳册免宣云有司法君領職解慢開謾欺之路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

察精慎。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漢書疏廣傳廣云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蠱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賈山傳云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顏師古注解讀曰懈侯幸董賢傳哀帝策免丁明云將軍遂非不改按也字疑當作此屬下句讀耗業破家

之道也。舊無破字不成句按下云子孫惰而家破窮今擬補漢書嚴助傳云破家散業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

乎羣臣總狼治公事者哉。禮記月令云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率按總傳曰。善惡無彰。何

以沮勸。襄廿七年左傳善惡作賞罰彰作章是故大人不考功。史記刺客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曰將為大人龜權之費正義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散去大人竄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是也繼培按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亦稱母為大人然此本為父母通稱

說苑建本篇會哲擊會子仆地有頃蘇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史記高祖紀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越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漢書疏廣傳

兄子受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桀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安詐朱暉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賈煥賜以歐刀煥欲自殺緝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安詐朱暉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

賢從孔烈問其子曰吾居三公於漢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傳變傳子幹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皇甫嵩傳從子騰說嵩曰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董卓耳列女傳鮑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是皆以大人稱其父及之兄弟非獨父嫗也則子孫情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二千石官長綱紀人倫師古注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則吏怠傲而姦究興孟子云般樂怠傲書堯典云寇賊姦究釋名釋言語云姦好也言奸正法也兜能也傳易

常正也 帝王不考功則直疑賢抑而口僞勝空格程本作詐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或詐僞為吏臣環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故書

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堯典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聖王之建百官也

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牧舊作物按牧養本管子問篇形勢解云主牧萬民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是

故有號者必稱於舊典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審大

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親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名理者必效

於實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續漢書百官志云每郡置

官無廢事下無逸民翼奉傳云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志云每郡置

太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其次置州牧刺史在憲聰明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注武帝初置刺史

長侯國令長為相注云皆掌治民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漢書朱

博傳云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按憲疑悉之讓于定國傳

心承執綱紀務悉聰明王嘉傳云公卿股肱莫能悉九卿分職以佐三公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

司農少府皆卿一人太尉司徒司空皆公一二三公總統典和陰陽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

陽順四時下逮萬物之宜外據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皆當考治以效實為王休者也詩紅漢云侍中大

夫博士議郎侍中屬少府博士屬太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漢書鮑宣傳云官以諫及選

茂才。漢舊儀云刺史舉民有茂才者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拔茂才本稱秀才後漢避光武帝諱改之 孝廉。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賢

良方正。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惇樸。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舉賢良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武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書吳祐傳注引漢官職稱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是也成帝紀永始三年又云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平帝紀元始元年舉敦厚能直言者後漢書獨行誰玄傳亦作敦樸則敦樸敦厚非有二事且亦不始有道。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有道德之士有明政術達於東京矣。古今能直言極諫者五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有道即有道德者 明經。見上寬博。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初舉孝廉 武猛。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詔舉武猛堪將帥

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即武猛也。治劇。見上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史記晉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物 羣臣所當

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漢書郊祀志太誓曰正禮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丕天之大理

貪殘專恣。漢書鮑宣傳云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楚元王傳劉向云尹氏世職而專恣又云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不奉法令。侵窺小民。漢書百官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云刺史以大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王莽傳云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窺 州司不治。令遠詣

闕。上書訟訴。漢書于定國傳云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道上書者交於闕廷後漢書賈帝紀本初元年詔云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徒諷科條陷入無罪至令守闕訟訴前後不絕 尙

書不以責三公。百官志尙書屬少府後漢書虞詡傳詡謂諸尙書曰小人有 三公不以讓州郡。

說文云讓相責讓 州郡不以討縣邑。說文云討治也 是以凶惡狡猾。昭廿六年左傳云無助狡猾按漢時劾奏有云校猾者蓋律令文也漢書陳傷傳弘

農太守張匡坐職百萬以上狡猾不道程方進傳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韓延壽傳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怨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王尊傳五官掾張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孫寶傳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宣帝子淮陽憲 易相窺也。侍中博士諫

王傳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誣誤諸侯王誹謗政治治狡猾不道皆其事也

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應劭漢官

恩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 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 羣僚舉士者。或

茲漢書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 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 羣僚舉士者。或

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 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 羣僚舉士者。或

茲漢書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 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 羣僚舉士者。或

以頑魯應茂才。論衡命祿篇云頑魯而典城

以桀逆應至孝。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詔舉至孝與象卓異者桓帝紀延熹二年詔曰桀逆梟夷孔融傳云

劉表桀逆放恣按說文云傑傲也爭不順也桀逆即傑鈞假借字

以貪饕應廉吏。說文云饕貪也文子上義篇云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

以狡猾應方正。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後漢書第五倫傳云

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漢書酷吏尹賞傳云輕薄少年

以空虛應有道。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後漢書第五倫傳云

以殘酷應寬博。以怯

當輔弼之任

以器閭應明經。閩當作指晉語晉臣曰器指不可使言韋昭注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指不能言者

以殘酷應寬博。以怯

當輔弼之任

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漢書王莽傳云名實不副

求貢不相稱。抱朴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臺閣失

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富者乘其材力。材猶傳序也漢書賈貨傳云俗皆曰

財力貴者阻其勢要。呂氏春秋誠廉篇高誘注阻依也

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漢書賈貨傳云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

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黜劇而髡

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

聽所以數亂荒也。王侍郎云官職疑是官職繼按作職是也上云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此承其文言之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

其罪于定國傳云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又云勉察郡國守相羣故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永

元五年詔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史記

夏本紀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古者諸侯貢土。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

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土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

上者死。附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逐。古者諸侯以下本武帝元朔元年有司奏讀見漢書本紀事詳尚書大傳附下罔上四語說施臣術篇以為泰誓文斥作退

其受事而重選舉。審

名實而取疑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詩文王云濟濟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

漢書董仲舒傳云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

化民今世廢而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

三代有

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祚當作祚大戴禮有

考績第七

二九

二九

武王踐未者舊作者未按新書數寧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當修

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鹽鐵論鹽鐵石篇云語曰五盜執一

繩蝨邪惡正法韓非子有此羣臣所以樂總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

爲聖譯。譌疑當作鐸法言舉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莫若使諸儲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鐸也論語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爲之若行

文教則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

師京君。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科察考功。漢書京房

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以遺賢俊。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昭曰延登賢俊

平之基。必自此始。毛詩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詩卷阿鄭箋云孔

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

欲字當在爲上管子法法篇云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管子七法篇云無舟楫而欲濟大水。不明於計數而

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知當作

也商子弱民篇云濟大川而無船楫。疑。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知當作

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膺騰激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羣僚師尹咸有典司。文選班固西帶各居

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口

程本其實。則奉職不解。讀爲而陳言者不得誣矣。韓非子主道篇云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

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備內篇。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書學陶謨今書賦作數試作庶信廿七年左傳此堯



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書堯典

###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呂氏春秋務本篇云嘗試觀上古記高誘注上古記上古書也近古以來。亡代有二。穢國不數。穢當作穢

賢難篇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滅穢字形相近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貂朝鮮史記平準書作彭吳買穢朝鮮誤正類此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亡國不可勝數高誘注不可勝數亡國多也夫何故哉。故字舊脫。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

以亡。治要治要治要以作與亂治上並有以字惡舊作忘据治要改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作穢也。是故

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樂叶圖徵云天元以甲子朔且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

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繼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限隔

九州。新語道基篇云九州絕隔殊俗千里。晏子春秋問上云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然其亡徵敗迹。韓非子有亡徵篇若重規

襲矩。爾雅釋山郭璞注襲亦重稽節合符。孟子云若合符節禮記儒行鄭注稽猶合也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

荀子非相篇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考觀也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並詩大雅版今作板爾雅釋訓作版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譏與

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蕩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韓非子孤豈虛言哉。老子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之

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文字微明篇云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是

故病家之廚。說文云廚廄屋也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

兩於字治要無按定四年左傳云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荀子正論篇云國雖不安不至

於廢易後亡謂之君說苑建本篇云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策蘇秦曰：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三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皆遂亡連文之證。夫生飢杭梁，爾

釋言釋文引字林云：鈔飯食也。玉篇以鈔為俗飯字。生飯未詳。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莊子有養生主篇淮南子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豆羹自飯，藜藿煎肉生飯，或白飯之誤。秦族調云：肥肌膚充腸，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欲當作飲楚辭招魂云

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按糟凍飲耐清涼此王逸注凍

冰也。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舊脫也字據

脫言者。漢書李尋傳云諸闇此其將亡之徵也。何本補治要

載尹文子曰：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韓非子亡徵篇云：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

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兩永字有誤程本作國脈永按脈字疑非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亂治未亂淮南子說山訓云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

故無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下醫二字衍晉語醫和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呂氏春

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為國之法，有似理身。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癘跛眇能塞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極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

焉用賢而已矣。治身有黃帝之術。漢書藝文志醫經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治世有孔子之經。白虎通五經篇云孔子定五經以行其道

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舊作鍼石之法誤。鍼石治要作灸鍼素問血氣形志篇云形樂志

治之以鍼石，八正神明論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疑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易繫辭下傳云：苟

人，非其人，惜不虛行。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呂氏春秋分職篇云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

以竿鑽燧不得火。說文云鑽燧也。論語云鑽燧改火。燧與鑽同。鼓石不下金。論衡量知篇云朝錫未採在聚石之間。工師鑿掘鑿鑿鑿鑿乃成器未更鑿藥名曰鑿。刑鼎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鑿。疏云治石為鑿用藥扇火動鑿謂之鼓。驅馬不可以追速。

進舟不可以涉水也。驃馬進舟舊作金馬土舟。據治要改鑽鼓驅進同類。凡此入者天之張道。張謂張著。漢書王莽傳云事勢張見。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易乾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真藥舊作良醫。據治要意林改御覽。數引。

並同治疾當得舊脫真人參。說文云獲人獲藥神。出上黨參為獲之倍。反得支羅服。意林及御覽七百卅九。九百九十一。羅服字皆从艸作無支字。御覽九百人十引正論云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蘿服根支蘿服即蘿服根也。得字舊脫。據御覽七百卅九補。舊

作橫按證類本草六引陶隱居云根似穉麥故名麥門冬。今據改下同。己而不識真。王先生云而字衍。鑿培按而字非衍。勸學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知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鑿之。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釋文合如字又音閣。病以侵劇。說文云也。漢書哀帝紀。費云即位痿痺。末年寢劇。王莽傳云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痿痺。寢劇。死。顏師古注。並云寢劇也。寢侵義。通史丹傳云上疾。猶侵師古注。稍侵言漸篤也。又云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師古注。寢漸也。藝文志論醫經云。拙者失理。以療為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

病。舊脫。療字。據御覽七百卅九補。說文云藥治也。或从寮作療。因棄後藥而弗敢飲。御覽作弗敢復飲。而便御覽求巫覡者。雖死可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忒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案問五藏別論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新語資質篇云。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視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

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仲舒傳所云賢不肖。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

仲舒傳所云賢不肖。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更任俗吏。以上文例之當作而更任俗吏者。漢書賈誼傳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雖滅亡可也。管子八觀篇云。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蒸

積麥合藥。病日瘥而遂死也。小爾雅廣名云。疾甚謂之疢。疢與疢同。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

其昌。書供範今書作人之有能有為。使益其行而邦其昌。史記宋世家。邦亦作國。遊高祖諱也。循當作脩。脩益聲相涉而誤。藝文類聚六十二引後漢李尤雲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其證也。是故

先王為官擇人。書呂刑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必得其材。淮南子泰族訓云。英俊豪傑各推南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功加於民。舊作人。掘

德稱其位。管子富國篇云。德必稱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下傳云。君子居則親眾。動則信人。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務順以動天地。如此。繫辭

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三代開國建侯。三代忠貴篇作五代。本傳注云。謂唐虞夏商。周也。易屯初九利建侯。師上大開國承家。所以傳嗣百世。治要

歷載千數者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云。尚書有唐虞之能字。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

將相舊權臣。必以親家。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親謂父母家謂夫也。漢時期以親家為親戚。通稱後漢紀明帝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後。漢書東海王彊傳。彊親戚是其證也。後漢書馬皇后紀。諸姬主朝。請列女傳。作諸王親家朝請。又郭皇后紀云。后弟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寶皇后紀云。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後漢紀章帝建初三年。寶憲兄弟親幸。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續漢書禮儀志載上陵儀。有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後漢書禮儀志。傳章懷太子引。後南記云。親家李氏。

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妙讀為眇。書願命云。眇眇予末。小使越妙亦眇之借。未脫桎

梏。王先生云。易蒙九二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周禮大司寇疏引鄭注。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又大畜九四童牛之告。李氏集解引虞翻曰。告謂以木梏其角。侯果曰。桎梏也。以木為之。橫施其角。止其獸之威也。書費誓。今惟淫舍牲牛馬。正義釋鄭注。以桎為桎梏之桎。施桎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佚詳。經訓並以桎梏為拘囚之具。因而凡就拘制者。皆謂之桎梏。故學校謂之校。校亦謂之校。取義木囚。亦其例也。童蒙情識未定。宜用防閑。故脫桎梏。則各比云。未脫桎梏。正言不離童

幼耳。未可以關木之罪。人繫就塾之童子也。由字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毛詩車聲序云。德澤不加於民。而取侯。漢書李廣傳云。諸安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多受茅土。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取侯。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直以白。亭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白虎通京

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論衡量知篇云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位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或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七國破敗上疑。勝此以二字。子產有言。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襄卅一是故世主世舊作也何之於貴戚也。愛其嬖

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授舊作受。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

其爵位。崇其賞賜。齊語云勸之以賞賜。趙策左師觸轡見太后曰今溫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齊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此文

本令結怨於下民。漢書李尋傳云為主結怨於民。縣罪於惡。韓非子亡徵篇云懸舉而弗誅。莊子寓言篇云無所縣其罪。郭注縣係也。漢書陳湯傳云宜以時解

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罪也。按縣罰於以下當有二字與下民對。此文大意與忠貴篇末段相同。彼云下自附於民。况上承順於天心。此惡字蓋即天心之誤。志氏姓篇於諸侯無惡晉語作諸侯無二心亦一證。

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後漢書馮衍傳云社稷顛隕。按廣亦作頽。隕。襄傳云此所謂子

之愛人。傷之而已哉。襄卅一先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人君也。此君不察。文有脫誤。賢難篇云時君

彼或當云人君世主不察。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色舊作邑。按墨子尚賢中篇云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

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詩出車毛

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官本於彼。譬猶以愛子易御僕。詩出車毛

夫也。正月鄭箋以明珠易瓦礫。呂氏春秋樂成篇云民聚瓦礫淮南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

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畢陶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本書忠貴篇亦云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閔元年左傳云其必蕃昌由此

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爾雅釋詁云觀賜也況與

既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禮天地况施應劭曰况賜也管子四時篇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德况猶言德賜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

未之嘗有也。按漢書鮑宣傳宣上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非天意也又言佞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官爵乃天下之官爵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置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宜為謝過天地解鱗悔內云云此篇大情與彼同

###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魏相傳云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又云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

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紀初元三年詔曰蓋聞安民之誼本繇陰陽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變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陰

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漢書鮑宣傳云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

治。君政惡則民窳亂。君以恤民為本。恤民二字疑誤按文義當云得臣方與下合臣忠良則君政善。臣

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以選上脫二字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

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

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

樂。民安樂則天心慰。慰舊作總據程本改下同按總俗總字見廣韻一董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

豐。五穀豐而民眉壽。詩七月毛傳云眉壽彙眉也民眉壽則與於義與於義而無姦行無姦

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漢書魏相傳云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

生五穀熟麻絲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按相所云大指本於董仲舒張湯後安世傳相上封事云朝廷尊榮天下鄉風是故天心陰

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徒教篇云貞

篤云國以民為基皆其證也漢書谷永傳云王者以民為基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王褒傳聖主

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全省而功施管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樣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粵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薶泥畫塗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瀾者工用相得也此文大指本於彼治要載桓譚新論亦云材能德行治國之器也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

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二人字當作民必

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漢書京房傳云

有必亂必然之道也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臣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鄭氏詩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漢書楚元王傳劉否泰消息。

陰陽不竝。劉向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

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易萃彖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稷離臯陶聚而致雍熙。尚即

後漢書方術傳第五倫令班固為文薦謝夷吾曰皇父蹶踣聚而致災異。詩十月之交夫善惡

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論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

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見史記秦始皇紀 高祖所

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漢書樊噲傳序云。樊噲也。並見史記。 遠迹

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漢書游俠傳序云。衆庶樂其名迹。觀而慕之。 驕貴之

漢元以來。漢書賈誼傳云。竊跡前事。顏師古注。尋前事之蹤跡。迹與跡同。漢元謂漢元年。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漢元至。今律歷志云。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 驕貴之

臣。每受罪誅。漢書王嘉傳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黨與在位。管子八觀篇云。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 弁伏

辜者。詩用無正云。既伏其辜。 常十一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人。進姦黨也。管子

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觀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

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呂氏春秋重己篇云。人主貴人高誘注。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

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

臣也。莽之篡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漢書陳傷

傳云。策慮極。億義勇奮發。 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漢書元后傳云。莽為攝皇帝。改元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徵誅莽。義見程方

進。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奉下脫一字。按救邊篇云。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此當云。奉上報恩。 二人而已。由此

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鹽鐵論褒賢篇

云。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列女傳柳下惠妻傳亦作國。 詩傷皎皎白

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列女傳柳下惠妻傳亦作國。 詩傷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白駒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雨無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

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聖

知聖。惟賢知賢。分聞賢韻韓詩外傳五云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問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漢書元后傳成帝謂王章曰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魏志杜襲傳襲曰夫惟賢知賢

惟聖知聖。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風指有二義漢書何武傳云大司空

蓋本此。甄豐承莽風指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指意也。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風讀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嚴助傳云。迺令嚴助諗意。風指於南越。顏氏並讀風為諷。後漢書宦者傳云。蔡倫受寶后風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章帝子。清河孝王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寶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西完傳云。王莽輔政。欲燬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完。使共獻西海之地。皆用諷本字。此風旨當讀如字。却當為劫。劫與下脅字。同義。禮記。儒行云。劫之。以聚鄭注。劫。脅也。劫亦作劫。劫却字。形如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劫釋文。元嘉本作却。譏正類此。

之屬託。漢書鄒陽傳云。脅於位勢之貴。蓋寬饒傳云上無詩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按屬託同義。顏說非也。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獨辭廷尉。於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佞幸。傳于長傳云。風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病。篤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後漢書竇融傳云。年老。子孫繼。誕多不法。後交趾傳云。綱六紀。屬論朋友云。生

白虎通三綱六紀屬論朋友云。生不屬死。不託分合言之。其義一也。請謁闈門。韓非子八姦篇云。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為重。漢書申屠嘉

闈門漢書作填顏。禮贊輻輳。說文云。輻輳所法也。法輳古今字。後漢書郎顛傳云。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師古注云。填滿也。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據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請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禮記大傳云。聖人南

者五鄭注且先。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

下士。故能得真賢。鹽鐵論刺復篇云。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驕。以勞天下之 祁奚之為大夫

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襄三年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

左傳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

論使篇

云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藉亢龍之勢以陵賢。後漢書云陰與光烈皇后母弟也帝欲封之與固讓貴人問其女欲配侯王取婦焉女主愚心實不安也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

後乃保持之。漢書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楚元王後向傳上數欲用向為九卿

云鮑叔留戚隔朋仁知且不被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被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揚倅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石鑿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

兵討駿鑿以為不然保持之則貞士探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

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漢書鄒陽傳云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

信而趨闕行者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蔽之中耳安有盡忠下者哉

###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君下舊有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

任賢必治任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楚策蘇子曰人臣莫難主有索

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

上。秦策范雎曰小而道獨抑於下也。道下脫一字獨舊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

公法行則軌亂絕。軌治要作究佞臣之所以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

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韓非子詭使篇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列士之舊脫掘所以建節

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殆王侍郎云代當作伐與絕奪為韻繼培按說苑此

姦臣亂吏無法之徒。無法治要作思私按韓非子定法篇云臣無法則亂於下人主所為舊作謂

篇云大臣太貴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使私者也掘治要

改 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聞

塞治要作隔管子爾法解云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聞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外戚杜隔思不得通又云親疎相

錯杜塞開隙 咸治要使不相得者也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塞隔義同 頌云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

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

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容悅也漢書朱建傳云義不取容

不墮

舊作惰據治要改 公以聽

私不撓法以吐剛

詩烝民云剛亦不吐撓法見務本篇注

其明能照茲而義不比黨

禮記儒行云講論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

宣十六年左傳

華元反朝而魚氏亡

成十五年左傳

故正義之士與

邪枉之人不兩立

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燭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惟兩子諍言訓云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而

立下舊有之字而作夫據治要刪改 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

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

孟子曰暴君好吏

此所謂與仇選使

選舊作選據治要改

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

衆惡之必察焉

語 故聖人之施舍也

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也論之章昭注施予也舍不予

不必任衆亦不

必專己

漢書敘傳班彪云主有專己之威後

必察彼己之爲

或舍人取己

孟子云舍己從人此反言之中論慎所從篇云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

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

臣道篇云闇主惑君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人主之惑者則不然

故舉無遺失而政

治要

無廢滅也

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

見明 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

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

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

則何本作乃按則字是與下紂則大怒相應

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姐

己。姐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卽耆御覽四百九十四年既耆艾。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爲惡。

耆會子疾病篇云年既耆艾。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爲惡。

詩淪變也。姐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

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淮南子傲真訓云。臨鬼侯之女。呂氏春秋行論。

篇高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姐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理篇注。同。鬼侯卽九侯也。史記魯仲連傳云。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隨九侯。殷本紀又云。九侯女不惠。淫紂。怒殺之。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禮記月令云。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重。

惟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

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按說文云。規窺視。引春秋傳。公使規之。占卽規之省。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王

郎云。收目當作拭目。拭目卽說文。摺字。王先生曰。獨疑屬。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

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

莫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曰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篇載此事。以爲趙高竊鹿。

夫好之與惡。效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馬效羊。鄭注云。效猶呈見。而鹿之與馬者。疑著於形者也。新語云。馬鹿之

異形。衆人已又定矣。還至讒如。疑當作姪。疑當作姪。疑當作姪。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易。九三。臣妾

所知也。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辯非子。詭使篇云。造言作辭。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幽囚

荀子。王霸篇云。公侯失禮。則幽楊僚。注。幽囚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厲公游於匠麗氏。變書中行。偃劫而幽之高。誘注。幽囚也。秦策。姚賈曰。管仲。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幽囚受辱。幽隱囚人。亦猶言幽

囚而待校其信。齊語。韋昭注。校考合也。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不。舊作。若辨

鹿馬之審固也。禮記射義云此二物者比目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未詳程本

作廷臣按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

君也。猶炫燿君目。楚辭離騷云世幽昧以眩曜今王逸注眩曜眩曜眩曜並同變奪君心便以

好為舊醜醜。以鹿為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魏世家李克曰臣在

闕門之外趙策蘇秦說李兌曰造外顯顯見於前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

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被賢百吏羣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自古而然。云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

聖也。聰明宣昭。詩文王云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韓非子說疑篇云衆歸而民堯為

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

乃舉舜而放四子。見書堯典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

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位上疑脫在字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

不及堯舜乎。達矣。達當作遠而俗之荒唐。莊子天下篇云荒唐之言世法熾彰。老子云法然則求賢之

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幾讀為冀文王遊岐。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

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見六韜注詳卜列篇委之以政。用能造周。

五年左傳羊舌肸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

尚。說苑尊賢篇云堯舜相見不違柔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豈若殷辛秦政。晉語云殷辛伐有蘇韋昭注殷辛與紂也漢書

賈山傳云秦政力并萬國富既有天下按政始皇名。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快滯猶言去留周禮應人往鄭司農云貨物滯

於塵中不決按決則不滯義相覆也。或云決即沈

之謀周語云氣不沈疇韋昭注沈伏也疇積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胡為嘿嘿而久沈疇也 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

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

之。管子七法篇云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疎遠卑賤不知之人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酒為平均按此即所謂參而任之也 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

獻典。治要作詩按周語云使公卿列士獻詩警獻曲曲或諫為 良史獻書。周語無 師箴。瞽賦。矇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舊作 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周語作 也。末世則不然。易繫辭下傳云 徒信貴人驕妒

之議。獨用苟媚。治要作宿媚按 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德俗筵字見 論德議者

見尤惡。於是諛臣。說苑臣術篇云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 又從以詆訾之法。漢書哀

除誹謗 詆訾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始苦也文與 夫詆訾之

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治要作驕 噬賢之狗也。即賢難篇所云尋犬噬賢一切 人

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權如權兵之權 而外招賢。以上九字治要作 欲其至

也。治要至下有 不亦悲乎。理字蓋誤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

龍之極貴者。舊 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注見思 帝

賢篇

王之所尊敬。本傳作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按春秋繁露郊義篇云：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之所甚愛者，民也。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之所甚愛者，民也。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龜鏡傳云：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易繫辭下傳云：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也。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政理篇云：知爲吏者奉法利民。達上則思進賢。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楚無大乎。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從賢。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臯陶謨王者法天而建官。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論衡紀妖篇云：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桓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按後漢時有上司小司之稱，中論譴交篇云：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尉稱上司，見後漢書郎顛劉愷楊震傳及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史弼傳云：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吳輒疑非祐傳章懷注引陳留書舊傳云：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賤微之敬，則皆以爲上官之通稱矣。輒執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管子法法篇云：明君不以私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僖廿四年左傳介之推語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注見思賢篇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詩破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詩甘棠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今新序佚此文。此其後之封君多矣。史記樂書云：封君世辟或不終身，或不暮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

忠貴第十一

四五

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

而莫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引杜業說云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

百重繹來贊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至其沒也世主數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

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述漢功臣亦皆制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夫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此文自五代以下大指本於彼是何也哉

見勸將篇此

入字亦疑衍

論

五代之臣以道事君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兼

利外內。晉天率土。

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明堂詩晉天率土各以其職章懷注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晉亦傳也

莫不被德。漢書禮樂志董

仲舒云德化被四海

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

漢書敘傳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

本枝百世。

詩文王枝今作支莊

六年左傳引

季世之臣。

昭三年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

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

者為賢。白起蒙恬。並見史記

者為賢。白起蒙恬。

並見史記

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

並見漢書

主以為忠。天以

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

漢書元后傳王章云上順天心下安百姓

王莽傳云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

易屯上六泣血號咷如旅上九旅人上笑後號咷淮南子繆稱訓云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不得須臾寧故易

曰乘馬班如泣血號咷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下傳少今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書山濤傳云德薄位高力少任重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贊章懷注引易同荀子儒效篇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宮詹大昕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

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

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

注見賢難篇

天奪其鑿。

僖二年左傳云是天神惑其心。是故貧賤

之時。雖有鑒明之資。

王先生云鑒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鑒察形近而竊繼培按鑒蓋賢之誤漢書五行志云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王褒傳云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

舊作損

喪其本心。

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



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疎骨肉之親游讓。為嬖漢書佞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

薄知友而厚狗馬。

鹽鐵論散不足需云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說苑正諫篇

色而馬有粟秣財貨滿於僕妾。史記孟嘗君傳云僕妾餘棗肉而土不厭糟糠。

祿賜盡於猾奴。

漢書賈馮傳云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一切經

音義一引三蒼云猾黠惡也史記

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

不忍貸人一斗。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困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高祖紀云實不持一錢田敬仲世家云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貸以小斗收御覽八百四十一斗作一升按此

文即墨子尚同上篇所云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人多驕肆。

管子霸言篇云富而驕肆者復貧。

負債不償。說文云償還也債本

書多作實貴。

骨肉怨望於家。

毛詩角弓序云骨肉相怨鄭干詩箋云骨肉之親相疎遠則以親視之望易以生怨按怨望同義史記陳餘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云

望也。

細民謗譏於道。

晏子春秋諫下云不願細民。昭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譏。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

觀前世貴人之心也與嬰兒等。

與嬰兒二字舊空据程本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智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

嬰兒有常

病貴臣有常禍。

貴臣程本作貴人按本傳及意林並作貴臣下同。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

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

詩思齊毛傳媚愛也。

人君常過在

不能已於驕臣。

後漢書陳元傳云人君患在自驕不慮驕臣。

哺乳太多。

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子顏師古注哺飲也。

則必掣縱而生

癩。說文手部瘳引縱曰瘳瘳部瘳小兒瘳瘳病也戴個六書故云瘳瘳謂小兒風驚乍瘳乍縱瘳瘳也縱則掣而乍舒也玉篇云瘳小兒瘳病按素問大奇論云瘳瘳筋瘳。

貴富太盛則必

驕佚而生過。

趙策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七期而死七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成六年左傳云國德則民驕佚。

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

春秋繁露身云養重於義節身云

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賊軀猶賊身漢書梅福傳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

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酒尊寵其位授以彪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夫親親之大者或以背叛橫逆不道。

橫逆不道即述放篇所云大逆不道也漢書策湯傳云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大逆不道之劇者或以

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名舉過。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禮記祭法司命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

者文昌宮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為命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觀

之後漢書張衡傳章懷注引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誠黨長八尺小鼻望牟多髯擁獲通於命運期度

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注相拒而殺之曰格按漢書馮奉世後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拔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或拉膊掣習。莊元年公羊傳擄幹而殺之何休注擄折聲也釋文擄

論散不足篇云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續漢書五行志載樂冀事云吏卒掣頓折其要者。拑死深穿。周禮掌囚凡殺人者路諸市鄭注路僵尸也拑與

漢碑太宰字多作宰鹽鐵論褒賢篇云身在深牢莫銜刀都市。漢書王嘉傳云奉職負國 羶屍破家。漢書王嘉傳云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

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楚語闕且廷見

語其弟曰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貪於飲食冒於貨賄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杜注冒亦貪也思登顛隕之臺。太玄經上次樂循

覆車之迹。新書連語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韓詩外傳五云前車覆願禱福祚。詩采芣云福發臆

與臆同儀禮觀鄉注禱之為言塤也詩北門毛傳塤厚也以備員滿貫者。史記平康君傳云秦之圍郿鄠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張丞相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丞相皆以列侯繼嗣

擬擬廉蔣為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悍

者鄭欲賣宅而對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容曰吾恐其以我備貫也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

產乘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與

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

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事見漢書高后紀晉語云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按方言云摩 滅也摩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

勝紀字亦作靡賈山傳云萬鈞之所靡無不靡滅者

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

護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亭見漢書霍光傳屏營作乘親相停相委封事言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壻據體執在兵官張禹傳云總秉諸事亦秉事之證王先生云本族疑帝族

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太后專政秉權三世

將秉政五行志云五將世權朱輪一十二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太后專政秉權三世

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

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

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事見漢書王莽傳按此言臣霍王氏事大怙本劉向封事夫鳥

以山為卑而棺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會子疾病

篇文大戴禮棺作會穿作暨說苑敬慎篇說叢篇並作穿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史記秦始皇紀云阿房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聚傳作制按聚乃製

之誤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製名亦一證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說文云樞戶樞也卒其以

敗者本傳其下有所字非苦禁忌少漢書藝文志論陰陽家云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

而行驕僭漢書賈馮傳云相守崇財利王商傳云王鳳顯權行多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己不立論語作患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漢書梅福傳云厲志竭精推誠輔君効功

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

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

漢書故乘傳諫吳王書云必若所欲為危於乘為朝露之行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危如朝露而思傳世之功墨

卿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所樂篇云功名傳於後世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傳世無疆 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漢書賈山傳云  
 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豈不惑哉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

浮修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荀子王制篇云四海之內若一家 以兆民為通計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

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管子揆度篇云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善篇云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告曰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按漢書貨殖傳云童子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巧舊作功指本傳改 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漢書成帝紀陽朔四

年詔曰聞者民彌情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射耕詩殿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書匡衡傳衡上疏引詩與者少末作者眾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同漢紀載衡疏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傳

傳又引云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章懷注謂出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薛綜注云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此文引詩以證洛陽疑本作京邑後人据毛詩改之 今察洛陽後漢書光武紀元

建武元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按洛當依下文作雒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顏師古注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 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

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

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

而舊作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宮至美張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

用費則曰貧民貧則蠢智生蠢智生則邪巧作蠢邪之所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於侈侈之所生於

毋度故曰貧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墨子辭過篇云其民饑寒並至故為蠢邪多蠢邪多則刑

罰深刑罰深則國亂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

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誦也聽文刻鏡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

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

民侈國貧窮者為蠢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

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也新書孽產子篇云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

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蠢邪盜賊不

可得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

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按數家所同意情相同此文所從出也 夫貧生

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孫子兵勢篇云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是故明王之養民也

憂之勞之。漢書董仲舒傳云憂勞萬民淮南子犯論訓云以教之誨之。詩經慎微防萌以斷

其邪。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

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謀利不畏死亡周之所 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節象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風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淮南子主術訓

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 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史記蘇秦傳云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

亦宜乎而習調欺。廣雅釋詁云調欺也一切經音義十二以相詐給。說文云詭相欺比肩是也。晏子春秋雜下云隨溜三百閭張

漢紀成帝永始三年作受任報讎任 或以游敖博奔為事。漢書循吏召信臣傳云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 丁夫世不傳犁鋤。傳本傳作扶蓋本是傳字尚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 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說文云彈行丸也管子輕重丁云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翡翠小鳥輕重戊云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詩北風云攜手同行拾舟云以遊以遊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按北堂書鈔一百廿四引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東京時挾彈成俗父老歎息王氏所言為不虛矣

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左傳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

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

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筴坐疑衍蓋卽竹字之駁文釋名釋樂器云筴橫也以竹鐵

作於口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御覽五百八十一傳作塞甘作口按漢書五行志云有口舌之

病傳謂塗附之如蠟書飯幸傳云傳脂粉也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作俳說文云倡樂也俳戲也漢書霍光

傳云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按俳排古亦通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漢書地理志云

用莊子在宥篇云人心排下而進上釋文排崔本作俳樂也俳戲也漢書霍光

衆作蠡巧多弄物為倡優成帝紀永始二年詔曰將作趙中山地薄人

大匠萬年妄為巧詐新書瑰瑋篇云飾知巧以相詐利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詩作市按本

傳亦今多不修中饋易家人六休其蠶織詩瞻而起學巫祝鼓舞享神說文云巫祝也

舞降神也禮儀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今詩作市按本

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揮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史

淮南王傳云熒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注營謂回繞之按說文云營或也熒營並與營通周禮凡以神仕者鄭

注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

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

能居以大禮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禮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途誣人神

令此道婦女羸弱說文云羸瘦也漢書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方音云愁憤憤毒而不發謂之

宅漢時有避疾之事漢書游俠原涉傳云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遺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

往候後漢書來諷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金魯恭後不傳云趙王商嘗欲

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被漢書孝平  
王皇后傳顏師古注云便時取時日之便也  
崎嶇路側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民人升降徙時上漏下

濕莊子饒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風寒所傷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

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

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災惑細民之甚者也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祟

或裁好繪說文云繪用也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

祝雇程本作顧漢書畫帝傳顏師古注顧離也若今言雇賃也廣韻十一暮雇九虛飾巧言欲邀多

福詩天保云詒爾多福或裂拆繪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說文云紡

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長字衍下文云此無益於奉終即其例而空殘滅繪絲縈

惇小民繁與燮通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靈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惇惇昭昭云心中惴息曰惇御覽

十四引云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或舊脫提御覽八剋削綺縠剋與刻通說文云綺寸竊入采寸竊

以成榆葉方言云榆輪輿輿放織葉輪輿也郭璞注今各短

無窮廣雅釋器云袁良碑孝順時拜梁相冊云賜玉具劍佩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巾各一履極亦無窮之

水波之文淮南子本經訓云轟鏤雕琢詭文回波高碎刺縫紵說文云縫以鍼紵衣也紵縫也又

刺與繡通碎疑當作繡舊作爲笥囊裙襦衣被繡舊作轉按繡與襦同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衣

繡者縫紵四字同義舊作爲笥囊裙襦衣被有襪裳者爲端釋文襦本亦作襦莊子外物篇云

未解費繪百繅說文云繅

并絲繅也王侍郎云長農當作

也桓十四年穀梁傳云

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書呂刑云

農殖嘉穀漢書宣帝紀元康二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

以待白日按禮記檀弓云殷人尙白大事斂用

日中鄭注日中時亦白凡言白日者義如此毀敗成功以完舊作為破以牢為行傳作破古

者謂物不牢為行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器械行治周禮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害於民謂物行甚者胥師察其詐

僞飾行僞隱者疏謂後鄭以為行監行治行苦行監義並同書舜典股臯鑿說殄行史記五帝紀作股臯臯說

殄偽行為同訓故傳易行為僞鹽

鐵論力耕篇亦云工致牢而不僞以人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新書瓊瑋篇云雕文刻鏤

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令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令

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技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山林不能

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

淮南子兒論謂云膏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鹽鐵論本議篇云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灌溪壑

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見漢書東方朔傳按弋綈

詭傳作阜綈廣韻云貳阜也

弋即貳

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

漢書文帝紀贊云嘗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先帝宮室常恐益之何以臺為王嘉傳云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

之費克己不作按百萬即百金隱三年公羊傳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

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漢書食貨志云宗室

爭於奢侈室廬

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箚中女布

文選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簟輜輳於簡

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章懷注白越越布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葛山者句踐器吳

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越布之名起此華陽國志蜀志云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完

箚織藝文類聚六十一引揚雄蜀都賦云其布則箚中黃潤一端數金本傳注荆州細緻釋名霽采帛云細帛

紀曰稱歸懸室多幽閉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水也綺縠見冰紉漢書地理志云齊地織作冰紉綺縠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紉純細堅如冰者也顏師

類聚六十九引六韜云紮紉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紉之衣韓詩外傳七陳饒曰綾紉綺縠靡麗

於堂從風而弊綾紉即冰紉也方言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釋名云綾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錦



繡。說文云錦襲色織文也。繡五采備也。攷工記云五采備謂之繡。犀象珠玉虎魄。虎魄舊作琥珀。據傳改按。毒瑁。石山隱飾。本

注云謂隱起為。金銀錯鏤。說文云錯金漆也。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麀鹿履鳥。急就篇云麀鹿麀皮給履。顏師古注麀

鳥按此文履當作履。周禮履人鄭注履下曰鳥禪下曰履。古人言履以通於複。今文組袷。組謂履組。文

世言履以通於禪。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履。有木者謂之複。鳥履其通語也。驕奢僭

魏武帝文李善注引晏子春秋云景公為履黃金之葦飾以組連以珠襪當為屣。說文云屣履中

薦也。漢書賈誼傳云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度日加牙條以作履。緣組即牙條也。

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啼。今在僕妾。淮南子說山訓云紂為象箸而箕子啼。方言云哀而不泣

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釋名釋車云輪車駢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按各十謂送迎之車也

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此十乘亦其比也。或云各十當為駢。駢漢騎奴。漢書何並傳云王林刀

劍其侍僮。按說文云僮未冠也。童男有鼻曰奴。夾轂節引。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春秋感精符云黃池

建鼓。奴曰童。後世多以僮為童。以童為僮。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不逮及。鹽鐵論國病

以鬻和為節。鄭注舒疾之法也。漢書蕭望之傳云。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不逮及。鹽鐵論國病

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不逮及。鹽鐵論國病

家。童女備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貧。漢書地理志云。列侯貴人車服。轡上聚庶。放奴

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王吉傳云。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漢紀作貧人恥不相及。是故

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漢書地理志云。好稼穡務本業。後漢書明帝紀云。古者必有

命民。然後乃得衣。繪綵而乘車馬。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長。麟狐取舍。好

今者。既不能盡復古。漢書貢禹傳云。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知太古。難宜少放

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大戴禮云。女欲

一日辯。則古昔之說。禮記。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文采。上作。飾襪必綸。此。說文云。韞足

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生。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文采。上作。飾襪必綸。此。說文云。韞足

同見。廣韻十月王。先生云。此當作帶。急就篇。服瑣。綸帶。與綸連。顏注。綸。技飾車馬。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校飾

帶。綸布之尤精者也。繼培按。說文云。綸。綸。布也。繫傳。本又作綸。紫。技飾車馬。厥文。徐廣曰。校一作被。被

翁拂也漢書作被飾此按字疑文之誤即上所云車輿文飾也墨子辭過篇云飾車以文多畜奴婢諸

采說施反質篇後生諫秦始皇亦云衣服輕縠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

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鹽鐵論論不足篇云宮室奢修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

蠹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子日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下

傳時王弼本作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

不亂泉上不泄聖故聖後世以楸梓槐柏柁榱杜舊作托据傳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

致新語道基篇云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詩泮水戎車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江

集銅劍讚云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梓兩頭大而中

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管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按細腰亦作小要禮記檀弓云棺束縮

二橫三衽每束一鄭注衽今小要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約

小也又謂之衽衽在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魏志文帝傳終制云棺但漆際會三過周禮弁鄭注會縫中也藝

文類聚七十引後漢張紘襲材枕賦云會緻密因絕際無間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鏟削平也靡當作磨

其堅足持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櫛當作梓豫章榿漢書匡衡傳云

櫛淮南子修務訓云櫛櫛豫章之生邊遠下土漢書劉輔傳云新從亦競相倣倣今長安天子之

櫛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下土來未知朝廷體夫櫛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漢書哀帝紀

鄰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化則或見修靡而放效之

資質篇云櫛櫛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於深山之中產於密谷之傍治要櫛作梓漢書哀帝紀

文選劉公幹公懋詩注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引同昭四年左傳云深山窮谷云經歷郡國

按廣雅釋詁云徑歷過也徑與經通爾雅釋山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成十三年左

云山小而高岑壽名釋山云岑峻也嶻嶭然也

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詩甘棠毛傳伐擊也然後訖說文云會

訖說文云會

衆然後能動。說文云：能，何也。魯，正。俗字。齊語：負任。能，荷。韋，臨。住。背曰負。肩曰擔。管。子八觀篇云：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牛列然後

能致水。王先生云：列，疑引形近之誤。繼培按：論衡效力篇云：任車上阪，繼牛引前。油漬入海。油當作潛。漢書趙充國傳云：臣前部士入山，伐

古注：潛下以水運木而下也。後漢書班彪後傳：西都賦：連淮逆河。王先生云：孟子從流上而

云：通溝大漕，潰涸河，章懷注引蒼頡篇云：涸，傍決也。王反謂之連，此連淮之訓。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資質篇云：權柄豫章，因

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載。東至樂

浪。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西至敦煌。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分武

此之費功傷農。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墮成。可爲痛心。咸，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萬里之中，相競用之。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

禮不修墓。禮記檀弓：崇作墳，墮作崩。禮作古本，傳與記同。鯉死有棺而無槨。論語：文、帝葬於芷陽。舊作世，楊據傳改

表云：孝文帝九年，以芷陽鄉爲霸陵。明帝葬於洛陽。後漢書章帝紀：章懷注引帝王世紀云：明帝

造廟不起山陵。事見漢書文帝紀。陵墓雖卑而聖高。傳作德。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家。管子輕重甲云：吾國之憂家史記曰：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即務本篇所云：約

玉。後漢書梁統後傳云：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鑲黃腸玉匣，章懷注：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鑲之。續漢書

爲柩下至足亦。槨梓榭柩。良田造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升於穀邱，籬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

人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明

其後則有醴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棹偶車

檀輪，漢書韓延壽傳云：賈偶車馬下里，僞物，顏師古注：偶謂木土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造起大

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修上僭。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似其高可隱今富

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祖堂屏閣垣闕梁厓

寵臣貴戚。州郡世家。

漢書食貨志云世家子弟如傳日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

每有喪

葬。都官。後漢書郎顛傳云洛陽都官按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云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屬縣。漢書薛宣傳云歷行屬縣

各當遣吏齋奉。

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住杜子春云齋當為棗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桓榮後雖傳云父鸞卒楊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雖拒不受

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攬擾。傷害吏民。

易節象曰不傷財不害民今按

鄙畢之郊。文武之陵。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武王周公墓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傳注云南城山會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

政論云文武之兆與平地齊

南城之壘。會析之家。

南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縣注故縣

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成會析論語作會哲孔安國曰會參父也名點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

白虎通論篇云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孝經云以顯父母

不在聚財。揚名顯祖。

禮記祭統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不在車馬。孔子曰。

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

儀禮聘禮云多貨則傷於德弊美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作

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

宣二年左傳

華元樂呂厚葬文公。

春秋以為不臣。

成二年左傳呂作舉呂氏春秋安死篇高誘注引傳作呂按文十八年宣二年傳並作呂

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修主上。過天道乎。

漢書貢禹傳云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懼矣今天夫懼諸侯諸侯懼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

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舊脫武字据表補

明帝時。桑民攬陽

侯。坐冢過制髡削。

未詳周禮家人鄭注漢律日列後城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修過上。亦

已甚矣。凡諸所議。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

崔寶政論云王政一傾晉天塗士莫不奢

信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漢書匡衡傳云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漢書嚴安傳云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地理志云凡民匪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失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書詔文以明王氏之意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險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酒奢修逸豫務廣地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後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卑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於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會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醢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租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終朝者宣下郡國憲絕命建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鐵鏹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未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其科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息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具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虛嚴弱安帝紀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毋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贏窮百姓務崇節約禮久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尙乏儲積而百姓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靡至有走卒奴隸被綺縠著珠纓京師尙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悉憫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靡至有走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曰輿服制度有驗修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

成而舊倒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漢書敘傳班彪王命論云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文選作偏起李善注云擗蒼曰偏特起也偏與偏同

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

說文文下陷高下也一日陷

也必陂池而稍下焉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陂池肄豸索隱引郭璞曰陂池旁澮之貌按池讀為陂傳又云罷池陂池即辨豸陂池也

是故積上不止

必致嵩山之高。釋名釋山云山大而高曰嵩。嵩亦高稱也。按嵩古作崇。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隱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史記

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漢書揚雄傳解嘲云傑者入黃泉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庶人羣老

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象而已故命曰積善不怠。禮記曲禮云敦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疑有脫誤。善行而不怠。顏淵閔子騫必致顏閔之賢。論語云德行

積善不怠。必致桀跖之名。荀子榮辱篇云為桀跖則常危辱。積善行而不怠。顏淵閔子騫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賈策蘇秦曰天下之

士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王先生云德當作得與下失字對文必致安泰之福。老子云往而不害安平泰舉錯數失。必致危亡

之禍。易繫辭下傳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錯與措通趙策客見趙王曰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故仲尼曰

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漢書賈誼傳云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

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息。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說文云懼恐也古文作慄布衣聞此。可以改容。史記司馬

相如傳上林賦云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淮南子人聞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躐於山而躐於垤是故人皆輕

小容易微事以多悔慮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捲而索良醫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昭十

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論語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見是圖。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下舊接夫賢聖草革至胡福不除又復足以滅身四字今改正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

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擊下傳王孫本謂作爲不爲不去不俱作弗是以作故按新書審微德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又見連語古易蓋有作謂者淮南子繆稱訓云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

**此蹶踣** 舊作屬据本政 篇改今詩作蹶 **所以迷國而不返** 按詩外傳

一云漢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按宋論語作迷邦漢人避高祖諱改漢時劫奏大臣多用之漢書王尊傳勅奏匡衡張譚懷邪迷國王嘉傳孔光等劫嘉迷國罔上不道師丹傳策免丹云懷緩迷國蓋當時律令如此

**三季所以途往而不振者也** 晉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漢書微傳微天文志云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史記樂書云流河沈佚於往

不反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恐後世靡罔途往而不反周語云路斃不振韋昭注振救也

**夫積微成顯積著成** 下脫一字按漢書律歷志云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易乾鑿度云

**三微而成一體** **鄂譽鄂譽鄂致存亡** 文有脫誤按漢書韋賢傳云論論論夫鄂譽黃髮如傳曰論論亡鄂鄂與鄂鄂鄂鄂譽譽與論論論鄂譽致存亡即史記富君傳趙良所謂武王諤諤以

**也** 淮南子人開訓云聖人敬小慎微漢書董仲舒傳云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謹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與淳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文王小心翼翼** 詩大 **武王夙夜敬止** 詩閔子

**此爲成王詩** **思慎微眇早防未萌** 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詩閔子

**武嘗作云** **宮鄭箋云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烈文箋云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又云天之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此即詩說與鄭氏同** **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 淮南子詮言訓云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

**於喜怒不願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正性勝則途重己不忍虧也** **故伯夷餓死而不恨** 論語 **邪性勝則忸怩而不忍舍也** 忸當爲忸爾雅釋言云忸復也郭注忸怩復爲後謂慣習前事復爲之忸怩字通詩四月疏蕩釋文並引說文云忸怩也今說文無忸字忸字注習也忸當即慣之別體忸說文訓恐與忸習義別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忸於邪說服虔曰忸音裔應劭曰忸怩也如淳曰忸音忸揚蓋服應本作忸如 **故王莽竊位而不慙** 漢書 **積惡習之所致也** **夫積惡習非久**

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途。積惡習以下文有脫誤漢書董仲舒傳云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文蓋本之世品人途下舊接俾爾多益至末今移正然此

四字下向。夫聖賢卑革。革疑恭之誤後漢書竇融傳云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則登其福。昭十五年左傳云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慶封

伯有。舊脫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襄廿八年左傳晉平殆政。孫侍御云殆與怠同繼按新書道術篇云志操精

果謂之誠反誠為殆詩玄鳥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鄭讀殆為怠也淮南子秦族訓句踐樓於會稽修政不殆鹽鐵論論舊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收藏不殆以殆為怠

感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昭元年左傳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毛詩雞鳴序慢哀公荒淫怠慢

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削兵弱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周語云勤恤民隱勞精苦思。精舊作積

傳云勞精於政事論衡命祿篇云勞精苦形韓詩外傳五云勞心苦思。夫出陳應爵命管

蘇。按新序一稱楚共王有疾命令尹爵榮蘇遺申侯伯王薨令尹即拜榮蘇為上卿逐申侯伯出之境呂氏春秋長見篇榮蘇作堯諱說苑君道篇作堯鏡並以爲荆文王事申侯伯即僖七年左傳申侯楚文王死後出

奔鄭是二人皆在文王時新序以爲共王者誤也漢書古今人表中有陳應在楚嚴王箴尹克黃五參之後申公子培樂伯優孟之前楚蕞賈申叔時孫叔敖之下則爲莊王時人無疑但表列陳應於中上必賢大夫不應被

出且與管蘇不同時疑此陳應當爲申侯陳申應侯字形皆相近遂以致誤然事在文王時此以爲莊王期又誤也。召卽墨烹阿大夫。齊威王事見史記田完世家故能

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籍。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由此

言之。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希與希相似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日明。自勝日彊。老子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彊夫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易繫辭下傳詩曰。天保

舊作稷盧學士云下仍以天保解之當依今詩作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亶。今詩厚胡福不除。比下舊接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云云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詩天蓋蓋此言也。蓋舊作善下有也字按本書班祿篇引詩其下亦云蓋此言也今依例改之言天保佐王者。

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洽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

字誤或當作目王侍郎云上云



甚堅固也。甚衆庶下疑脫也。字焉不二字屬下讀。

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輪

如毛。詩。蒸民。

為仁由己。論語。

莫與併蠱。自求辛螯。詩。小。崧。併。蠱。今作。芬。蜂。按。併。當。作。拊。桑。採。詩。芬。云。不。逮。釋。文。云。芬。本。或。作。拊。

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襄。廿。三。年。左。傳。閔。子。馬。語。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前賢。是以吉無不利也。易。繫。辭。上。傳。所。尚。王。弼。本。作。所。助。本。書。巫。列。篇。同。亮哉斯言。爾。雅。釋。詁。云。亮。信。也。可無思乎。

###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諸衰。君以忠安。以忌危。

王先生云。忌。當。依。本。傳。作。僣。培。按。僣。字。是。也。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冥。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在。者。何。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尹。文。子。大。

道。篇。云。危。亡。繼。踵。

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耳。夫十步

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說。苑。說。叢。篇。云。十。步。之。禪。必。有。香。車。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賢材之生。日月相

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

論語。

小衛多君子。

襄。廿。九。年。左。傳。

以漢之廣博。士民之

衆多。

多。字。舊。空。據。程。本。漢。書。梅。福。傳。云。夫。以。四。海。之。廣。土。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本。傳。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以。漢。土。之。廣。博。急。就。篇。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

朝廷之清明。上

下之修治。

詩。大。明。云。會。朝。清。明。漢。書。伍。被。傳。云。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遠。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

而官無

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

爾。漢。書。朱。雲。傳。云。廢。錮。終。元。帝。之。世。按。成。二。年。左。傳。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注。禁。錮。勿。令。仕。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

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

傳。作。朋。黨。用。私。背。實。趨。華。按。韓。非。子。孤。憤。篇。云。臣。利。在。朋。黨。用。私。漢。書。貨。殖。傳。序。云。僞。民。背。實。而。要。名。此。以。朋。為。多。以。背。實。為。比。質。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為。朋。古。書。多。朋。用。三。字。往。往。相。亂。戰。國。策。韓。公。仲。朋。亦。作。韓。修。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修。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公。中。用。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顏。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

作多轉寫者誤也  
二事正與此類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

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

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廉

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軍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載

此詔稱漢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茂才孝廉歲以百數十人傳載和帝時定歷察其狀

郡舉孝廉之數通典引之注云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鴻傳語詳實邊篤注

德侔顏淵卜其。按漢時保舉人皆有狀後漢書朱浮傳章懷注引漢官儀博士舉狀云生事愛敬喪沒

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他狀當類此窮微闡奧下通典十三有

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以上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淮南子精神訓云顏回李路子夏冉

伯牛孔子最其行能。漢書公孫弘傳云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

之通學也。漢書科別行能必由鄉曲按科別行能即周禮鄉大夫職所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

者能者鄉同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多不及中。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

謂若今舉茂才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最者凡也。注中謂中庸之人也史記作才能不及中人

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為譏。譏舊作饑漢書董仲舒傳云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此非其實之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惜此文大愴如房所言夫說

効。漢書魏相傳云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聞者以

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

夫說

梁飯食肉。漢書王莽傳云王業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有好事於面目。

而不及中。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

同體美人不同。而不及中。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

面而皆悅於目。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淮南子說山訓。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

悅於心。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淮南子說山訓。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

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北堂書鈔五十四引東觀漢記。疆蔽疵瑕。傳七年左傳。以相誑耀。漢

宣元六王傳張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元后傳莽日誑耀太后王莽傳所以。有快於耳。漢書息夫躬傳云辯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又云欲以誑耀百姓耀與權同。口快耳其實未可從

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說一字疑是疏疏與蘇蘇故蘇秦相涉而失之史記蘇秦傳云求

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史記燕世家皆舍實聽聲。嚶哇之過也。淮南子主

術訓云天下多敗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列子說符篇云愛雉目鑷於道。狐父之盜下壺餐以鑄之。爰進目三鑄而後能視。曰諛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掘地而歐之。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歐與嚶同。

夫聖人純。賢者駁。論衡明零篇云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漢書梅福傳云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

周公不求備。論語四友不相兼。友舊作肢。據傳改博物志云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閻天太顛。按尚書大傳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繫侮謂之四隣。以免乎驢里之

害。指此四人故孔子以回賜師。由擬之章懷注此傳。即以四友屬孔子。非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云。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新語懷慮篇云。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云文意不合。故定從本傳。

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尹文子大道篇云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貴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前後左右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後漢書韋彪傳云。夫人才少能相兼。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舊作一一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漢書文帝紀元年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于歲。顏師古注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賈誼傳云陳治安之策。

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真。甚可憤也。真舊作直接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上書云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審得其真語意。

與此。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荀子疆國篇云下之和上響之。猶響之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說文云味相磨也。應以言對也。應與磨同。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

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駝問駝。鷹蓋驢之誤。說文云驢似馬長耳。驢馬深黑色。驢馬面額皆白也。馬驢驢駝爲一物。又以馬驢爲一物。驢駝爲一物。馬驢以形驢駝以色也。漢書匈奴傳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驢。南方盡駝。此駝驢並舉之證。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漢書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韓非子八經篇云人臣忠。論以聞。秦說苑說叢篇云高論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且攻玉

以石。詩鶴鳴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淮南子說山訓云玉待礮諸而成器高誘注礮諸攻玉之石說文作礮諸。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喪服傳云冠六升外畢綴而弗灰。士喪禮云冪奠用功布。鄭注功布。綴纒灰治之布也。既夕禮注功布。灰治之布也。禮記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綴纒灰治。雜記加灰錫也。疏云。取纒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考。工記云。織氏陳帛以欄為灰。滌薄其帛。鄭注以欄木之灰。鄭釋其帛也。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澣衣裳垢和灰。請澣。

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

管子形勢解云。明主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功。無不立。後漢書第五倫後種傳云。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敦方正直。清廉潔白。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恬淡無為。管子莊子。化

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春秋繁露喪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於疑。疑繼微以漸。慶稍長。至於大五行相生篇云。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源而天下治。好善嫉惡。漢書竇嬰傳。藉福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顏師古注。喜好也。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

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惡行以下。荀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眾。則敗俗傷風。淮南子齊俗訓云。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漢書師丹傳。哀帝策免丹。公孫龍子有堅白。黨史記平原君傳云。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莊子

云。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變以成俗。彼傳彼貨。殖傳云。侯服玉食。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傳云。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莊子

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齊物論云。以堅白之味。終釋文。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

清素。清當作情。史記蔡澤傳。應侯云。披腹心。示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易繫辭上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漢書平帝紀。詔曰。不以小疵妨大材。勿彊衣飾。方言云。凡相被飾。亦曰裝衣飾。猶被飾也。後漢書黃瓊傳云。梁冀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幸固費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竊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說苑君道篇 出處默語。易繫辭上傳子曰君子之勿疆相兼。則蕭曹

周韓之論。當作倫蕭何曹參用何足得矣。得矣蓋專吳鄧梁竇之徒。吳漢鄧禹梁統竇而

致十。十當作也而致上蓋脫二字楚策莫敖子華曰若君王誠各以所宜量材授任。漢書董仲舒

授則庶官無曠。書畢與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詩麟之趾疏引鄭康成答張逸云周

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蓋亦用詩誼矣。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

誅暴亂。成致治疆。史記燕世家云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

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甚即墨其餘皆。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會無一良

臣。此誠不愆兆黎之愁苦。漢書王莽傳云期於安兆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忠良之吏。誠易得也。成十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後

吏國家所以為理也。顧聖王欲之不爾。漢書循吏王煥傳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禮記郊特牲鄭注烝黎初載。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覺寤黎烝烝頤師古注黎烝黎庶也烝黎

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書呂刑云奪撓矯虔或相陵虐。襄十八年左傳云陵虐侵漁不止。

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詔曰侵漁。為萌巨害。呂氏春秋高義篇高誘注萌民也按萌為耻之借說文云民衆

百姓頹師古注漁者若言漁獵也。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

不失性。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不類聚作勿令

四海蒙利。

漢書食貨志云百姓蒙利

莫不被德。

莫不類聚作草木按淮南

子犯論訓云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

僉共奉戴謂之天子。

僉共類聚作恭儉誤說文云揜揜也揜揜手也二字連文僉共即揜揜省文襄廿五年左傳子產云奉戴厲公杜注奉戴

猶奉事文十八年傳云同心戴舜以為天子新書威不信篇云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荷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被管子君臣下篇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許愚疆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禦

強虛而暴人止為民與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此文意與彼同。

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

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又云明王之用兵也

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云典利除害誅暴禁邪蕭望之後有傳云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谷永傳云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按嚴安傳云元元黎民黎元即元黎民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姚察云古者謂人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

注見思賢篇

詩云皇矣上帝臨

下以今詩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

今詩作莫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諡論云參圖考表求人之瘼蜀志馬超傳云兼董萬里求民之瘼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

人之瘼後漢書循吏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此文當本作瘼後人或据毛詩改之孫侍御云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今漢書敘傳亦作莫顏師古訓莫為定與毛鄭同

宋書符瑞志引漢書作瘼。惟此一國其政不獲。惟此一國愛究爰度。上帝指之。

今作彼

四國愛究爰度。上帝指之。

指今作著按詩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鄭箋云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所用詩與此同

乃睠。

今作眷釋文云本又作睠

西顧此惟與度。

今作宅論衡初稟篇亦作度漢書韋玄成傳注臣瓚曰按古文宅度同

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哲良人。

哲舊成八年左傳云賴前哲以疾口口

疾口口。

程本作奢無紀極也

乃惟度法象。

周禮太宰

免也詩黃鳥云矻我良人明著禮秩。莊八年左傳云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文六年左傳云陳之藝極

魏使萬民觀治象傳云作憲垂法。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哀七年左傳天之是以先聖

籍田有制。禮記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爲籍百畝。 供神有度。周語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

也。奉己有節。毛詩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

階級衰殺。宣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注威儀有等差桓二年傳云皆有等衰杜注衰殺也禮記月令云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各足祿

其爵位。祿當作保讓微篇亦誤保爲祿孝經云保其祿位。 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文有脫誤成二年左傳云器以藏禮禮以行義杜注車服所以表尊

卑尊卑有禮各得其宜。此文大意蓋與傳同。 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又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書賈山傳云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比

有脫誤。 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

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

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

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公下舊 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

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本王 功成

者封。白虎通考黜篇云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 是故官政專

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傳云國耳忘家公耳忘私鮑宣傳云志但在營私家 子弟事學不于舊作於何本改與並誤于 財利。

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漢書董仲舒傳云受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而不陷。而上脫。臣養優而不隘。漢書章賢後玄成傳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云

隘猶狹 吏愛官而不貪。史記平準書云守閭闔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 民安靜而強力。漢書成

帝紀陽

朔四年詔曰先帝劬農躋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

此則太平之基立矣

毛詩南山有臺序云立太平之基

乃惟慎貢選明必

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書堯典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月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

毛詩吉日序云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以天地交泰。

易泰象曰天地交而萬物歸

陰陽和平。

淮南子汎論訓云陰陽和平風雨時節

民無姦匿。

機衡不傾。

書堯典云在璿機玉衡史記天官書云玉衡正七星階平

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

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

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

此後所述詩義皆與毛傳異蓋本三家之說

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

稅而碩鼠作。

鹽鐵論取下篇云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居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平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賦斂重而譚告通。

脫

而字譚作譚按毛詩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

班祿頗而傾甫刺。

顧茂才廣折云傾當作頡隸釋高陽令楊著碑頡甫班爵頡甫即毛詩祈父頡頡字形相

近而謀繼培按志氏姓篇以單傾公為頡頡正類比刺舊亦譚作頡治要載陸景典語謂周康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官人封爵不可不慎說與此合按毛傳折圻司馬也鄭箋申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

其說蓋採之三家隸釋繫陽令楊君碑云民思遺愛李告於王頡不審與莫肯慰揚頡亦謂頡甫安平相孫根碑又云圻甫考績

行人定而綿蠻諷。

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行而無資曰乏是行人得言乏矣或云定當為次之誤說文云次資病也次定字形亦相近

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

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尙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

韓詩外傳五云

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安以貪利為俗以告獵為化而天下大亂燕策太子丹曰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按考隸篇

作貪

重賦斂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

春秋繁露盟會要篇云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

文德不獲封爵。

弘傳封弘詔云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廣按三式篇引慈高丞民詩而釋之云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文德獲封蓋三詩詩說有之

列侯不獲

下脫二字當是不獲治民即三式所云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

詩北門云終寔且貧毛傳



竊者無禮也。箋云：君於已稔，厚終不足以爲禮。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望之言曰：夫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

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損益，備云：唯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稔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崔寔政論云：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稱訟，幹賦

虛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養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况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竭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所

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威當作展，展氣與下和氣相對，說苑貴德

篇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患害切而迫飢寒。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此賊

紇，紇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襄廿一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桑爾之教矣。民斯效矣。角弓今詩作胥傲白虎。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淮南子：本經訓云：發號，號令天下莫不從風。諄諄如

也。詩抑云：游爾諄諄，披禮記中庸：臆臆其仁，鄭注：臆，讀如詩爾。純，純之純，純，純懇誠貌也。春秋繁露：惟恐

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周禮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又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管子五輔篇云：公二府制法。後漢書：郎顛傳云：委皆開府，故曰三府。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法行而私曲止。也按：太尉司徒司空皆開府，故曰三府。舍彼有罪

釋文：舍音捨，又音赦。周禮：獄貨惟實者，也。書呂刑云：獄貨非寶，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隱五年左傳：軌量謂之軌。既無厭有，句有誤字。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所以阜

厚也。而競於廉恥也。管子：牧民篇云：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淮南子：秦族訓云：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是以官長正

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匿讀爲隱。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漢書：楚元王傳：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頭象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

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民爲本，君以臣爲基，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鹽鐵論：未通篇云：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考工記云：匠人斲厚三尺，崇三之，鄭注：高厚以是

班祿第十五

為率足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

詩有駮毛傳駮馬肥強貌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力則能安國以相勝

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

二字當乙

而望高牆。

淮南子秦族訓云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

覆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救第十六

本傳在愛日篇後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

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氣

之所結。

莊子養生篇云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治之論評虛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下寒則氣收昃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然後為之方

素問至真要大論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

小漢書藝文志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

味之微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

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鹽鐵論輕重篇云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

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

茲可塞。國可安矣。

墨子兼愛篇云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不能治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

管子法法篇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救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

後漢書桓譚傳云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此例用其語漢書刑法志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罪。

銖兩言其輕漢書趙廣漢傳云銖兩之姦亦此意

數有赦贖。未嘗蒙恩。

漢書文三王傳云比比蒙恩

常反為禍。何

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

直誓作真据程本改詩小明云正直是與

不避強禦。

漢書蓋寬饒傳王生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後漢書鮑永

傳承辟扶風鮑叔為都官從事。叔亦抗直。不避強禦。按詩。烝民不畏強禦。烝十年左傳引詩。刺亦不吐柔。亦不茹。杜注云。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強禦。秦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辟強禦。誘多用韓詩疑韓詩。畏本作辟。辟與避通。

不辭上官。辭謂謁辭。漢書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後漢書丁鴻傳云：靈、憲兄弟各擅威權，鴻上封事曰：大將軍雖欲勸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

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梁統後冀傳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郭伋傳云：召見辭謁，章懷注：因辭而謁見也。循吏傳云：任延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官從事督察。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及諸州皆有從事。史

事上官從事督察。漢書翟方進傳云：督察公卿，顏師古注：督視也。方懷不快。漢書高帝紀六年：張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

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而姦猾之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又加誣言。說文云：加語相增加也。誣，加也。漢書五行

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志惟陽王上書案博辭語增加，顏師古注。言博本為石顯所寃，增加其語，故陷罪。

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崔實政論云：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媚寵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口，府州郡側目，以為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捕攝妻子。

昭六年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用法或持巧心，折律貳端，深淺不平，增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

下乃淪寃。漢書尹翁歸傳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披高下猶重輕也。而被。舊作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

信讀為申，說文云：鞫窮治學人也。經典通用鞠禮記文王世子云：告於甸人，鄭注：告讀為鞠，讀書用鞫。曰：鞠，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鞫，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史記夏侯嬰傳云：嬰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鞫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漢書景昭宣元成功，乞鞠表新時，侯趙弟坐為太常，鞠獄不實，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晉

亦無益於死亡矣。漢書刑法志：縲繫上書云：死及隱逸行

士，淑人君子。詩尸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王尊傳云：佞者誣其辭而上之，虞姬曰：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明德馬后傳云：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開為上言之後，漢書皇甫規傳云：今見覆沒，取寃實深覆沒，即覆冒，冒沒聲，近法同

下土寃民。漢書于定國傳云：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下土注見浮修篇。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

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覆當作覆，說文云：覆，實也。考州郡轉

相顧望。漢書王嘉傳云：云外內顧望，留苦其事。舊作留吾真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留苦，顏師古注：不敢留連

及困苦之也。易林咸之豫萃之咸，巽之井未濟之需，並云稽難行，旅留

述救第十六

七三

連愁 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漢書楚元王後向傳云：得論冬減死論服度曰：

論冬至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律曰：歲冬盡當伏竟而得論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魏相傳云：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途下相廷尉獄久繫論冬會赦出。 又謹慎之民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句有誤字程本士作法 謹身節用。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

祭錯，缺斃不肯。積累纖微，以致小過。後漢書梁統後高傳云：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

謹慎自令然。景帝傳云：將軍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都都之白，舉涓涓之言，獨史懷惠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誘，被以罪，固韓詩外傳九云：稱起於纖微。漢書張湯後安世傳云：累積纖微。 此言質良，蓋民

惟國之基也。禮記月令云：黑黃蒼赤，莫不質良。鄭注：質正也。良善也。按此當作貞良言，當作皆蓋當作善。此皆貞良善民為句，貞良見敘錄。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容，皆務貞良。崔

實政論云：競擄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輕薄惡子。漢書聽吏尹賞傳云：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國基注見本政篇。 不道凶民。漢書程方進傳

不道賊如律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蕭望之傳云：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

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王尊傳云：五官掾張轉貪汙不軌。 凶惡弊吏，掠殺

不辜。漢書魏相傳云：人有告相賊殺不辜，谷永傳云：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答立，又令丙筆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銛鑿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煥然

心侵冤小民。注見考績篇。 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冤。漢書胡建傳云：誅惡以禁邪。 以解諸怨。楚語云：蓄怨滋厚。 反

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訛。漢書高帝紀云：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 老盜服臧而過門。臧，舊作藏，據傳改。臧謂所竊物。

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有賊者，罰周禮司厲注：鄭司農云：今時盜賊，臧加責，投入縣官。 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哀十三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王

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千定國傳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顏師古注：不急追賊反繫失物之家亡主，猶亡家。 痛莫甚

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漢書于定國傳云：亡國傳云：亡國多冤結。 夫養稊稗者

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韓非子難一云：夫播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撥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傳云：

韓非子難一云：夫播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撥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傳云：

刑之之作反生大患惠加茲軌而害及良善也。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

傷人肌膚。漢書董仲舒傳云：傷肌膚以懲惡。斷人壽命者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壽命者上命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夫入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

也以其生。易繫辭下傳云：不威不懼，後漢書陳寵傳云：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秦趙管子明法解云：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乃以威茲懲惡，除民害也。

除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亦見

成帝紀建始三年詔及王莽傳。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共讀為恭書甘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故經稱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書皋陶謨：今作詩。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今作覆說。

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書微子云：小

敵罔不寇賊，消義，茲宄奪攘。書呂刑云：罔不寇賊，鴟義，茲宄奪攘。傷武革命為

之父母。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堯當作邈，灌實政論云：大赦之達乃聖

臣民漸染口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後赦之以誘還其遺逃之民，漢承秦制，運而不越，苟悅漢

紀云：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除穢流，

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二字，今本漢紀缺，據初學記廿補。

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舊無物字，據本傳，浦春秋繁露王道篇三篇云：仁之審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

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秋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

樂一世為事好惡。非得，以養茲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口也。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

喜怒而備用也。天賦節忠貴，篇所云：天以為賦，或云當作大賦，非。今夫性惡之人，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

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淮南子時則訓云：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呂

氏春秋處方篇云：少不悌，而長不節，慢高誘注：悍

兇也。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善注引桓譚新論云：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明以威侮，侵利為行。書甘誓云：威侮五行，史記

以戰攻為事。以賊殘酷虐為賢。賊殘疑倒漢書哀帝紀詔曰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李尋傳云諸國此用其文 其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聞者宜以時廢退程方進傳勃奏朱博

等云所居皆向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故數陷王法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云多陷法禁 此乃民之賊。孟子云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下愚極惡之人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王莽傳贊云窮凶極惡 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省囹

圜去桎梏。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當云自詩以羸敖 出獄踈踏。論語云敢 復犯法

者何不然。何不然言何所不然也漢書韓信傳何不謀何不服何不敬顏注如此臣衡傳云竊 洛陽至

有主諧合殺人者。說文云諧詒也拾遺也合乃諧之省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末童 謂之會任

之家。會任浮修篇作合任按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韻會漢書作會任顏師古 受人十萬。謝客

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漢書宣帝子東平思王傳云通姦犯法 利入深重。幡黨盤牙。漢書司馬相如

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牙即互字谷永傳云百官盤互顏師古注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言

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楚元王傳劉向云宗族譬互師古亦云字或作牙後漢書滕撫傳云盜賊羣起譬

牙連歲章懷注譬牙謂相連結黨綱傳序注引謝承後漢書云中官黃門譬牙境界魏志曹真後爽傳根

據擊牙吳志陸瑁傳九域擊牙按牙並當作互字形相近而誤師古謂如豕牙之牙非是蓋譬擊古字通請至

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淳曰律諸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 是故雖嚴令

尹。謂洛陽令河南尹也終不能破壞斷絕 王先生云攘是壞字之誤。何者。凡敢為大姦者。一切經音義十六引

三蒼云敢必行也不畏為之史記語吏張湯傳云趙王上。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智伯有五媚人之材 多散苟得之財。禮記曲禮云 奉以諂諛之辭。以轉

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第五倫也見後漢書 孰能不為顧。詩正月鄭箋云顧猶視也念也按為顧謂

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顧亦謂委曲承意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

止皆以數救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姦

耳。舊說赦之二字。按匡衡傳云。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或云。三辰有候。引舊作之初學記廿。此文多本衡語。今摺補崔實政論亦云。雖日赦之亂甫繁耳。

凡以神注日月星辰。齊元占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天牢中常有繫星三。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子壬子。若視之。其一星去。有喜事。其二星去。有賜令爵祿之事。三星盡去。人君德令。赦天下。甲子期八十一日。丙子期七十二日。戊子期六十日。庚子期八十日。壬子期六十二日。而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引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又云。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又引望氣經云。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然舊作殺然。誤為煞。又轉

作殺也。未必然也。御覽七十六引春秋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同體。並作精。覽冥訓亦云。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上通於天。御覽九八百七十六引情

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易是類謀云。主有所貴。王禮急。進難精。通於天。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侯元德天下歸郵。心有所

維意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災。捉提患無形之外。雀萌纖微之初。先見吉凶。為帝。愼謀忽之可也。勿之無也。此文本於彼。彼文有脫誤。後漢書楊震後賜傳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

移陰陽。為其變。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書洪。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

主。或字誤。王先生云。疑感之誤。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真當作

息夫躬傳。王嘉曰。天之見異。所以勸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孔光傳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諷。則凶罰加焉。谷永傳云。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

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知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又云。臣聞災異。望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

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不從。故謂之俗人見意林。先世欲救。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

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

固好意度者也。韓非子解老篇云。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

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兩小字當作米。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

必天下。讀如下前世贖救稀疏。民無覲覲。桓二年左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近時以來。救贖稠

數。說文云稠多也故每春夏。輒望復赦。崔實政論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承

之於死頃聞以來歲且一赦百姓扭狀輕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說文云僥幸也僥倖即幸之別

為幸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幸以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

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漢書刑法志云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故救贖以解之。此乃招

亂之本原。本傳作此未昭政亂之本源政當是治唐人避諱改之本書斷訟篇云必未昭亂之本不察

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正世篇云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

而治。凡民之舊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匿讀以救贖數而有僥

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漢書刑法志云已論命晉約注命者名也或成其罪也張耳傳云

詔顯其名而捕之被命猶言名捕也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

良贖可。良疑赦孺子可令姐。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需也中庸之人。可引而

下。後漢書楊賜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引舊作弘新書連語云中主者可引而上故

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讀為篤崔實政論亦載此諺因學紀開十三引政論奴作好或云

莊子知北游篇云宋者暗醜物也釋文李郭皆云暗醜聚氣貌一切經音義十五暗噫大呼也噫嗟暗噫意烏噫

載高誘注意表聲戴嗟也意嗟急氣言之則為意言王誅不行。則痛瘖之子皆輕犯。急就篇

文云瘖積血也况狡乎若誠思畏。思字衍即畏之駭文盜賊多而姦不勝。故救則是為國為



姦究報也。按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陳湯傳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舉于幸得禽賊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

良民而得放釋不啻爲姦人報讐與蚡湯所言同意。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夫天道賞善而刑淫。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

天工人其代之。書皋陶謨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

莫甚焉。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伏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

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又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韓非子有度篇云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

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法無常行。亦無常弛。亦舊作法改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

孝明帝時。制舉茂才。御覽二百六十五六百五十二並作荆州舉茂才按作荆州是也下云部南郡從事續漢書郡國志南郡屬荆州過闕謝恩。賜

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續漢書郡國志巫縣屬南郡漢書朱博傳云縣有劇賊刺史數以竊郡。

竊當作察漢書朱博傳云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竊察聲相近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釋文崔本作察察齊物論篇竊竊然知之釋文司馬云竊竊猶察察也家語好生篇竊夫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爲察皆其證

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書洪範云帝乃震怒振震古字通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臣

下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當作才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

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

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舊作帝曰。謀

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漢舊儀云踐祚改元

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使傳虜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

曰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文與此同崔實政論云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今日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廢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

道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周禮稿人掌其外內朝尤食者之食鄭注尤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疏尤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

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悔服謂悔過服罪漢書蕭望之傳云不悔過服

散吏王先生云冗疑冗罪深懷怨望宣帝子東平惡王宇傳云王既悔

寬忍以貫之有司奏事又俗疑欲彙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

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漢書平帝紀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已全

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專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職及

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弗察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放前事置奏上有不如

詔書為虧恩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巧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

以不道論無赦者。了舊作子廣雅釋詁云了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世當作卅謂三十年也老

政論云今如欲遵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

歲以上乃時一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

赦意與此同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後漢夫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易繫辭人之情皆見乎辭。繫辭下傳云聖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慎舊作

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疑政務則必舊作

內懷隱憂。詩柏舟云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詔於羣臣羣臣之姦邪

者固必伏罪。隱十一年左傳云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莊十九李離史記循

孰肯刑身以正國。循吏傳論云李離適殺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御覽六百九

同僚書賈誼傳云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與狐議裘無時焉可。

與狐舊作與狐。狐，御覽改按與狐。狐，蓋相傳有是言。抱朴子博論篇云：與狐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蕭治，裴也。天中記引符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諭之。左邱明曰：周人有愛裴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其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牽，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謀之，非亦與狐謀裴羊謀羞哉？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宣十六年左傳夫有罪而備辜。漢書王莽傳云：所征珍饈盡備，獻辜按備俱備之誤。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曰：義真備未乎章懷注：備古

服冤結而信理。信讀為申，後漢書馮異傳云：申理枉結。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民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詩先帝制法，論哀刺刀

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作衷。漢書金日磾傳云：何羅蒙白刃從東箱上，衷衷同。字刺刀，疑刺刃。禮記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

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漢書匡衡傳云：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

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今書作非省乃惟終自

作不典戒。今作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

差為之也。漢書王嘉傳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

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今作非終，乃惟省哉。今作書災適爾既道，極厥罪

辜。今作時亦。今作乃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

殺也。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司刺再宥曰：過失，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後漢書郭躬傳云：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若此者，雖曰

赦之可也。金作贖形。赦作宥罪。書堯典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皆謂良人吉士。詩黃鳥云：鸞我良人，卷阿云：鸞王多吉士。

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襄廿一年左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先王議讞獄以制。讞讞衍一字，照六年左傳叔向云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景帝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若讞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張湯傳云：平亭疑法，奏讞疑說文云：讞者，讞也。讞與讞同。

原情論意。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

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謀不原情慈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

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入議之辟。小司寇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傳

曹劌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易故觀民設教。觀象變通移時之議。繫辭下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採

世莫乎此意。何本乎作先披當作莫急乎此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

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史記外戚世家云文帝追尊薄太后父為靈文侯因為典式行之至今。

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漢書公孫弘傳云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

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高伯夷臯陶伯翳日。疑皆受封土詩長發疏云

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又云考河命說舜之事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

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頌疑當為誦詩崧高云吉甫作誦毛傳作是工師之誦也其詩曰：虺虺申伯王纘之

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崧高是舊作二据程本改今詩國下無于字按志氏姓屬引詩纘作纘謝作序于是作為此書引詩不用毛氏後人或据毛詩改之遂致兩引

異又曰四牡彭彭入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民此言申伯山甫文德

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梅福傳云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

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

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施洽禮樂成焉升平即登平升平受封與志說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辯九四刑王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

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

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王先生云：其尸祿素餐。曹子

建求自試表李善注引韓詩曰：何謂素餐者？賈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漢書賈禹傳：禹上書云：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倚朝之臣也。谷永傳云：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

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書：康

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書：畢陶謨云：百僚師

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注：賢者，子孫恆能法

其先父，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易：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

不為大夫。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益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白虎通：封公侯，簠三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

皆為民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按張官置吏，本管子明法解。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

九錫三削之義。白虎通考：黜削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再削為三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二十里，附庸三削爵盡。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檀序云：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當今列侯，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御覽一百九十八引風俗通云：列侯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

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尉，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此即本其意言之。

素餐之甚者也。

孝武自皇帝患其如此乃令耐金以黜之而益多怨

耐舊作爵漢書景帝紀元年高廟耐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耐

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葦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總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律金布令云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

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著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或有凶頑醜脫一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漢書王吉傳諫

昌邑王賀云恩愛行義讎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張敞傳顏師古注上聞聞於天子也按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傳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增撤肅王彭祖傳彭祖取倬姬生一男號倬子彭祖亮時倬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倬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外戚傳云霍光以許皇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君國子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殷本紀

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語詩云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節南山毛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肖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靡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諱蓋

本三家詩說中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傷道之不遇也斯序雜事五云虞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釋堂邑令數鳳碑云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極避歷險項領帶畜易林厥之刺否之屯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運篇云空谷有項領之騷者孫陽之取也鬻學篇云項領之騷跡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紳而項領則騷跡與蹇驢同矣諱並與此同

今列侯年卉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關內侯補黃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以信論為其志

旌其能周語韋昭注旌表也其有韓侯邵虎之德詩韓奕紅漢上有功於天子舊作下有益於

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書皋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彰與章義同其懷茲茲藏惡尤無狀者

懷茲亦漢時律令文漢書孫寶傳劾奏立尚懷茲罔上程方進傳方進劾立懷茲邪亂朝政又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茲罔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茲邪欲筦朝政晉語云使百

姓莫不有誠惡於其心中韋昭注人懷悖逆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章懷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

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史記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釋名釋書契云漢制約勅封侯曰冊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後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禮大宗伯王命諸

侯則儻鄭注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王室。書顧命云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句有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

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育蓋嚴字之壞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富貴吾恐其驕也字亦作盈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盈行多不軌敘傳云武安驕盈又云常山驕盈

傷風化而已乎。漢書韓延壽傳云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高夫三老孝弟受其恥按景十三王傳趙王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此文本之詔書橫

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雄傳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楊震後秉傳云秉上言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又云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觀觀之端李固傳云舊任三府選令史光

祿試尚書即時皆特拜不復選。而不令列侯舉。下當脫土字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兩大字疑當作

未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洽獨微也。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

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亂錯傳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史記李斯傳云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又云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云

明慎政體總攬權綱。今雖未使典始。當作司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

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書盤庚云汝有積德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

易屯利建侯。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書云內則百姓蒙福素餐委國。春秋繁露

立元神篇云退讓委國而去。位無凶人。文十八年左傳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

國矣。制舊作刺按刺乃刺之誤判卽判字說文云刺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

三式第十七

善懲惡。漢書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張敞傳云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爾雅釋詁云誘進也移風

易俗之法術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二式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定四年左傳云選建明德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

以統理民。史記陸賈傳云統理中國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王先生云百下脫里字繼培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

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制以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封公侯諸侯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昭七年左傳云諸侯正封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

能優而所治纖。漢書食貨志賈誼曰古之治天下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 漢書薛宣傳今

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感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

里。此以舊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者封賢祿能不過五十餘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

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不可不熟擇也呂氏春秋務本篇云處官則荒亂昔宣皇帝興於

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

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

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循吏傳序後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

爵至封侯。謂王成黃霸見漢書循吏傳崔實政論云漢法亦三年一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其耗

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漢書

紀贊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按韓非子五蠹篇云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羣臣畏勸。競思其職。宣帝紀贊云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

中宗。續漢書禮儀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詔曰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羣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



化致升平。喬為中典。論衡云：漢高祖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鳳麟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鳳集於谷。熹齋宮十有餘日。明年，黃龍土靈光復。甚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爵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鳳而各至。麒麟神爵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

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五 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不可不嚴行也。韓非子六反篇云：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昭廿年左傳 今者刺史守相，率多

急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

政黜陟，能否斷理，竊獄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此所云正其事矣。初學記廿四引崔實政論云：今典州郡者，自據詔書，縱意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引云：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懲，爛罵置極，筆由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細民冤結，無所控告。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云：獨冤結而亡告，覆八年左傳云：游焉，傾覆無所控告。

其如此也。說文云：負，恃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

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

重則惡不懲。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

心破膽。漢書賈誼傳云：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致謀。谷永傳云：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願師古注言：禮甚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執之膽。

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疑也。必使足驚

民乃易視。漢書鮑宣傳云：曠然使民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漢書薛宣傳云：入守左馮翊，備

三式第十七

八七

歲稱職為真又云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鐵鑽

鐵之決

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當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

並見漢書循吏傳邵信臣

召顏師古注召讀曰

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暮年而致也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帝京房傳

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三式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

者以有疑

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

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在實政論同管子八觀篇云民非

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淮南子主術訓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周語云豐殖九穀

治國之日舒

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

孟子云今國家閒暇

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

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謁上有能字下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

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

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輪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

子出於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安行亦弭節之意

又非能增分度 說文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而益漏刻也

周禮挈壺氏鄭注漏之節晝夜共百

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節

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

有餘故視日長也

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

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

類聚作君暗則百

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

君暗

則百

官亂而姦究與。漢書五行志云姦究與不勝以亡陸亡明不明爾漢以亡背七仄言上不謂法令

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說文云鬻欲面相是也徐鍇曰面從相質也希乃係之省仕者窮於典禮。典疑曲之誤崔實政

論云長吏或實清廉不肯媚竊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口府魏志荀彧傳云文帝曲禮事或是也漢書儒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不事禮貴或說曰君臣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曲禮即小禮曲意按武帝紀建元

元王莽傳云外交英俊內事諸官修山川之祠為禮事曲如冤民口獄乃得直。空格程本作就漢書陸吏田延年傳霍將軍曰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按就獄得直史曲禮未大壞此當為鬻獄昭十四烈士交私乃見保。漢

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聞也鬻獄鬻獄乃得直即所謂買直也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

後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亂化流

行於下。也毛詩訓風序云衛之淫風流行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類聚而趨走。後漢

甫規傳云載贊馳車懷糧步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皇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孔子稱庶則

富之。既富則教之。論語是故舊說禮義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慶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淮南子齊俗訓云夫盜竊起於貧窮。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為盜

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

民之本也。而國之基。國基注見本政篇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書堯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詩甘棠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訟上當有決字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能與時雍而致刑錯。書堯典云黎民於

政事其下定九年左傳杜注召伯決獄於蔽芾小棠之下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下撓其民說文云撓擾也令長自銜。傳作令長以神自蓄按說文

賣街也讀若育農字疑傳補下文亦云民廢農桑而守之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晡傳作

文云。且也。舖日加申時食也。又申字下云。吏以舖時聽事。申且政也。高誘淮南子。敝云。除東郡。僕陽令以朝舖。專畢之。聞乃探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後漢書。趙真傳。云。朝舖。入臨舖。舖古。通用。

非意氣不得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或擅與絲。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成宜。傳。請。托。食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詠。篇。云。近。臣。外。戚。宜。傳。請。托。

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獨。行。陸。績。傳。云。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蜀。志。法。正。傳。云。以。意。氣。相。致。鄧。芝。傳。云。性。剛。簡。不。飾。意。氣。風。俗。獨。窮。獨。篇。云。韓。煥。為。丹。陽。太。守。法。軍。徵。從。事。伊。南。關。符。御。之。於。村。秋。意。

氣。適。於。所。望。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釋。文。引。司。馬。彪。注。云。竿。牘。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世。說。紕。漏。篇。云。虞。囑。父。為。奉。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向。援。製。魚。蝦。繞。未。可。致。尋。當。有。所。上。對。帝。搖。掌。大。笑。以。為。意。氣。漢。晉。人。習。語。也。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

人。之。家。說。文。云。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微。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居。氏。春。秋。愛。類。篇。云。土。有。當。年。而。品。

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

府。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章。懷。注。公。府。三。公。府。也。照。舊。作。昭。按。實。邊。篇。交。際。篇。並。作。照。察。今。據。改。楚。辭。九。辨。云。信。未。達。乎。從。容。王。逸。注。君。不。照。察。其。真。偽。亦。一。證。管子。形。勢。解。云。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掩。蔽。主。則。人。主。不。得。昭。察。其。臣。下。昭。亦。照。之。誤。照。察。本。於。彼。九。辨。又。云。彼。日。月。之。照。明。今。王。逸。注。三。光。照。察。詩。柏。舟。鄭。箋。衣。之。不。弊。則。橫。辱。無。照。察。東。方。之。日。毛。傳。人。君。明。威。無。不。照。察。禮。記。哀。公。問。已。成。而。明。鄭。注。照。察。有。功。論。衡。吉。驗。篇。照。察。明。著。皆。其。證。也。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

資。罷。讀。為。疲。故。狠。說。一。科。盧。學。士。云。說。疑。當。作。設。繼。培。按。設。字。是。也。令。此。注。百。日。王。先。生。云。科。令。為。句。日。之。乃。為。移。書。廣。韻。五。支。移。字。注。云。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為。移。書。箋。表。之。類。也。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按。造。數。疑。當。作。遺。赦。甚。違。

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見。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魏。豹。彭。越。傳。贊。云。中。材。以。上。且。羞。其。行。皆。議。曲。直。之。

論。語。從。此。觀。之。中。材。以。上。且。羞。其。行。皆。議。曲。直。之。

皆。議。曲。直。之。

皆。議。曲。直。之。

皆。議。曲。直。之。

辨刑法之理可疑當在皆字下或當作耳帶上讀鄉亭部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足以斷決禮記月令云審斷決使無

怨言傳廿四年左傳云且出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昭廿八年左傳繁作蕃

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晉語云撓志以從君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君子獨無恩於吏

怨家務主者務當作賂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列女傳齊成虞姬傳云周破

相傳任劫擊傷主呂后吏外戚世家竇姬請其主還宦者吏皆所謂主者周禮鄉士甸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專治之於外朝

為排直家說文云排擠也後反覆時吏坐之周禮鄉士甸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專治之於外朝

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故共枉之於庭傳作廷謂縣廷也史記游俠傳縣廷漢書作庭王先生以羸民

與豪吏訟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居縣為豪吏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弁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漢書

百官公卿表云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尉是為長吏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

故郡與縣弁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舊郡訟

其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弁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

苟欲以錢刀課之錢刀傳作日月按錢刀字非誤漢書薛宣傳云宣為相則貧弱少貨者終

無以舊作已据傳改曠旬滿祈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豪富饒錢者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

多取客使往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假令無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

猾而鎮貧弱也說文云鎮博壓也漢書酷吏嚴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此反言之江充傳云交頡郡國豪猾

何冤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讐。史記蔡澤傳云

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讀為猾吏崇姦宄而

不痛坐。漢書陳萬年傳云豪猾吏及大姓犯法 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

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除舊作於據傳改按但當作且本書邊讓篇云除其仁恩且以計利害之

後漢書竇融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朕甚憂之。將疏吏未勝獄多案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有辜。舉宗

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亦此意也。今自二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續漢書百官志云凡縣主鬻吏曰道 及從事督

郵。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從事屬國都尉下有督郵 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周禮小司徒云聽其辭訟說文云訴告也

或从萌心作翹管子。任法篇云告怨其主。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下有脫文 日廢十萬人。人疑衍或復下

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王先生云獲當是護傳云二人經營亦護持之意。繼培按護獲形近易誤。儀禮大射儀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與共而俟。鄭注古文獲皆作

護此其類也。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尉繚子將理篇論佚獄云農無不離田業 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

萬口。受其饑也。三百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十萬人當食二百一十萬人云二百者舉成數也。漢書賈禹傳云饑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

七人是七十萬人。受其饑也。此文本之。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云盜賊銷則刑罰少消與銷同 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

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傳注云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

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

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令屬衛尉掌吏民上章 上明聖主。當作

明王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子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耕漢舊儀云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

深苦計室據史一人大音者讀於畢遺物曰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類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容  
得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欲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勤農桑思稱厚恩有以慰之無煩擾  
奪民時蓋所謂有君無臣。傳二年公羊傳文有主無佐。按漢書趙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

任使之今執事之臣莫能望陛下清光譬陶謨詩曰何本國既卒  
之猶五帝之佐也有主無佐蓋即本於彼書畢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陶謨詩曰何本國既卒

斬何用不監山節南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會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

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論語患不得之今作患得之按荀子子

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說苑雜言篇同論語古本亦當有不字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今公卿始

起州郡而致宰相。漢書朱博傳云漢家至德博大字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

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此其聰明智慮。韓非子難三云恃

計而後公義爾。漢書鮑宣傳云舉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

其智識其能容容乎與世沈浮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蠶利而已說苑臣術篇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

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嗟哉可無思乎。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史記秦始皇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

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韓安國傳王恢曰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匡衡

傳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數家語意相襲而俗化異則亂原

文或少異淮南子齊俗訓云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修務訓高誘注推移猶轉易也  
殊故二家符世符當作御御符字形相近或當爲撫聲之誤皆革定法。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  
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

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並行不悖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

殊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壹言篇云聖人之

為國也不法古而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高祖制三章之約漢書高帝紀元年召諸縣

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豪傑曰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孝文除克膚之刑漢書文帝紀十三年除肉刑刑法志載詔云夫刑至斷

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是故自非殺傷盜賊臧程本作賊誤漢書高帝紀李奇注云傷人有

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漢書刑法志云漢與高祖初入關約法

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操撫秦法取其宜於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

時者作律九章循吏黃霸傳張敞云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夫制

法之意若為籬籬溝壘以有防矣楚語云為之關籬著籬而遠備閉之壘當作塹說文云塹阨

塹所以禦禽獸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也周禮雍氏春令為阱撻溝瀆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為

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持舊作治据塞其原則姦宄

絕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原而天下治大戴禮盛德篇云刑罰之施其術則遠近洽今一歲斷

獄雖以萬計漢書董仲舒傳云一歲之獄以萬千數然辭訟之辯說文云辯舉人相與訟也鬪

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漢書龜錯傳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

相欺給也漢書韓延壽傳云吏民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書堯乃自上古患

之矣故先慎己喉舌喉舊作唯詩烝以元示民元當為玄德之玄荀子正論孔子曰亂之

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繫辭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繫辭下傳脉脉規規玉篇云

人視也亦作脉脉脉與脈脈通漢書東方朔傳云政政脈脈脈脈璧顏師古注脈脈規規莊子秋水篇云規規然脈脈

自失釋文云規規驚視自失規苟子非十二子篇莫莫然矚矚矚矚依注矚與規同規規見小之貌按莫莫與脈



詠聲亦常懷茲歎。唯當為詐讀記經解云君子審禮不可誣。味冒前利。不顧廉恥。襄廿六年左傳云楚王是

故味於一未杜注味猶貪冒周語云戎狄冒殺輕儻貪而不讓味冒猶冒沒也漢書匈奴傳云單于咸棄其愛子

也雖擲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苟且中。後

則檢解奴抵。檢蓋偷之誤解讀。為懶奴抵字未詳。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君脫

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

守門。號哭啼呼。會無怵惕慙恻哀矜之意。崔實政論云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

與直老弱凍餒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孟子云皆有其惻隱之心書呂刑云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史記酈生傳云吾高陽酒徒也唯陰侯傳

云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僕書五行志谷。傳空引滿。漢書敘傳云讀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傳空猶舉白也啾啾罵

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啾啾之頃焉釋文啾啾聲啾啾與啾啾同文選長笛賦李倉注曰引着顛篇云歌聲也史記魏豹傳云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晝夜鄂鄂慢遊

是好。書學陶鼓云惟慢遊是好又云罔晝夜頰頰披頰鄂聲相近幽州人謂頰為鄂見釋名釋形體或毆擊責主入舊作於死亡。羣盜攻剽。

劫人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貨殖傳云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略雖會赦贖。不

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

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酒

爾。咸二平左傳云淫酒毀常詩蕩云天不酒爾以酒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葬陳桓公何休注云不月者責臣子也

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襄二十五年吳子闔閭伐楚門於巢卒何休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

殺之是責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

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是誅率也繼培按後漢書孔融傳云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即責知之意鹽鐵論疾貧篇云春秋刺讖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皆用公

論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月舊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坐不

六月奪侯。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作田祖坐當歸軹侯

宅不與免此說歸字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亦作彭。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除舊

祖軹侯作章侯誤表無軹侯者傳昭所封國也。空据程本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作黎侯漢書功臣表作黎侯並無陽字此蓋與周陽相涉而誤邵史漢並作召

漢書顏師古注云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食貨志云車騎馬

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酒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杜馬持馬蓋持一帝豈樂以錢財

馬之誤特馬即杜馬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一帝豈樂以錢財

之故。財不積則貪者憂。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書王尊傳云必國家之

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磾傳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

道聚疑防。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

時。後漢明帝紀元諸侯負責。輒有創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

自消矣。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后詔云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今諸侯貴戚

或曰。字勅民。王先生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王先生未嘗負責。身絜規避。云規避

當作珪璧鑽培按後漢書馮論訓文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云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梁相舉奏暢不道暢慙懼上與疏辭謝不致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雖陽穀執實蒙寧陵五縣此類是也。此乃殘掠官民。

略同注。而還依縣官也。依讀為菱菱也史記絳侯世家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其誣罔

慢易。罔程本作國誤誣罔亦漢時律令文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樂極侯樂大坐誣罔是罪莫大焉。昭

年左傳昭子曰豎牛禍叔。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

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白虎通辟雍篇云顯有能表有行

痛誅無狀。晏子春秋諫下云痛誅其罪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疑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下有

文。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

早斷絕。韓非子初見秦篇云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漢書句奴傳陳鏡曰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則或轉而滋蔓。隱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人必若

斯邪。疑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昭六年左傳云明察之官臣主之所以憂勞者。越語范蠡曰為

勞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法志云原獄刑所以審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

不輒得獄。奸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姦宄

至此當在篇末蓋。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詩采蘋鄭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鮮絜猶言潔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今

以已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甲稱歸乙此其例也周禮司刺疏云甲乙者與喻之義縣官原之。

絜所生者之言也。詩南有喬水鄭箋云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貞女不二心以

數變。史記田單傳論王蠋曰貞女不二心故有匪石之詩。柏舟不枉行以遺憂。詩斯干云無父母

鄭箋云無遺父母之憂。史記韓安國傳帝。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

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有時歸寧草蟲箋云君子待己以禮庶自可

可以寧。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詩

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詩關雎窈窕淑淑女毛傳幽閒貞專之善女文選顏延年秋胡

宗云婦人以專一為貞。梁寡高行傳頌云貞專精純。若然之人。又何醜恡。方信云恡根也恡與恡同輕薄父

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兄淫僻婦女

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列女傳周主忠妾傳頌云主妻淫僻

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

生史記貨殖傳云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逃亡抵中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云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難上抵負之名周禮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抵中之抵義與秋負抵冒同

以致於剝腹其頸滅宗之禍者

呂氏春秋順說篇云刈人之頸刺人之腹其當作艾艾與刈通

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

舊說不字禮儀論數不足篇云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

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

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

是故不

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

書呂刑云遏絕苗民管子正法篇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

初雖慙恹於一人然其終

也長利於萬世

周語云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此焉則能長利韓非子難一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小懲而大戒易繫辭下傳戒王本作誡此所

以全小而濟頑凶也

小下當脫人字易曰此小人之福也

夫立法之大要

漢書陳萬年傳顏師古注大要大歸也

必令善人

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

昭卅一年左傳云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佞人懼焉

諸一女許數

家雖生子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

千里外劇縣

漢時有劇縣平縣之目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

乃可以毒其舊作者据何本改心而絕其後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

後者

姦亂絕則太平興矣

史記秦始皇紀云欲以興太平漢書路溫舒傳云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

具財貨富饒

漢書地理志云民以富饒

欲守一醮之禮

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之妻

日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傳頌同

成同穴之義

詩大車云死則同穴執節堅固列女傳齊孝孟姬頌云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漢

書賈捐之傳云守齊懷必死。列女傳節義傳序云惟若節義必死無道堅固執義不回一死而已終不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云父之弱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漢書陳平傳云平貧

以身更貳醜。或貪其財賄。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正此類也。詩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短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殺從說女也貪其財賄奪之使不得遷矣

莊卅二年公羊傳云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命嘗為令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王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又云趙王元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或後夫

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說文云拊扶也將即軒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傳云女逃匿扶將出拜後漢書列女陰瑜妻傳云扶抱載之連

日乃緩。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會孫何坐略人妻掠與略同方言云略強取也婦人軟弱。廣韻云輒柔也軟

志嬰。絹。漢書司馬遷傳云嬰金鐵受辱顏師古注嬰纒也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素車嬰組嬰絹猶嬰組即上云自縊也吞藥。下有脫文何本增晚矣二字大誤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王先生云慢疑憲形近之誤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

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書曰三皇無文乙帝畫象三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

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管子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主道不明也

國者臣術勝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商子斲令篇云法平則吏無奸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衰制第二十

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義下舊衍身有二字無也字。商子君臣篇云古

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按下文云法也者。先王之義也。此有脫誤。人君思正以出令。而

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管子法法篇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任法篇云。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人君出令。而貴臣驕

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商子君臣篇云。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

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

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藝文類聚五十四引申子云。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主令不從。則臣

令行。國危矣。尹文子大道篇云。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實政論云。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罰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

之。夫威福。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筆策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

以執下。壽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

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荀子臣道篇云。闇主惑君。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史記

李斯傳云。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孺所以沈胡公於具水。總舊作傳。楚語云。昔齊驪馬孺以胡公入於具水。古

書。雷字多作焉。與專相似。具水。水經注。巨野水。簞引國語。作具水。云。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附瀾。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元和夏。孝廉文肅云。具巨。胸聲相近。則作具是也。宋牟叔粹

所以弊華元於鄭師。宣二年左傳。按。僖十年傳。微於韓杜注。微。敗也。弊。與微同。而莫之能御也。楚語云。禮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韋昭注。禦。止禦與

同。是故陳恆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楚策。孫子曰。李兌用趙。魏主父於沙丘。事詳史

世宗皆以其毒素奪君之繼景也。毒字通與素之駁文 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蚤變也。王易故下無也字蚤變作早辨古字並通用由變之變舊

作辯蓋後人以王本改之 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

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

言也。變通注見述赦篇王先生云叔當作叔昭六年左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繼培按漢書元帝紀云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此文意與彼同 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書堯

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皇矣 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巧言 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蓋舊作 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商子

篇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

高。禮記中庸云譬如登高必自卑 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

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

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呂氏春秋國道篇云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 先王之政，所以與舊脫 衆共也。己

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呂氏春秋處方篇云法也者衆之所同也商子修禮篇云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禮者君之所獨制也 君誠能授法而時

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

心願師古往悉盡也 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

賞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

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悉禮記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恬之能按說文恬憺並訓安澹則澹之假借亦

作峻莊子莊德篇云恬淡無爲 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易觀象詞作舊作坐古俗字與坐相近 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

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誨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

便其用 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邀蠻方。抑今詩輿作車戈作戎作戎則作邀作邀按說文云邀古文邀

故曰。兵之設也久矣。襄廿七年左傳 涉歷五代。以迄於今。迄治要作迄 國未嘗不以德昌而

以兵疆也。史記自序序律書云非兵不疆非德不昌 今兵巧之械。史記律書云其於兵械尤所重正義云內成曰器外成曰械核謂弓矢戈矛戟戟漢書藝文志論兵書云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 盈乎府庫。禮記樂記云車甲鈔而藏之府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庫謂關以立攻守之嚴者也 車馬兵甲之處也。月令云。密五庫之量。御覽一百九十一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南子。時則訓云。七月。官庫高誘注。庫。兵府也。說文云。庫。兵車藏也。

孫吳之言。聒乎將耳。韓非子五蠹篇云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

之。漢書藝文志。兵家。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篇。說文云。聒。聒語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擾亂耳孔也。

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韓非子五蠹篇云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

乎將心。孫子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始計篇云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商子戰法篇云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



勝負可先知也。六韜兵微篇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

治要無自字。按晉語：梁由靡論應鄭云：不聞命而擅進，舉犯政也。又云：戰而自退，後不可用。此自退之證。或云：自即而之。駁文讀學篇亦以而為自。

阪。治要作駭，誤楚策。汧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還延。出馳治要作步，驟按荷。子哀公篇云：步驟駟騶。馬之禍也。然節馬。治要作駭，騶王先生云：節馬。當是長馬涉下節士而誤。樂之者以王良足為

盡力也。以王良治要作以御者，良按王良，梁當作良。工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

也能使士行千里。猶若弗敗。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炮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之士，千里

者其惟賢者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

効死也。史記貨殖傳云：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舊脫據。治要補。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行理

利而避。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賞當作

魯仲連傳云：此兩計者，顯名。不避恥辱。恥，舊作聖。摠釋本改。則避禍亂也。非此。舊脫據。治要補。四者，雖聖王

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管子形勢解云：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

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說苑復恩篇云：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帝治要在空據作空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漢書高帝紀項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顏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乃義士且以徵其名徵舊作激據治要改徵與下求字同義說苑說叢篇云人激於名不

毀為聲激言於不言其漢書揚雄傳云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顏師古注徵要也字或作激激發也按激亦字誤顏說非也貪夫且以求其賞爾淮南子兵略訓云夫人之所樂

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

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商子壹言篇云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

之明也管子權修篇云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韓非子六反篇云厚賞者非獨賞

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此其所以人懷沮解舊作懈據治要改鹽鐵論擊之篇云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漢書趙充國傳云欲

沮解之顏師古注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不肯復死者據治要補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史記蒙恬傳云暴師於外十餘年典兵

之吏將以舊作下据治要改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漢書高帝紀云且日合戰蕭何傳云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而希有

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據治要補變勢而上士不勸於死敵也孫子地形篇云將不能

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六韜奇兵篇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管子法法篇云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兵法篇云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其士之不能

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效當作故韓非子初見秦篇云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

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又難二云趙簡子圍衛之弊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楸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賈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

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據治要補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

也鄧析子無厚篇云御軍陣而奔北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孫子始計篇云將者

帝注將宜五德備此折疑料之誤史記白起傳論云料敵合變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敬以

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英程本作陰按英疑策之誤詩免置鄭箋云此免置之賞罰必則士盡力。

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禮王

言篇云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輔主安民。前兇始反時。先零允滇零以永初元年為寇明年自稱天子六年滇

右始平詳後漢書將帥以定令之羣。管子霸形篇云朝定令於百吏藉富厚之蓄。史記游俠傳

安帝紀及西兇傳士卿相當作據列城而氣當作利勢。權十萬之衆。下篇云諸郡皆據列城而據大眾或疑權為據之

之臨帶季兒長明知權兵權兵言執兵柄史記袁盎傳云絳侯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

亂之弱虜。漢書終軍傳云萬事草創後漢書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

遂雲烝。脫一起合從連橫。漢書刑法志云合從連衡轉相攻伐顏師古注掃滌并涼。舊作源据

漢書陳豨傳討王莽繳西緣邊之郡江淮之內犯司隸。東寇趙魏。續漢書郡國志趙

郡國志蜀郡漢中屬益州後漢書循吏王煥傳章懷注鈔掠五州殘破。六郡創迹。漢書趙充國傳云

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遽取謂之抄掠抄與鈔同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非舊作

日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按天水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孫子曰。將

年更名漢陽郡國志金城隴西漢陽安定北地屬涼州上郡屬并州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作戰篇文舊

脫家字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

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將謂郡守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顏師古注既無斷敵合變

之奇。斷治要作料按史記白起傳論云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料斷義相近古亦通用史記韓信傳云大王

選斷亦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吳語云申胥華登簡

章昭注將恩不素結。史記淮陰侯傳云信非得素拊循卒。讀為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

士。士以所拙治要遇敵巧。此為將要補吏驅怨以禦讎。漢書鼂錯傳云其與秦之行怨民

人使行治要士卒縛手以待寇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

此二者與無兵等。六韜軍略篇云凡帥師將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

為王者之兵也漢書鼂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前禦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褐同

弩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

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將然。舊作治數也据治要改補管子兵法篇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

世。饒士謂士之才德優饒者但患無典爾。典司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

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商子錯法篇云古之明君錯法

而兵強又云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士者不可以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

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漢書食貨志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顏師古注市列謂列肆

治兵不可從中御。六韜立將篇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者欲感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郡縣長吏幸

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之舊作文又重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漢書儀云御史大

日詔書數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夫效上計丞長史

于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帝詔書漢書鼂錯傳云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此亦陪克闢茸詩

云會是措克按彼錄亦無里之爾。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徑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夫

作按闢茸見賢難篇

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疑非常之失。然後見下脫四字史記司馬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此文當同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

書漢孔光傳云竊見國家故事尙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躒之能不相踰越顏師古注踔躒高遠也踔躒猶言踔絕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遠舉諸夏典引云卓犖乎方州文苑瀟灑傳英才卓犖並與踔躒同說苑說兼篇云德

以總厚故能蒙按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

次之位顏師古注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二千石長吏賢以詔書博徵幽隱朕將親

覽待以不次是於其義也材明權變任將帥者後漢書南蠻傳永和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圍日南李固議亦云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不可

苟性疑推基序或阿親戚墨子兼愛下篇云勿有親戚弟兄舊作典兵官蓋謂鄧禹也隨以車

後大威朝廷不能制詔隨還師以鄧太之所阿漢書貢禹傳云不阿親戚使便上注見

###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鹽鐵論地廣篇云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吉凶禍

福與民共之共意林作同易繫辭上哀樂之情恕以及人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視民如

赤子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子被傳云文帝承恩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國固空虛天下太平此節大指本於彼救

禍如引手爛鹽鐵論刑德篇云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兇虜背叛始自

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創迹周迴千里野無

子遺詩雲漢云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淮南子兵略訓云勇敢輕敵

此水火入焉焦殺耳說文云饑火所傷也或省作焦喪火餘也盡而內郡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昭

與斐同詩桑柔具禍以燧鄭箋云災餘曰燧釋文燧本亦作盡內郡國守文學高第章昭

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後漢書烏桓傳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

以待天時越語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韋昭注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救護充國

天時諒不義萬下必全後漢書王昌傳云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章懷注須待也

用意若此豈入人心哉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何用心逆人道也前兪始

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朝廷

不聽後兪遂侵脫字下有而論者多恨不從惑疑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

亦有悔者爾秦策云三國攻秦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公子他日講亦悔不講亦悔高誘注講成也講媾古字通未始識變之理地下脫不無

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兇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

書曰萬里運糧遠就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完戎轉感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騭曰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果破涼州南

至今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戎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又虞翻傳云永初四年完胡反亂踐破并涼大將軍

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論者咸同謂聞之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國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節信所言與諸合參傳西州士大夫

蓋即指節信諸人今不厲武以誅虜逸周書鄭保解云靜兆厲武大武解云武厲以勇選材以全境漢書王嘉傳云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材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示便寇敵不亦惑乎示字舊脫孫侍御補按說文便弱也趙策虞卿曰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

又云割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亦云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按齊策紹勃云安平君以強秦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博博即博博之誤莊子齊物論云小恐懦懦是其義已漢書賈捐之傳破滅

論珠厓云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顛顛與懦懦同顏師古注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一曰團貌其說非也

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事見史記樂毅傳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

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

事見史記田單傳舊作田單帥窮卒五千騎擊走御掘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史記魯仲連傳云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

單傳改傳云夷殺騎劫自序云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

多死而聊城不下此文聊甚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而猶不

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恆有餘也。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後漢書馮異傳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章懷

注孫子兵法之文按孫子軍形篇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

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昭廿七年左傳云有堅守之心而反疆

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詳實邊篇注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

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其下計謂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尙書陳忠

上疏以爲盛國滅土經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

在。武皇帝攘夷析境。析舊从手作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析八極高誘注析開也古亦省作斥

斥地且倍章賢後玄成傳云孝武皇帝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

頭師古注並云斥開也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夏侯勝傳云孝武皇帝廓地斥境立郡縣又云武帝

有攘四夷廣上下境之功斥境卽析境字亦借拓後漢書傳變傳云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都賦

云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舉置四郡據守敦煌鉅卑傳蔡邕論云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漢書武帝紀在元封三年西置燉煌。元鼎六年南踰交趾。卽定南越也趾記作趾地理志作趾後漢書光武帝紀建

武五年章懷注云趾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十二年左傳潘党曰君蓋築武軍杜注築軍營以章卒定南越。元鼎六年誅斬大宛。太初武

軍所嚮。宣十二年左傳潘党曰君蓋築武軍杜注築軍營以章無不夷滅。漢書武五子傳贊云師行三

可勝數梅福傳云至於夷滅顏師古注夷平也謂平除之也今虜近發封畿之內。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曰封畿之內勤勞不處而不能擒。亦自

痛病。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鹽鐵論諫秦篇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

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相故無手足必然之事。又何疑焉。燕策云在必然之物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按唇亡齒寒本傳五年左傳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君子見機。易繫辭下傳機况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注云乃者猶言曩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

月。詩常武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而談者皆諱之曰。姦弁竊盜。按說文云

記王邑云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姦犬走貌。从三犬。姦弁竊盜。猶史記叔孫通傳云鼠竊狗盜也。王先生云姦弁當是犬羊之誤。漢書王莽傳嚴尤

云。嚴寒羣盜犬羊相聚也。後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馬稜憂之。謂曰。此賊犬羊相聚

以求盈飽耳。明。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書秦誓云惟截截奪誦言俾君子易辭文十二年公羊傳作惟

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諺字舊脫。據御覽八百卅六補痛不著身言忍

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兇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

言當誅兇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寃痛。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慘怛故端坐相仍。

於心顏師古注慘痛也怛悼也言當誅兇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

守字。據邊議。竊補六韜。王翼篇云。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齊

語云。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史記秦本紀云。鄭君謹修守禦。備

口。在本作兇獨往來。六韜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深入多殺。史記吳王濞傳云擊反己乃陸陸。

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漢注陸陸。錄錄也。按莊子漁父。腐殺殺而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

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漢注陸陸。錄錄也。按莊子漁父。腐殺殺而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

於朝堂。會議後漢書鄧騭傳云。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袁安傳云。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

而南郡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又云。竇太后兄車騎將軍

會議。護車後劭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三輔皇甫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聚朝堂



太后而以爲貴人記微詔公等大會朝堂今中常侍趙忠監蕭廣植傳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則  
畢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太後時每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皆共事也

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傳喜傳云忠誠憂國大臣時每以不憂國費大臣成帝紀永始四年詔

免光云今相股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朱博傳奏封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願望注見述放

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蓋詔奏之文相沿如此漢書鄧通後壽傳云境眾正議以安宗廟皇甫規傳云互相瞻顧莫肯正言皆此意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

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歐諭歐諭曰某官某甲諷以爲如是下言臣愚轉諭異違正即歐諭也

日晏時移議無所定。漢書翼勝傳云己且須後。禮記學記云雖舍之可也鄭注舍之須後漢書

詔書顏師古章慶注並云須待也後得小安。詩民勞云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

羽檄狎至。漢書息夫躬傳云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文選乃復怔

忪如前。方言云怔忪違遠也江浙之間凡窘狎怖遽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

爲惡。詩用無正。個個潰潰。爾雅釋訓云悽悽洶洶悽也釋文洶洶本作瀾瀾按玉篇作洶洶與此合說當

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閔二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後漢書魯恭傳云

虧鮑永後豈傳云一夫呼嗟王政爲虧蓋當時成語也小爾雅廣訓云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矣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此即傷痛之義矣况百萬之衆叫號哭泣。叫號脫

篤補詩北山云或不知叫號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淮南子秦族訓云國主之有民

爲本高以下爲基新書大政上篇云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也猶城之有基老子云貴以賤

愛之如子。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養民如子新序雜事一養作愛憂之如家。漢書翟方進傳危者

安之。亡者存之。趙策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救其災患除其禍亂。襄十一年左傳云救災患

是故鬼方之伐。易既濟九三非好武也。周語祭公謀父曰蠻狁於攘。詩出車攘作襄釋文

蔡邕傳釋詩云獫狁攘而吉甫宴邕集難夏有非貪土也。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

除萬民之害也。以振民育德。易蠱象詞。安疆宇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安其疆宇。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昭廿三年左傳沈尹戌語

自彼氏兇莫不來享。詩殷武。普天思服行葦賴德。詩北山云晉天之下文王有聲云無思不服行葦義見下篇。况近我

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

不仁。禍舊作福。程本改。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兇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

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詩常武云仍執醜虜。漢書駱布傳云掃淮南之衆。顏師古注婦者謂盡舉

之如掃地之。而州稍稍與役。意林州下有縣字。按本書皆以州郡連言。此亦當作州郡。漢書西南夷傳云州郡擊之不能服。連連不已。詩皇矣云

漢書東方朔傳云締總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簾舊作機。擁舊作鬱。並据意林改。御覽九簾作製。妻與簾通。扇也。八百五十四簾又作機。探作陶。按陶當

作掬。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云掬出曰掬。探掘義同。無所能禦。徒自盡爾。意林作無益於事。徒自斃耳。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

哀元年左傳云夫屯晝夜九日。杜注夫猶兵也。疏云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十舊作才。据程本改。後漢書西羌傳虞詡說任向云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按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皆廩

食縣官。急就篇云廩食縣官。帶金銀。顏師古注。廩食縣官。給其食也。漢書地理志。顏注。粟給也。廩與粟同。後漢書南蠻傳。李固云。計人粟五升。章懷注。古升小。故人日五升也。歲數百萬

斛。又有月直。後漢書陳寵後忠傳注。引謝承書云。施延到吳郡。海鹽取辛月直。實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耗。猶費也。漢書西南夷傳

可共。顏師古注。共。讀曰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且舊作是。夫危者易傾。疑者

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襄廿六年左傳。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壤。

舊作思慕未衰。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頃者。徙郡國民。以奉國陵。令百姓遠乘先租。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易獎厲也。獎。舊作將。按說

文云。後張大罵之也。經典多作獎。漢書哀帝紀云。獎厲太子。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激

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遠爾士漢書趙充國傳云虜破壞可日月冀如寬假日月。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非少寬假神不來蓄積富貴各懷安

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周禮解凡作觀趨作趣是故戰守之策不可

不早定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

### 邊議第二十二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

韓非子姦劫然臣黨云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韓非子內儲說上惠子曰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

浮游之說。聖人不聽。禮記緇衣云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漢書韓

者。計不肯見實而更爭言也。詩小旻云維蠲言是爭漢書灌夫傳韓安國傳云詠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云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徒是以明君先盡

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孫子九變篇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兪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

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王先生云附疑搏草食散亂。草食疑當為草舍後漢書馮異傳云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

舍。未有都督。漢書敘傳敘西域傳云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都督即謂都護總督也魏志夏侯惇傳云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其後遂以名官甚易破也。

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奴讀為驚漢書蘇建後武傳李陵曰陵雖驚怯亦見霍光諸葛豐傳武帝紀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懷棄市聞

越王傳云東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嫫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懼謀畏懷長懷畏懼義並同擊上當有討字見下篇後漢書西兗傳云時兗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

板案以為楫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疑自之誤故令虜遂乘勝上疆。史記高祖紀云秦兵強常乘勝逐北上破

州滅郡。曰長炎炎。吳語申胥曰日長炎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詩若此。已積十歲矣。

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

說文云癡不慧也。疑騃也。疑騃也。俗癡貌。讀若駭。癡擬擬。俗騃同。字方言云癡騃也。周禮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蠢愚生

而癡騃。竟昏者。漢書處夫躬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曰。薛安庸騃。

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

意若此。豈入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

說文云恕仁也。管子版法解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

辭難騷云。完內恕己以量人。今漢書龜錯傳云。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

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周語云。言智必及事。韋

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王十八年左傳云。德以處事。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

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

兵之禍。孫子作戰篇云。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各懷一切。

後漢紀和帝永元十三年。班超上書曰。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後漢書左雄傳云。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按漢書

平帝紀。元始元年。顏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

所脫避前。

句有誤字。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載延光四年。馬融上書云。臣恐受任典牧者

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所脫避前。意當與苟脫目前同。漢紀成帝永始元年。王仁上疏云。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快目前者。

苟云不當動兵。而

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管子禁藏篇云。法令為維綱。

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

易蒙上九。利禦寇。虞學士云。制

利詩美薄伐。

漢書韋賢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疆。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顏師古注。小雅六月之詩也。

自古有

戰。非乃今也。

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趙策蘇秦說趙王曰。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襄廿七年

左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

公羊傳云。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

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

侵。威十六年左傳。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

孫侍御云。漢儒相承

以行葦為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

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葦爛然為民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蒙傳。公劉之

德行勿簡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並與此同 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史記律書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

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供父母二字

本補 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 立

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子云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漢書貢禹傳 除其仁恩莊子天下篇

淮南子繆稱訓云仁者積恩之見證也漢書丙吉傳云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且以計利言之商子算地篇云民生則計利孟 國以民為

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御覽一引尚書中 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

上富者誰也下上舊互置按管子山至數篇云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

民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 夫以小民受天永命書召

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方言云惟 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篇云 且夫物

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舊作 化史記蔡澤傳云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

勢之流相激使然推移注見斷訟篇 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 左三年 范蠡收責於姑

胥姑舊作故姑胥即姑蘇也後漢紀光武紀二方望謝隗翼書云范蠡收績於姑蘇後漢書隗翼傳作范蠡收

紀作績蓋賈勾踐章懷注收責謂收其罪責也按收責讀如齊策收責於薛言破吳以償會稽之敗如歸責然也後漢

袁氏所改 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

如傳喻巴蜀檄云名聲施今邊陲搔擾 成十三年左傳云慶劉我邊垂垂郵古字通說 日放族禍後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文云騷擾也搔與騷同漢書敘傳云外內搔擾 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襄十六年左

書竇融傳云隗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稱將及塞朗傳云舊制大罪稱及九族放疑當作被實邊篇云百姓暴被殃禍即其證 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傳穆叔曰傲

漢書韓信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而來佐我

後漢書西羌傳虞詡云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意與此同

是以以猶與也

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

何異今晏子無此文

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

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數簿其遺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

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遙役之難動

漢書高帝紀云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顏師古注繇讀曰

繇說文役並通也

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

鹽鐵論地廣篇云散中國肥壤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急就篇云邊境無事中國安邊後漢書

龐參傳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書有云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宜且振旅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節信

所云正謂參等

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山北

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

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

未可謂忠

史記蘇秦傳秦說魏襄王云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盡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願大王孰察之此文大旨本於彼

才智未

足使議

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桓子新論云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廣識持平焉

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

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上篇云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漢書伍幸董賢傳王閔云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寄其身者各取一闕

闕讀為缺一缺猶今言一任矣

故常其言不

久行其業不可久厭

久行上有脫字方言云厭安也漢書匈奴傳贊云規事建

夫此誠明君

之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

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顯言篇云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

今言不欲動民以

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

來字舊不重按後漢書陳俊傳

云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即此意也漢書鼂錯傳云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令民不患寇既無

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

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孫子用閑篇文民作人無非人之主句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

心之所表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辭者意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詩豷裳者華諺曰何以服很莫若

聽之。說文云很不聽從也禮記曲禮云很毋求勝鄭注很問也謂爭訟也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疑以其身若子

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

得安寧。

###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傳廿八年左傳云民之情偽盡知之矣預禍福之所從來。預下脫一字說蒞權謀繕云知

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莊子徐無鬼篇云筋力之士矜難而保興

其邦家。詩瞻彼洛矣云保其家邦前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

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御覽三百五十七作建建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郡縣皆

大熾。後漢書西羌傳論云永初之閉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詩六月云鸞狁孔熾毛傳熾盛也續漢書五行志云秦惠大熾王先生云郡縣下有脫文官言郡縣不爲意以至寇熾之事

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哀當作慶與慶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史記李斯傳云高祖其文書相往來檄書句奴傳顏師古

注謂發也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

多。後漢書皇甫規傳云完我續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觀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按規所言乃永和時事而情狀正與此同漢書王莽傳田況上言亦云盜

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五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懸欺其郡

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 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

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明危曰公傾側法令僕書刑法志宣帝詔曰開者吏用法巧文寢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

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按便身利己即賈誼傳所云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也。

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

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

舊作 餓殺也。

後漢書龐參傳云比年兗寇特困隴右供餼賦役為損日微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兗虜內困徵賦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西兗傳云目兗叛十餘年聞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掠二州遂至虛耗 其為酷痛。甚於逢虜。

後漢書南蠻傳云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兗益州諸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王氏所言正指就等漢書王莽傳云田況言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又云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吏

舊作 所搜索剽奪。

云搜略求也就室曰搜於道曰略說文云索入家搜也經典通用索 游踵塗地。

游當為旋漢書王子侯表序云旋踵亦絕暹錯傳云前死不還踵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謝通傳云劉項 分爭使人。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

王先生云孤下當有脫字繼培按當作幼孤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幼孤為奴或云孤婦女謂略取婦女使之孤獨也漢書南粵傳文帝賜佗書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為人奴婢。遠見販賣。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晉書刑法 至今。不能自活。

舊作 者。不可勝數也。

疑此 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魏相傳相上書亦用淮南且夫土重遷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 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

王先生云於徙 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

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

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

後漢書班超傳云狐死首丘代馬依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謹頓。讀為純。尤惡內留。雖知禍大。舊作人。猶願守其緒業。鹽鐵論論誹謗云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死其本

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

不及我家。列女傳魏曲佻曰有稱必及吾家。故爭郡縣以內遷。爭下當脫壞字敘錄云令壞郡縣毆民內遷。至遣吏兵。漢書何並傳云並自

從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趙策孟嘗君曰毋發屋。漢書趙充國傳云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呂氏春秋似順論云往而夷夫壘高誘注夷平也。破其生業。漢書荆王劉賈傳云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高帝紀云不事家人生產業。後漢書循吏仇覽傳云勸人

果恭為限。雞豕有數。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

痛。泣血叫號。詩用無正云鼠思位。血叫號見救邊篇。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

廷。依官吏家。迫將威嚴。威舊作威。據程本改韓非子。六反篇云吏威嚴而民聽從。不敢有挈。擊疑連字形。相近而誤。民既奪土

失業。又遭蝗旱。飢匱。舊作逐。道東走。流離分散。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曰吾今見民之泮。然然東走而不知所處。或云此東疑奔之

誤。後漢書魏穆傳討王莽。徵云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屬。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後漢書馮衍傳云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漢書高帝紀章昭注。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邊地遂以丘荒。意林云邊境牛牟不可久荒。牛牟即

後漢書梁統後漢傳云。包含山。數萬帶丘。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云。愆城關之丘。荒。綠釋。廣漢太守沈子琚。縣竹。紅。堰。碑云。躬耕者少。蘇田。工。流。工。充。即丘荒。按廣雅釋詁云。丘。空也。錄書息夫躬傳。丘亭。後漢書龐參傳。丘城。皆

取此義。西羌傳。虞詡疏曰。衆免內。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後漢書西羌傳云。免既。漢書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內。姓。總。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敗。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擄。老

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皆。本。此。文。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敵。心。開敵心。舊作開。參。據。意。林。改。敘。錄。亦。云。今。又。丘。荒。慮

必。生。心。列。女。傳。晉。嚴。麗。姬。云。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且。扁。鵲。之。治。病。也。史記云。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審

閉結 漢書藝文志論經方云

而通鬱滯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黃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疇字舊脫据意

林補淮南子傲真訓云血脈無鬱滯 虛者補之 實者瀉之

素問三部九候論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

故病愈而

名顯 伊尹之佐湯也 設輕重而通有無 損積餘以補不足 故殷治而君尊

管子地數篇云昔日堯舜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伊尹善錫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

賈誼痛於偏枯蹙瘁之疾

新書解縣篇云天下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覽且病瘵夫瘵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說文云瘵風病也偏半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今邊郡千里地各有

兩縣 戶財置數百 漢書文帝紀二年顏師古注財與纒同 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 美田棄而莫

墾發 漢書劉屈氂傳云與美田以利子弟賓客 中州內郡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在乎中州顏師古注中州中國也內郡注見救邊篇

規地拓 與拆同 境不

能半 舊作生孫侍御改 邊而口戶百萬 疑倒 田畝一全 王先生云全當作金謂直貴也古以一斤為一金鑿按一蓋不字之壞管子禁藏篇云戶籍

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不足也不全即不備之謂

人衆地荒無所容足 荒當為狹爾子算地篇云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

狹人衆皆其證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今宜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此亦開草闢土振民之術也晏子春秋雜下云不得容足而寤焉

此亦偏枯蹙瘁之類也 周書

曰 土多人少 莫出其材 是謂虛土 可襲伐也 土少人衆 民非其民 可匱 舊作遺

竭也 是故土地人民 必相稱也

逸周書文傳解云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又云開望曰土曠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

之災孔晁注政以人土相稱爲善也禮記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爾子來民

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陂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陂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

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陂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

今邊郡多害而役劇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

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

少邊役 動入禍門。史記說世家李兌曰不為與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

內舊作門。有寇戎之心。管子法法篇云期於與利除害。治國篇云。先王者。審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

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避。變俗易習。黠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

止則賊不必勝。守不必固。矣。鹽鐵論未遇。當云。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

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漢書。禮助。傳。准。南。王。安。上。書。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徐。樂。傳。云。間。者。關。東。五

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教。也。禮。樂。傳。云。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西。兗。北。虜。必

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

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

羸。軟。居。其。中。央。丁。疆。武。猛。衛。其。外。白虎通五行篇云丁者強也。內人奉其養。外人禦

其難。蚤。蚤。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羸。風前而免。後趨

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爾。釋。地。作。功。叩。距。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不。恃。仰。人。而。食。新。書

道。德。說。云。物。莫。不。仰。特。德。論。衡。感。類。篇。云。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特。賴。之。者。則。為。美。矣。詔。書。法。令。一

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詔書以下文有脫誤按。後。漢

安。為。司。徒。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

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

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和。帝

紀。永。元。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

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兗。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毛詩卷耳序云知臣下之勤勞。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字舊脫程本補

蓄積而不舒。吳越春秋。伍子胥曰。平王。平吾志。不悉矣。衣冠無所覲望。漢書杜周傳云衣冠為斂。為盲杜子夏。顏師古注。衣冠。農

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

利其民之利。當為理。理治也。襄廿六年左傳云。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杜注。樂行賞而懼用刑。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象是故建

武初。

後漢光武紀元

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

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占著。

史記田叔傳云。因古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云。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錄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顏師古注。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二家說古字各異。顏氏得

之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

二千斛。拜爵五大夫。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九級五大夫。

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

可蓋其之誤。賈讀為價。墨子號令篇云。收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此文本於彼

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此均二字苦樂平搖。役

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

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楚語觀射父云。古者民神不離。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視使百姓之後。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名。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

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路史前紀三引此文。誤以神民為帝者名氏。又以行字帶上讀。陳耀文天中記十一。嘗正之。行有招召。荀子勸

言有召禍也。命有遭隨。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秦秋繁。繁重政。簾云。人始生有大命。是行有召辱也。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開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

有遭隨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詩大明。謠今作忱。漢書賈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符也。遭命。隨命。注見論學篇。續漢書律歷志。論秦秋繁。潔如天之為簾。說文

諸字下並  
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下筮以質神靈禮記祭義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儀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見北面雖

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教專以尊天也史記龜策傳云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恃背人道信禱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也白虎通著龜篇云聖人獨

見先親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論衡辨崇篇云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下筮示不專己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

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實知篇云若善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

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嚮並易繫辭上傳而嚮而字王弼本作如古通是以禹之得臯陶文

王之取呂尙皆先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非虎非

照兆得公侯天遺陟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龜之大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於此

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涇陽卒見大公坐茅以魚乃載與俱歸立為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編云王至於磻溪

之水呂尙釣於涇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脫一聞惡則循當作省

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下脫聞惡仁字即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

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

福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云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

通乎矣且聖王之立下筮也不違民以為為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篇云世人言卜筮者多得誠實者寡論者

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故編範之占大同是尙補今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書西伯戡黎假爾今

作格人史記殷本紀作假人禮記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小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

隨時儉易易繫辭上傳云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注險惡也易善也古字險儉通用易屯卦動乎險中隸釋劉修碑作儉否卦儉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儉或作險襄廿九年左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傳十五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廿二年左傳

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左傳可謂能探蹟索隱。鈞深致遠者矣。易繫辭上傳使獻公早納

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

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桓十一年左傳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甚敬祭

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年左傳敬鬼神而

遠之。論語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史記與世家專諸曰是無奈我何故孔子善

楚昭之不祀河。哀六年左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論語今俗人笑禱於卜筮。而祭非其

鬼。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誅也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論衡詰術篇云五音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園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王先生云傳當作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音。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

不同故謂之五行。五帝右據行氣。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音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釋名釋天云五行者五氣也白虎通五行篇云言行者

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王先生云右疑當作各繼。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將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培按各字是也。漢書律歷志云三代各據一統。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將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疏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文耀載

鈞文宣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生孫更王天下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載

世遠乃有姓名。敬民。敬民蓋號氏之誤名字者。蓋所以別眾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紀舊

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

誤莫甚焉。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歛聲外內定正之乎。夫魚

處水而生。莊子至樂篇文鳥據巢而卵。即疑衍蓋卵之啟文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與則呼鳥

爲魚。可內讀爲之水平。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說文云西鳥在巢。上或从木妻作棲。此不然之事也。

命駒曰犢。終必舊作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

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燮惑而王。夫其子孫。咸

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漢書律歷志云五星之合於五

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燮。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耀云。歲星木精。燮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開元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

德。鎮星起燮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略起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聰明起填星。與鎮

同。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論術詰術篇云。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

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衝衝。得其宜富貴。吉昌。衝失其宜貧賤衰耗。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

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文有脫誤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

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論術調時篇云。大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既然者。

於舊作放其上。增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

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

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與衰。不在宅明矣。論術詰術篇云。今府廷之內。吏舍連闔。門衛有南北長吏舍。傳闔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

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宮遷徙。未必角姓。門南衛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韓

子飾邪。篇云。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王逸。離騷注云。豐隆雷師。漢書揚雄傳云。詔招搖與太陰。今伏鈞陳使當兵。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紫宮外營。陳星按。抱朴子。登涉。靈有諸。臯太

卜列第二十五

陰將 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

也。漢書律歷志云萬物棟楹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利何本作吏按利吏並誤當是利字說文云利裁也从刀从未利利字形相近而誤 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

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

論衡議曰蓋云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極不諱何禱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說文云謹實望也經典通作望 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

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淮南子汎論訓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魯語云血

固。氣強 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禮鄭注卿之言卑也 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

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論衡感虛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為虧 而彊之以其所畏。直

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

八尺說文云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

非人功之所辜也。句有誤字 然而至於遂不損者。損謂病滅也後漢書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益稱風疾後數年兄得舉

觀乃稱損方言云損益也凡病少愈而加 精誠去之也。漢書東方朔傳云精神散而邪氣及 孟賁狎猛虎而不惶。

舊作蓋奔狎猛虎而不惶按韓非子守道篇云服虎而不以狎此賁育之所患意與此背荀子臣道篇云狎虎則危及其身 衡遭籟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廣雅釋詁云惶懼也

人畏蟻蟻而發聞。嬰人猶嬰兒發聞謂發聲聞於人也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今通士

荀子不苟篇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或欲彊羸病之愚人。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雖非子十過篇云士大夫羸病

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彊其所不能 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

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彊其所不能 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



在聞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讀為解也。惟王者能變之。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

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

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哀十五年左傳云大命隕

末如之何。論語云吾未知之何也已矣警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

設有人於此。孟子云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

過。脫一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幾讀為冀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

犯上之必令也。必令疑倒述故篇云姦軌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即其例或云必令謂罰嚴而必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

禱久矣。論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

鬼。舊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昭廿年左傳云鬼神用享國受其福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執競板板今作反反此言人德義美茂。神歆享醉飽。乃

反報之以福也。虢公。舊延神而亟亡。莊卅二年左傳趙嬰祭天而速滅。成五年左傳此蓋所

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昭元年左傳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莊卅二年左傳楚昭不穰雲。哀六年左傳宋景不移咎。呂氏春秋制樂篇子產距裨竈。昭十七年左傳邾文

公違卜史。文十三年左傳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身上脫

以俟之所。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昭廿年左傳季梁之諫隨侯。桓六年左傳宮

之奇說虞公。僖五年左傳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史記殷本

紀伊諺曰。臣聞妖不勝德。邪不伐正。淮南子穆稱訓云正身直行衆邪自息天之經也。孝經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

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贊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

自歸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姚氏云物怪物說。文云。爇改大剛即也。以逐精鬼。漢書藝文志。雜占類有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非有守司真神

靈也。大戴禮會子天員籙云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

也。賣平以市道為喻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漢書食貨志云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法言學行篇云一調之市必立之平李

軌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鹽鐵論本議。謂市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五尺童子

所買利。故曰平準。蔡耕籍。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費。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衛。立準人。從所欲。雖使賣。尺童子

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有。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物貴賤無常。本議篇又云。行卷。賣平農

民。重苦賣平。即所謂高下在口。物也。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

姓後。漢書賣武傳。章慶注引平作評。蓋動傳注引續漢書云。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

期。梁鵬欲表。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受。評與平同。郭太後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且評焉。月且評亦取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每月評定。貴賤如今時。朔望有長落矣。若或誘之。說文云。筮相諫呼也。或从言秀。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宣十二年左傳鬼神亦然。故申鑿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覺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左傳炎正義本作燄。釋文作炎。按漢同風俗。通鑑譽亦云。人之所忌。炎自取之。續漢書五行志。贊云。妖豈或妄。氣炎以觀。亦用此傳文也。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

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禮記月令云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祭法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天子諸侯

所命祀也。傳卅一年左傳云不可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飛尸

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及民間

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聖舍太子乳母王舅爵監鄧吉等以為聖

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鍾繹意傳章慶注引東觀記曰意在堂邑出俸錢帥人作屋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

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論衡解除篇云世間繕治宅舍鑿土掘地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

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

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漢書車千秋傳云每有吉祥嘉應數寶丞相王莽傳云神

祗懼喜申以福應吉瓊累仍按應瓊字倒瓊應見三式篇。子孫昌熾詩閔宮云俾爾昌而熾後漢書西南

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昭十八年左傳云示之弱矣

殆非致福之招也。易震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周禮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易繫辭

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漢書李尋傳云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治要載仲長

期於功勞刑罰歸乎衆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統昌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

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與此同。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蒸民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人有三百六十

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骨法角肉。各有

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又云貴賤貧富命

也。操行瘠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云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按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

之氣具焉。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按五氣五行之氣。論衡物勢篇云一人之身。合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

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逸周書太子晉解云。易之說卦異。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

王先生云。四白謂睛之上下左右皆露。白易所謂多白眼也。相婦人法。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見唐書方技袁天

綱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繫辭下傳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蹟。而擬諸形容。象

其物宜。繫辭下傳王本有下有以字。無至字。諸下有其字。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論衡骨相篇云相或在內或在面

部欲博平潤澤。王先生云。博當作博。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按安穩古作安隱。隱亦安也。詩縣鄭箋云

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三國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鄭康成盤庚注云。安隱於其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穩與安隱同。成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俯。安隱之

莊子應帝王篇。其以徐徐司馬彪注。徐徐安隱貌。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

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荀子非相篇云。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

吉凶妖祥。論衡自然篇云。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自紀篇云。人面部位為年時。脫一德

色部七十有餘。頰明。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部位為年時。脫一德

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

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下非聰明慧智。禮記中庸云惟天下用心精密。

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孫舊作妹王先生云妹當是姓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騶之趾振振公姓毛傳公姓公孫也聞其

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

於魯。文元年左傳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文十四年左傳王侍郎云典哭疑與喪繼培按喪字是也

漢書武五子傳霍光徵王賀典喪顏師古注令為喪主魯竟立獻子。穀之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周子

上幾商臣。文元年左傳按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子文憂越椒。宣四年左傳叔姬惡食我。昭廿八年左傳單襄公察晉

厲。周子貢觀邾魯。定十五年左傳臧文聽禦說。莊十一年左傳陳咸見張。張下脫一字程本作空格漢書有兩陳咸一陳萬年子見萬年傳一

王莽時講禮祭酒見莽傳賢人達士。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云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

兌蔡澤。史記蔡澤傳許負之相鄧通條侯。條侯事見史記絳侯世家飯幸傳云上使善相者相逼不云許負此當別有所據雖司命班

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

常宜。巧匠因象。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輪。直者宜為輿。檀宜作

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者宜為五字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宜曲者為輪直者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今據補此其正法通率

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不可為天下通率若有其實。而工不材。材與裁同晉語云童昏庸瘠儻儻官師之所不材也可如何。故凡相

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舊作膏壤雖肥。弗耕不穫。易无妄六二不耕穫

詩甫田毛傳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後漢書馬援傳云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

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籀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觀有驗效尉繚子武議篇云良馬無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

於器。鹽鐵論珠路篇云孔子曰飢不飢餓哉餓哉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論語子曰三年

易得也孔安國注穀善也釋文引鄭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漢書食貨志窮極爵位。此受

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枕下列舊作謹此蓋性命之質德行之招。招

皆以射的為喻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同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

日質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誘注質的射者之準藝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高誘注招導的也盡數篇云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參錯授受。舊不易者也。然

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受相人五色之見。王廢有時。

舊脫按夢列篇云五行王相謂之時今據補時與下之尤思災為韻長短經察相篇注引相經云五色並以四時

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

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

色。循當作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

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王先生云因以為

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昭元年此謂直應之夢也。論衡紀妖篇云或曰人亦有直夢夢見

矣曰然人有直夢直詩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斯衆維魚矣。

夢皆象也其象直耳

實維豐年。旒維顛矣。室家萋萋。無羊萋萋今作漆漆 旒舊作旒据程本此謂象之夢也。王先生云象下脫一字孔子

子生於亂世。莊子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曰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論語此謂意精之

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王先生云今疑作同俗書

同為全全今形近之誤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

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墮其腦。傳廿八年

左傳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

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迷離悲飛韻此謂感氣之

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生明該韻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

病夢熱。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亦見列子周穆王篇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

或集。熱發集韻此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當有病字繼培按素問舉痛論云黃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論衡訂鬼篇云病篤者氣感人之心情。好

惡不同。王侍御云據下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起奇篇亦云表著情心是情心連文之證管子內業篇云彼心之情利安以寧裏卅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凶從韻此謂性情

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忒舊作武据天中記廿三改按說文云忒失常也忒更也經典多借忒為忒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

夢之大略而文止言其八必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二字舊倒謂之

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禮占夢掌其

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白虎通五行篇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大義云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

休水囚金死六月則土王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則金  
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

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一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

也。孟子云此其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疑。類以多反。其何故哉。何舊脫按交際篇云斯何故哉今據補豈人覺為

陽。人寐為陰。論衡紀妖篇云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以下文例之此脫二字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

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

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所謂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秋冬夢死傷疑是釋五行王相謂之時義上當有春夏夢生長語凡察夢之大

體。清絜鮮好。貌堅健。貌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

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晏子春秋問上景公曰謀必得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

絕當作曉說文云曉不明也曉絕字形相近書盤庚予不掩爾誓五經異義作不絕見詩文王疏  
此其比也霧與霽通供範曰蒙鄭康成本作擊云霽者氣不齊鬱冥冥也史記宋世家亦作霧

邪。剽則不安。說文云擊剽不安也引易困九五繫鞶困于赤帶王弼本作剽則乾鞶度云至于九五剽則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

之象。皆為下脫二字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向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

矣說文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卣胎。卣當作卵卵胎物之未成者故為見欺給易林晉之益震之觀並云缺破不成胎卵未生弗見其形或云

刻鑊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給。與詒同倡優俳優。侯疑小兒所戲

弄之象。皆為懽笑。懽舊作觀据何本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

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了為憺之假借說文云憺慧也憺不察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作不了後漢書孔融傳小而聰了亦以了



為而情憤冒名也。說文云夢婚也。夢不明也。禮蓋涉之別。禮爾雅稱訓云。夢。夢。個。個。個。也。釋文。夢。夢。字。或作夢。個。個。本。或作。釋說文引爾雅。個。個。個。本。書。救。邊。篇。又。作。個。個。個。廣。廣。廣。即。

樓。樓。樓。樓。今。爾。雅。脫。樓。樓。詳。救。邊。篇。注。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

忽。雜。夢。禮。記。祭。義。云。夫。何。恍。忽。之。有。管子。水。地。篇。云。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軋。物。荒。忽。張。揖。曰。不。分。明。之。貌。史。記。作。恍。忽。莊。子。至。樂。篇。云。離。乎。芒。芴。之。間。恍。恍。荒。恍。世。忘。義。並。通。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

神。靈。之。所。告。者。呂。氏。春。秋。精。編。篇。云。今。夫。攻。者。砥。鬻。五。兵。修。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破。攻。者。不。樂。非。或。聞。而。為。雷。高。誘。注。薄。也。感。動。也。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

焉。小。人。之。異。夢。非。棄。舊。作。棄。而。已。也。時。有。禎。祥。焉。禎。舊。作。真。據。程。本。改。禮。記。中。庸。云。必。有。禎。祥。是。以。武。丁。夢。

獲。聖。而。得。傳。說。楚。語。一。世。夢。白。虎。而。滅。其。封。滅。字。舊。脫。據。何。本。補。事。見。史。記。秦。始。皇。紀。封。魯。邦。也。夫。奇。異。之。夢。多。

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

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

能。連。類。傳。觀。故。其。善。舊。脫。善。脫。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

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晏。子。春。秋。雜。下。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京。房。占。夢。書。三。卷。

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與。則。同。吉。凶。之。符。善。惡。

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

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呂。氏。春。秋。制。樂。篇。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韋。

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治。要。載。桓。譚。新。論。云。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

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也。則。修。德。善。政。省。驕。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是。故。太。姒。

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舊作發戒懼。

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文王自商至程太。顯夢見商庭生。魏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開梓化為松。松柏枝槲。斲而驚。

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徐作程寤。按程寤解。出周書。今亡。御覽及藝文類聚多引之。號公夢見蓐收。賜之

上田。自以為有吉。囚舊作史嚳令國賀夢。晉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

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下傳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

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易震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惟南子繆稱謂云。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乃其逢

吉。書洪範云。子孫其逢吉。天祿永終。論語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王先生云。庚疑唐字之誤。唐空也。唐子設詞。卽亡是公子虛之類。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

戈伐之說邪。韓非子難一。戈伐作矛楯。詩小戎云。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按伐。爲厥之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厥。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潛夫曰。是不知

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舊作爲賊。伐爲

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相於兩相加被之辭。文五年左傳。疏引鄭康成。傲齊。言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令爲先。禮次。

之贈。次之贈。次之於諸侯。舍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祿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儀禮聘禮。鄭注。大

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易林。蒙之巽。患解。憂除。王母相於與喜俱來。使我安居。藝文類聚。五十

三孔融與韋林甫書曰。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續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急就。篇有向自於一人言。自於二

人言。相於呂氏春秋。不侵篇云。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伐害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堅賢。韻兩伐。字有一誤。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禮記。仙尼。燕居云。譬。

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

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德何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履契稟。陶伊尹。臣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

輕也。莊子逍遙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詩節今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抱朴子廣譬篇云。六翮之輕勁。騏驥之速。

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與得同。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力極則韻。

伯叔曰。王先生云。伯叔是唐子之誤。伯是唐之壞叔字。草書如子也。吾子過矣。儀禮士冠禮鄭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韓非之取矛盾

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

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

之然否以彰之。墨子小取篇云。譬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辟即譬之省。荀子非相篇云。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淮南子要略云。假象取類以相譬喻。物之有

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

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

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自必以下。文有脫誤。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

以相武庚。舊說孫侍御補史記管蔡世家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

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本孟。子。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王先生云。庚子

父當是武庚。祿父。庚上脫武字。子是祿之蝕。而僅存者。繼培按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爲

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漢書翟方進傳云。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然未知其

類之與。抑抑相反。文有脫誤。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

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

滅上脫一字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白虎通禮樂篇云廢

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剗胎殘賊天下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

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

脫而勿憂。晉語云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誅之而勿哀。今管蔡

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云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

不量能而使之。不

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

脫

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

傳六年左傳引周書

帝王繼

體之君。

繼體注見五德志

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白虎通篇云稱所以稱天子者

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

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

詩北山

將而必誅。

昭元年公羊傳

王法公也。無偏無頗。

書供

親疎同也。

公同

大義滅親。

隱四年左傳

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

斯也。

文有脫誤

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

易繫辭下傳義斯知韻

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

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饒

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論語

敢問。敢舊作敢。據程本

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

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襄九年左傳知武子語

故孔子所稱。謂君子

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

與則

曰仁與義。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說其

天反德者為災。

此語上下有脫誤當設為問辭下乃答之宣十五年左傳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此文蓋用其說

潛夫曰。嗚呼。而未之察乎。吾

注見三式篇

宜處此位者。惟仁義

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

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荀子談兵篇作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故君子夙

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懈。見明闇篇注。憂君之危亡。毛詩山有樛序云。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哀民

之亂離也。詩四月云。亂離瘼矣。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下脫之君。猶父母也。愛居

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孟子云。陷溺其民。豈

能墨乎哉。墨讀為默。說文云。默。讀若墨。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田。蚡傳。嬰墨。墨不得意。墨皆默之省。是以仁者必有勇。論語而德人必有

義也。文子微明篇云。次五有德人。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諡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亦見務大

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愛將深也。是故賢人

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字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

穆子曰。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大屋移傾。說文云。墜落也。頭仄也。移傾。卽墜。假借字。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

之。其當作共。柱謂楹柱之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顯臺。或柱之材。或云。其當為楹聲之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

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井九是以次室倚立而嘆

嘯。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按論衡。實知篇。亦作

次室。楚女揭幡而激王。亦見列女傳。揭幡作持。織按。漢書鮑宣傳。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諫者會

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熹平石經作人維舊。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新親讀衰廿六年。左傳云。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擊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杜注。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蓋本此。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

思遠而忘近。鬼谷子內捷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遠聞聲而相思。背故而向新。列女傳。晉趙衰妻云。好新而嬖。故無恩。御覽。四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語。

日迎新千里。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悟當作逆也。文云。悟逆也。負久要

之誓言。論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書湯誓云。爾不從。誓言。趙策云。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新捐言。韻。斯何故哉。退而省之。論語云。退而省其私。亦可

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舊脫

林補御覽八。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齊策。譚拾子曰。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風俗。通。窮通篇作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

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舉舊作譽。据意林。御覽。改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曰。高素。小賤。幸稱舉。令在上位。漢書。朱雲傳。安相稱舉。蓋寬饒。司劫。奏武公孫。穆互相稱舉。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曜。今王逸注。俗人羣黨相稱舉。何武傳有。下。有貨財。

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當作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哀三年。左傳云。官人。蕭給。按官。

人。苟子屢見。強國篇。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楊偉注。官人羣吏也。正論篇。士大。雖兼桀跖之惡。桀跖見。慎微篇。

夫以爲。謂官人以爲守。揚。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此則以爲居官者之通稱矣。士猶以爲。据意林。補。榮而歸焉。况其實。

有公益者乎。使處子。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文選。束皙。補亡詩。白華篇。堂堂處子。李善注云。處子。處士也。雖苞顏閔之賢。

漢書。儒林傳。谷永。疏云。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包與苞通。玉說文云。揭。粗衣。人猶以爲辱而

辱而蓄空。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得宜。意林作。爲客。御覽。客。

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富貴易爲。貧賤難爲。工。好服謂之奢。儻。惡衣謂之困厄。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有逃責之臺不候謂之

倨慢。意林作裁候謂進謁漢書董仲舒傳云主父偃候仲舒數來謂之求食。孟子云其志將以求食也空造以為無意。見下貨財句注奉

費以為欲貸。白虎通文實籒云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舊作得据意林改

此處子之驕薄。薄讀為縹縹名釋言語云縹縹也使相薄著也貧賤之苦酷也。適厄責食貧德離讀夫處卑下之位懷

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詩北門云憂心殷殷又云室人交徧譏我譏與譏同外蒙譏於士夫。謂士大夫嘉會不

從禮。漢書賈誼傳云富人大賈嘉會召客錢御不逮眾。詩六月云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漢書蔡義傳云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種不逮眾貨財不

足以合好。白虎通文實籒云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定十年左傳云兩君合好力勢不足以杖

急。漢書爰盎傳云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李尋傳云近臣已不足杖矣顏師古注杖謂倚任也歡忻久交。漢書高后紀四年詔云驩欣交通歡忻與驩欣同情好曠而

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漢書外戚傳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即貴顯無相忘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漢書揚敞傳揚

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詩小雅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傳廿四年左傳夫交

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下舊有救字衍長誓即詩考槃永矢鄭箋云永長矢誓必無用者也。交漸而

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相於注見釋難篇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

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君譽之皆不容口無利生

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

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舊作除据諸子品節改尹文子大道篇云處名位雖不肖不患

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歸己程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程

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絮士所以獨隱翳楚語韋昭而姦雄所以黨飛程本

揚也三略云姦雄相稱彰被主明淮南子精神訓云趣舍留心使行飛揚高談昔魏其之客舊空摺

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武安侯傳及衛將軍驃騎傳廉頗史記汲

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志義時傳

之士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云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張湯傳湯客田甲所貴湯行義有

有所結漢書丙吉傳云識其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心如結令鳩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舊作隘然後知其人之篤

固也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莊子讓王篇孔子曰天寒侯嬴史記信

豫讓史記刺出身以報恩史記春申君傳應侯曰歌為人臣出身以鑄諸荆軻並見刺奮命

以效用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云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張皓後劔傳云奮身出命

久繼臣高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論云知死必勇

將之北州效力邊垂皆奮命效之意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按後漢書朱

穆傳論云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程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軻之感激侯生諫龐勛

勃貂龐勛未詳變登頌之誤登頌即登頭頌晉文公守藏者也教紹即寺人披史記晉世家稱為履鞮李善注

教紹登頌事並見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及范蔚宗宦者傳論引史並作履紹後漢書宦者傳序作勃紹古書勃多作教

信廿四年左傳一日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



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史記鄒陽傳獄中。上梁孝王書語。豈虛言哉。俗士錢短。急於目前。見

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舊作輩。漢書張耳陳餘傳贊云。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整也。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

左傳伊戾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違卹後。詩谷風云。

寔恤我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史記韓安國傳。而不能賑一窮。賑當作振。振窮。注見獨利篇。翟

方進稱淳于長。漢書翟方進傳。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忠良見實貢篇注。

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未塗之下相哉。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漢書翟錯傳云。及其未塗之衰也。此茲雄所

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曰。王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顏師古注。雍讀曰塞。擁壅。古字通。後漢書朱暉後穆傳。崇厚論云。務

從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真土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文。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照察見愛日篇注。且夫怨惡之生。王先生云。怨惡當作恩怨。恩者相對也。怨者相背也。若二

人偶焉。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荀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厚德長君。入於骨髓。愛樂之隆。史記張丞相傳云。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輕相為死。

史記陳餘傳云。安在其相為死。荀子論兵篇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

乖忤。忤即互字。漢書外戚傳杜欽說。王鳳曰。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王商傳云。父子乖忤。後漢書樂恢傳。經曰。天地乖互。忤互並通。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

東極西。心尚未快。舊作決。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見史記全諸子品節作吞

孫侍御云。當作珍。繼地。按全蓋禽字之壞。史記淮陰侯傳。蒯生曰。常山王威安君。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驍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卒相禽。漢書鄒通傳。作卒相滅亡。從此觀之。

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

不能聞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注見慎微篇 富貴未

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注見夢列篇 度量相萬億。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由讓其帝位。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俗人有爭懸職。韓非子五蠹篇云：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子者，是去監門

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厚薄之實異也。 孟軻二字舊空 辭祿萬鍾。孟 小夫貪

於升食。億職食讀小夫，即孟子所謂小丈夫也。升當作斗，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注：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

食。漢隸斗作斤，斤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論衡。治期篇：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誤與此同。故曰：鶉鷄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

蒿莠。游休，節讀莊子逍遙遊篇斥鴳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釋文：鷦字亦作鷦，司馬云：鷦鷯雀也。周禮：臨人，弗植注云：鄭大夫讀莠為茅，此亦當讀為茅。 鳩鷦

高飛，雙別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何况雙飛，離羽翼。臨當乖燕，文類聚：卅蘇武報李陵書云：乖離遊矣，相見未期。 通千達萬，志在陂

池。飛離他，讀禮記月令云：毋麝，陂池，鄭注：高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按說苑：政理篇云：鳩鷦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是陂池非鳩鷦志矣。陂池當為天池。史記：陳涉世家：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鳩鷦之志哉。

索隱引尸子云：鳩鷦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漢書：張良傳：高祖歌曰：鳩鷦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莊子：逍遙遊篇：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上。黃歷疑萬領之誤。淮南子覽冥訓云：鳳皇會遊萬領。之上，翔翺四海之外。鹽鐵論：毀學篇：云：鳳皇萬領。 徘徊太清之中。淮南子精神訓云：遊於太清，後漢書：蔡邕傳：章懷注：太清謂天

也。隨景風而飄颻。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太平之事云：其風素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感冬為安，語四氣和為道，正此之為永風。按永爾雅作景，銜翼八百廿引符璣圖云：符風

者，瑞風也。時抑揚以從容。中容，讀楚辭懷沙王逸注：從容舉動也。 意猶未得，啾啾然長鳴。詩卷阿云：蹶蹶

振翼，陵朱雲，薄斗極。淮南子人間訓云：奮翼揮翅，凌乎浮雲，背負青天，騰摩赤霄，高呼吸陽露，

曠旬不食。得翼極，食讀楚辭遠遊：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極，極也。漢書五行志云：言永樂雖積金， 其意尚猶矍矍如

也。矍矍，常若不足，矍矍與矍矍同。 二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探薇而不恨。史記

父木棲而自願。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真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爲巢其由斯觀諸士之志量

固難測度。禮記禮運云人誠凡百君子。詩甫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

屈也。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履然奈何其同之哉詩云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蒸世有大難。舊作者四。而

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

子曰恕則仁也。家語顏回篇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苑貴德篇云夫仁者必恕然後行。管子水地篇云平者義之本也。管子水地篇云恭

者禮之本也。易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說苑守者信之本也。信二年傳孔子曰信以守器十五年傳申

叔時云信以守禮十六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四年傳孔子曰信以守器十五年傳申

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

之人。論彼恕於我。王先生云彼動作消息於心。易豐象曰與時消息王先己之所無。不

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淮南子主術訓云有諸己不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

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論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今晉不以同姓愛我而強

民高誘注。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詩晨風云忘我實多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

勞偷憂也。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動作不思心。書洪範五曰思今文尙書作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

我而譏之彼。晏子春秋問上云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春秋繁露己無禮而責

仁義法篇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

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愛人也。行己若此。論語云其行己也恭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鵠鳩之恩。詩鵠鳩毛傳云鵠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

莫從下上。外執砥矢之心。詩大東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程本矢作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論

先生云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韓非子姦劫穢臣篇云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

疑當作導的。揚人之醜者。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漢書楊敞傳楊報孫會宗書云竊恨足下不深

同而炫曜。今何毀譽之昧。昧禮記曲禮云毋雷同。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措之不

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書供範云無偏

無外僭惑於知友。王侍郎云惑疑惑書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怨則謗之。平

議無埶的。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宏後傳云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導的舊作悖均按謝文議譽

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管子重令篇云阿貴事富禮記儻苟疑

事富貴如奴僕。史記貨殖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視貧賤如傭客。漢書匡衡傳云家貧

子外僭說左上云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

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康與傭求。難難以稱義矣。舊服

之家。管子明法篇云十至私。執心若此。異詩小弁云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難

文例。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大字疑衍上云外疎謙見賤

報。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

來往而不吝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觀賢不居其上。晏子春秋問上云觀賢不與人推

讓事處其勞。居從其陋。舊作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淮南子秦庶訓云民文受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凡品

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慢易注見外輕侮於知友。說苑尊賢篇田忌曰申穰為人侮賢而輕不肖者敬慎篇丹綽曰輕侮人者幾乎

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隱三年左傳恩意不

相答。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禮記儒行云推賢而進達之會同不能讓。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衰蒸不聚則齒長輯睦毋自生

矣注云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

謙讓。因而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

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矣。脫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

獨覩。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舉拘不驅於險。墟之俗。墟當作熾楚辭九辨云何險熾之熾

穢而險熾王逸注險熾猶傾危也不惑於衆多之口。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

文選廣絕交論李奮注引作險熾不惑於衆多之口。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於衆口哉又云不奪於衆

多之聰明懸絕。秉心塞淵。詩定之方中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易大過心堅金石。韓非子守

金石之心後漢書王常傳云心如金石大戴禮稽福察篇云堅如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器當依上

內無持操淮南子人間訓云內有一定之操。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傾側險詖。荀子成相篇

險詖傾側此之疑說文云險險詖也經典通用險毛詩卷耳序無險詖私謁之心釋文崔云險詖不正也漢書禮樂志貪饕險詖顏師古注言行險曰詖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壞散險詖之聚師古云險言曰詖翟方進傳險詖

陰賊師古云詖低也詖傳趙敬險詖師古云詖辯也一日低也按說文詖辨論也古文以為顛字王逸注楚辭離騷云顛傾也九歎靈懷篇不從俗而詖行今王注詖猶傾也險詖與傾側同意字亦作險漢書長十三王傳趙敬

肅王彭祖險詖師古云險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口無定論。不恆其德。易恒一三其行。詩張三二秉操

如此。難以稱信矣。舊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豳民云德輿如毛楚策云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山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作

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與此同。又稱知德者抄。論語作解按抄俗解字見俗之偏黨。書洪範云無偏無黨自古而

然。昭廿二年左傳云自古以然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

消息於心至此。一當作三詩瞻賈一倍以相高。脫一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史記

呂不韋傳云來往者皆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以上文例之恭謹上脫二字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

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

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表記云情發而貌親在小人則懷不來而外克期。後

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誤

爾。醜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克期克字與刻通。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

人。漢書文帝紀三年詔曰：齊北王背德反上，註誤吏夫言之過其行者，論語云君子恥其言而過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巧今世俗之交也，未相觀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

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苟欲相護，論議而已。漢書翟方進傳云：胡常與方進同經心，害其能，論議不

臣日夜切齒拊心也。所問大義，疑難，則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右方進方進知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

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論議相讓，皆如此類矣。相棄忘。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注見務不能拔舉，則因毀之。

轉棄子又云：忘我大德。為生瑕釁。史記李斯傳云：成大功明言我不遺力。趙策云：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後無奈自

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不可爾。淮南子人間訓云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旁誘注事有人於詩云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若之淮南子人間訓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禮

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云大人之道周而不比論微言

相感。漢書藝文志論詩賦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掩若同符。漢書王莽傳云與周公異又焉用盟。孔子恂

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惟謹也。論語作便使言惟謹爾披漢書葛石君石奮傳云僮僕

語論語古本蓋有作閭閻者。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閭閻或字形相近而誤士貴有辭。襄卅一年左傳云子亦憎多口。孟子云士憎茲多

而為士者益多口破論語納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與其不忠剛毅木納尚近於仁

鳴呼哀哉。凡今之人。詩召旻云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向有舊嗚呼與於乎同言方行圓。韓非子解老篇云所謂方

也。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淮南子齊俗訓云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逸周書官人解

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

薦則必闕閱為前。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云明其等曰伐穢功曰闕伐闕古處子雖躬顏閔

之行。漢書律歷志云陛下躬聖顏師性勞謙之質。易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

道。孟子云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襄九年左傳云君明臣忠新書大政下篇云臣

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晏子春秋雜下云忠不萬一者忠不萬一者。一作全

摠治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孝經云揚所以求之非其道爾。以舊作道其道下有

要改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名於後世所以求之非其道爾。以舊作道其道下有

詩甫田序云所以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易繫辭上傳按時易家舊

說漢書匡衡傳衡上疏乞骸骨上報曰朕嘉與君同心合意翟方進傳册云朕嘉與君同心一意王莽傳詔云誠

嘉與君同心合意師丹傳策免丹云殆誤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若上下同心庶

或有穆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王常傳云幸賴靈武輒成斷金馮異傳

云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郎顛傳云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張酺傳救云陰

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聚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楊震傳云親近侍臣未崇斷金崔駰傳崔蒙憲志賦云協準獎之貞度令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感世今起千

載而垂績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載高賜泰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云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

禮傷化之尤御覽二百七引應劭漢官儀中帝册書曰三公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云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

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並用此義越絕能知舊作如据治要改此者兩譽俱具。

書德序外傳記引易云君臣同心其利斷金則直以訓詁易經辭矣能知舊作如据治要改此者兩譽俱具。

說苑雜言篇云賢人聞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要在於明操法術。

臣兩與終身無患與乃譽之誤韓非子難一云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自握權秉而已矣。**韓非說疑篇云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主道篇云謹執其

傳國子實執齊柄史記蔡澤傳索隱引作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

乘服度曰秉權柄也說文云柄或从秉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

參聽無門戶故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注見

篇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論語云天下

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

不盡力。漢時詔令多言公卿百寮漢書成帝紀河平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公卿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於上

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於上

公孫弘傳對策云不得其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

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

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夫帝王者。**



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魯語云夫君子者其威大矣。韓

非子施使篇云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臣氏春秋壹行篇云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

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治要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錄役篇子曰白刃可冒。禮記中庸冒作蹈。漢書李廣後陵傳司馬遷云冒白刃北首爭死。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傷火不避豈云但率之以共治

而不可使盡力者乎。野鳥舊脫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

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治要作哉。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密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能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伐柯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舊脫忽之。故令臣銜

口結舌而不敢言。注見賢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曰

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舊作臣懈弛而背朝。懈弛注見考績篇。朝彙函作亂。按注南子要略云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此

威德所以不照。獨斷云皇者煌也。威德煌煌無所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漢書鼂錯傳云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故也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教

教。板教教今作教夫惻隱人皆有之。孟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

懷而傷心者。史記張釋之傳云上自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灼怛驚脫一而赴救

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云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行路禮輕。文選蘇子卿詩云誰為行路人過耳悟目之交。詩東

也。毛傳晤遇也未恩未德。非賢舊作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

也。悟與晤通

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曰宜郊迎北面稱臣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

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舊作言据治要改莊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新書

獲秦下篇云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

為左右所鞠按。鞠舊作搆据治要改說文云鞠窮治罪人也鞠與鑄通當世而覆被。按覆被猶言覆冒說述赦

篇更為否。愚惡狀。治要作愚惡無狀之臣者。大戴禮曾子制言中篇云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諛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豈可勝數。据

要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並見漢書

按嘉傳云嘉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是孝哀未嘗不知嘉也梅福傳云王章資賢忠直此言忠直本之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

之情。忠誠正直之節。漢書傳喜傳云忠誠憂國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己者也。後漢書賈復傳云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

吟久之文選古詩云沈吟聯蹕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詩伐木忠信未達至此舊籍入德化篇

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并九是

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

君體聖主也覆籌合上意諫諍即見。雖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又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君不明。則大臣隱

下而舊作不遇忠。又衍羣司舍法而阿貴。商子修禮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韓非子姦劫獄臣篇云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

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阿貴見上篇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

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與柄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

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

而勢自治。故人君至此舊錯入交際篇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

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

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勲之不治也。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期大詐

真信民皆應德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

亥王莽馳驚而不足。舊說三字据治要補勢亂也。韓非子難勢篇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漢書揚雄傳云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

庸夫高枕而有餘。恭治要作拱按恭己無為本論語胡亥當作秦政史記秦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漢書王莽傳云莽自見前顛覆以得漢政故務自播衆事又好

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賈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憊耗不寐莽常御燈火以明猶不能勝所謂馳驚而

不足。故曰善者當云善為國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管子法法篇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管子任法篇云愛人

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商子修權篇云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

其職。管子正世篇云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

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世。舊作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

而借下權也。韓非子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攝御羣臣者也心度篇云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外儲說右下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

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制獨斷於君。孔子曰可與權。論語孫侍御据論語可上補未字是故聖

人顯諸仁。藏諸用。易繫辭上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繫辭下傳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

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治要金下有者字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弁。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

萬物化淳。易繫辭下傳王弼本壹鬱作細細按說文作壹壹王本淳作醇白虎通燦聚篇引易與此同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

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已上本易乾鑿度列子天瑞篇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

氣乃臻。機衡乃平。機舊从玉提班祿篇改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曰舊並作日大戴禮會子天員篇云天道曰員

地道曰方。方曰幽。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春秋繁露云天道施地道化人道敘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

致珍異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漢書董仲舒公孫弘傳皆言其事人行之動天地。譬

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舊作自照按敘錄云聖人運之若御舟車。御覽七百六十引此文作蓬中擢舟舟字。提改照船字。形相近以意訂正。廣韻云蓬織竹夾箬覆舟也。說文無蓬字。古蓋借蓬為蓬。擢權亦古今字。詩竹竿毛傳擢所以擢舟也。禮記中庸云天之

之可。耳疑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乾文言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繫辭從此觀之。天口程本作呈其光。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畢陶謨功程本作工與今書同。處費

篇亦如。疑衍或下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漢書李尋傳云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作工。如有脫文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敬

相鼓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舊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

相應也。

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易繫辭下傳云變化云為禮。記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是故道之為物也。至

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

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定四年左傳云將其類醜杜注醜衆也。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氣裂之。舊說之字。盧學士補。地之大也。氣動之。盧山之重也。氣徙之。補水之流。

也。氣絕之。史記天官書所云天開縣物地動。并絕山崩及從川塞豁垓是也。日月神也。氣蝕之。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韋昭曰虧毀為蝕。星辰

虛也。氣隕之。春秋繁露玉英篇。云星墜謂之隕。且有晝晦。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晝冥晦顏師古注傳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東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宵

有。王先生云按宵有下有脫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二字莊六年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繼培按淮南子泰族訓云晝冥宵光此亦當言宵光事宵光即左傳所云夜明史記天官書云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

之動。大風飛車。隱三年左傳云鄭伯之車償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風傳記異也。疏云車路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拔樹。書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大

之。漆拔樹折木。償電為冰。償電當是毀電說文云雷雨冰也。或償當為積白虎通災變篇云陰氣專積積合為雹。溫泉成湯。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寒水極陰而有溫泉山海經海

外東經下有湯谷。麟龍鸞鳳。螽蟥蝮蝗。爾雅釋蟲云食苗心類食葉類食節類食根類螽蟥蝮蝗蝮蝮始生也說文云螽董仲舒說蝗子也。螽蟥也。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動感。亦誠大矣。變化之

為。何物不能。者道之使也。至此舊錯入。德化篇然此下有脫文。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

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口當作和王先生云此文有脫誤以下句例之宜云皆味食於口以養其氣。

聲入於耳。以感於心。尙書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琴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昭廿一年左傳。洽州鳩曰。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

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驕。則和於男女聽。脫一以施精神資和。以兆姪民

之胎。含嘉以成體。文有脫誤。以下篇參之。當云民之胎也。資和以兆姪含嘉。以成體說文云胚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與與胚同。

及其生也。和以

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肌。易坤文言服實於血脈。是脫以心性志意耳。舊倒目

精疑情欲無不貞。疑其廉潔懷履行者。逸周書官人解云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鹽鐵論散不

之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也。畫法像住見衰制

武帝策賢良制云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何道而臻乎此對曰是故法令刑賞者。

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與大化而升太平也。史記酷吏傳序云法令

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欲歷三王之絕迹。史記司馬相如臻

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按班固西都賦及漢書敘傳興道而致和。以淳粹

之氣。易乾文言純粹精也醇與純通生敦龐之民。成十六年左傳明德義之表。禮記表記云仁

作信厚之心。詩麟之趾云振振公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二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

者所以苞之也。韓詩外傳五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淮南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

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

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命之謂命命非

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順舊作慎其心而理意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治其行。心精治要苟正舊作亡則姦匿讀為無所生。舊脫無字生作作据治要邪意無

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疆

考壽。條當作條考。當作老禮記樂記云。感條暢之氣。漢書律歷志云。陰陽萬物靡不條暢。該成顏師古注。滌與

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天昏札瘥。呂氏春秋明理篇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頓碎百疾

民多疾癯道多穢。經旨禿。極極生高。誘注。短短仰者也。史記平原君傳云。有惡權之病。說文云。允。允。允。由。惡

也。古文从王作。冠。周語云。無天昏札瘥之憂。漢書董仲舒傳云。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矣。有治

亂之所生。故不齊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洪範國有傷明之政。則

民多病目。舊作因。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舊作身

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又曰。聽氣毀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王先生云。賢

為堅疆也。史記蔡澤傳云。人生百體。堅疆白虎。通嫁娶篇云。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

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行葦。泥。泥。作。提。提。盧。摩

士改。繼。培。按。文。選。蜀。都。賦。總。莖。莖。泥。泥。李。善。注。引。毛。詩。云。維。葉。泥。泥。今。詩。作。泥。泥。又。曰。鳶。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早。齋。厲。今。作。辰。禮。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傷。聽。之。政。至。此。舊。錯。在。教。化

篤。消。息。於。心。以。下。三。十。三。行。明。忠。篤。忠。信。未。達。以。下。五。行。仁。不。忍。踐。履。生。草。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履

情。性。篤。云。仁。則。又。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萌。與。氓。同。注。君。子。修。其。樂。易。之。德。早。龔

訓。豈。弟。為。樂。易。鄭。箋。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則。又。况。於。土。庶。而。有

不。仁。者。乎。舊。脫。於。字。有。字。聖。深。知。之。聖。下。脫。人。字。或。明。主。三。字。諒。合。皆。務。正。己。以。為。表。禮。記

云。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笑。之。後。六。文

年左傳云引之表儀。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

心。廉恥之志。漢書賈誼傳云廉愧之節仁義之厚骨著脈通。著讀根著之著與體俱生。而無羸穢之氣。周語云羸穢暴虐楚

辭遠遊云精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大荒見山海經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

之行。列女傳衛靈夫人曰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論衡書虛篇云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後漢書馮衍傳云修道德於幽冥之路投之危亡之

地。約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疑衍即夫

字聲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詩文王形今作

刑聲舊作馨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舊脫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錯是

措之本改是故上聖。聖下舊有借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論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則務二字當作其民親愛

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據治要補律之所使也。

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是故上聖至此舊錯在有傷聽之政上今移正也字據治要補漢書董仲舒傳云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

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甚。舊作其甚治要改尊德禮而卑刑罰。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對策云王者承

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書堯典是故

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王先生云司讀為伺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基篇云檢姦邪消失亂大戴禮勸學篇云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內讀為納詩云。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高唐今詩作章

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

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

說文云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孽與蠱通

民蒙善化則人要補有士君子之心。

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

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

民也。猶良工之

要補為麴政也。

孟子云天下之良工也。說文云籩酒母也。或作鬪麴與籩同。起

居以其時。漢書卜式傳云以時起居禮記

寒溫得其適。呂氏春秋修樂篇云寒溫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

則一蔭之麴政。

說文云窖地室也徐鍇云今謂地窖藏酒為窖蔭與窖通齊民要術云作政法先作板戶密泥塗之說文政配鹽幽未徐鍇云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密泥塞屋闕勿令風及蟲泉入也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

盡美而多量。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矣其遇治要改

抽工。孟子云大匠不為抽工改廢繩墨

則一蔭之麴政皆臭敗而棄捐。

今六合亦由一蔭禮記祭義云以為黔首則鄭注黔首謂民也猶豆麥也。變化云

也。新書瓊秦上籩云願至尊而制六合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四方上下為六合黔首之屬。

為。易繫辭下傳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

行淺薄。

漢書刑法志文帝詔云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孫弘傳云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禮樂志云世衰民微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忠厚積則

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

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與舊作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論語云唯

愚不移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楊倞注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

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

篤疑篤之誤王先

惟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春秋

實性篇云中民之性特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漢書董仲舒傳云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

是故世之善否。治要俗之

德化第三十三

一五九

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德。舊脫据上文補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

比屋可封。堯舜是也。新語無為篇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論衡藝增篇云

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

民無爭心。昭六年左傳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而致刑錯。上作措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

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漢書金日磾傳云亡所阿私呂氏春秋費公篇高誘注阿亦私也

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疆中興是也。毛詩序云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

室中興焉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治天下。下有脫文身處汗而放情。文選古詩云蕩絳放情志治要載桓範政要論節欲

篇云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怠民事而急酒樂。大戴禮少閒篇云荒耽於酒淫佚於樂近頑童而遠賢才。鄭語史伯曰侏儒戚

施實御在側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治要載六韜文韜篇

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害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

其身以喪其國者。詩抑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論語我則二字作而詩美宜鑒於殷。自求多

福。文王是以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

惡。各奉公正。舊作政据治要改之心。而無姦險。舊作險据治要改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於茲。麟

龍鸞鳳。復畜於郊矣。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珠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擯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詩天地開闢御覽一引尚書中二皇迭制各樹號諡以紀其世天命五

代正朔三復白虎通三正篇云禮三正記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爰舊作

興有國亡於燬以以常作易以整近之誤說文云燬滅於積惡神微精以精字上明忠篇

精微而神是其別論術奇怪篇云說聖者以為聖天精發之氣此文意蓋與彼同天命罔極詩維天之命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或皇馮

依詩閔宮云上帝是依鄭箋天用是馮依或繼體育史記外戚世家序云自古受太暉與暉同彙書从

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孔子曰黃帝尚矣史記三代世表迪斯用來論云由斯頗可紀

錄雖一精思史記樂陽傳云雖獨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詩柔民云古訓是式說文著五德

志大戴禮有五帝德篇三代世表序云終始五德之傳索隱云謂帝王更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

伏羲神農爲一皇淮南子原道訓云太古二皇高誘注二皇伏羲其一者或曰燧人尚書大

均注援神契引甄擢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禮說論記說見風俗或曰女媧春秋運

見風俗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讀曰古有天

人皇也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

斯數下脫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

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

御覽七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稷犧又其相日角御覽引孝經援神契云伏羲氏日

引孝經鉤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犧注云跡靈威仰之跡也角術連珠五行大義五引孝經鉤

命決云伏羲日角術連珠世號太暉漢書古今人表太昊帝宓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按律歷志云易曰燧

伯倫叔穰姓故天下號曰炮穰氏是班氏以太昊為身號炮穰  
為世號矣先儒言身號世號往往岐異今就與本書合者錄之  
昭十七年左傳云陳太師  
其德

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昭十七年左傳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易繫

辭下。後嗣帝學。錢宮詹大昕云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會祖姑此皆昔人所疑惟樞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為伏羲之後其後為后稷堯為神農之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昊後契為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為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代顓頊氏。漢書律歷志云春秋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樞夫論亦相合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

其相戴干。御覽八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帝嚳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穆度蓋像招搖王先生本故為木德云按元命苞言厥象招搖則干當作斗字形相涉而誤戴斗者頂方如斗也

其號高辛。漢書律歷志云天下號曰高辛氏史記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德行祇肅。迎

送日月。大戴禮云歷日順天之則。能敘三辰以周民。禮記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作樂六

英。周禮大司樂疏引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往云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高誘注淮南子齊俗訓以六英為顓頊樂御覽七十九八引帝王世紀又云顓頊作樂五英帝嚳作樂六莖白虎通禮樂篇則以六莖屬顓頊五英屬帝嚳漢書禮樂志同然此自本樂緯下云顓頊作樂五英英當為莖蓋傳寫之誤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文八年

左傳雄今作熊。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御覽一百卅五引春秋元命苞云周本姜嫄遊闕宮理作狸恭作共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帝舜封棄

於部號曰后。厥相披頤。宋書符瑞志作枝頭披披枝並歧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后稷稷別姓姬氏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上食穀王先生云按詩大雅生民克岐克嶷岐

嶷即岐頤也岐者頭骨隆起。為堯司徒。司徒當作司馬詩閔宮鄭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而岐出嶷嶷然高故象角亢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後稷稱焉疏引尚書刑

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御覽二百九引尚書中候云稷為大司馬論衡初稷篇云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又主播種農植嘉穀。書臣刑植堯遭

水災。萬民以濟。繫辭云曰柞之利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書堯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堯遭

堯遭

堯遭

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

之。昭廿九年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氏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注厲山氏或曰有烈山氏此合二

曹官。太姪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八十四引詩合神霧云厥相四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是謂舍

良蓋法酒旗。爲西伯與於岐。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止於岐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在昌乎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說文云翹周文王所封或从山

作岐因岐山。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史記劉敬傳云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周本紀又

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武王駢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參房誅害以從天心勝殷遏劉。詩成周道

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書律歷志云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

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蒞祚祭。周公之

胤也。傳廿四年左傳成作鄭邢作邢蒞周召號吳隨邠方印息。舊作自崑崙史國名紀五後紀十改應十一年左傳疏引世本息國

姬姓說。潘。廣韻二十六桓潘字注云周文王子。養滑鎬宮密榮丹郭。傳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

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楊逢管唐韓楊。楊重見後紀十載姬國有陽在楊上上文楊字蓋即陽之譌此楊字當从手襄廿九年左傳云虞號焦滑霍楊

韓魏皆。瓠。疑瓠晉語云瓠。欒甘鱗虞。鱗當作鮮昭十二年穀梁傳晉伐鮮虞范甯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鄭語云北有衛燕狄鮮虞韋昭注鮮虞姬姓國王

氏。國名紀後紀王作主以主爲國名按太子晉之後爲王氏見志氏姓譜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牟感任姒。舊說牟字在作

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母曰任似有喬氏之安名女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生赤帝魁隗。舊說魁隗

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淮南子時則訓云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高誘注赤帝炎帝號爲神農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炮轅氏沒神農氏作以火

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昭十七是始下文例改。斲木爲耜。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採木為耒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

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云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按隸釋帝堯碑云帝堯者其先出自嵬隗翼

生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堯母

慶都蓋天帝之女宓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代高辛氏其眉八彩。御覽

奄然命堯亦龍與慶都合而生堯按誘說本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御覽

世號唐。漢書律歷志云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作樂大章。白虎通云

始禪位。孟子云唐虞禪武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鑄。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祝或為鑄續漢書郡國志濟北郡

蛇印有鑄鄉城劉昭注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案鑄祝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

感女媧劉季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尅與刻同史記高祖紀索隱引王符云太上皇名暹此書無之蓋小司馬誤也漢

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藝文類聚二引何圖握矩起云大電繞樞星炤郊野

其德土行。史記五帝紀云有土德之瑞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昭十七年左傳作樂感池。白虎通云黃帝樂曰感池是始制衣裳。繫辭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

華虞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其目重瞳。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

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格今作乃受終於文祖。書堯世號有虞。漢書律歷志云帝舜虞虞之

為土德天下作樂九韶。白虎通云舜樂曰韶韶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與韶同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

封胡公嬌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襄廿五年左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王先生

云大姬下脫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初學記十引河圖云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御覽引 代黃帝氏都於曲

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書律歷志以摯為黃帝子青陽子孫與此異 其立也。鳳皇適至。

定四年左傳對於少皞之墟社注少 其德金行。漢書律歷志云土生金故 故紀於鳥。鳳鳥。禮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

夷民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器用下有正度量一 是始。舊作 作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辭 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為勾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途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 後

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戎舊作戎御覽八十二引尚書帝命驗云禹白帝精

云娥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按御覽引帝王世紀及 其耳參漏。御覽八十二引雜書靈准聽云有人大

宋書符瑞志紀並作己孝經鉤命決作紀亦見御覽 主平水土。命山川。書巨刑命 畫九州。制九貢。功

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書禹貢珪今作圭說 舜乃禪位。命如堯詔。論語云舜 禹乃即

位。作樂大夏。白虎通云禹 世號夏后。漢書律歷志云伯禹虞舜燧以天下土生金故禹金德天下號

襲之稱后后君也又云夏得 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

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

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

楚語土壘曰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維納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納按漢書古今人表下中太康住

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下上中康往太康弟按太康仲康不在五觀之數此并言之蓋誤

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

襄四年左傳作歸

於有仍。生少

康焉。為仍為仍舊作仍妃据傳改牧正。

按襄四年傳以代夏政下即接特其射也鍼相乃從事見哀元年傳傳文據夏后相至為仍牧正在伐斟鄩下此文敘事有乖先後

羿恃

己傳作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圍而用寒浞。浞柏

伯傳作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傳作其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讀為題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

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本書歷皆作匿按爾雅釋訓謔謔謫謫崇謫謫也釋文云歷謫謫謫謫崇謫謫也釋文云歷謫謫謫謫崇謫謫也釋文云歷謫謫謫謫崇謫謫也

儒並女涉反言隱匿其情以飾非是謫謫正當為謫謫此疑後人所改

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豷於過。處澆於戈。按傳澆澆當易置

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

胞傳作胞按胞胞古通用列子楊朱篇胞

嗣之下釋文云胞本作胞莊子養生主篇胞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云胞崔本作胞庚桑楚篇湯以胞人龜伊尹釋文云胞本又作胞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胞人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僂顏師古注並云胞與胞

同王方伯云禮記祭統云夫祭有卑燔胞翟

虞思妻以二妃。傳作姚

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

后傳作季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夏道侵衰以下本襄四年哀元年左傳

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

史記三代世表



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夏本紀集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世君十四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

封夏后氏或封於繪周語云夏后氏繼世杞繒猶在又封少暉之胃於祁王先生云祁當作鄭朝

之後於杞或封於繪周語云夏后氏繼世杞繒猶在又封少暉之胃於祁王先生云祁當作鄭朝

昭子問少昊氏鳥名官何故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繼培漢書鄒陽傳云衆不可蓋顏師古按路史國名紀二少昊後有祁國即承曆夫論謨本言之澆才力蓋衆注蓋覆蔽也項羽傳云力拔山兮

氣蓋世季布傳云布弟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奘盪舟俱不得

季心氣蓋關中義並同

其死也論語同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伯胤辛褒費戈冥繒皆禹後

也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形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尋作鄭費作弗而不云形城及褒又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

斟字疑脫殆汎不見於史蓋即形城之誤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初學記九峴作虹又

顓頊御覽七十九引河圖云瑤光之星如規貫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初學記九峴作虹又

相駢幹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三百七十一引作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禮記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鄭注在

太昊炎帝之間魯語韋昭注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

刑以醜故伯而不王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與高辛爭為帝兵略訓云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按共工為顓頊

所誅不當襲用其號漢書律歷志以高陽為有天下號此云身號亦異歷志云

昭十七年廿九年左傳共工氏此並以為顓頊事或出左氏家舊說也代少暉氏其德水行

金生水故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昭十七年左傳承少暉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

為水德楚語觀射父云少暉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

訓服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服上疑脫不字訓與剛同史記索隱云史記訓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歷

象日月東南西北下有脫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作樂

五英英當作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演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文十八年左傳隤凱作隤檮檮演作檮戟八凱作八置按說

文戰字下引春秋傳檮亦从手志氏姓篇演作載與傳同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

昭廿九年左傳蔡墨曰共工氏

有子曰勾龍為后土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合二書言之

娥簡吞燕卵生子契

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

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御覽八十三引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邊卵於流娵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翔水徘徊於水上娥氏也簡狄也契

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禮記月令鄭注亦稱娵簡

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堯典順今作遜與本紀作訓

五十九引淮南子作不順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

御覽八十三引河圖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錫注云詩含神靈同御覽脫

意字据藝文類聚十補

其相二肘

御覽八十三引雜書靈雅聽云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庭臂二肘又引春秋元命苞云湯臂二肘是謂神剛按論衡骨相篇亦云湯臂再肘白虎通聖人篇作

三肘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十二引元命苞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並同

身號湯世號殷

漢書律歷志云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

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

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

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武丁以下見楚語大公楚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

史記三代世表武帝王封微子於宋禮記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

擧從之辭也時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從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按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宋世家同

朝鮮世家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劫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史記殷本紀論云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焉

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日夷氏索隱云按系本子姓無稚氏北殷氏作聖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按稚氏即黎氏之誤此文又誤黎為劫誤殷為段同桐古字通聖氏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比聖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

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踐效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傳稱民舊作氏之徽

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十

舊舊於王謂之千品。傳稱以下見楚語。子弟下千字世字並衍。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姁。氏曰

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善脫子賜棄姓四字。燕天中記廿四補禮記大傳疏引鄒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

書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姁。氏曰有呂。舊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

曰有夏。四嶽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隱八年左傳後

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諡。邑字或氏於國。以上二十字舊脫按御覽三百

舊作爵今改正。與下文相應。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以上二十字舊脫按御覽三百

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俱與此同。今據補。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

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下晉公族注下軍。元和姓纂云。左傳晉欒黶為下軍大夫。子孫氏焉。按欒氏世將

年傳欒書將下軍。襄十三年傳欒黶將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疑孫並見下所謂字也。巫氏匠氏

陶氏。風俗通作巫。陶匠此亦當有卜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意林作西都通志氏族略五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並同。廣韻十二齊西字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

引作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並無東郭疑衍北郭。所謂居也。三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

西郭。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並無東郭疑衍北郭。所謂居也。三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

姜姓炎帝之後。五鹿。氏族略三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按漢書有五鹿充宗青牛。氏族略四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山東人為侯國。因氏焉

矣青牛先生見魏略魏志

管甯傳裴松之注引之

白馬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焉

所謂志也志意林作地披風俗通作職志職聲相近

凡厥姓

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出當作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記淮南子犯論訓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

衛侯滅

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

春秋傳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論語陳司敗云君娶於吳為同姓御

覽引風俗通云公牟譏衛滅邢

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 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

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

淮南子覽冥訓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高誘注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

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

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諡官舊倒國自有之千八百國

諡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

班猶別也

有舊脫

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

變而相入或

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或避怨讎如下所云智

夫吹律定

姓惟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

今民散久

論語

鮮克達

音律

天主尊正其

祖天主疑人生之謨毛詩序云生民尊祖也王先生云天主擬定姓之謨

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

士當作三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

其後封任宿須胸顓臾四國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

見傳廿一年左傳胸作句按傳廿二年公牟傳作胸文七年傳

且為東蒙主論語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

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

譏之論語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

折民惟刑

以封申呂

史記齊太公世家云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詩崧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按甫與呂通書呂刑孝經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

侯言於王裔上優脫字齊世家云夏商之時申呂或裔生尙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尙其後苗裔也爲文王師世家云西伯獵遇太公於克

殷而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或封許尙或封於紀或封於申水經注廿三陰溝

州向申姜姓申脫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有北筵山又青陽注云有南筵聚在東北

云。慶慶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與今詩不同宛西二十里有呂城。

城舊作望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注云故申伯國縣南故詩

縣西水經注清水篇云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

姜戎居伊洛之閒。晉惠公徙置陸渾。傳廿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

姓姜又別爲允姓。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按傳傳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途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據疏陸渾是敦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

非本居伊洛徙置陸渾也。傳十一年傳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杜舊作帖史記索隱三皇

注難戎居伊水洛水之閒者此又先居伊維非秦晉所遷者

州甫甘許戲覽齊紀恰向州臣皆姜姓之後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封參盧於路注亦作露本紀云神農氏其後有

又云伊列舟駘傳戲恰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恰以紹烈山是爲獸台

氏字舊空据程本補昭四年左傳杜注國氏齊舊空据程本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齊文公赤襄氏

正野姜姓廣嶺二十五德國字注云太公之後

襄字舊空据程本補氏字各本並脫襄廿三年左傳生公子高孫倭以王父字爲氏按高倭見左傳

齊有襄罷師廿五年傳齊有襄伊二襄蓋齊公族

隰氏氏族略三云齊莊公子應封於隰陰故以爲氏齊語隰朋章昭注齊莊公之會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士強氏齊作士氏強氏据後紀四改按士東郭氏襄廿五年左傳東雍門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

以所居門爲雍門氏按淮南子孫公孫籛字子雅之後

覽冥訓高誘注雍門齊西門也

子雅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後子尾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公孫

籛見襄廿九年左傳子雅子尾見襄廿八年傳昭十年

傳疏云齊惠公生子樂公子高高生子尾樂生子雅

子襄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惠公子子

淵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子泉氏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泉湫因氏焉按子泉即子淵唐子乾氏古今姓氏

世本云齊頃公子子乾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有子乾哲按

昭十四年左傳作子韓哲氏族略三引世本云公子都字子乾

公旗氏廣嶺一東公字注云齊悼子公

旗之後按悼子當是悼公子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七一

翰公氏後紀四賀氏

元和姓纂云齊公族慶父之後慶克生慶封以罪奔吳漢末徙會稽山陰後漢慶儀為伏陰令會孫卿避安帝父諱始改賀氏氏族略四云齊桓公之子公子無虧生慶

克亦謂之慶父元初姓纂云齊又公子高皆姜姓也

孫儀食采於盧因姓盧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一姬

酉祁己滕藏任拘釐姑嬭衣氏也

滕藏任舊作勝藏任據晉語四改拘晉語作拘曠竊四十五厚引晉語作芻路史國名紀一後紀五並作芻以為作芻者

非元和姓纂荀姓亦云國語黃帝之後按均荀並从句得聲釐衣韋昭本作傳依史記五帝紀集解引虞翻注與此同還字舊脫亦依虞注補韋本作儂

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

薦讎以忠直著

襄三年左傳按氏族略三以奚為晉讎侯四世孫晉語韋昭注云晉大夫高梁伯之子此以為黃帝後蓋誤下晉公族有祁氏奚之所自出也

莒子姓己

氏後引世本莒自紀公以下為己姓是莒本姓嬴改己非黃帝之後己姓矣

夏之興有任奚為夏

車正以封於薛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定元年左傳任奚作奚仲虺作虺邳舊作邳据傳改王

季之妃大任

詩大明擊仲氏任毛傳擊國任姓之中女也周語宣辰曰昔擊磬之國也由大任韋昭注擊磬二國任姓奚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

及謝章昌

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

隱十一年左傳疏云世本氏姓籍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路史後紀五黃帝紀謝章下昌

上有舒洛二國又八高陽紀注云舒又自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曆夫論國名紀一同國名紀又云采紀姓五符以為任姓非又云遇宜即番禺王符作卑過說後紀五又云遇見曆夫或作偶非今按采即世本舒結即世本

終國名紀結亦作終其作洛者誤洛見鄭語韋昭以為赤狄隗姓也昌呂卑畢過皆字形相近傳本各異惟狂大不載世本後紀五國名紀一並作狂大疑即犬戎氏見下

姑氏女為后稷

元妃結舊作台說文云姑黃帝之後百繖姓后稷妃家也宜

繁育周先昭元年左傳云蕃育其子孫繁蕃古字通御覽八百廿二引春

秋元命釐云周先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周先用彼文

姑氏封於燕

歷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燕國姑姓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注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王先生云後漢書鄧曄傳注引曆夫論

以周先姑氏封於燕為句

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為伯儵

舊作儵余爾祖也以是有國

香人服媚

下脫

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

宣三年左傳

姑氏之別有鬬尹詩都人士謂之尹吉鄭箋吉讀為姑尹氏

特氏周室唇之舊姓也。後漢書。桓十一年左傳。宋莊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杜注。雍氏姑姓。斷密須氏。周語。韋昭注。引世

及漢河東有郅都。漢書。史傳。汝南有郅君章。後漢書。郅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

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竄。是謂絕地天通。

少暉氏至此本楚語。夫黎顛頊氏裔子吳回也。按大戴禮。帝繫篇。顛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諱重黎。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徐廣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是吳回與黎非一人。而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祝融。顛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與此同。是古有此說也。為高辛氏火

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夫黎以下本鄭語。顛頊氏八字。鄭語所無。蓋據他書。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

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三苗至為司馬。本楚語。按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史記自序本之。又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此云。適晉為司馬。蓋誤。詩常武詩。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己禿彭姜姪曹斯

芊。鄭語禿作董。姜作禿。斯作樹。按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樹亦作斯。董禿許下。己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

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

龍。封諸腰川。腰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颺叔安以下本昭廿九年左傳。按傳云。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

豢龍而以下蓋孔甲以豢韋國封。累非豢韋本。能馴龍而以下蓋誤。會傳意。豢傳作豢。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以忠

刑乎韓詩。外傳四架為酒。池可以運舟。槽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桀囚而殺之。按關豢聲相近。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

更豢韋之後。蓋孔甲以豢韋國封。累非豢韋本。能馴龍而以下蓋誤。會傳意。豢傳作豢。

刑乎韓詩。外傳四架為酒。池可以運舟。槽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桀囚而殺之。按關豢聲相近。

籍屬溫董。鄭語云己姓昆吾蘇顛溫董按籍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江陽侯蘇嘉徐廣曰蘇一作籍晉世家獻侯籍索隱云系本及譙周皆作蘇 禿姓股夷

參龍則夏滅之。鄭語秀作 彭。舊作 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彭姓舊作祖姓據鄭語改 姜姓會

人則周滅之。舊脫周字鄭語云豕姓舟人則周滅之按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鄭曰會人索隱引系本作鄩人即下姪姓之會也此會人蓋舟人之誤國名紀六引鄩夫論曹有姜姓者曹又

會之。誤 姪姓之後封於鄩會路偃陽。鄭語鄩作鄩會作鄩按韋昭注周語云鄩姪姓之國 鄩取仲任為妻貪冒愛

恠蔑賢簡能是用亡邦。周語云鄩之亡也由仲任 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

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雒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

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鄭語云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號鄩為大號

叔特勞鄩仲特儉是皆有翳修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鄩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鄩君以亡按重氏滅鄩在高辛十六年見竹書紀年非鄭語及詩所云也此合言之誤後紀八高陽紀亦誤仍之詩槍風釋 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鄩舒為

文檢本又作鄩此說益裴匪風蓋本之三家詩序

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宣十五年左傳路今作路成公作景公虐作殺又云虐我伯姬虐殺我同宣十八年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殺 荀瑩

武子伐滅偃陽。襄十年左傳 曹姓封於邾。鄭語云曹姓鄭莒邾邾聲相近隱元年左傳杜注邾今魯國邾縣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集解引世

本云曹姓者邾是也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莊五年左傳疏引杜世族譜云小邾邾侯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邾為二名也 皆楚滅之。漢書地理志云魯國邾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族譜云邾文公遷於經注 非姓之裔熊巖成王封之於楚是

謂粥熊又號粥子。按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會孫熊渠 生四人伯霜仲

雪叔熊季紂。鄭 紂嗣為荆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鄭語云羊姓夔不足命也偕廿六年左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渠有族鬼

於楚熊巖則熊繹六世孫也此合熊巖粥熊為一人誤矣

雪叔熊季紂。鄭 紂嗣為荆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鄭語云羊姓夔不足命也偕廿六年左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渠有族鬼



神弗敢而自竄於婁杜注熊孽楚嬪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嬭子楚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以熊孽為熊渠嬪嗣世家又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文似以封嬭越者為伯霜仲雪諸人嬭子不

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傳廿六年左傳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者楚若敖之會孫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列

宗氏鬬強氏氏族略五引世本云良臣氏良舊作良据後紀八改耆氏門氏後紀八有侯氏季融氏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鬬強因氏焉仲熊氏後紀八熊作雄注云詹夫論作熊非子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楚公族陽氏陽氏昭十七年左傳楚陽句穆王會孫令尹子穀疏引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無鈞氏鈞舊作鈞据氏族略三後紀八廣韻十虞無字注改無鈞即趙章字見下蔣氏

左傳亦作鬬氏族略三云善氏陽氏陽氏陽氏已見昭氏景氏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嚴氏元和姓纂

支孫食邑於夔故以命氏善氏陽氏陽氏陽氏已見昭氏景氏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嚴氏元和姓纂

明帝諱改為嚴氏嬰齊氏氏氏族略四云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來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沈氏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莊

氏申氏見下鈞氏鈞姓楚大夫元鈞之後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同沈氏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莊

為沈風疑從元和姓纂云嚴氏楚大夫嚴尹鬬克黃之吉白氏伍氏宣十二年左傳楚伍

沈纖氏餘推氏公建氏公建是子元和姓纂有子建氏楚平王太子南氏氏族略三云楚莊王

為子南氏按公子追子庚氏氏族略三云楚公子午字子庚其後以王父字子午氏元和姓纂引世本

子西氏舊脫子字据後紀八補氏族略三云楚公子申字子王孫田公氏荀子非十二子篇湯倮注

公它成按王孫下疑脫氏字哀十一年左傳舒堅氏元和姓纂云詹夫論楚公族有舒堅文叔為大夫氏族

云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略四同按詹夫論無文叔為大夫之子當別引他書而

傳寫失之魯陽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字章昭注文黑肱氏氏族略四云楚共王之子公子黑肱之後

皆半姓也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蚤冒生蔦章者王子無鈞也蔦章左傳作

鈞元和姓纂引云楚蚤冒生蔦章為王子無鈞氏令尹孫叔敖者蔦章之子也蔦章左傳作

族略三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王子蔦葦字無鈞蔦章鈞舊作

叔之父宣十一年傳疏引服虔說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異實諸知分篇並云賈子其注淮南子汎論訓則云孫叔敖楚大夫為賈伯盈子或曰章子也以叔敖為荅章子蓋古有此說矣 左司馬

戍者莊王之曾孫也。昭十九年左傳沈尹戌杜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者戍之第三弟也。弟當作子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楚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呂氏春秋續行論高誘注定五年左傳杜注楚語韋昭注並以諸梁為戍之子哀十九年傳稱沈諸梁 楚大夫申

無畏者又氏文氏。文十年左傳文之無畏初紂有蘇氏以妣己女而亡殷。文有脫誤晉

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妣己有窳於是乎與膠鬲比而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

亡殷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按此即上文昆吾之後裔國也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

封溫。成十一年左傳其後洛邑有蘇秦。史記云蘇秦者東周維陽人索隱云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

人蒼舒隕凱擣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注見五德志後

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土。書堯典滑今作滑錢宮詹云說文無滑字史記聽吏傳滑

賊任威漢書亦作滑蓋篆體從水從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樂培按敝錄作滑夏

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為獸後有仲衍。秦紀仲鳥體人

言。舊作元据紀改讀世家又云人面鳥喙為夏帝大戊御。夏當作殷秦紀云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嗣及費仲生

惡來季勝。按秦紀仲衍玄孫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費仲乃費氏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

造父御一日千里。意林作造父主御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其後失

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

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稱王五世為秦所滅 恭叔氏邯鄲氏

邯鄲氏趙旒趙勝邯鄲午是其世敬侯徙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

邯鄲氏趙旒趙勝邯鄲午是其

受按定十二年傳晉鄆午杜注午判武鄆魯語與鄆鄆勝擊 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 氏族魯西齊之左韋昭注鄆鄆勝晉大夫趙盾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鄆鄆 歷夫論晉穆侯庶子樓季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同而駁之云謹按晉趙衰少子嬰齊謂之樓季而穆侯之後無聞豈傳信討論未審乎今按節信本書正列樓季於趙宗並未云出穆侯鄆氏不檢原文而妄訾之臣氏春秋常務舊所謂辨若 盧氏原氏 傳廿四年左傳云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原括樓嬰杜注原屏樓三子食邑按宣十二年傳稱趙同趙括趙嬰齊 皆趙嬴姓也此不如無辨也

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所秦亭

是也 舊脫王字亭作高按秦紀云非子好馬及畜養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地理志云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紀又云秦仲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

王乃及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陲大夫正義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此云非子為西陲大夫蓋誤世地理三字未詳

上下疑 有脫文 其後列於諸侯口世而稱王 按漢書地理志云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鄆鄆之地

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僑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任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 魯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城周改九鼎昭王會孫政分六國稱皇帝空格程本作五字誤 六世而始

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 史記秦始皇紀 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臯陶之後也 並見左傳

英傳籍 鍾離渾掩菟裘尋梁修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公巴巴

鄭復蒲皆嬴姓也 秦紀論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邾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寘氏蜚廉氏秦氏徐廣曰終黎世本作鍾離此文

與世本同又以將為尋冥為寘蓋誤密知以下為錯不可讀國名紀 二後紀七並本此立說然所見已是誤本復以己意分合不可据也 帝堯之後為陶唐氏 襄廿四年左傳

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豕豕韋之後 昭廿九年左傳 至周為唐杜氏 襄廿四年

左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李 晉語作理理李古字通 以正於朝朝無聞

晉語 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

氏士蔣 即子與 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 晉語作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按昭廿六年左傳云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為卿

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傅。

晉語作為成師居大傳韋昭引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按師當作帥帥率古通用傳廿七年左傳疏引晉語作為元帥

端刑法。

舊重法字衍

集

晉語作集

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為請冕

服於王。王命隨會為卿。

按宣十六年左傳云以緞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即晉語所云居大傅國無姦民也此文兼采左國分為二事誤矣

是以受范卒論武子。武子文。

昭注文子武子之子變也

成晉荆之盟。降

晉語作豐王侍

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

隰叔以下本晉語

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

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

季氏當作士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士為之後真子士澠濁生莊子士弱弱生士古伯瑕瑕生景伯彌牟別為士季氏亦見

氏族略五

後紀十一

趙

氏范氏郇氏櫟氏夔氏

夔舊作藏國名紀四郇櫟下有夔後紀十一云士魴受夔故氏為夔今掘改按成十八年

左傳士魴器夔季襄十四

年傳

夔氏穀氏

穀氏按士穀見文二年左傳

氏傅氏

狸舊作猓按周語丹朱之後狸姓在周為傅氏

楚

楚下舊有氏字衍

令尹建

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

也

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

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

當重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

君以為諸侯主也。

楚令尹以下本昭廿年左傳

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

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

論語云修己以安人漢書高帝紀贊云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

寧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商為冢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禮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氏自秦徙於魏。秦

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氏。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按蔡墨事見昭廿九年左傳。范宣子事見襄廿四年傳。歸晉事見文十三年

傳。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鑄也。

鑄舊作杜据五德志篇改社或為祝之誤注見前篇帝舜姓虞。又為姚。居

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史記陳世家 陳袁氏 袁舊作袁廣額二十二元袁字注云袁姓本自胡公之後或作

愛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楷楷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戴叔戴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愛孫宜仲濤塗賜邑隔夏以王父字

為塗稱文云韓本多傳陳 咸氏 咸疑當作鹹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魯公之孫鹹子八世所食邑為氏按鹹子見隱八年左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氏注鍼子八世所食邑為氏本文也

晉氏慶氏 慶七年左傳陳有慶虎桓公之五世孫 夏氏 氏族略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徵舒以王父字為氏按夏徵舒見宣十年左傳昭廿三年傳疏引

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夏 宗氏 哀十四年左傳陳有宗登 來氏儀氏 宣九年左傳 司徒氏 氏族略四云生御叔御叔生徵舒

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弟 司城氏 氏族略四云哀公之子公子勝之後按勝見昭八年左傳世族譜云司城氏公孫貞子哀公孫按公孫貞子見哀十二年左傳孟子所謂司城

貞子 皆嬀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莊廿二年左傳 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按史記田完世家陳氏自立始於太公和威王則和之孫也漢書地理志云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

稱王五世為秦所滅元后傳又云 齊人謂陳田矣。句有脫誤田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漢高祖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陳氏為田氏索隱云陳田二字聲相近

徙諸田關中。史記高祖紀在九年 而有第一至第八氏。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諸田徙關中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第八氏

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英為第八門因氏焉氏族略四云廣孫 丞相田千秋。見下 司直田仁。漢書田叔田登為第二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又云廣孫田登為第三氏 傳云其先

齊田氏也 及杜陽田先。 田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又云丁寬授同仁叔少子 郡陽田王孫此杜陽乃杜陵之誤漢時稱先生或單言先或單言生

史記黽錯傳云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蓋傳作張恢生又云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顏師古注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史記叔孫通傳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為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漢書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也叔孫先與稱一也

同此言田先漢書言田生其稱一也 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

車丞相。漢書車千秋傳云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

王家故更氏云。漢書元后傳云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莽之行詐。論語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漢書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七九

敬傳答賓職云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舊作又上文云都顏子之支別為小都今依例改之有皮氏占氏廣韻二十

注云占姓陳大夫子占之後後紀十二占氏以下並加子字氏族略三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桓子生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堅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子占昭十九年左傳稱孫書哀十一年傳稱陳書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與氏元和姓纂作子與陳桓子生子石常是子與與氏元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與氏元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

烈子生子沮與後為子沮氏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與氏元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

獻之後按桓子子氏子字誤或當為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生子楚其後與氏元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

公當作桓子子氏子字誤或當為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生子楚其後與氏元與氏按子與以字為氏子石常是子與

元和姓纂作子寤陳信子生宣子其後為子寤氏按坊氏元和姓纂作子坊陳信子生穰子安為子坊氏

哀十四年左傳杜注云虞邱子意慈疏引世本作虞邱子靈慈慈慈芒氏元和姓纂子世氏引世本云陳信子生子

子盈疏引禽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信子生惠子得為子禽氏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

也史記宋世家本名武王封之於宋注詳五今之睢陽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

氏元和姓纂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祝其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韻云宋戴公韓獻氏韓當作

略四後紀十並作幹按宋司徒華定見襄廿九年左傳季老男氏後紀十以季老男為三字姓又別有季

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蓋即季之誤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唐書宰相世系表

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南來生南雍缺以王父字為氏廣韻九農父字注云漢初有華氏桓元年左傳

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孫好父鸞之子二年傳云會於稷父充石見文十一年左傳華氏桓元年左傳

略故立華氏也杜注督宋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按華父稱督字以字為氏魚氏德九年左傳云宋襄公即

左師以驍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而董氏文十一年左傳宋有艾歲氏鳩夷氏鳩氏族略四古今姓

注並引中野氏越椒氏後紀十有椒氏越字疑衍元和姓完氏懷氏不第氏第善作弟括古今

略五引改元和姓纂引禮夫論不更氏後紀十注云不更不弟見禮夫論又別有不夷氏云見世本姓纂以為不夷庶須之後按本書無不更不弟不夷為夷聲相近第誤為茅夷誤為更史記魯世家揚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

一作第<sub>一</sub>作  
夷正與此同  
莫氏牛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司城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宋戴公生東鄉克孫

樂喜爲司城氏按襄九年左傳云樂喜爲司城杜注樂喜子罕也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戴公  
生樂甫術衍生石甫願釋釋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土曹曹生子罕喜姓纂有脫文  
俗見廣韻

近氏止氏朝氏敦氏左師略四敦氏引風俗通云宋左師敦之後按右歸氏元和姓纂  
此書按歸蓋師之誤姓纂有右師氏引世本云宋武公生公子申隱三年公牟師敦與勃同  
氏族略四武公公子申隱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莊公生右師因氏焉  
是壬春秋襄元年有楚  
公子壬夫此其比也

宜氏徵氏鄭氏昭廿一年左目夷氏廣韻六脂夷字注云宋公鱗氏文七  
傳驢雖爲司徒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公子鱗驢生  
東鄉驢成十五年傳驢朱爲少司寇杜注驢驢孫  
傳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哀十三年左邊氏昭廿二年左傳宋邊印爲大司徒杜注印平公

於宋平公氏族略三云宋公子城之後城字子邊  
或言宋平公子御戎字子邊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氏尾氏桓氏急就簿顏師古注云宋桓公孫維繼爲宋司徒號曰桓子因爲氏焉唐書戴氏急就簿顏  
宋戴公生公子文遂繼戴氏  
按昭八年左傳宋有戴惡  
向氏成十五年左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杜注向戌桓公會孫疏引世本云桓公

十一濠向字注云  
或以王父字爲氏  
司馬氏哀十四年左傳宋桓繼弟司馬牛牛史記仲尼弟子皆子姓也  
閔公子弗

父何舊作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  
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昭七年左傳孟僖子曰孔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舊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閔公以下本世本詩那疏引之閔作暹彼

本姓解與此同  
亦用世本也  
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風俗通正失篇云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今逸周書太

志氏姓第二十五

一八一

子晉解不載此文蓋脫佚也

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王舊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

順天心。不若修政。以上本周語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

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

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

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逸周書二語互轉風俗通與此同火色不

壽。晉曰。然。吾後二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

死。以上本逸周書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

喬仙。孔子聞之以下亦見風俗通知字舊脫提風俗通補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漢書梅福傳云至今傳以為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

家於平陽。因舊作田氏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為氏其後子孫世喜

養性。神仙之術。梅福傳云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魯之公族有嬌氏。禮記檀弓云季武子寢疾嬌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固蓋魯公族后氏

昭記檀弓后木鄭注后木魯孝子惠伯璧之後疏引世本作孝公生惠伯璧其後為厚氏呂氏春秋察微篇邱

昭伯高誘注邱氏魯孝公之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華革鞞字形相近之諱邱昭伯厚昭氏五年左傳漢書邱

今人表作厚昭伯五行政又作后氏襄十四年左傳厚成叔衆氏隱元年左傳公子益師衆父臧氏隱五年

釋文云厚本或作邱風俗通鞞鞞篇亦作后厚邱並通之後世族譜云衆父孝公子臧氏隱五年左

傳臧伯伯之後疏云信伯名施氏氏族略三云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為氏古今姓氏書辨證

驅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施氏云施父生施伯伯孫頃叔生孝叔始以王父字為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

孝叔見成十一年傳孟氏文十五年左傳齊人或為孟氏仲孫氏左傳桓公季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

杜注魯惠公五世孫孟氏杜注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仲孫氏辨證云魯桓公季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

生穆伯魯孫敬叔生文伯毅惠叔服氏當是子服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蔑之子怵別為子服氏按孟獻

難穀生孟獻子蔑始以仲孫為氏服氏當是子服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蔑之子怵別為子服氏按孟獻

惠伯即它子昭三年傳孫子公山氏定五年左傳魯南宮氏元和姓纂云魯孟僖子生閔號南宮敬叔

服叔其後有子服則子服何公山氏有公山不狃南宮氏叔生路路生會會生處為南宮氏見世本



按南宮微叔見昭 叔孫氏 莊卅二年左傳成季戴叔牙立叔孫氏傳四 叔仲氏 禮記檀弓叔仲皮鄭注

七年左傳聞作說 叔孫氏 年傳公孫茲稱叔孫戴伯杜注叔牙之子 叔仲氏 禮記檀弓叔仲皮鄭注

七年左傳稱叔仲惠伯十八年傳云襄仲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微而復叔仲氏 子我氏 元和

云魯叔孫成子生申為子我氏氏族略三云申 子士民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魯 季氏 左傳桓公子

字子我按叔孫成子名不敢見定元年左傳 公之氏 元和姓纂云季 棹子生惠伯

曰季 公鉏氏 襄廿三年左傳季武子子公彌稱公鉏 公之氏 元和姓纂云季 棹子生惠伯

孫氏 襄廿八年傳文鉏極杜注公彌曾孫 公之氏 元和姓纂云季 棹子生惠伯

鞅生懿伯拊為公之氏氏族略三云鞅字 子言氏 元和姓纂云季 棹子生惠伯

公之按季平子弟公之見昭略三云昭伯字子言 子駒氏 傳作子家駒荀子大略篇揚倓注云名駒駒其字子

按季寤子言見定八年左傳杜注季桓子之弟 子駒氏 傳作子家駒荀子大略篇揚倓注云名駒駒其字子

駒氏蓋 子雅氏子陽氏 元和姓纂云魯公族有子陽者其後以王父字為氏又有子揚氏引 東門氏

其後也 子雅氏子陽氏 世本云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為子揚氏按陽揚古通用疑本一氏 東門氏

信廿六年左傳東門襄仲杜 公析氏 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公皙哀本書邈利篇作公析皙 元和

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 公析氏 析古通用哀蓋魯公族集解引家語云齊人殆非也 公析氏 元和

云魯信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為公石 叔氏 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

氏氏族略三又云悼公子監字公石之後 叔氏 孫故以叔為氏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叔盼生聲伯嬰齊齊

生叔 子家氏 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 榮氏 定元年左傳榮成伯也魯語榮成伯

章昭注聲伯之子也名 展氏 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諡於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注無駭公 乙氏

樂世族譜云叔盼曾孫 展氏 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廣韻二十八綱展字注云魯孝公之子子展之後 乙氏

信廿六年左傳公使展 皆魯姬姓也 衛之公族石氏 隱四年左傳石錯靖伯孫 世叔氏 春秋世

喜檣師魯語作乙喜 皆魯姬姓也 衛之公族石氏 世族譜云石錯靖伯孫 世叔氏 春秋世

叔申世叔齊左傳並作太叔桓九年傳疏云古者世 孫氏 成十四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孫氏出於衛武公唐書

之與大字義通也世族譜云太叔儵儵侯八世孫 孫氏 宰相世系表云衛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為

衛上卿生武仲乙 甯氏 襄廿五年左傳杜注甯氏出自衛武公氏族 子齊氏 蓋即齊氏昭元年左傳衛齊

以王父字為氏 甯氏 略三云衛武公生季慶食采於甯因以為氏 子齊氏 惡世族譜云昭伯子齊子無

子戴公以其子惡為之後廿年 司徒氏 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 公文氏 襄

傳齊約稱齊子氏杜注惡之子 司徒氏 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 公文氏 襄

五年左傳衛 析龜氏 龜字疑衍昭廿年左傳衛有析朱鉏杜注朱鉏成子黑 公叔氏 禮記檀弓公叔文

有公文 析龜氏 龜字疑衍昭廿年左傳衛有析朱鉏杜注朱鉏成子黑 公叔氏 禮記檀弓公叔文

背孫氏族略三有公析氏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 公叔氏 禮記檀弓公叔文

子疏引世本云獻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八三

公生成子尙田田生文 **公南氏** 氏族略三云衛職公之子楚字公南生子 **公上氏** 廣韻一東公字注云

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 孟繁子疏云繁字公孟故印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 **將軍氏** 禮記檀弓疏引世

**公子氏** 昭廿年左傳衛公孟繁杜注張公兄定十二年傳衛公孟彊杜注 **強梁氏** 元和姓纂云

鄆鄆生文字本文字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古 **子強氏** 元和姓纂云 **會氏雅氏** 常作會雅氏元和姓纂云

今姓氏書辨諸引世本作鄆生文字彌牟為將軍氏 衛將軍文子和姓纂云 **會生強** 常作會雅氏元和姓纂云

會因氏焉 **卷氏** 當作卷子氏古今姓氏書辨諸卷子氏引世本云 **會氏雅氏** 常作會雅氏元和姓纂云

紀十衛後有會序氏 **孔氏** 梁氏履繩云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以孔結妻大叔疾是孔乃姑姓 **趙陽氏** 脫

氏字廣韻十陽陽字注云衛公子趙陽之後以名為氏按春秋定十四年衛趙陽出奔宋杜注 **田章氏孤**

陽趙陽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印繁也繁見昭九年世族譜以趙為氏 **史龜氏** 龜當為甌氏族略

氏 孤疑是孤哀十五年左傳衛 **王孫氏** 定八年左傳衛有王孫齊杜注賈子哀廿六年 **甌氏** 甌當為甌氏族略

云衛史甌之後按史甌即昭七年左傳史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史羈廣韻 **甌氏** 甌當為甌氏族略

四宵甌字注引風俗通云甌姓衛大夫史胤之後甌龜字形相近而誤 **甌氏** 甌當為甌氏族略

完之孫甌 **邃氏** 皆衛姬姓也 **晉之公族** **郟氏** 廣韻二十陌郟字注云郟姓俗从委氏族略三

晉語郟叔虎韋昭注 **又班為呂** 按傳十年左傳平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郟稱冀芮實為不從三人疑皆 **郟**

芮又從邑氏為冀 成二年左傳使翟見冀缺約又云以一命郟缺為卿復與之冀杜注還其父故 **郟**

邑 **後有呂錡號駒伯** 呂嘗作郟錡號駒伯見成十七年左傳呂錡見成十 **郟犍食采於苦**

號苦成叔 **郟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 並見成十 **各以為氏** **郟氏之班有州氏**

昭三年左傳杜注云郟稱晉大夫始受州州氏蓋以邑為氏者元和姓纂 **郟氏** 襄廿一年左傳郟大夫杜注郟

引風俗通云晉州錡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按州錡見襄十八年左傳 **郟氏** 愛也食邑於郟因以為氏族

略三云晉獻 **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犁奔楚** 成十五年 **又** 舊在 **以郟宛直而和故為**

侯四世孫 **子常所妬受誅** 昭廿七 **其子豁奔吳為太宰** 定四年左傳云楚之殺郟宛也伯氏之族出伯

年左傳 **州犍之孫豁為吳太宰以謀楚史記楚世家以**

諤為趙之宗姓伯氏子伍子胥傳集解引徐廣云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  
諤宛亦姓伯又別氏郤蓋即本此書然此書之意本謂州犂奔楚後其子又偶稱出奔兩言其子文意相貫並未  
嘗以諤為宛子也陸傳云伯州犂之孫諤此稱其子殊誤而高誘注呂  
氏春秋當榮篇重言當韋昭注越語亦云伯州犂之子則古有此說矣 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

也乃為諤諛而亡吳。史記吳世家云越王繡與諤太宰嚭以為不忠

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  
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桓二年左傳 及富氏。按莊廿三年左傳云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土蔣曰去富子則欒公子可謀已杜注富子二族之富強者此

以富為游氏。莊廿四年左傳云晉土蔣又與欒公子謀使 賈氏。晉語云賈佗公族也韋昭注賈佗狐偃之

氏非也。游氏殺游氏之二子杜注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 羊舌氏。晉語云狐氏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於賈古今姓氏

唐謂之賈伯曲沃武公取晉并賈以其子孫為大夫狐氏。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 羊舌氏。昭三年左傳叔向曰辟

在而已賈引世族譜 季夙氏。昭五年左傳疏云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元和姓 籍氏及襄公之孫

孫鷹。昭十五年左傳云孫伯驪司晉 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傳晉

大夫。史記韓世家索隱云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晉語韋昭注 十世而為韓

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亡國。武侯韓世家作武子自武子至宣惠王凡八世漢書地理志云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

襄王之擊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史記韓王信傳集解引徐廣曰一 高祖以信為韓

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王先生日自字疑 漢遣柴將

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降漢在孝文十 信子顏當及

孫赤。嬰傳作 來降漢封顏當為弓高侯赤為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為侍中貴

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會。舊作 皆顯於漢。見史記 子孫各隨時帝分陽

陵茂陵杜陵。謂隨所事帝 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軍

至此舊蹟入後軒氏下宋本蓋已如此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

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疑散家貲千萬為韓報讎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孫侍御云張當作長張良易姓為長見高士

王符皇前證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傳德培按作張是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云

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譏恐非良之先代也是曆夫本作張矣 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

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路史

五澤壁鐵遺並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都見史記留侯世家按世家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引作成與史合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韓王信

傳云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此云沛公使與韓信略地又以諸史識遺補

其事在拜司徒前並誤信都樂書功臣表又作中都顏師古曰楚漢春秋作信都

司徒也俗前疑問證記博弓馬製封之謂也鄭注俗聞名王制東方曰寄南方音不正曰信都

或曰申徒申舊作司元和楚纂引風俗通云或勝屠史記薛吏傳周陽由為河東尉時與其守勝屠公

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疆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

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當作韓言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晉韓厥生無忌無忌

並見生襲襲生魯為韓言氏氏族略五善子魚按無忌襲

左傳嬰氏當作韓嬰氏元和姓纂云晉禍餘氏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引作禍餘氏按當作馮氏餘氏即

名餘子者奔於齊號韓餘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韓餘世本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又云韓馮英賢傳曰韓厥後

韓馮韓餘此稱馮氏餘氏亦猶韓言韓嬰之不言韓也宣二年左傳晉有餘子之官韓氏蓋嘗有為此官者廣韻

名餘子名當是為世本子餘亦餘子之誤氏族 公族氏 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即位乃定卿之嫡子而為之

略引世本正作餘子說施修文雖有韓馮子 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

七年傳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十六年傳云韓 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

襄為公族大夫杜注無忌子公族氏蓋公族大夫之後也 亦近燕故詩云晉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晉今作韓鄭姜燕安

亦有韓侯其國也疑近燕故詩云晉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晉今作韓鄭姜燕安

平安時蒙氏之所築完釋文 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案韓西蓋即朝鮮

云王肅孫毓並云此燕國 之傳故尚書大傳以西方為鮮方史記朝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 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索隱云按漢書滿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畢。因為氏。史記魏世家 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書康王之誥畢公奉東方諸侯聘引王肅 其後

子孫失守。為庶世。魏世家 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以滅耿滅魏封萬。以上本魏世家世家云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 今

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 魏顛又氏令狐。晉語令狐文子韋昭注魏顛之

族諸魏類魏絳俱是魏蹇之子類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類以獲秦將杜回功封令狐生文子顛因為氏 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禮記樂記

云萬生世世云類以獲秦將杜回功封令狐生文子顛因為氏 文侯孫瑩為魏惠王。五世而亡。漢書地理志云

茶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 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

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 其國名為魏氏。史記魏世家云從 令狐氏不雨氏葉

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元和姓纂云魏武子支孫 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

之子友封於鄭。史記鄭世家 鄭恭叔之後。隱元年左傳公叔段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

為公文氏。文當作父莊十六年左傳公 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後為罕氏軒與 卿氏。左傳鄭

緜子顯其 豐氏。舊說氏字左傳鄭穆公子子豐其 游氏。游舊作將左傳鄭穆公 國氏。左傳鄭穆公子子

後為顯氏 然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然其後 孔氏。左傳鄭穆公子子嘉 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羽其後為羽氏襄

氏 左傳鄭穆公子去疾 大季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按襄十九年左傳士

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

襄廿九年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亦見卅年傳伯有即子良孫良霄字。

馬

師氏。

昭七年左傳云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杜注馬師氏公孫錡之子。罕。錡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公孫錡代之為馬師氏。與子皮俱同一族。

褚師氏。

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以子印為褚師氏。杜注。

褚師市官。

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衣裳。

王先生云。垂疑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

身。儻以為飾。

哀七年左傳。儻今作禿。

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

漢書地理志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會。

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

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

史記吳世家云。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

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昭廿七年左傳。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按此以延陵即延州來。與鄭說同。

闔閭之弟。夫概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定五年左傳。此皆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

一年

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

史記趙世家。

秦有將軍馮劫。

與李斯俱誅。

史記秦始皇紀。

漢興。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

史記趙世家。

其孫衍。當云字

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

漢書

其孫衍。字

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

重其文。後漢書按傳云。子豹字仲文。長好儒學。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而不載。敬通之號。

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

文十三年左傳中行桓子杜注。荀林父也。傳二十八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晉大夫遊敖生桓伯。

本姓鄭後

去邑為荀。

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

林父食采於智。

下當云。故氏智。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杜注。莊子荀首智。與知同。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遊敖生莊子首。

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

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晉語

晉大夫孫伯黶。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

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左傳。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六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

之。故氏董氏。

昭十五年左傳。

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六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

之。故氏董氏。

昭十五年左傳。

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六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

白當作句張句見昭廿一年左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班  
陽侯劉白漢表作句張與此同模字衍與下行賦字相並而誤  
惟晉張侯傳即解張張老成十八年左實

為大家張子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有山趙策有山作負親之邱後魏有

張儀張丑魏策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並見東

陽侯張相如史記文帝紀十四年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增定律令以

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疑祐詩信南山桑扈下武並云受天之祐鄭箋祐福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受神人之

福子安世漢書附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途權當作務強權漢書稱其欲匿名迹遠權勢按史記貨

殖傳徵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此務矜相涉之證世履道滿而不溢資之陰德亦有助云實安世兄也陰德謂賢為按

庭令時視養宣帝有恩此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

絕按漢書云安世五世孫純嗣侯恭儉自修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此敘封武始於王莽前誤也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湯為御史

大夫安世為大司馬純為大司空漢書成帝紀後有太

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並見後漢書前司邑閭里司邑謂司隸所部邑無不有張

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城漢書曹參傳云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越東張蘇林注東張屬河東水經陳水篇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又

西南逕張陽池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奇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

共止龍麟淫參會六院蕞高國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舊作偃姓舒唐鳩舒龍舒其据後紀七注引改文出世本見文十二年左傳疏後紀止下無龍字按

止龍當為舒總左傳疏引世本有舒總此下列總姓在鄭上可證共世本作翼又別有舒參疑即蕞之誤淫後

紀作龍按當為絲後漢書琕傳傳有西部督郵絲延章注絲姓各絲之後阮後紀作阮當為皖漢書地理志虜

十五灰裴字注云裴姓伯益之後封於鸞。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曼舊作曼桓七年左傳疏引世本鄧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

此作優。歸姓胡有何。國名紀六云世本胡子國。歸姓又云有本一作胡。歲姓滑齊。後紀五國名紀一。搗姓棲疏。十四塞

疑傳注國名紀六作猶按上云黃帝之子有藏氏拘氏此在藏姓下疑拘即拘之誤。御姓署番湯。嵬姓饒攘刹。舊作殺据前紀三國名紀六改國名紀刹一作利。隗

姓赤狄。周語富辰曰狄隗姓也。章昭注隗姓赤狄也。姁姓白狄。昭十二年穀梁傳范甯注鮮虞姁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此姁字疑姁之誤。此皆大吉之

姓。孫侍御云大吉疑太古。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見左傳按齊語韋昭注云鮑叔姬姓之後。晉有鮑癸。宣十二年左傳。漢有鮑

宣。累世忠直。漢名臣。宣見漢書宣子承承子昱見後漢書漢名臣上當脫為字。漢酈生為使者。弟商為將軍。史記酈食其傳

今高陽諸酈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見周語按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為氏焉。封於

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劉昭注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後有樊傾

子。昭廿二年左傳傾作頃。曼姓封於鄧。後因舊作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

北有古鄧城。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注故國汝南郡上蔡注故蔡國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春秋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疏云翼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

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昭十三年左傳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杜注亦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漢屬汝南杜云潁川据當時言之按漢志及左傳注鄧縣是鄧國其上蔡新蔡之鄧城即在召陵西南者乃蔡地此合二地為一蓋誤。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莊六年左傳。至漢有鄧通。史記侯幸傳。鄧廣。

廣下脫漢字鄧廣漢霍光女婿見漢書霍光傳及宣帝紀地節四年。後漢新野鄧禹。脫舊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後漢書孫太

后口。程本作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

夜不怠。是以遭兇兵叛。大水饑饉。舊作讀。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後漢書和熹太后

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論語云侵潤之語。破壞鄧氏。天下痛之。續漢書五行志云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



言破壞鄧太后家事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襄卅一漢有隗囂季子孟後漢 短卽犬戎氏

其先本出黃帝短當為短上云短姓白狄是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及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荼氏定四年左傳驕作錫皆殷氏舊姓也茶作終葵又有條氏

尾勺氏施氏殷氏傳作殷民按續漢書五行志注載杜林疏亦作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

人漢書按廣韻三蕭蕭字注引風俗通云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

望之漢書蕭望之傳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廣韻蕭字注云本自宋支子食東海杜陵蕭其後也采於蕭後因為氏漢侍中蕭彪始居蘭陵彪玄孫望之居杜陵望之孫

紹復遺蘭陵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郡襄陽人也郡舊作陵漢書百官公卿表初元三年丞相司

野王傳作李谷永陳湯蕭望之傳作繁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為執金吾建昭二年為衛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

氏尹氏鐙氏富氏鞏氏葺氏並見左傳鐙舊作鑽按鐙與劉同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杜注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

二公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且召公爽之

采地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

也詩疏云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地記

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按隱六年左傳周桓公杜注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傳廿四年傳召穆

公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篇云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

在周城南五十里此西都時周召采邑之可考者也王吏舊作主吏據程本改昭卅年左傳尹者本官名

王吏不討周語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皆王吏之證尹者本官名

也毛詩崧高序鄭箋尹吉甫周之卿士也尹官氏元若宋有太師師當作宰左傳宋楚有令尹左

尹矣並見左傳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者疑當作著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

節南山底今作氏單穆公襄公頃舊作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王先生云次疑獻之誤故叔嚮美

之以後必繁昌並見周語按穆公為靖公苦成舊作城據元和姓纂氏族略五國名紀五引改左傳魯語晉語並作苦成城名也在

鹽池東北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鹽池在西南後人書之或為枯苦枯古通用儀禮士虞禮錮用莒苦鄭注古文苦為枯齊人聞其

音則書之曰庫成舊作車一字按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苦成方言音變為庫成後紀十有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舊作城按

廣嶺九麻車字注云世本有車成氏十四清成字注云晉成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其在漢陽者

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成舊作城按云或分為古氏成氏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古成苦成之後隨音改焉後紀十有古成廣嶺十

四清成字注云漢有廣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枯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西平當作吳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

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以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文有脫誤漢書景帝紀注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閔元年左傳疏云

漢景帝諱啓啓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冶長並見論語

前人書雕從易省作周潛舊作泊按說文云潛少減也書冶復誤作蠱舊作書治漢誤作蠱按蠱治古字通史記貨殖傳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

蠱後漢書馬融傳田開古蠱章懷注蠱音治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蠱與治通後人又傳同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

氏堂舊作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漆舊作梁按廣韻五質漆俗作柒柒梁形近之誤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

未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况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

辯物同人象詞辯敘錄作變本書辯多為變比蓋後人据王易改之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見贖學篇彼文識作志蓄作畜學以聚之

問以辯之乾文言故略觀世記采經書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道以經書依國土及有明文以贊

賢聖之後漢書敘傳古總百氏贊班別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

貽後賢今之焉也。按今之焉三字有誤今或是合此二語與前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摺損意情相同淮南子修務訓云疆土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假意蓋卽喻意之義

###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襄廿四未嘗服斯役。年左傳闡茸而不才。史記

傳云闡茸。韋顯索隱引胡廣云闡茸不才之人。年左傳人臣隸。闡免杜注去。廡役釋文。廡字又作斯。引韋昭注。漢書云折薪曰廡。按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斯折也。說文無廡字。依義當作廡。宣十二年公羊傳。廡役。廡。養新序雜事四。亦作斯。役。漢書食貨志云。服役者不下二人。顏師古注。服事也。無所效其勤。中心時有感。援筆記數文。

初學記廿一引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字

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財與纜同。說文云。忽忘也。忘不識也。二字連文。漢書程方進傳。陳慶云。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芻蕘雖微

陋。先聖亦咨詢。詩板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按漢書藝文志論小說家云。閭里小知者之。論語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讖也。此文本於彼。草創

謹草創之。敘先賢二十六篇。先賢二字疑誤。以繼前訓。周語云。咨左丘明五經。白虎通五經篇云。五經也。左傳序疏。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漢書藝文志注。左邱明。魯太史。按草創下數語。疑有脫誤。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書已注。本篇者此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

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論語故敘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禮雖媒紹。儀禮聘禮云。士爲紹。

撰必載於贊。孟子云。出疆必載質。贊與質同。白虎通文質。時俗趨末。懼毀術。本行術。故敘

務本第一。

敘錄第三十六

人皆智德。苦為利昏。

史記平原君傳論云鄙語曰利令智昏說施貴德篇云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

行汗求榮。

漢書楚元

王傳劉向封事云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戴盆望天。

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為仁不富。為富

不仁。孟子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遇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

字誤王侍郎云卒化當作族位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下文又以族位對文是其證

弗問志行。官爵

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

論傷俗陵遲。

荀子宥坐篇云世之陵遲亦久矣漢書于定國傳云俗化陵夷顏師古注言積替也陵夷與陵遲同說文

作表 倂 途遠聖述。述字 故敘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方言云惟凡思也

察妒所患。皆嫉過己。以為深怨。

燕策云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或因類覺。

舊作類覺淮南子泥論訓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注考璜覺也類覺若絲之結類也

或空造端。

漢書楚元王後劉向傳元帝詔云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讖詆欺 痛

君不察。而信讒言。詩河水云鸞言其與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青蠅云無信讒言

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

史記殷本紀云知足以拒諫距與拒通

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

舊作咸

欲專君。治要載申子大體篇云一臣專君羣臣皆被晏子春秋諫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壅蔽賢士。以擅主權。管子明法解云臣有擅主者則主命不得行而下情

不上。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

太字衍本篇致平凡四見法言寡是篇云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於致平顏師古注致太平後漢紀明帝紀宋均曰治皆致平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馬融傳廣成頌云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臣篇云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又云治國致平之術皆其證

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

豫疑當作務昭四年左傳云先王務修德音 焉問揚庭。

敘考績第七。

易夫揚于王庭

故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君司貢薦。競進下材。史記魯林傳云。卽有秀才異等。親以名聞。其不舉者。若下材及不能通一絲。繩墨之

漢書王嘉傳云。下材。險危內顧。憎是培克。詩。揚。憎。今作會。何官能治。買藥得鴈。廣韻三十。諫。齊。魯。索。鸕。鼎。魯。以其。鴈。子。說。林。下。云。齊。伐。魯。索。鸕。鼎。魯。以其。鴈。

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難以爲醫。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貴。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

當致和平機。毛詩。榮。皆。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天。下。和。政。當。致。平。也。史。記。秦。始。皇。紀。環。邪。臺。刻。石。辭。云。天。下。和。平。述當作術在於君。奉法選賢。

國自我身。淮南子。秦。族。訓。云。身。者。國。之。本。也。姦門竊位。注。見。賢。難。篇。將誰督察。失韻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受暨書傳。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記。未。嘗。有。焉。律。歷。志。云。稽。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君皆欲治。臣恆

樂亂。忠佞溷淆。漢書。董。仲。舒。傳。云。賢。不。肖。彈。劾。顏。師。古。注。彈。劾。雜。也。彈。劾。與。溷。淆。同。五。行。志。又。作。溷。肴。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

論。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文十

左傳。云。宜。慈。惠。和。事君如天。宣四年。左傳。云。君。天。也。視民如子。注。見。敎。邊。篇。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

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易。繫。辭。下。傳。洪範憂民。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詩刺未資。詩。板。云。喪。亂。蔑。資。毛。傳。蔑。無。資。財。也。鄭。箋。云。其。禮。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說。苑。政。理。篇。又。云。相。亂。蔑。資。會。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未。資。卽。蔑。資。蔑。未。古。通。用。漢。書。章。玄。成。傳。云。於。蔑。小。子。卽。書。顧。命。眇。眇。乎。未。小。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傳。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傳。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傳。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傳。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

足以懷諫。傳十五年左傳云懷諫達卜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勞精注見慎微篇百寮阿黨。禮記月令

云是察不覈真偽。苟崇虛譽。舊作舉虛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史記汲黯傳莊助曰使歸任職居官無以喻人則

無功效。漢書朱博傳云分職授政以考功效程方進傳云陳咸內自知行辟亡功效故敘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

損祿增爵為羣臣貌匾比而辰民畢程氏以亡畢必古字通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惠疑慮之

諫考續篇云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敘述赦第十

六。前後文俱云故敘此作乃變文使與上相避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二字舊倒臣乃敬職。將修太

平。必循此法。循舊作嫻按考續篇云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今擬改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為國基。穀為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初學記廿七引范子計然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

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詩節南山輕奪民時。誠可憤靜。故敘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

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聖主治世期於平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後漢書曹褒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章懷注引孝經鉤命決云三皇步五帝

駭三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白虎通云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類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 必世後仁。論語仲

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敘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專賢任官使能 授以

鈇鉞。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官召將詔之將軍受命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王親執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持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鈇與斧同 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

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猾作滑 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王季子云聖人之憂民如此 皋陶御叛。御舊作術按御與禦同 宣王中

興。毛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南仲征邊。詩常武 今民日死。如何弗蕃。詩崧高云四國于蕃鄭箋之蕃屏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金詒遂竟使衛藩焉杜注使爲藩屏之衛蕃與藩通 故敘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無遠慮 各取一制。各舊作督按本篇云各取一闕今据改 苟挾私

議。管子法法篇云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 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漢書賈誼傳云聽言之道必以其事權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旣遠門。王先生云門疑闕繼培按作闕是也本篇云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廷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云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然遠不能自聞亦一證 太守擅

權。臺閣不察。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光武皇帝橋柱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章懷注臺閣謂尚書也 信其姦言。令壞郡縣。舊作今懷

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王先生云必疑戎之謀也 故敘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下傳 著龜卜筮。以定嫌疑。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俗工

故敘第二十六

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句有誤字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巽九詩有工祝。楚聖人先成。民後致力。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北黎勸樂。

王侍郎云孟子而民歡樂之音義歡樂本亦作勸樂臧氏玉琳經義雜記引左氏昭九年注疏謂晉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勤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勸為勸之誤今按靈臺篇不日成之鄭箋云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志已勞也綿篇擊鼓弗勝功傳云言勸事樂功也孔疏云是其勸樂之甚也勸事樂功傳即解勸樂之義神乃授福。桓六年左傳云民和而神降之福孔子不祈以

明在德。即本篇子路請禱事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曰祭祀不祈鄭注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本或有君子作孔子者故敘巫

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論衡無形篇云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天題厥象。詩麟之趾

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圈後漢書曹褒傳章懷注引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人實奉成。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當奉順而成之弗

修其行福祿不臻。故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青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爾雅釋詁云痛病也吉

凶之應。與行相須。說苑敬慎篇老子曰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新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己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蓄己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故敘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論語云後進於禮樂何晏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漢書游俠陳遵傳云為後進冠冕奉世傳杜

歛疏云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士常惑生不知所從士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士所錯手足

好辯。孟子將以明真。故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



以朋友講習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又法言吾子篇序云降周  
迄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或云王當爲至  
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云猶有散還懈慢而著在刑肆流在裔土莫之能奉當作矣與上韻協故敘交際

### 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勿示下情。勿舊作勾按韓非子二柄篇云人主

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主  
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離。珠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治勢

### 一定。終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入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秦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

龍下釋風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書。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

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

### 民精神。莫能疑含嘉。故敘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也。君臣上篇云身立而民化。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道德爲本。仁義爲佐。淮南子覽冥訓云。持以道

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洽焉。

### 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周語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後漢書

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問當作聞。哀十四年公羊傳云。所傳聞異辭。白虎通禮樂

其所受。而已。故敘五德志第三十四。



申 鑒

荀 悅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尙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旣望吳郡王鏊撰。



# 目錄

政體第一	一
時事第二	八
俗嫌第三	一五
雜言上第四	一九
雜言下第五	二三





# 申鑒

漢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諒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與輔弼之臣亂治也。時亦惟荒圯。堙治荒曰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尙。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蒞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

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觀字以善。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

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

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疆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

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

也 四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

非徒愛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

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善人則惡無所懲而為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

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

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也。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

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

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 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

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

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

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勛。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日凶短折一死

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禮周

朝土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

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褒化。

化所歸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讜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

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謂正

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則

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

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

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弗越也。爲之地亦

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

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

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

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

應於鉤。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

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此近也。埃鷄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

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書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

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尙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尙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尙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



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諸求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二首所謂向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曰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

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四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之

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舟。墜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言

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

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

之會可何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

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均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

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

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枝。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未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向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禦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贛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知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

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路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民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

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贖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

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

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

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左用之

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

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偽必作爭訟必繁刑

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

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

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

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言或命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為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論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為尤矣必也舉其重

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

鮮可也。謂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

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

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

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敝降。必書雲物。爲

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

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

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

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

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

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仲

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

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

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聽見損益。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

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

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

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

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

赦令也。

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

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

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倡之義宜改尙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尙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

言為尙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

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燥。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徽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龍當作尾之會。晉祚也。晉

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農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

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未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兪亥。兪亥疑賢亥之誤勇斯賁育。孟賁齊人

能生拔牛角聖云仲尼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錢名鱓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

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六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

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有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

謂盍。否則不宜。過則不擔。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

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

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

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

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

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

有幽門前命門呼吸虛關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關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

氣也。故長氣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

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

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

陰陽極則亢。陰結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遂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僞。曰。傅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與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入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與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

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

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

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

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

典。不曠於日。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

入也。缺一有問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

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

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

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

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肓純白。一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闈

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

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突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烏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

西城傳烏窰。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窰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爲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

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

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

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

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

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

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紕。紕與同進忠有二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

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

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

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塞。嚴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

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

鍾離尙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怒于

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

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

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

可謂難矣。言二臣者以調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暇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

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識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

不入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乙不幸不憂。傷非災而何。

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

民樂偏焉。

使籛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

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

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

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

鑿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字缺五城專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未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於一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志正則天地順之。况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字缺一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

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

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

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

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愈也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

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

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

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紉。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

和。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或問守。



曰。聖典而已矣。

聖典讀大經

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

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為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

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

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

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有情。由氣之有

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

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

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

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飲食非

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

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

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

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

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父子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

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賢聖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

不缺一義也。

字

# 識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鐫板。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爲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抱 朴 子

葛 洪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卽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之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齋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昭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華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藩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雄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攝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戢勁翮於鷓鴣（晉書作鷓）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鶩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白木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篤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沙磔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閼（藏本作閼。晉書作礙）也。以（晉書無此字）。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晉書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平窮否（晉書作杞）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華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

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  
（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  
（晉書作足）諮問。（晉書無此字）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羸言較略，以示一隅。  
繁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  
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  
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  
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  
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強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  
以藏（晉書以藏作藏諸）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稚川謹序，後  
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玄卷第一	一
論仙卷第二	二
對俗卷第三	八
金丹卷第四	一二
至理卷第五	二一
微旨卷第六	二五
塞難卷第七	二九
釋滯卷第八	三二
道意卷第九	三七
明本卷第十	四一
仙藥卷第十一	四四
辨問卷第十二	五三
極言卷第十三	五六
勤求卷第十四	六〇
雜應卷第十五	六五
黃白卷第十六	七一
登涉卷第十七	七六
地真卷第十八	九二
遐覽卷第十九	九四

祛惑卷第二十.....九八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遜卷第一.....	一〇三
逸民卷第二.....	一〇六
勸學卷第三.....	一一〇
崇教卷第四.....	一一二
君道卷第五.....	一一四
臣節卷第六.....	一一七
夏規卷第七.....	一一八
時難卷第八.....	一二〇
官理卷第九.....	一二〇

務正卷第十	二一
貴賢卷第十一	二一
任能卷第十二	二二
欽士卷第十三	二二
用刑卷第十四	二三
審舉卷第十五	二六
交際卷第十六	三〇
備關卷第十七	三三
擢才卷第十八	三三
任命卷第十九	三四
名實卷第二十	三六
清鑒卷第二十一	三八
行品卷第二十二	三九
弭訟卷第二十三	四二
酒誠卷第二十四	四三
疾謬卷第二十五	四六
譏惑卷第二十六	五〇
刺驕卷第二十七	五一
百里卷第二十八	五四
接疏卷第二十九	五四
鈞世卷第三十	五五

省煩卷第三十一	一五六
尙博卷第三十二	一五七
漢過卷第三十三	一五八
吳失卷第三十四	一六〇
安堵卷第三十五	一六一
安貧卷第三十六	一六三
仁明卷第三十七	一六四
博喻卷第三十八	一六五
廣譬卷第三十九	一七四
辭義卷第四十	一八二
循本卷第四十一	一八三
應嘲卷第四十二	一八三
喻蔽卷第四十三	一八四
百家卷第四十四	一八五
文行卷第四十五	一八五
正郭卷第四十六	一八六
彈禰卷第四十七	一八八
詰鮑卷第四十八	一八九
知止卷第四十九	一九五
自敘卷第五十	一九九



# 抱朴子

## 內篇

### 暢玄卷第一

葛弘著  
孫星衍校正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縣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灑（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混濛於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澁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何旋四七。匠成草昧。響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繁尉（原注一作繁）。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聽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器。臂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鳴。鄮舞紛綵以蛟馳。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藏本作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驪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燒（一本作耀）。出駟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作驪）。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藏本作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銀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路蜿蜒。

祛惑卷第二十.....九八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遜卷第一.....	一〇三
逸民卷第二.....	一〇六
勸學卷第三.....	一一〇
崇教卷第四.....	一一二
君道卷第五.....	一一四
臣節卷第六.....	一一七
夏規卷第七.....	一一八
時難卷第八.....	一二〇
官理卷第九.....	一二〇

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苦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跼。華嚴易步。越（藏本作越）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游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禮器）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狄。非也。依意林引改狄。翟同字。又見後辨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螻蛄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豐夫謂之無聲焉。聳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縵。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鸞鷟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况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謬。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作非）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陸）水性（藏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溫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燭。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祥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賢。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本無此字）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尙。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數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蠃爲蛤。荇芩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蠹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龜。枝離（原注一作骨。疑）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

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聞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諳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黯景掩藻，廢僞去佞。（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此二字）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超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汗，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燄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翻清塵，風飄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濟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雄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壑，日（藏本作自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熱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覩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

其必有矣。然畫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考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有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豔密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處。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嚼膚則坐不得安。蠱擊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入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吹噲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艾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膾。屠割羶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闔地拓疆。泯人社稷。斷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繁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噉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

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鬻桑絕糧之餓。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與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勤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銜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按待當作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紲。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捫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尙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鄆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酗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藥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杳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魄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招燕簡募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臺（藏本作蠟）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蠅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悵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能皆秘其要文（一本作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此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會蝕之故而謂懸（藏本作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冒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

鉛所作。又不信駮及駮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二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蛇蟲)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崩)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閒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藏本作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二十八字）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鬪棋，棋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夏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疑作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餒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覽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有脫文）膽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羅躡，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衍）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遍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尙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服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巍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牟，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平？若得仙無復任（疑作住）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

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修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會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甚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缺之不書者。

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鄒君。鄒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粒則如漿。若之薄味。嗜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木作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銜）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污而淨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霆可證也）而覺市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敵（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蘇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當作大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旨篇）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尙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盛陽不能

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意林作鳥)南夷。(意林作域)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脫文)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疑衍道之二字)言而如醉。睹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聖二字衍)人之富貴者。己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啞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各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文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鑿石水。(原注一本作汞)戎鹽鹵鹽鑿。(疑作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刻本有封之二字)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

須與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曰柔（一本作藥）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卽鉛也。藏本無）合火之。卽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卽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衍）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篇云。其上三（御覽引作七）篇。不可教受。（一本作授）其中三（御覽引作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作當）沈之

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

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夏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藏本無此字)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當衍)難也。予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熟。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

煇。(藏本作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金中

煉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其藥力不

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

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曾青

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此字)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

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卽便長生不老

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

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青礬

(御覽引作礬)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有禹字)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

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

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

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

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作偶)塹以

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

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瑣珎。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據意林增各本脫)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汗(原注一作汁)及櫻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榨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鷖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作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納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筩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裏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溫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上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會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煑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煑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煑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丹。以會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箒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汞二字）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三字當衍）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石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百歲。又韓衆（嘗衍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尙數十法。不可具（藏本作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當作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藏本作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

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作十）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當作人仙誤倒）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中。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嘗有一人（藏本作人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字之誤）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嘗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綵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

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刻本作嶽)眉山。緱(藏本作緱)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鸞祖山。大小天台。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夏洲。紆嶼。(刻本下有洲字非)及徐州之華(藏本作牟)首洲。秦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作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作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得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與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尙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削。(刻本作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位。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豬負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作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五王理卷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可字非）說。昔庚桑胥。胘胝文字。（髮子字）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作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違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遺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駟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漣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擘擘秋芝。朱華翠莖。鼎鼎珍膏。溶溢霽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逍遙戊己。燕和欽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衍）盈尺。非可求之（疑脫於）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其字）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滲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作新）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橋（藏本作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藏本作豬）晚卒。

夏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甯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附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褻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臟。退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統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剝腹以瀉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卽下文所謂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者非。刻本無此二字。更非。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荷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素（當作蒸三國志作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夏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桂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葛蒲乾薑之止（疑去字）痺濕。菟絲菴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栝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芎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甯信夏醫之攻（藏本有疾字）病。反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

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夏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夏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夏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秘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烝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已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烝禁之。皆卽絕此。是烝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烝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烝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烝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搵。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爲)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烝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遠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烝。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



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烝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爲上成。複姓疑者是公字之誤耳）

###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皁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蒙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粉蜜而不知。醜醜而不賞。醇醪而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生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縮（意林引作縮按縮縮皆非也。當作蠲蠲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爲是跡水又見後明本篇）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蜴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

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冝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尙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竄。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藏本無此二字）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輟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慧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專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

穀多儲果疏乎（刻本作蔬，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記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廷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作捨）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長短，牽天援地，詛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欺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文）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許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

行求遺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牟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死地四字。沉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懸絕。崑崙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崑崙。崎嶇。和氣縹緲。神意並游。玉井泓濛。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御覽引作寶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御覽引作靈。飄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探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遑。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

此皆巫醫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宜。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笑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舊脫如字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 塞難卷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礬礬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

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蚤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蚤非我不生。而我非蚤之父親。蚤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芝朮（按：朮當作橋。即禮記芝朮也。廣韻：朮木耳。別名可證。橋即橋字矣。）之產於木石。蝮蝮之滋於汚泥。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姣）。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羸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或枝離劬瘁。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藏本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傾）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刻本有上字）。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末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生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禮樂。唯禮觀本作禮樂。今據之改正）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諒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惻惻）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冒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祿當作祿仕與上文子下文耳，已喜恥爲韻），割爨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賤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字），比屋而可求（藏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街巷，忠（忠舊誤作志，今校正），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履爲天下之（藏本無此字）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願會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冒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

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黯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縷。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聞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丑）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厚注咎一作吝）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已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同）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滅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鏡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



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大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峻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二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肖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深淺。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藏本無此字)吐之。(當重有一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

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旣不得盜。或令人發效。故鈔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一字）不交。則坐致壅闕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書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旣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警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鱉（按鱉當作鱉。假借爲鱉。鮪之鱉。顏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鱉。尙書大傳注鱉或爲鱉。鱉鱉也。其用字正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鱉之鱉而改之。以俗鱉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肖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字莊子。闕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作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齋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僇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

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實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棄許所以稱高也。遺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之王)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闌爲綈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裘衣。薇藿當嘉饈。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嵩峻以獨往。但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入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墜)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敍之歎。勲高者有循資。(藏本作待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笑。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臆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鱸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盧鵠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滅其峻。挹(藏本作升)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缺掌乎。或曰。

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闌)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筮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藏本作乘)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肆宇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橈槍尤矢。旬始絳繹。(按絳繹當作鐘傳謂天鐘及格傳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聞(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虜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沈)沙壹(藏本作丘非)觸木(藏本作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杜)宇天墮。鬢(原注鬢一作鬢)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原注一作丑)倚枯貳(貳舊誤作二今校正)負抱桎(桎舊誤作杜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護遞生。(按元當作交)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味吐烈。磨泥澆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干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蕭霜。西兪以唐景興。鮮卑以乘(藏本作乘講)鼈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按來當作采)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刻本作內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按文當作合專見後辨問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

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鳩之翩翾。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聞。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 道意卷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尙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平竒冥之內。獨狝狝猪（四字據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勢猪作勢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平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遠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惠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作筭）馳騁流通。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蓂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馨羣。何能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禳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卓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銀非）之軒。布

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路。太牢之饌。求名於明主。釋僇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詭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卻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須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鬻。封以王（藏本作往非）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能免。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按妄當作忘）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畜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按嘗有脫字）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刳剝。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結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說。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事。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遁逃。因爲窟藪。

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按舊譚作振今校正。

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塗。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恆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嗽。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无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温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止人間一二百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以捕鼯。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鍾怪神篤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稅。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其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脯）後用牛牟。爲立帳帷。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蘇本作使）或持器遺（當作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一字舊誤。今校正）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當作謂）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



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遷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卻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簞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兩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藏本作鑿）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藏本作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警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鮪鰕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

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鳩（刻本作鷹）隼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牟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矣。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刑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一二愈字藏本作逾）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藏本有明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人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哲。業尙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竭。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蕙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鸞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

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未詳）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守非）。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衍）之。有司加之（當脫以字）罪福（當作禍）。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一本作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無誤）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作真）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但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擄。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攜華騁豔。質直所不尙。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鑿。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卽）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實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舍）。鬻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駿馬之過隙也。

涉精神之淵。則（當脫二字）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當衍）蒼蠅之（蘇本脫蒼字之字）力奮質。以涉眇（原注一作日被陶當作陶）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聽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蘇本作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嚙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拆偶而多福哉。

仙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蘇本無此字）天神。（御覽引此下有仙字）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此二字）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寶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作五雲）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柱。次則石莖。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百八十四引作丹）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一名純盧。（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云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荷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薤門冬。或名蘗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

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蕈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邊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驗。(驗舊誤作獸今校正)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羹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擷。唯中以治效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作雞格)一名垂。(御覽引作岳)珠。服其花。勝其寶。服其寶。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作升)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大觀本草引作代)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加肉。象有頭尾四足者。夏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一二)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晶。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

十五引作墮)入僵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僵。(自有一至而僵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衍)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作近水之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御覽引作斗)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髓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御覽引作斗)得千歲矣。石硫黃芝。(御覽九百八十七引無芝字)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原注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大觀本草引作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探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干。按所引爲藥部射干。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藏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千字)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二。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未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

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夏(御覽引作夏至)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御覽引作文)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未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未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未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牟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研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頭數千(原注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鸞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未服一頭五百歲。

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御覽有水字）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未服。方寸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原注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擬以爲粉。或以無巔草。禱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作愈）二年久服。（藏本無此二字）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藏本此三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無）不傷膚。（藏本無）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藏本作燒之）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大觀本草玉石部引小有異據之改補）又向日看之。瞳瞳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露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大觀本草引雄作雞）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大觀本草引作滑）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膈腸（大觀本草引元膈腸作帶腸二字）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



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癩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行致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粘。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引有霞字。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原注招一作始）合得珪璋環璧。及校（原注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下當有日子）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駱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大觀本草引此下有驚字）化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二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梓（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引作頓）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作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薑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

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夫（疑作央）丸。制命丸。牟血丸。皆令人駐年卻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鳩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昔作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舂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齋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藏本有瞿字）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大觀本草引作命）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之。又過視。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大觀本草引作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子（藏本作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速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

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燬。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墨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藏本作聞）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當）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三十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稜。（御覽九百九十引作稜）非後。巽覽篇有移門子記也。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駑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舊誤作勿今校正）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權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

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再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

次舉右。按右當作左。右過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藏本無此字。後有九跡。

小神。按疑有丹字。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

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金丹篇補）餌銷黃金法。猪負革肪（肪舊誤作方脂二字今刪正）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本無此字）中。百入百出。若酒亦爾。煖一斤金。壽（藏本無此字）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夏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金丹篇從作篩字同也）醇（藏本無此字）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和蜜二升）凡三（藏本無此字）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見金丹篇其文小異不具出）

## 辨問卷第十二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脫一字）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軼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疑作具）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書字今刪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綬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圍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依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故衛協張墨。於今有

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刻本無上二字）狄。機械之聖也。附庸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割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遵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此二字當衍）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尙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噴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刻本作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

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冒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擲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鷗。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蟲之所首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澗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之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撥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鄉子以爲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岩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甕。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覺。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翫飛。翔翔八極。與雲

致雨。稜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詔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笑。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遠非）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速（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不笑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 極言卷第十二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關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



有意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并不違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稜畧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澗。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堅誠。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閒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夏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藏本作穫非）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尙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藏本無此字）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此字）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勩。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引作政）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崑崙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豁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覽引作賈）玄素二女。精推步則

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遠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註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肖。長奇怪。開（藏本作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當作邑）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帝字非）石（原註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寫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很。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意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

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讀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墜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刻本作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播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效或滿（刻本作壅）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卽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之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溼，不知風冷暑溼（藏本無此六字，非）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效唾凝冱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鈎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暈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當作龜）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

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尙少壯而知還年（疑房中）。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衰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疲癢。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早二字）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攬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與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龔夫也。

##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

可銜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官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詭。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入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原注一作權）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凌晷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重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半竿。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違。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未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親。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

之者。恆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原注一作郊荆)祈連方。轉元功。騰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逐。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閒。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無此字)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尙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未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干。(藏本作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肖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勩歷試者。不

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牟穀帛。錢寶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秘術五字衍)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贊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暗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弊之尙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踏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懔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遷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諛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尙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辦。(辨卽辦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

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初之蠱。求干天之木。漚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謾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冒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窳。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函臆闕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藏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竊鍾椶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讒警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羸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尙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黯。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尙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



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黷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憂憂耳。若誠知之。而則劑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况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寔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坑輪長生之階徑。箴砭（藏本闕此字）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笑疾（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 雜應卷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藏本無此字）。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藏本無此字）。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馮餘糧丸。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作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意林引作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又云。食草者。譬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邊耳。無大妨。

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紱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菟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蘇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與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蘇本作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者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違之者。而（疑術）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按作當作乍）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皆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謂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未合丸。

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蘗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耀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脂粘糝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覺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鑰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術）。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詩中爲韻也）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附。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鑿金之（藏本無此字）符。或戴却刃之（藏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

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刻本有千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丸塗人身上。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關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中有缺文）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恆。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大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尙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氏）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

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尙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卽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僂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卽肘後救卒方也卒古祥字）叁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雜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肖。卽爲人使。使膝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刻本作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棊。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謁訖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人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佳字）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

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冷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蕪蕪菁子。令熟。曝乾。未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能勝人也。師言薦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剽忝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之字）。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

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鏡。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原注一作崔）文黃（原注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刻本作通）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違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鸞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湯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

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藥穴。揣爛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卽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箒。箒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卽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卽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閑卽闕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卽辨字也）作也。有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詮非）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耶。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尙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卽壞。況（藏本無此字）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臙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



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澆鼎，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悛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滅，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會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雖化爲蟹，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選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值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冒費見財以市其貨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

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鑪。大戟。鬼箭。天鈞。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鈞一作鈞）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裕。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刻本作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蜩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煑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箛。箛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煑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卽以爲箛。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煑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母砂。一分并汞（藏本作綠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筒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箛口。以漆（藏本作藥）。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煑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卽黃金也。合治（藏本作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

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鑪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筍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卽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筍中耳。

###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筍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筍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醴和塗之。小筍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夏非半斤。取夏非法。用鉍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鉍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夏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筍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筍居爐上。銷鉍注大筍中。沒小筍中。去上半寸。取銷鉍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鉍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鉍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卽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方寸七）火令相得。注水中。卽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筍長九寸。徑五寸。擗雄黃三斤。蚓蟻壤等分。合以爲泥塗裏。使徑三寸。圍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筍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蚓蟻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筍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筍。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筍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鉍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卽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卽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卽柔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卽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養一丸。（原注杼一作杼）以拭目眚。卽見鬼及地中物。能夜

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俟。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露也。以紫葺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 登涉卷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

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恆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蓋）。踰及偶高（原注一作蒙）。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卽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鄰（原注一作鄰）。伯夷者遇（疑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擣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燕其衣。乃作燠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卽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偏偏。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丑）。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作戌一作最是）。六月卯。七月甲（當衍）。子。八月申子（二字當作巳）。九月寅。十月辰（當衍）。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作辰）。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

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癡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衍）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闢。（當作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耕。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衍）所謂寶。（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下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火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

者水也。已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于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亦乙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闕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闕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作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暉）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有人字）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御覽引無此字）者。名曰四徽（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名（御覽引無此字）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矛（茅舊誤作茅今校正）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蟹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豬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一勾誤倒今依御覽引乙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虺之道。抱朴子曰。昔園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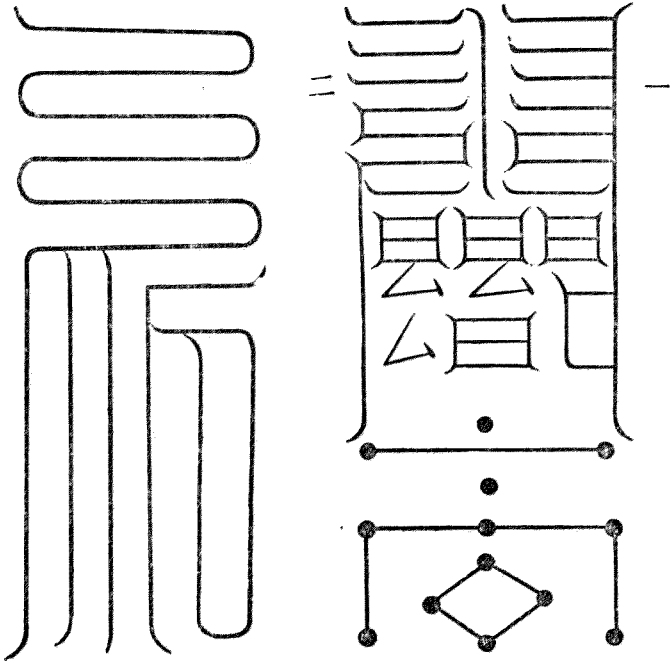
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卽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烝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烝。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烝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口烝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頭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烝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烝以吹之。卽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烝。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烝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之。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豬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藏本有香字）及野豬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達二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及嚙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嚙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曇誤）曰（藏本作曇誤）鴻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吳（藏本無此字）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烝禁之。蛇卽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海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綆者。直下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蟻。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蠱至骨。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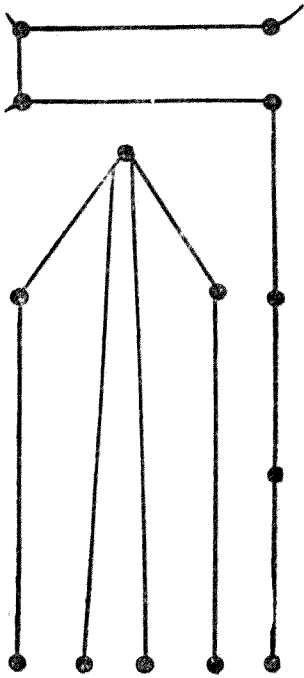


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入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薜荔。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菖菘。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未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網罽之爭。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卻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弓蓬弓蓬。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慈石。則金丹當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其次服羈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卽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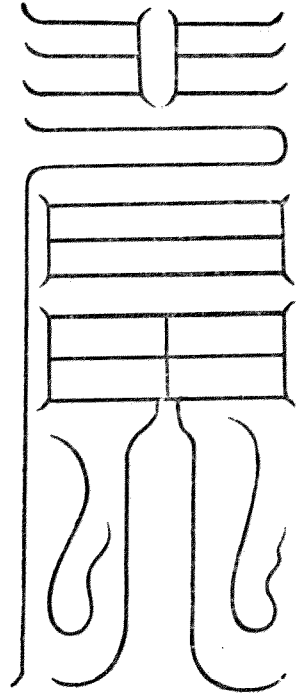
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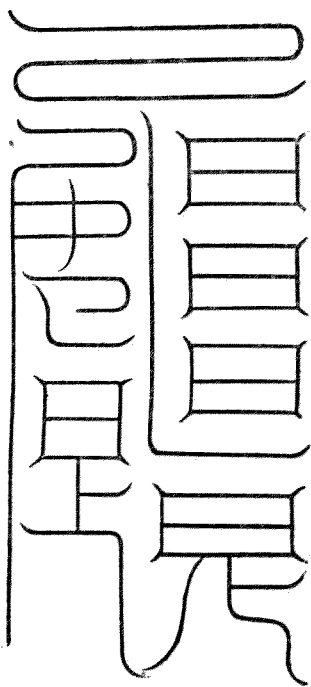


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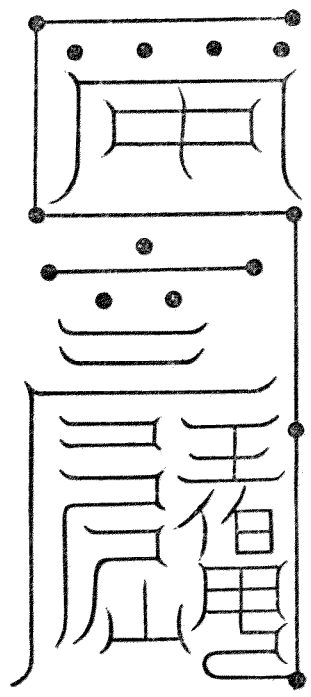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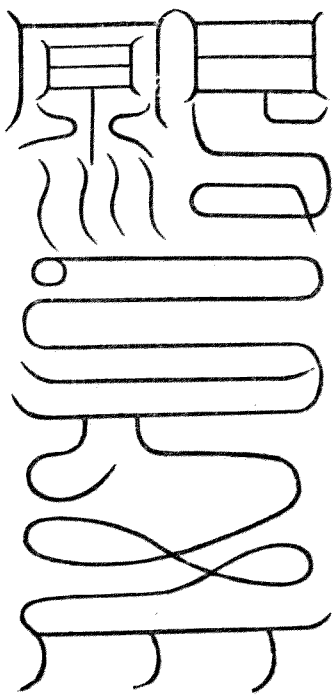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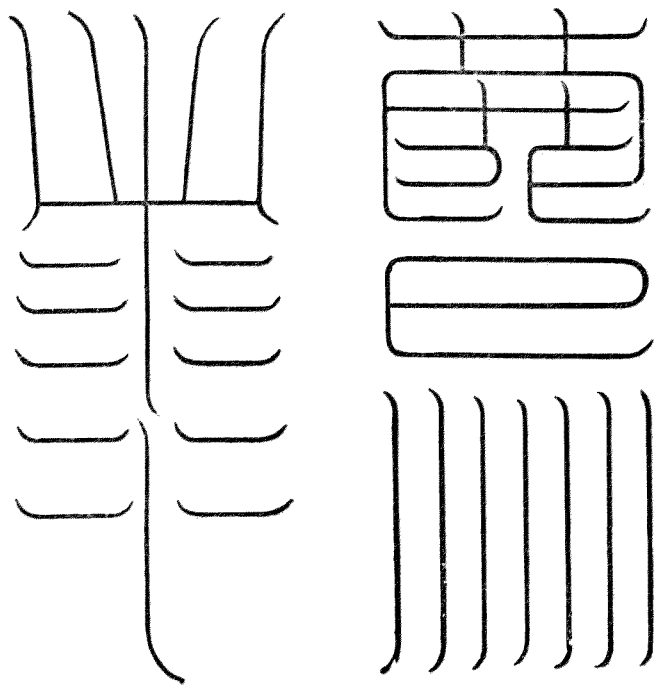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考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末六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內篇 登涉卷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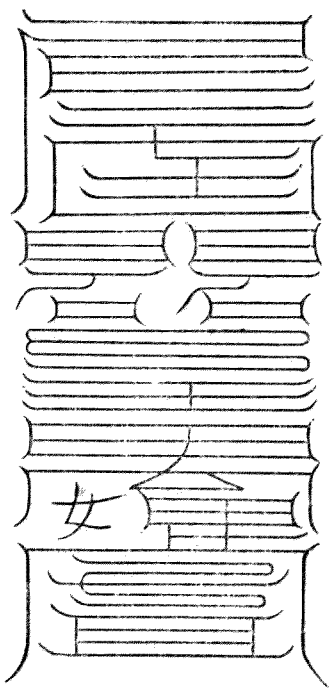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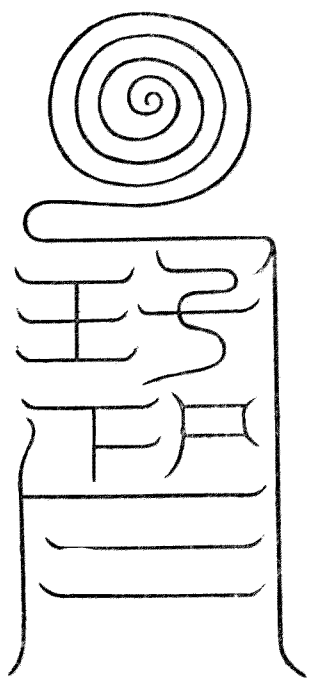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稜涉當被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鑿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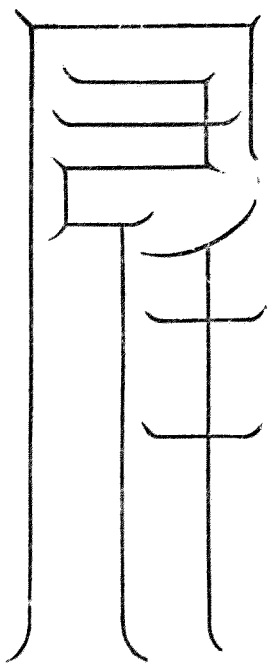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缺文) 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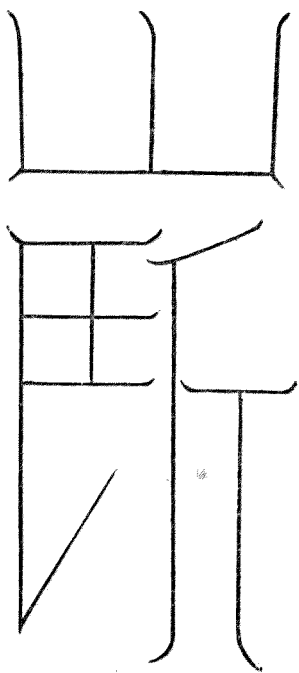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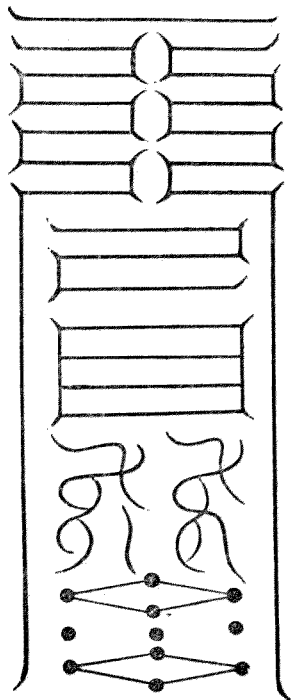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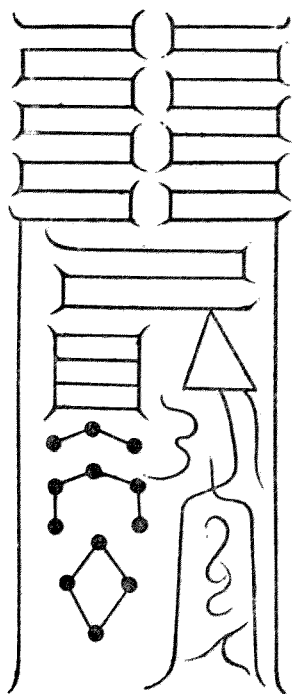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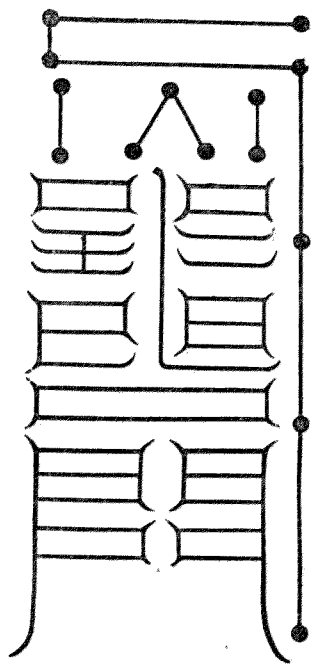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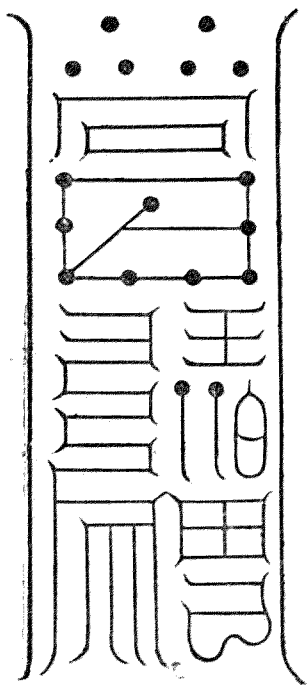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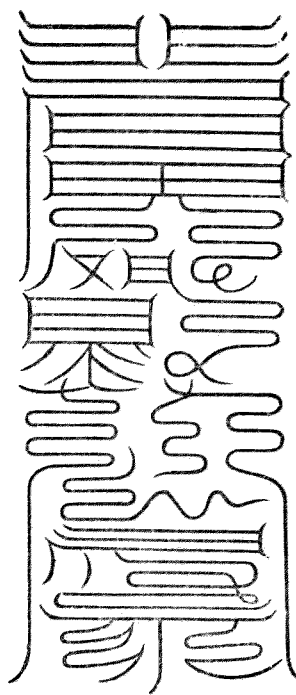


朴子曰。以葱溲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烝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如綆。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久。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又卽釵字也）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聞。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躡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珣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卽卻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原注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卽閉氣。虎卽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烝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烝。畫地作方。祝曰。恆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

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末五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

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遷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還。(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於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置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空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得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敵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閒。虎狼之藪。蛇蝮之虞。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斃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蒟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

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蘇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閒。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入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覆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 遐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威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敵。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密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

子弟（當作弟子）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是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入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郵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待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作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厖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尙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授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遲近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作敬）經，甲乙經。

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救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原注一作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入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原注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原注開一作闕）。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藏本作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八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名山疲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按人當作人）。溫氣疫病大（藏本作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輿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穆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箴符。禹躄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咸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疑當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尙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土。但以倨（倨舊誤作錕今校正）句長短之閒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卻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卻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

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與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聞。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醢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寶卽取。此寶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選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 祛惑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况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寬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斬靳不捨。分擯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

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糲粥。必無太牢之饈。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資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屑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斲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輟轡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待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尙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嵇謂稽合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俱傳同。又含傳不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啞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榮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

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恆以殺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與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其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杵（原註一作搗）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髮鬢。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昏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笑其浮華之說而愚之。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漸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探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僱子王喬。諾仙來接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蘇本作

竟）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數十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瓊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峰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牟。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符。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鷁鷁。（鷁鷁誤作鷁今校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闢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鼻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鼻（當有都字）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復舊誤作後今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鼻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一宇）其在（當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致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

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作之見)白。(前復覽篇作帛)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 外篇

## 嘉遼卷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遛。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嶺岫。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黃真之賈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伎絃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槿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頰頤而滂沱。抑輕則鳩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殞淪。竦卑則淵池嵯峨。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期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

奇撥亂。若乃耀靈鬚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驪駮踣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鼻。猶震雷駭則磬鼓埋。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攬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藏本作害而）不能加也。不踴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翻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今本作鸞從意林改）不結網驪。不墮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臧門伏劍以表心。毒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贖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牟說安平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輪榮實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宥海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闔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深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且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



斃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積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親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遺，亦猶惡淫而豚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漭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攝縷（舊寫本作攝履）美於赤舄，縵袍麗於裘服。把樽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楸。登嵩峯爲臺榭，抗巖巖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庠，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違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冒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

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尙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爰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燭燭以廁日月之閒。拊顛瓿（舊寫本作顛瓿）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平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噓。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卽戎之勞。然切磔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虛本作非損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怒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擯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敍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銜門者可非乎。夫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鷲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 逸民卷第一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羣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鸚鵡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藏本作魚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尙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儼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襄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尙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尙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瀉魚鼈之池，則神虯遐逝。劊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尙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賦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尙何如周公乎。任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夫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尙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卜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尙默默。（疑作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齎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尙不冝苦言以侵隱士，寧冝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尙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曲蘗，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覩覩，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尙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冝，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尙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尙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尙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尙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願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遺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奸君之朝也。

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韓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仕人日數語）則鐘鼎鐃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闕風。而臨雲霓。翫滢江。游潢滂。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羣。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轡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鸕登蒿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爲淹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尙。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閒。比夫輕四海。愛脰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任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闔（蘇本作闕從舊寫本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枝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巨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

矣。幸子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蝸翼也。若然者。豈冒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巖爲鼉鞮之音。推黃鉞以適鈔鏤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駢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披葵去織。純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縑乎杼軸之閒。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繻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鑿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任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流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

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王帛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王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襄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尙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任人乃悵然自失。愴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勸學卷第二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鑿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藏本作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罅不罅）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闐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舊寫本改）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稜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平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嗣。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驥。本實一

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潛濊。則虯螭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作止從舊寫本改）。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純。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惰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改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枯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成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牟而戒浩瀼。訪烏瞖而冷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沉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驟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鴟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賜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黃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鶩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桴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逮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

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殄。中興在今。七耀遼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慧）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樞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疑作囊）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法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整紛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飽者忘菑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劓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勤誠。則世無視內（盧本作謂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鑕。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鑿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縵麗。夏績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駘。飾朱翠於楹棧。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恣醜醜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視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錯引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巨。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



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惑。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羸。校彈棋博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捨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廡。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閒。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艱於混養。布密網於綠川。唾香餌於鏈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鳩。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罟罟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贊之嘉賓。人聞

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邀逸漸篤。其去儒學。緬平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撙節蕪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大經之正道也。

##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僞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莛。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句）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磬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親鷲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字）懼不足。而政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燭照。範秋霜以肅物。訓詒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巖若閩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淵）之萬仞。而襲近（此二字藏本但作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

陳矣。我之姪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輪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澆潤。民之飢寒。則哀彼實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跽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虞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脰。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冥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羸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鑿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襄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鷓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政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綱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諂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樂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字)以節無鑿。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聆虛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謾司原之箴。折筮諾以迪梁伯之笑。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探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臯化爲鴛鸞。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淖。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彌。虓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

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祭。甘露淋瀝。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黓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冤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窟。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具首遠善。猶氤氳之順動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未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笑。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僂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且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本居額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闢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拊舞。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地。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瓊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凌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喪衷。是

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攻弋而忽稼穡。重兼井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圉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甚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馳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逸世之大賢。擁簪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意作林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峻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絕。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顧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諄而不得者。徒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垮而談潔。進思盡

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寧銜執鋒。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誠專祗慄。恆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驚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一脫一字。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彘器。能者鑄勳。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喪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擯上以附下。疑當作擯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儻。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責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斲。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付引。轅若載重。鈔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竄，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陵（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血於四裔，擁兵持壘，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爲盡而弓棄，兔乾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委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牟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尙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韜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

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竭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麤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喪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據。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能愛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平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尙之儔。巖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魏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



乃臧獲之乘驢駃。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轆。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駭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鬻孺背千金而逐蚋螻。越人棄八珍而甘鼃。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寢。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卻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羣檜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鋒緝。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尙。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猶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政視。役聰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

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鸞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知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轂。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蠹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不必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本）作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作文從舊寫本改）接亥唐。腳

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蘇本作佞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 用刑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尙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屢彌蔓。而下躡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欺。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僮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

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瘡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大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奔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從意林改）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糜。（藏本作之所靡從意林改）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擱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而上與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救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

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嚙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作於下海)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卻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卻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戴。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絳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孳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環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甕。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翳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原注虛檢切)猶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

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隱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禍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衍）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烏雀。覩亂萌則若雉（原注他計切）田之芟蕪蕪（原注於吹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迫。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與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興。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攻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搯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閒。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疑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

鑒末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選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虞。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竇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禁絲。引用鴛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賣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瓊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鬪茸爲伍。清節羞入饗餐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魏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絃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笑。亦安得不捨擻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閭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傲。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讓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會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淖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旣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敬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必不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字空白)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選。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閒。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汗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



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闡蔽也。良將高第。敢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苟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教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灑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詬讖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髻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者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

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嘗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經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面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取。跡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懷悴劇於喪病之遠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齷齪疏拙。以奴顏婢睨（原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纒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良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

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雖赫奕。刀尺決平（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烏萃於玄霄者。扶播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棄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且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鷗。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渺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違不足貴。玷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始終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救。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鷓鴣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

藤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淨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駘。(藏本作滄稟訥駘今從盧本)加之以天挺篤癩。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少。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擄捕。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闕於當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絲之竟難。(藏本作寃難。盧本如此疑作實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實須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鏡和照則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有脫文。盧本補虛字未知是否)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盧本補)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綱。(盧本作綱)歎。或睡。(原注五懈切)嘗。(原注音貴)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鷓鴣鼻同枝。麟虬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

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己。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作反從舊寫本改）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騷擾（原注於咬切騷馬也）能奮鬪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未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始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韞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僂拔萃之才不用矣。賁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櫬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寸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脰（疑當作漿。舊寫本賧字空白。盧本作魚安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衮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仿人字）之夏榦。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勿之。糴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疔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樂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鬻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逼。况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璜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刺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鑲。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闕也。

##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

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原注如履切）權右之國（疑作闕）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吠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陵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賜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作己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初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駒。不能到也。楹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大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貌俗。銳輪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藹。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瑰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瑯於毛（舊寫本作毫）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埋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攻素。競驚飄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作詣夜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作伯夷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探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閒。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治平無作治元從舊寫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作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作羞）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漑納行潦而潘盜。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鮒鰕踊悅於泥淖。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聞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冒攻讐。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蒿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

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熅而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嬖娵而陶釣。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箕。(原注苦怪切龍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改下云非余罪明此作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鷦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字)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閒。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虧(原注干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一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鬻鬻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礪。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是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蒿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舊本作豫從舊寫本改按本書屢用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蚪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勅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



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與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燧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一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騫蹇矯首於瑀。(原注多么切)輦。賊驪委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竇此之由。或蠱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舊寫本作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隱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容。雖則劓之。猶未滄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笑。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原注力尙切)也。安官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縵袍無卒歲之服。不冒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森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

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勿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僂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原注徒刀切）鞀（原注奴移切）恣喋馨（原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禬傾棄而不羞。醜醜專灌於園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虛而不響。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駃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擘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鷲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紱。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數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洽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魏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自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聞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

鵠之翼。駭駭之足。雖未飛定。轉迅可必也。麋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駭子有吞牛之容。鶻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烏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作龐非)德公。觀耕者則披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闔閭。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瘠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蠶蟲之音也。唐呂欒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跨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恆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唐陶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記。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閒。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奉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末論。亦未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鬯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逸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恆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攻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樞。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也。人。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結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歇。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獨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毒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觀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

觀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聞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尙。又怠情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聾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越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曾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土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婁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

垂翅。名爲弱。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變。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僂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譏。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砥礪（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鷓鴣（卽焦明）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尙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 明訟卷第一一十二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未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訐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媵。其三絕者。再倍裨媵。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

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開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僦（原注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少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恆挾在意外之威。恃可數奪。必憤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冷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媵。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原注五懶魚計一切）。眦（原注在懶在計一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躡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斃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媵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退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 酒誡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蒞（原注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矚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

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當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黷(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湯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原注音洵)其初筵也。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蹀躞。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偵(藏本作偵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顛轍梁倡知舊作偵)靈(原注居月切)良偶。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播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意林作皆裨瞻而高發)廉恥之饑毀。而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蟄封。或登危踴躍。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營(原注爲命切酗酒)於婁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本作器人從羣書治要改)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狀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詆訾。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羣書治要作儻)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羣書治要作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病於膏肓。(原注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藏本作煦)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慮鬻於小餘。以稽遷爲輕己。傾匡注於所敬。毀勤變(藏本作懶。本亦勤從羣書治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節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處。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



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病。今本但作風之爲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本作悶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原注荒且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甚少。彼衆我寡。夏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原注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當作辱）制鞭而死者太多。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路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壙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酷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意林作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襄姬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眞丘。瘞蕤圻澤。裸鬻儀葬。寶降神祇。酒爲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疑有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

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乎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颯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嘗有誤)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 疾謬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故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踣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搗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閒舉足不離(本作舉口不論從羣書治要改)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講(本作論從羣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原注五臟切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颺(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笑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賊(原注錄耳由切賊扶義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羣書治要

作得) 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爲人也從羣書治要補改) 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損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者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齋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木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諛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佞(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原注職淡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驪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廳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原注曾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洵洵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夏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遺其誇矜尙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及避更加據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

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籥，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鼻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笑唯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閒，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續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躡躡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畝，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各位粗會，便背禮判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矧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授，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爲集入他室，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笑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

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耍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讎。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奸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簞。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盛以楚撻。或繫腳倒懸。酒客醜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騷。(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閒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逸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

亂鬻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闔閭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淋漓。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黍。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交。極贖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腳。(羣書治要作屈申)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駘。以蚩鎮抗指者爲勤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怛慄自失。暗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 識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千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螿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廟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帝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盜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颯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

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胞。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殲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竇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會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禮。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尙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隲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纒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盜。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日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平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從羣書治要補)去之

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僱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事豪貴）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閒。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屑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倭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逸。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螻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鷗。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勵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踣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邊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笑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脫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闖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好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戒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尙驕



喪。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責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通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數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充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刺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二字（從羣書治要補）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書治要改）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官草靡萍浮。以索鑿柄。儻平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藏本作無從盧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爲長）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貧。（藏本作彼或以經濟之資脫見字從羣書治要校正舊寫本作經濟）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

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絃。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勘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判。離判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燄。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或有闔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與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黷養遁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洒者矣。或有圍棊搏菹。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讟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繫纓。何由勝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藥之願。不令跛蹇廁駢駘。冒昧苟得。闕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驚。爾服驚。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闕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翻乎若勝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官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 鈞世卷第二十一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澗澮之方江河，蠟堙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官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一字）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臚，滄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筌笑，方之於土，並有德行，而一人徧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下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惇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囊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少煩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探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滅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罈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采。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澹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休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慮思。考校判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

息學者萬倍之役。輯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笑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箴。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 尚博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薄蒿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瀾。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驥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閒。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錯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乘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笑。富博之子書。以磴切之至言爲駉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莖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明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曷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韓。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未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醜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鬢。訖於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悽（原注力候切微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鸚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官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剗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遠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躡踏背憎。卽龔從味。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荆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峻。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明微。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鸞。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峨瑰傑。嗜酒好色。闌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遠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嫵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蹙馬弄稍。（原注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巖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闡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冒吐其祕算。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睿離退。姦凶得志。邪流盜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土。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飄焚偏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辰闕。左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燹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襄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 吳失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抄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葑。而忘同身之禍。笑鸚鵡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壩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策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乘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鑿。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術。從入遊玉根之藻。枕。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譽。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蜜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莖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饜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鷲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講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



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彈響。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聽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纒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本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謠響。南風不詠。上不獲蒸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蠅而不躍。鸞虞黯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礎於龍濟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暉。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藏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路淵滄。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鸞臠。安官沽術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璠委乎澗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 守靖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癡丘之莫爭。簡墉土以葺宇。銳精莒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天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甚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政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鳩鷺以振翻。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任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粃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

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此也。充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潛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糶曠於園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謾。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飽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甕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瓊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闈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造造於潢潦。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辰赤霄。以高翔。鶴鶴傲蓬林。以鼓翼。跨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儉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墜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侈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議之以情類。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坳。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鑿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歲。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墜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鑿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徇目。子以吳雞

之甘呼鷲鳳，辨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車，藥滄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天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芻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圍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辰，嫫媧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糲（原注：陟良切）之實糲，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魏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鈎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奔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寶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瀟，贅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奔林垌，黨援多者，偕驚颯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驚以沈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儻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糜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

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官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尙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鷗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塞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慄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飢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夫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靡魏。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 仁明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證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蛸飛驟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阨筭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

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艱艱而改性。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鑿玄淵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大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尙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喪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聽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閒。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鉛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腹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闔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飄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臺。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燼。是以隄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覺驚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展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展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莖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續。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口生。(藏本作結生舊寫本空白一字)是以嫫母宿瘤。

惡見西施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銳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悵懷。以疾其超。武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抗今從舊寫本）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廬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抱朴子曰。餘糧鷓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沈燿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僂於峻塗焉。青萍憂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藏本有倫字今從舊寫本刪）犯過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惟能言而不得廁貴性。蛩蛩之負靈。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誇讎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遭冷。重鑪以却暑。逐光

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莖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擊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乏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矧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馴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羸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恆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婁列。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續緜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躪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閔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



於庸狽。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駢矣。朱漆飾致，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逸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箴和納景。萬勿虛己，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喪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藍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彙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鸞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且不能遏謗者盈路，而（藏本而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逸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鱗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巨毛嬙。飄迅非徒驪驅驪騷，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從舊寫本）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臬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踈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單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衝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臚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與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豁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

用凌餽之器。是使警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駁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啣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燦爛。非隻色之功。黃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續照。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鼉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鼻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嚙。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麝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遊。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逸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算。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蠅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輿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厚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雖知將且。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鶴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螿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鈇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蝮。《羣書治要》作蛄蝮。食毒以中蚤蟲。徹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未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鈞沈。譽舉置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輪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

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閒。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飾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胃。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護者。豈暇垂耳於桑聞。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巨類朴斲之材。各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攻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礫以擣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翻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鷲。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撥蠲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迥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笑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膳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虛脚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臧。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冷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夏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盧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鵲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麒麟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獲狄與獯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瑋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繁維之駢，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悒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繫抑淵滄，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辰，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尙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筭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焉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身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職瑄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幽澗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笑下里之淫。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濊。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尙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廣譬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掇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竇。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逸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口。（舊寫本空白一字。藏本不空。盧本作支離。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跲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

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看其轍以苟通於遠路。高士不能擔其節以同塵於隘俗。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攻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臺螿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朝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覲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

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

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

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號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

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

始築城邊胡。而禍發幃幘。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

鍍退。高鳥聚則戛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敗源失本。勤

不枯沘。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焉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罽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抱朴子曰。衝鷗謔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育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海滄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羣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



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朝。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威從舊寫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騫蹇輟望於大輅。戎虯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尙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惠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本無之字從羣書治要補）乎宄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餌緘縲絳糾於淵滄。騫蹇駿驟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淖。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遠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隊。凌風蹈雲。不礙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

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

絕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笑聲。

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逸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

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掠禽雖瑯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

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燹

如。桑霍為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莢。猛虎號闕。不能威蚊虻。冠世

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作柱也)不情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作難險)而止。則

必臻乎峻嶺矣。積善。(藏本作積善。從舊寫本改)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

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蠲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蜺所能招也。飄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

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蹙。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爲銜風之喙天。(舊寫本作辰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蜚蠊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笑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剗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縉致者。必糾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淹。處貴者。眇恕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讀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譴長譚。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竅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騰沸。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箠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明。不能使彝倫攸紓。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遠。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官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官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鞠轡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

華。朱廳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彌弩危機。嚴鐵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闔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命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飄鱗所挾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口。（蘇本擠接舊寫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笑則罅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會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真，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者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攜耀，牟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夫，河

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榮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

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跽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

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擣景，非螢磨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菹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臺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入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麗有主賓，妍媸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灑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關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醜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繼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鶩銳不可（疑此下有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菹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華肆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泮，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于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龜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芻閒。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下。質非潛虯。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洽。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君。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腳剝。土柁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彌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

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確礮流通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笑。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解連環。離合同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牟。大龜長蛇之言。適足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鐻。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 喻蔽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窺巢穴之沈昧。不知入絃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帶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熏。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鳩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



而道疏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瓊瑤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譬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侏牟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鬻而矧眼，療溼瘰而則足，患莖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躓躓於泥淖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作彼舊寫本空白今從盧本）引玄曠，眇邈泓竊，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勿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思而不識，合錯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閒，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燿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錠。（舊寫本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廢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雖下有脫舊寫本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未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礫石。雲雨生於滯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鶩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鬢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 正郭卷第四十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斷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讓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披之見准。（各本作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

法稜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作揚）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僅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藏本作統今從舊寫本）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恂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其雖有缺際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闡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頽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濟商洛俯泛五湖追慕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跨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執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違啓處遂使聲譽翕燭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闡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馭斥鷃之逐鵠鶴焦冥之方雲鵬驟融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口（舊寫本空白一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笑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違穰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

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官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夏田。議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詎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寢過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闕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口（藏本作折舊寫本空白一字）。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 彈丸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未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

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擲顛懷愴。哀嘆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後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字今從舊寫本寫本）。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從舊寫本改）。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本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即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密也。射省可（下缺數行）。雖（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鼻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愈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錠。班輪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聞終陷極害。此乃衡懣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予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 詰鮑卷第四十八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疆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劍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欣。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藏本作伐根之生。今從舊寫本）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漁。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涿淵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瀟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日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奪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嬖人辜。（舊寫本作辜）諫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隱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鬪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熏。旁伯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

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稷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舊寫本作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收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自。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攜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尙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嗚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尙。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藏本作着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藏本作茅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彘

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棹檣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藏本作卒性從舊寫本改)隨四入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獩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聳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蠹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懼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笑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楫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穆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



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脫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本以鮑生提行後放此。)人君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歇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藏本以抱朴子提行。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鑿黃白之鏡。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瑋瑋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作肅宗。從舊寫本改。)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情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朝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土庶。猶俟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作罪。)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從舊寫本改。)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

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斂賦。（藏本作收賦。從舊寫本改）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舊寫本作罪）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蚤不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

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作踞。從舊寫本改）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竝至。莫

能固窮。獨不知衣食竝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萬世之同謫。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

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擢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

晷。靈禽嚙嗜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

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

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蠱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

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蠶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籬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逞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雖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蚺蛇之不鈞。吳楚之交兵。(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下有脫文疑缺一二葉)遠則甫侯子釜。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剛剝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繆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脚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遠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尾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 知止卷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棄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規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疇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冀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密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

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叢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舊寫本作死）。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逸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驍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棄會。或倡高筭而受龜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隔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鬻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舊本作斯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矜繳紛紜。則駕離徊。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違人以道。制情以計。遺慾爲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作謂）乎。夫策奔而不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衰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侔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醢。由乎迹之有睽。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臚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

墮山。適足翺翔。兕虎之墜。碎而爲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口（舊寫本空白一字）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竝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知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麟駝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淺澹。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鳩。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政諒之懼。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冒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繁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粹乎。故沈閭滯釣。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僂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鳩待衝飆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識（蘇本作簡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

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己。褒貶由口者。豈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智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己。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行不聘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意林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林改）。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舊寫本作銜璧）。文士寅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寸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笑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旣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作訟從舊寫本改）。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闔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抗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旣玷之

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不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 自叙卷第五十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藏本作文爲從舊寫本乙轉）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舊寫本改）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尙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邊壇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監從舊寫本補改）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嚙襲。又累

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作故從舊寫本改）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平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有脫文）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繼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促從意林乙轉）而修袖。或長裾艮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葺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今從舊寫本改）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藏本作怒從舊寫本改）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恆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室。（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淨雜之交。口合神疔。（舊寫本作疔）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



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譽之皆如不聞今從盧本)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藏本作家從舊寫本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白疑是衍文)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從舊寫本補)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已。(藏本無已字從舊寫本補)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白疑有誤)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空白疑有誤)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寫本空白)罪人之賂。或(當作而)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饜亡命之人。(疑作入)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下文乙轉)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錫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愾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逮(藏本作逮以從舊寫本乙轉)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舊寫本作又人)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舊寫本作賢)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閹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卓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褻貶與

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平。(當作平舊寫本作評)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舊寫本作營)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舊寫本乙轉)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白)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鑽業從舊寫本改)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殺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居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過害。遂停廣州。類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聞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萬狀。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生。非有廢

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舊寫本改）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世之城從舊寫本改）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便從舊寫本改）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作示從舊寫本改）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嫻。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閒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藏本作未從舊寫本改）及彈某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騫。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有脫句）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某局上有幾道。擣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與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慚惡交集。手足相及。醜晉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韜。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脫過字從舊寫本補）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竝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舊寫本改）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私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平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枚從舊寫本改）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綽。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殒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蹟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沉或未萌。（藏本作明從舊寫本改）而殞籟。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鳥有風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執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鏗於鼎壞。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

序文

(一葉前九行) 夸父之蹤 蹤刻本原誤作縱當改正

暢玄一

(二葉後十行) 榮尉 尉原注一作鬱榮案盧舜治本作煙鬱

(三葉前二三行) 或麗 榮案盧本作輝煌

(又前六行) 雲雨 榮案盧本作雲漢

(又後三四行) 得之乎內守之者外 榮案盧本作得之者內失之者外

(又後九行) 踐躡 榮案盧本跣作躡

(四葉後十行) 藻梲 榮案盧本梲作彩

論仙二

(一葉前五行) 萬物云云 榮案盧本作芸芸道德經夫物芸芸

(又後三四行) 以死生爲朝暮也 以榮案盧本作比

(二葉前六行) 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 榮案盧本九作自脫下句

(又後五行) 薺麥 御覽二十二九百七十七作蒜麥九百五十三作薺麥微旨篇若以薺麥之生死道意篇不

可以薺麥之細碎是本書有薺麥之語然九百七十七引在蒜門似亦可據也

(三葉後十行) 嘉遁 榮案今周易作嘉遜玉篇遁遜二字同周易遜釋文云又作遁二字古通用

(四葉前七行) 若使皆如郊閒兩瞳之正方 郊閒未詳

(又後七八行) 自呼於物無所不經 榮案盧本作自謂

(五葉前五行) 又以住年藥 御覽九百五作駐年案本書統作住年而□□篇又作駐年蓋二文隨作也

(六葉後五六行) 蝨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口御覽九百五十一作蚤蝨羣攻臥不獲安當從藏本

(九葉前六行) 遂有竹杖一枚 榮案盧本作止有

(十葉前五行) 人有賢愚 有字誤御覽八百八十六作無

(又前九行) 又云無之乎 御覽八百八十六又云作復言榮案盧本作而云

(又後五行) 井墓 墓盧本作蛙榮案說文作蠶玉篇蛙並云蝦墓也

(又後六行) 未嘗見龍鱗 鱗字誤各本作麟 古人 榮案盧本作古者

(十一葉前十一行) 實是合五種灰 御覽七百六十作合百片八百七十一作合五百種灰今此脫百字

(又後一二行) 今以此語俗人 御覽七百六十俗人下復有俗人

(又後四行) 愚人乃不信 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九十八百九十二人作民

(又後五行) 況乎難知之事哉 御覽九百一作況于仙者難知之事哉

對俗三

(一葉後三行) 則變易形貌 意林作變形易貌與道意篇同

(又後五行) 入淵不沾(意林作溺) 盧刃本作沒 蹴刃不傷 蹴盧本作就

(二葉前九行) 千歲之鶴 御覽九百十六作鵠引在鵠門

(又後二行) 千歲松柏(藏本作樹) 口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作樹當從藏本

(又後四行) 或如青人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無青字青人不他見蓋涉上青牛青羊青犬輒加耳

皆壽千歲 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初學記二十八亦作萬

(又後五行) 變爲獲 藝文類聚九十五變上有則

(又後六行) 獲千歲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歲下有則變爲老人又八百八十八千歲之猿變爲老

人當是外篇佚文而其有變爲老人語可互證也 (又後七行) 千歲之鳥 御覽九百二十八作千秋

(又後九行) 能(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作熊) 壽五百歲者 校語七當作八

(又後九十行)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狸)狼皆壽八百歲 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九作狐及狸狼則藏本  
上狸字誤耳下狸字不誤羣書無言羆壽八百歲者校語疑作羆未知何據

(二葉後十一行)三葉前一行)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白孔六帖九十八作仲能能知御覽九百十一作仲  
骨能知未知孰是仲下脫一字無疑

(三葉後二三行)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 初學記一御覽四竝作候

(五葉前八行)求其根莖 榮案盧本作根莖

(六葉後五行)令試其小者 令字誤各本作今

(又後七行)鍼綴丹帶而蛇行 御覽八百三十作綴鍼此誤倒

(七葉後七行)住留各從其所好耳 御覽六百七十作去留

(八葉前一行)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 御覽六百六十三作故不切(當

復有切字)於升騰而止乎人聞者八百八年按下文言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則一本是

(又後八行)隨所輕重 初學記二十三所下有犯字此脫

#### 金丹四

(一葉前一行)余考覽養性(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 御覽六百七十亦作生

(又後七行)足以與盡微者 榮案盧本作盡微以形近致訛

(又後十一行)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精思下有積久

(又後十一行)會漢末亂 御覽六百七十作漢末大亂

(二葉前五行)并諸口訣 御覽六百七十并有具

(三葉前九行)而追迅風 御覽一百三十七七百六十九作而欲尋遺風而濟大川 御覽七百六十九而下

有欲

(七葉後一行)常(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 御覽六百七十作當

(八葉後七行)近代漢末 御覽六百七十代作後

(又後八九行)善著詩 御覽六百七十作詩九百八十五作書

(九葉後八行)作之法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下有丹

(又後九行)白凡(刻本作攀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舉)□御覽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八竝作舉石

(十葉前一行)之(藏本無此字)御覽九百八十五無之字

(又前四行)及住年不老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延年

(十一葉前八行)而行云(疑作雲)□校語當作即雲字

(又後五行)塗足下 御覽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九作以塗足無下字

(又後九十行)取鳥毳之未生毛羽者 御覽九百二十作取鳥引在鳥門當不誤也

(十二葉後二行)招魂魄 御覽八百八十六招作召案下文云持節召之至理篇有召魂小丹則御覽是

(又後四行)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折齒無死者二字亦無師字

(又後五行)令入喉即活 御覽八百八十六無令字即活下有活者 采女 白孔六帖九十七作和女初學

記二十九作和安御覽九百七作采女

(十三葉前五行)和之而火之 御覽九百七十火作煑

(又後五行)用白菊花汁 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九十六下有蓮花汁三字

(十四葉前一行)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 御覽三百八十八作韓中丹無衆字案仙藥篇韓終服菖蒲莖

文類聚八十一引彼亦作韓終九十八引山芝者韓中所食也東方朔七諫見韓衆而宿之王逸注韓衆仙人

也蓋衆終中聲相同故三文隨作矣

(又前五行)封之成水 各本封之下有百日二字此脫

(又前六行)老子授之於元君 天一閣本作受之案上文云元君者老子之師明當作受

(又後四行)置猛火 御覽七百五十九九百八十五作置之猛火上



(又後七行)置火上扇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置猛火上

(又後九行)得液 御覽四又九百八十五作得神液 飲之不死 御覽九百八十五飲之下有令人

(十五葉前二行)人入兩(一本八作十) □校語當云一本作八十兩

(又前七八行)則物不可得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其物或不可得也

(又後一行)而得一劑 御覽八百十得作成

(又後一二行)可足八仙人(當作八仙誤倒)也 御覽八百十作可令八仙人也

(又後八九行)不可供 供字誤藏本盧本作缺天一閣本作斷

(十六葉後五行)道士合作神藥 御覽六百七十作道士飛鍊神藥

(又後六行)又按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作入山經蓋抱朴古本仙字作仝用說文正體轉寫誤分爲入山二字

耳

(又後八行)安丘山潛山 御覽六百七十作安丘衡灑約文也此無衡山潛與灑同孫云古以潛山爲衡岳故

謂之衡潛

(十七葉前一行)大難 御覽六百七十作大水

(又前二行)則此神山必助之爲福藥必成 御覽六百七十山下有之字福下有其字

(又後十一行)三丸再服 各本三丸下有日字此脫

至理五

(二葉前五六行)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 蔬文類聚七十五咬作咀浴作谷除作珍御覽七

百二十與蔬文類聚同惟谷字作穀蓋卽谷之誤

(三葉前一行)柞櫓(藏本作柳) □御覽八百七十一作柳乃

(又後四行)追二豎於膏肓 藏本盧本追作殲此誤

(又後八行)文摯衍期 初學記十八作愆筋

(又後九行)此醫家 初學記十八作此但醫家

(又後十行)損也 藏本盧本作諸欲所損也此脫三字

(五葉後九行至六葉前九行)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烝禁白刃則可踏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烝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烝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攏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 後漢方術徐登傳注作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御覽七百六十七作吳有趙炳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如弩箭之發趙炳乃趙炳之誤今此作趙明無以氣禁人六句又不云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當是脫落然此特小異耳御覽七百三十七引治金創以氣吹之卽斷痛(又七百四十二作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卽斷痛登時止)登山蛇虺毒蠱中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或數十里便延(當作遙)治之士(有脫誤)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吾右手(句有脫釋滯篇云男嘘我左女嘘我右) 記識其時後校問之卽時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居人炊者不得蒸以氣禁樹上羣鳥卽墮地又於茅(徐登傳有屋宇此脫)上爨糞雞熟而茅不焦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樵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揆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此一段與今本絕異其卽此篇邪抑佚文邪疑莫能明

微旨六

(一葉後五行)畜疾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畜作速

(二葉前三四行)夫寸鮪(意林引作鮪案鮪鮪皆非也云云)道藏本意林官本意林皆作鮪枝語以爲作鮪未知何據御覽九百三十六作鮪引在鮪門鮪鮪皆從有可與意林互證

(又前四五行)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水之中 御覽九百三十六作汎濫龍水之中龍字當誤汎  
濫連文與意林同

(三葉後二行)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 御覽七百二十體要作貴要善擇作擇善

(又後六行)可以無窮矣 御覽七百二十窮作病

(五葉前一行)山川草木 御覽八百八十六草木作石水

(又前二行)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御覽八百八十六無及字作人身之中亦有魂魄當據補

(又前三行)於理當有精神有神 御覽八百八十六次句復作有精神

(六葉後七行)蔡順至孝感神應之 下有脫文

(七葉後三行)神意竝游 御覽七百二十作神仙

(又後四行)灌溉匪休 御覽七百二十作延休

(又後八行)愚人妄往 御覽七百二十作競往

(八葉後一行)若欲 各本作若乃

### 塞難七

(二葉前二三行)蚩榮案登俗字說文及玉篇竝作蝨宜改正

(三葉後八行)禮樂 榮案盧本作經世未知何據觀下文揖讓盤旋等語宜從樓觀本改作禮樂爲是

(六葉前三行)不冝(當作謂)爲 校語當在爲字下

(又前七行)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御覽六行作馳馳作行

### 釋滯八

(五葉後四五行)周黨麟時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 校語當在刑厝也下因周黨與孝文不

相值而孝文刑厝合當連文也

(六葉後五行)上無嫌恨之偏心 榮案盧本作褊心

(八葉後一二行)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爲沙 御覽七十四八十五九百十六作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又八百八十八鶴作鶴當誤又白孔六帖九十四作周穆王南征一軍自化爲猿君子爲鶴語有脫越不如御覽可據

(八葉後十行)肉甚(刻本本內其)□藏本作內甚

(九葉前九行)偶所不聞 各本作閑

道意九

(四葉後八行)而往返徑遊 榮案盧本作經遊

(五葉前五行)傳世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累世

(又前六行)但占問顏色 御覽六百六十六問作阿

(又前八行)未曾一失也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未曾不審也

(六葉後六行)耕白田 御覽九百六十八白作於風俗通載此事亦作於

明本十

(一葉前二行)先(此下當有脫文)榮案盧本先作夫

(二葉前一行)慕松喬之武者哉 刻本作慕譎字當改作慕

(四葉前八行)鍊八石之飛精者 御覽六百七十精作英

(又後四行)未欲昇天 御覽六百七十作未欲輕舉

(又後五行)而人禍不能加 御覽六百七十作而凶禍

仙藥十一

(一葉前三行)又曰五芝 御覽九百八十四五芝上有餌字

(又後六行)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 御覽九百八十四作或各兩句皆同

(二葉前八行)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 遍檢御覽衆本竝作菟校語以爲作鹿未知何據

三字

(又後一二行)乃可大得其益耳 御覽九百八十九作乃可得益壽

(又後六行)海隅名山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海隅山石 有積石者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肉芝者無有積石

(一葉前一行)亦不得見此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此光也

(又後三行)伺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伺而

(又後五行)可以夜視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夜視書也

(四葉前三行)石桂芝 藝文類聚八十九作石桂英芝

(又前五行)光明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色明

(又前九行)則堅凝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漸堅凝

(又前十一行)其計前所服 御覽九百八十五所作後

(又後一二行)石腦芝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脛芝

(又後六七行)石硫丹者石之赤精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流赤山之赤精上下文硫皆作流

(又後八九行)如此有百二十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百二十種

(又後十行)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 藝文類聚九十八無柏字御覽九百八十五及藏本有

(五葉前五行)千歲之栝木(覽御九百九十二作射干云云)御覽九百八十六作栝木校語宜先舉出

(又前十一行)則刮射(按當有干字)人之左足也 御覽九百八十六作則刮塗之無射人二字

(六葉後五行)珠芝 藝文類聚九十八作紫朱芝此脫紫字作朱者彼誤也據下文如李而紫色垂如貫珠明

當作紫珠芝

(七葉前二行)八字體重 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三十一九百四十九作再重按再重者謂八字作八也

(又前六行)令人壽四萬歲 御覽九百四十六無四字

(又前七行)兩骨起似角 御覽九百三十一似角下有解人言浮于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十五字案對俗

篇有此一段其下文不同上文僅異二字藝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三十御覽八所引皆屬彼篇與此無涉

(又前九行)風生獸 御覽九百八作風母獸引在風母門當不誤也

(又後四五行)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 御覽九百二十作而尾屈九百八十六作而尾毛掘一

本作而尾毛掘掘皆與屈相當九百八十八不引校語所謂有曲字者未審何據

(八葉後四行)晶晶純白各磷石 御覽八百八純白下有者字

(九葉後十一行)玉可以烏米酒 御覽八百五米作珠烏米酒烏珠酒皆不他見未審孰是

(十一葉前三行)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 御覽九百五十七無此三字

(又前七行)杼(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 御覽三百九十四作杼木實之赤者當

據改

(又前九行)年百四十歲 御覽三百九十四四作三

(又前十行)槐子以新蠶(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瓷) 遍檢御覽諸本皆作新瓦或即蠶之半字校語以爲作

瓷未知何據

(十二葉前四行)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 周盈 初學記二十七亦無陰成二字則

唐本與今本同校語當刪

(又前八行)鳩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 御覽六百七十又七百二十又九百八十五

皆作少時三百八十三作少卿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又後一二行)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非字) 數尺 御覽三百八十三作去非數尺

九百八十五引至上句而止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十三葉前一行)甚驚愕 御覽六百七十作甚駭問得愈狀

(又前八行)在人間三百許年 御覽六百七十作在人間二百餘年

(又後五行)垂餓死 意林作垂當餓死

(十四葉前九十行)韓終服菖蒲十三年 藝文類聚八十一作三十年

(又後四行)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九亦作車弩未定是連之誤據御覽三百四十八引

趙公王瑀教射經有絞車弩中七百步王瑀魏書有傳將恐古有車弩至魏盛行耳

(又後六行)御八十妾 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八十九作御十八妾 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

觀本草引作四)十人 藝文類聚八十一亦作四

(十六葉後三行)渥之出指間 明刻諸本作握之榮案下文有及握之不出指間語正作握

(十七葉前二行)欲食去尸藥 明刻本尸上有三字

辨問十二

(一葉前七行)亦焉能 藏本作焉得

(又後三行)知一養神之要 榮案盧本作知守一

極言十三

(一葉前九行)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書鈔八十三爲作學獲作成

(二葉前五行)根抵(藏本作移非)之據 榮案盧本作根玆

(四葉後八行)復數千載 藝文類聚八十四復作後(案列仙傳亦作後)

(七葉後一行)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 御覽六百六十八亦作還年下同

(又後四行)三百歲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一二百歲

(又後五行)且又 御覽六百六十八無此二字作凡傷之道有數焉

(又後七行)悲哀憔悴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悲上有漢憂重怨四字哀作哀依今本語例補改當云漢憂重

怨傷也悲哀憔悴傷也 汲汲所欲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所欲下有戚戚所患四字依今本語例當補于

傷也下云戚戚所患傷也

(又後九行)喘乏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喘息

(八葉前四行)不欲汗流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不欲多汗

勤求十四

(二葉前六行)而險隘憂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隘作尾

(四葉後四五行)陳安世者 御覽九百十一作陳世安下亦作世安按登涉篇有仙人陳安世

(四葉後五行)灌叔本 御覽九百十一灌作管

(九葉前十一行)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 御覽九百十一死王樂生鼠下復有二語云雖爲帝王死不及

生鼠似非抱朴本文隋志有音一卷或卽此

雜應十五

(一葉前五行)堪負擔遠行 榮按擔原刻誤作檐當改正

(又前五六行)身輕不極 榮案盧本作不困

(又前八行)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 御覽三百七十六亦作屎

(二葉後九行)郗元節 郗字不體各本作郗

(三葉後六行)取一升輒內一升水 書鈔一百四十八作取一斗酒輒內一斗水隸書斗作升因誤爲升耳

(又後七行)無知盡時 榮案盧本作無或

(四葉後五行)或服紫石英 御覽九百八十七此下有東莞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爆山出紫石英舊以貢獻二

十字疑是注文

(又後九十行)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 藝文類聚四御覽二十二二十三三十四皆作冰

(五葉前一行)衣以重裘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作衣之以重裘

(又前二行)十二爐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無二字

(又前三行)抱朴子曰 藝文類聚四御覽三十一三百三十九曰上有答字

(又前四五行)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書字作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



(又前五行)帝以試左右 御覽三百三十九試下有告

(又前五六行)常爲先登鋒(疑衍)陷陣 御覽三百三十九作先登陷陣無鋒字陳卽陣之正體

(又前九行)戰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軍字

(六葉後五行)霹靂楔 御覽二十三楔作鐵

### 黃白十六

(三葉後六行)已死乃見形 御覽七百三十六作死已久亦見其形

(六葉後十一行)延(刻本作近)易之草 御覽九百九十八作近

(八葉前九行)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有此二字

### 登涉十七

(二葉前十一行)因問之曰 御覽六百七十一問作叱

(又後一行)走去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徑去

(又後二行)常有數十人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十數人七百五十四作十許人

(又後三四行)後郟(原注一作郟)伯夷者遇(疑遺)之宿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郟作過七百五十四亦作過

(又後五行)自共擣糝 御覽七百五十四作自持

(又後七行)初作人叫 榮案盧本作人聲

(四葉前二行)有事宗廟郊祀天地 御覽六百七十一宗廟下有社稷

(六葉前八九行)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 (原注下飛字或作龍)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飛龍皆以下有

### 其字

(又前十行)有能語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五十二無有字

(七葉前四五行)稱捕賊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賊捕

(又前五行)稱成陽公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成陽公八百八十九作陽城公

（九葉前七行）角弩如聞人聲 衍角弩二字御覽九百五十無 如角弩 御覽九百五十作如用弩

（又前七八行）則因水而射人 御覽九百五十因作激

（又前九行）大傷寒 御覽九百五十作大傷寒者

（又後二行）挑取之正赤 御覽九百五十取之下有色字

（又後四五行）則此蟲墮地也 御覽九百五十作則此蟲隨火去也

（十葉後十行）以桂木燒爲之 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八百十三作以桂薪燒之無爲字

（二十葉後五行）三寸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作一尺

（又後七行）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 後漢西域大秦國傳注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十五又入

百九十作有白理無一字

（又後八行）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 御覽十五作自本徹末者無有字

（二十一葉前八行）歲一解角於山中 御覽八百九十解角下有藏字

（又前十一行）及七重 御覽九百四十八作及七種

（二十二葉前一行）偶視之 御覽九百三十二作能視見之

地真十八

（一葉後八行）陰建本 御覽七十九作陰案陰亦得讀爲陰 觀百令之所登 御覽七十九作百靈

（又後九行）飲丹轡之水 書鈔十六御覽七十九作丹轡

（又後九十行）過洞庭從廣成子 御覽七十九作過崆峒檢莊子等書載廣成子事無作洞庭者也

（四葉前一行）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  
藏本無成字

（又前二行）師言欲長生 御覽八百八十六欲下有求字 勤服大藥藝文類聚七十九御覽八百八十六勤

上有當字案下文有當明此亦有當

(一葉後三四行)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 御覽六百七十作數年閒復黑又顏色豐澤  
(又後十行)火下細書 御覽六百七十作燈下

(又後十一行)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 御覽六百七十善鼓琴閑坐五字作閑夜鼓琴

(二葉前八行)雖多未精 御覽六百七十作雖多而未精

(又前九行)又許 御覽六百七十作久許

(又前十行)合集所見 御覽六百七十集作積

(又前十一行)終不可得也 御覽六百七十作不可頓得了也

(又後五行)此輩 御覽六百七十作此書等

(又後六七行)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 御覽六百七十先作悉

(又後十行)不敢輕銳也 御覽六百七十銳作脫

(三葉後十行)入室經 榮案盧本作八寶經

(五葉前一行)人温氣痠病 原案云人當作入榮案盧本作入

(六葉前五行)虛(意林作帝)成虎 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八亦作帝

(又後七行)莫過於三皇文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三皇內文

(七葉前一行)有此書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有此書者

(又前二三行)家有三皇文辟邪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文者辟羣邪

(八葉前二行)亦化形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可化形

(又前六行)少能譜之 譜榮案盧本作詣

(又前七八行)所殺白虎頭皮生鬚血虎血 御覽九百十九約此文云殺鴨血等引在鴨門今此無鴨字必有

脫誤

(又後三行)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 御覽六百七十二季世作李晨案晉書張昌傳太安二年昌

易姓名爲李辰卽其人也作李晨與昌本名尤相應

祛惑二十

(一葉前八九行)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 御覽六百五十九爭作飢顏作憲

(又後十一行)見達人 藏本作見遠者

(三葉前九行)萬萬 御覽三百六十五作了

(四葉後五行)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 御覽七百六十作嵇使君以玉七與強引在七門當不誤也卮可一

而七必雙御覽少一字亦七不誤之證

(五葉後五行)崑崙何以(疑作似) 御覽三十八作似

(又後六七行)不過十數丈也 御覽三十八丈作里

(六葉前二行)其中口牙 御覽八百九十一作其口中牙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

嘉遁一

(二葉前五行)思行其道 舊寫本思作急

(五葉後三行)德勝則貴 承訓書院本作德盛

(六葉前十行)或色斯而不終日者 榮案色斯下疑脫舉字

(七葉後四行)竝乎滄海者 榮案承訓本竝下有失字

逸民一

(一葉後一行)井蛇 藏本作魚蛇今從舊寫本

(二葉前八九行)皆不通以在朝也 藏本脫不字從舊寫本補

(五葉前六行)不辱者 藏本不上有夫字舊寫本有身字今從盧本刪

勸學三

(三葉後五行)子張鄙人 榮案盧本作子房

(三葉前五行)故能究覽道奧 御覽六百十二作玄奧

(四葉後五行)彘弓矢 彘原案云疑作彘榮案承訓本正作彘

崇教四

(一葉前五行)沈淪 榮案倫當作淪

(又前九行)視內 榮案承訓本同盧本作顛愚語意較醒

(二葉前六行)未常經心 榮案常當作嘗

(又前七行)而加青紫之官纒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 初學記十八官作袂清顯作寵榮

(又後七行)昔諸寶蒙遺教之福 藏本作道教今從舊寫本

君道五

(三葉前八行)惟人立之呼豕 榮案惟承訓本作推

(又後二行)樂激 榮案盧本作樂盈

(又後三行)觀羸 原校云羸下脫一字榮案盧本羸上有奇字

(四葉前二行)傾下(脫一字)以納忠 榮案盧本作下問

(六葉後二行)弗聞弗覽 藏本作不覽今從舊寫本

(七葉前五行)削基憎峻 承訓本作增峻

臣節六

(一葉後五行)攻謬 榮案盧本作糾謬

(又後九行)儀蕭曹之指揮 藏本作儀蕭公之宇宙今從舊寫本

(又後十一行)甘此離紀彘身之分 離紀榮案盧本作要離

(三葉前十一)力以以字譌嚴氏覆校改作少

夏規七

(三葉前十)資口 榮案承訓本作恣口

任能十二

(一葉前八)豈非才所不逮 榮案不逮當是不逮之訛

欽士十三

(一葉後四)齊任之(藏本作侯之今從舊寫本)造穰丘 榮案盧本作齊侯

(又後五六)簡上原有脫字榮案盧本簡下有公字

用刑十四

(一葉前四)若德教治狡暴 御覽三百五十六若下有以字此脫

(又後六)習坎刻本作習次當改正

(四葉前十一)圖土 舊刻土誤作上從嚴氏覆校本改正

(五葉後九十)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榮案承訓本亦作牧

審舉十五

(四葉前十一)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空白)對之姦 榮案盧本作所對

(五葉後八)不中 榮案刻本中爲可字之譌當改正

交際十六

(二葉後四五)靈鳥 榮案承訓本作靈鳥

(四葉後六)用大 榮案大疑人字之譌

(五葉前五)門人所以增親 榮案承訓本作尊親

(又後八)或睡嘗(原注音貴)而不思 榮案說文嘗从目此聲在詣切玉篇嘗譌計切又才賜切此音賣嘗

爲續字之譌

擢才十八

(一葉後十行)抱璞 舊刻璞譌作瑳從嚴氏覆校改正

任命十九

(二葉後八行)而潘溢 藏本溢作噎今從舊寫本

(三葉前八行)溺簣 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刻本誤作簣當改正

名實二十

(三葉後四行)守其所有已 榮案承訓本作已有當從之

(四葉前一行)耳可聞而不可盡也 榮案承訓本作尙可聞

行品二十一

(一葉前六行)經險難 御覽四百十八作經夷險

(又後二行)不染潔於勢利 榮案盧本潔作累

(二葉後四五行)願文垂誥焉 盧本作願聞

(四葉後七八行)士有機變清銳 榮案承訓本作機辯

(五葉前一行)空拳入臼 榮案盧本作入石

(又前二行)手勦心怯 榮案盧本作手勁

(又前八九行)居己梁倡 榮案盧本作果倡

(又後二行)士有含弘曠濟 榮案盧本作廣濟

弭訟二十三

(一葉前六行)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 榮案承訓本作後婚

酒誡二十四

外篇 校勘記

(一葉前四行)必蒞蕙芬馥也 榮案羣書治要作芷蕙

(又後十一行)醉而不止 榮案治要作不出此用詩小雅賓之初筵篇語當據改

(二葉前六行)皆搖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榮案治要作撫掌

(又前十行)蠲封下治要有也字

(又後十行)計數深尅 治要作深刻

(三葉前三行)不論於能否 榮案治要無於字當從之 下句首計字治要作料承訓本同

(又前九行)小注今本二字倒置當改正

疾謬二十五

(一葉後九行)愕愕然 榮案承訓本愕字不重

(二葉前四行)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 榮案治要作激電當從之

(又前十一行)疾笑而無直亮之鍼艾 榮案治要作疾笑

(四葉前五行)或因時位以佻榮位 佻榮案治要作切周語佻天以爲己力佻字亦有竊取之義

(又後八九行)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之變 扈犖盧本作圍犖

(五葉前十一行)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 臘鼓垂有脫誤舊寫本作臘鼓是垂亦有誤

(七葉後四行)恂恂善誘 恂恂盧本作循循此當依鄭注魯論榮案後漢書趙壹傳注作恂恂恭順貌又李膺

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竝同與何氏集解異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當亦用鄭本錢坫論語後錄云恂與循同

譏惑二十六

(二葉前九行)竝用古體 榮案盧本作竝有

刺驕二十七

(一葉前二行)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 於免盧本作免於



又前六行) 僂伊 盧本作優伊 榮案玉篇僂促拘之兒 僂伊當與唄唄通 楚辭卜居吾將唄唄以事婦人 乎玉篇唄唄唄唄謂強笑矇也 伊優屈曲佞媚兒見今字典義亦相近

又前九行) 嘈雜 承訓本作嘈噉 榮案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噉 噉玉篇本作啞五葛才曷二切 嘈嘈啞啞 或作噴噴啞啞 並同見集韻

(又後二行) 以數接其情 榮案承訓本作有情

(二葉前十一行) 裸袒之袒刻本誤作祖宜改正

(四葉前九行) 從肆之從承訓本作縱二字古通

(又後六行) 或佻竊虛名 佻治要作切 榮案佻本有竊取義

百里二十八

(一葉後七八行) 焚於分寸之臄 焚盧本作撓

鈞世三十

(一葉後十一行) 得采伐 書鈔一百作斫伐

(二葉前三行) 煎熬之熬刻本作燉俗字當改作熬

省煩三十一

(一葉後五行) 自君作古 榮案盧本作自今

(二葉後四行) 惜懷之懷盧本作壞

(又後七行) 損益懷善 盧本作壞善

尚博三十二 (一葉前八行) 百家之言與善一揆 善盧本作經 榮案篇首有正經為道義之海淵子

書為增深之川流等語當從盧本作經為是

漢溫三十三

(一葉後四行) 忌有功而危之 危盧本作抑

(又後九行)萍鷗 盧本作萍鷗二字未詳

(二葉前二行)凌尙侮慢者 盧本作凌上

(三葉前一行)航於一葦 航盧本作杭榮案當依毛詩作杭

吳失三十四

(一葉前六行)滓穢充序 榮案序疑斥字之訛

(又後八行)有才有力者 承訓本才作財

(又前九行)躡雲物以官躋 盧本作躡青雲

(又後十行)魚滄之滄 盧本作餐

(又後十一行)內崇陶侃文信之譽 譽盧本作警

(二葉前六行)而饗儒官之祿 饗盧本作享

守壻三十五

(一葉後三行)坦然無去就之讓 承訓本作淡然

(一葉後十一行)二葉前一行)庸俗不中說以經術 榮案刻本中字誤當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

(二葉前八行)忽忽 承訓本作忽忽義可並通

安貧三十六

(一葉後六行)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 盧本作下鄉當從之

(三葉後四五行)講肆爲鐘鼓 榮案肆當作肆字以形似致誤

仁明三十七

(一葉後十一行)思算不分 思算盧本作差等

博喻三十八

(一葉後五行)不恤乎莫與 盧本作莫知

(二葉前四行) 淳鈞之鋒 榮案鈞疑鈞字之譌淮南子修務訓純鈞魚腸注純鈞利劍名淳純二字古通用

(又前八行) 鶯雛徐起顧盼而戾蒼昊 榮案承訓本作鶯雛當從之

(三葉後五行) 箕叟以遺世得意 承訓本作莊叟

(又後七行) 則傾蓋而居呢 盧本作若呢

(四葉後四行) 割背 剡耳 羣書治要割剡二字上下互易

(又後七行) 附蹀 治要作跗蹀

(又後八行) 割尺璧 割治要作割

(六葉後二行) 庭燎之耀輝 耀輝承訓本作輝舉

(又後七行) 畢發 承訓本作鬻發

(八葉後五行) 鸞駁 承訓本作鸞駁榮案玉篇鸞野馬也駁馬色不純今作駁當以鸞駁爲是 下拂守承訓本作拂呼

(又後十一行) 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盧本作四士授

(九葉後十行) 雖出幽谷 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嚴氏補校)

(十一葉前十一行) 不飭細辯 飭榮案承訓本作飾當從之

(十二葉前七行) 熾暑鬱陰 盧本作鬱隆榮案鬱隆即詩雲漢篇所謂蘊隆也當據改

### 廣譬三十九

(二葉前四五行) 遠數以博愛容衆 承訓本作遠教

(四葉後九行) 而非懦弱 藏本脫非字今從舊寫本盧本

(九葉前二行) 虺蜺 蜺一作蜺榮案爾雅釋蟲蜺蜺說文在壁曰蜺蜺在艸曰蜺易又案楊子方言守宮

謂之祝蜺古今注蜺蜺一曰守宮即一物也承訓本作蜺亦通

(又後一行) 不願爲蜺蜺之穢飽 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羨兩通(嚴氏補校)

(又後四行)有捐斤之歎 盧本作捐金

(十一葉後五行)若夫通精元一 舊寫本作一元

(十四葉前十行)繫馬 承訓本作繫馬

辭義四十

(一葉前七行)徒閑灑有主賓 盧本徒下有以字

(又後三四行)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 承訓本作言巧

循本四十一

(一葉前六行)干霜以吐曜 藏本作寒曜今從舊寫本

(又前七行)鮮介 承訓本作鱗介當從之

喻蔽四十三

(一葉後四行)夫迹水之中 盧本作尺水

(又後七行)建水之水源校云當作木榮案承訓本盧本竝作建木

(二葉後六行)子又譏云 藏本作譏之今從舊寫本

百家四十四

文行四十五

榮案此二篇之文大都爲尙博篇複出顧氏廣圻謂當刪并攷定合之自序恰得五十篇與自序所云直齋書

錄所載自合

正郭四十六

(二葉前七行)不救之不榮案與上不字複沓疑可字之誤

(又後一行)入不能揮毫 藏本作彈毫今從舊寫本

(又後四行)庸人上盧本有於字

(又後五行) 輪列筴弊 刊盧本作傾

彈禰四十七

(一葉前二行) 文學冠羣 御覽二百十五作才學

詰鮑四十八

(二葉前十一行) 鈔恐不利 榮案玉篇矛部鈔古文矛字王褒僮約倚盾與鈔

(三葉前四行) 亦知鳥聚獸散 舊寫本作亦如

(五葉前五) 而令放之 藏本作而命今從舊寫本

(六葉後一行) 所以救禍 藏本無以字舊寫本作所謂今從盧本

(又後二行) 而禁不止也 藏本無禁字今從盧本

(七葉後七行)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 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六禪上有承字此脫藝文類聚作抵璧

嚴氏校云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作抵璧

知止四十九

(一葉後六行) 薛生遜亂 舊寫本作遜辭

(二葉後二行) 殺哉生矣 盧本哉作我榮案生下重生字

(三葉後十一行) 朱羽頡頏 承訓本作采羽

(四葉前七行) 大賢讀事 舊寫本作英賢

(七葉前七八行) 椎杭抵掌 榮案杭字誤承訓本作航史記劉敬傳不益其航注航喉嚨也竊疑杭當作机字

以形近致訛机與几通易渙卦渙奔其机注承物者也家語仰視樓楹俯察机鏗注机作几此云椎机殆亦若

擊桌拍案之類數

自敘

(一葉後五行) 于今基兆石礎存焉 御覽一百八十作基趾

(五葉前八行)在事乘勢 承訓本作乘勢 無惜者 盧本作無識者

(九葉前二行)天才未必爲增也 承訓本作夫才

(又前四行)但雜尙餘百所卷 舊寫本雜下有著字

彙余刻抱朴子內篇。是孫觀察星衍方督部維甸校定。實則顧秀才廣圻之力居多。其攷覈精詳。援稽賅洽。所不待言。數年之閒。諸君子聚散存沒。風景略殊。今當續刻外篇。無從借力。不得已手握丹鉛。凡十日校畢。便發工寫刻。既又念所據僅道藏等四本。所引證僅意林及羣書治要所載之五篇。而於他書未及徧檢。心闕然也。因復取外篇。并彙所刻內篇統校之。以道藏本及藏本官本。意林舊寫本。北堂書鈔衆本。藝文類聚宋本。初學記明本。白孔六帖衆本。太平御覽。兼史傳志注。文選注。事類賦注所引見者。檢出比竝。凡下內篇四百許籤。下外篇數十籤。而內篇久已梓行。外篇亦既寫樣。未易更動。乃擇其尤要者。爲校勘記一卷。附刻于後。計是役也。檢書二千許卷。逐條審正。至再至三。不二十日而事竣。非故速也。自念身任旬宣。非可在破書堆中。曠日持久。作不急之務者。既從事焉。宜甚勤勤。故速成而罣漏。或不能無。尙望海內同志。指余所未逮也。嘉慶丁丑歲十月二十六日長白繼昌。

蓮龕方伯手校抱朴子外篇。并取五年前所刻之內篇重校之。爲校勘記一卷。佚文二卷。刻既成。以示其同年嚴可均。可均受而讀之。具見方伯用力之勤。蒐羅之備。持擇之精。而猶歉然謂罣漏不能無也。因爲之覆審再三。外篇博喻之九葉後十行。雖出幽谷。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廣譬之九葉後一行。不願爲蟋蟀之穢飽。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饒。兩通。詰飽之七葉後七行。捐璧於谷。校勘記引藝文類聚八十四作抵璧。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抵璧。其今本所無者。藝文類聚八十八松門柏門。引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爲天齊其長。地等其久。當是內篇佚文。北堂書鈔寫本三十五德感門。引王業疏(疑當作爲)荆州卒白虎三頭。匍匐於輻下。其爲內篇佚文外篇佚文未敢定之。右五事似可補采。其他罣漏實夥。世間抱朴子必以此爲最善本無疑也。嘉慶戊寅歲二月晦烏程嚴可均跋。

是書之刊。既藉孫方顯三家校定。繼君與嚴氏復爲校正。洵見援摭該備。案勘精詳。已維是明代諸刻。故家傳

詒。溯厥原本。宋元之遺。洋舶佚冊。搜秘采奇。異同互見。參證攸資。拾遺訂繆。不揣管窺。鱗次比附。紹續貽嘏。裨益疏陋。歧余望之。光緒己丑歲春二月嘉興陳其榮識。昔在廣州南園之校書堂。

# 抱朴子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國亡。氣衰身謝。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藥於未病之前。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清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以制嗜慾。保全性命。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誠哉。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憔悴。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斯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歡。(魄神樂死魂神好生)常以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災害不干。生錄必書其名。死籍必削其咎。養生之理。盡於此矣。至於鍊還丹以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啣血者。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誠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修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災病。下士時修免夭橫。愚者失道擯其性。其斯之謂歟。



# 上丹問答

晉道士鄭思遠。授入室弟子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稽首我尊師先生曰。洪竊謂人之權輿。陰精陽精。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薄而生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之云逝。形亦斯斃。敢問先生。其神可全乎。其形可延乎。先生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洪又問曰。道術之旨奚若。先生曰。道隱無名。術彰有實。有實而術可行。無名而道可成。道成而神自全矣。洪曰。道隱無名。始全乎象外。術彰有實。本在乎轂中。唯願先生。少垂開獎。先生曰。夫術有俯仰。屈伸。胎息嗽津。御女以還精。餌朱兒以存身。過是以往。非吾所聞。洪曰。還精之方。昔已聞命。存身之術。願更發蒙。先生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結爲夫妻。列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斯提。洪爐烈火。炎焰燦赫。烟未及黑。焰不覆碧。如蓄扶搖。若藏霹靂。姦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乎四壁。時歷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釋然從革。惡黜善遷。情迴性易。紫色內達。赤銚外射。爛若火生。潤如血滴。字曰中還。可超大屋。退藏於密。服之無數。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石。顏迴玉澤。陽德乃敷。陰功斯積。南宮度名。北帝整籍。爲道之首。爲仙之伯。勿授非人。以招譴謫。又曰。天地至大。比身即小。制至精以成藥。孰淺識之能了。夫何慮乎。若有所少。氣雙則和。體獨則惰。和則增壽。惰則趣夭。命也一絕。難乎再紹。然而理以意求。意在言表。今試言之。夫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金一石謂之丹。石乘陽而熱。金乘陰而寒。其服食也。取壯陽而伏陰。其徵應也。俾魂壯而魄殫。類水流而趣濕。若火動而赴乾。其勢必然。其理可觀。伏望先生。更容請益。先生曰。吾子之言。精義可探。彼陽之終已。陰之極亥。分爲四時。周行不殆。天地相感。日月相會。胡可闕諸。略舉其大。且石液鬼隱。金精山在。寔孤陰之獨化。諒九幽之可待。曷若君子之好逑。得淑女之良配。然後陰陽得中。魂魄無外。嗟世人之電光。指桑田之變海。斯言乃合於仙祕。吾道得傳於真宰。洪曰。率臆之言。偶符真理。伏鍊石液。其術奈何。先生曰。有物有狀。可大可久。採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止而淋下。剗釜虛中而見受。日月周旋。五復伺候。橐籥疾鼓。金汁不走。以水沃之。則從有而入。以火溫之。則從无而入。有。施素粉而委靈。慙蘇黃而凝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提挈意氣。返覆衰朽。金斂石敷。天年地壽。无著於文。訣之在口。太清真人歌曰。照徹數里皆上界。仙官下來收採。非但世人所遇也。皆生在南方。向日

相近。感氣積年而生也。四千三百二十年。乃生自然還丹。上古仙人則知。今用三年火象。自然之氣。今之仙人祕教。但火候依節符。斤兩炭數。應爻卦。乾坤用施行。運轉逐日。火候自然相數。

夫一爻生二日半。二爻生五日。六十時。一月有三百六十時。得一年。十二月得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當一年。四千三百二十年。象自然之氣。從黃芽一周。抽成龍虎。從虎從龍一年。形體如炭。又去更一年。赫然成還丹。皆是陰陽交感。變通靈化。人之不測。謂之神妙。運火一晝夜。象一周天。四時生成。陰陽合度。自然之道。抽添和合。火候合符。若無師授。據按文修。終無成理。固不可造次也。若專志不怠者。必當遇師付訣矣。(石壁古文)

世 說 新 語

劉 義 慶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德行第一	一
言語第二	一三
卷二 政事第三	四一
文學第四	四七
卷三 方正第五	七三
雅量第六	九〇
識鑒第七	〇〇
賞譽第八(上)	〇八
賞譽第八(下)	一五
卷四 品藻第九	三〇
規箴第十	四四
捷悟第十一	五一
夙惠第十二	五三
豪爽第十三	五五
容止第十四	五九
自新第十五	六四
企羨第十六	六五
傷逝第十七	六六

樓逸第十八	一六九
賢媛第十九	一七三
術解第二十	一八二
巧藝第二十一	一八四
寵禮第二十二	一八七
任誕第二十三	一八八
簡傲第二十四	一九九
排調第二十五	二〇五
輕詆第二十六	二一七
假譎第二十七	二二三
黜免第二十八	二二八
儉嗇第二十九	二三〇
汰侈第三十	二三一
忿狷第三十一	二三四
讒險第三十二	二三五
尤悔第三十三	一三六
糺漏第三十四	一四一
惑溺第三十五	一四三
仇隙第三十六	一四五

卷六

# 世說新語卷一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僕桓之末，闔戶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爲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

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字稚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

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隄外以水漬，縞斗米，飯白茅爲簪，以雞置前，爵酒畢，留謁，卽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

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臨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

曰：蕃在豫章，爲獮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

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振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

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

鑽君子微，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應，不可支也。檢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

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時恭

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先簋雖備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

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

清妙有文武備才選司  
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阿律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

屬莫能上上  
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披韋褐芻牧之中執察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明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

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  
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梅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顯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

乃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

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  
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為厲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觀靖熹汪爽禮敷淑居西臺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觀靖熹汪爽禮敷淑居西臺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文若亦小坐箸鄒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

氏有才子八人後署其里  
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謔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

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  
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每皆父黨

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諱曰



孝先州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

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相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

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

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

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

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

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郡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鄆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普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  
 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謂歆曰：歆為下邦令，僕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  
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稱福惠善，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  
 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職，妻高平薛氏。生

輒與祥俱。又虛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感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虞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立。蕭廣濟

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盡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位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厥靈大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

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懷數日，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諫曰：昔管仲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當儉，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願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等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懷乃為大。上曰：聽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捷，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諸國鍾人。王戎嘗

國鍾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娶焉。虞預晉書曰：鍾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垢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儻，沖在襄城，而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

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增選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突位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縉沖瑣邪人太保祥宗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弈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

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

風暉之儔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少飲郡吏三百餘人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

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相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

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徵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

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

人濬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

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

罪殺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懿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

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寢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觀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鄉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小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鄉鑿別傳曰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鄉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鑿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大尉中興書曰鑿兄子略果遷少府中護軍鄉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

諡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軍騎客論歷刻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噉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顯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官都太守榮少明俊機警

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效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

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

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 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

必輕於五段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魏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段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

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時夏月暴雨

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

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權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

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陸齋糧粟之因奉祿之餘故以爲汝權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 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

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伊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祭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

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史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

攸以路遠研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逸民今當步走儻兩兄盡死不

如棄已兒抱逸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典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丞相見長豫輒喜。

見敬豫輒嘆。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尊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奔聞。長豫與丞相語。恆

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恆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

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突至臺門。曹夫人作僮。封而不忍開。王氏諱曰。彭城曹。名

相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謫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頴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編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即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樓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至齒者名曰榆。一名曰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

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

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後遂與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顯。汝

南大守裕施道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夏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

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簪青布綺。在兄郗邊坐。

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恒養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舍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整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

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悽。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敬字真長

真長有雅裁雖幕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

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聚沛國劉耽女按

太尉劉子真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續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真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且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所坐牀上。塵

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

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

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字子宜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魯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

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琰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琰愛之以宜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

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

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暉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

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選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

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

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觀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年七歲襲

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觀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觀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

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

觀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

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春秋傳曰楚令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

徐廣晉紀曰王楡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

馬出爲江川刺史楡始至鎮而桓玄揚徐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楡無防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還尙書左僕射

王綏在都。旣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

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楡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暉至坦之六世威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

桓玄敗後與父楡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旣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

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

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餽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

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

生答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

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贛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之以及仲堪走文武地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特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脚誠節若汝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殲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旣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備辦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

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

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

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

先會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蒙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

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王大看之。

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見其坐六

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吳郡陳遺詳家至孝。母好食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曷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

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掾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補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

射特  
建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子。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

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儉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

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

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經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備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隱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願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貧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

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尙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

問也。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開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

融王朗等並前爲據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

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

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饋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舉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己乃馳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之巖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先生何爲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

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袁閔卒於太尉據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

舞也

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

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

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

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

語語之躡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踖踖

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尙鉅鹿太守父仲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

食梨願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計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

之膺問高祖父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

如所言君小時豈了了乎皆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者諛誦之言坐樂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奔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

兪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融與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鄙訕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向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稿。庶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奔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向猶在。慈而况顧佈哉。感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多情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潁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仲弓所非豈有感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

衛反招刑辟殆不熟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虞注

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僂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

高宗放孝子孝己。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曰操尹

吉甫周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言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董仲舒

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荀爽一名謂漢南紀曰謂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更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三三公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

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

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詞焉稱

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詒立其子不為比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不為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魚陽搥。淵淵有金石聲。

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羸舉少與孔融作爾位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

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寢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踐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綳製

衣作一岑年一單絞及小節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繫鼓為魚陽搥搥地來前躡殿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

當武帝前脫解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年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復繫鼓搥搥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魚陽搥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彌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

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穎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

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土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日生操為南州士人之冠。見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數曰。德公識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陽。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人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錮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驕驕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叩頭。窘頓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錮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聽蠶求簇箔者。徵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贖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急。何為與人。徵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抄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飲。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公聞乃收楨滅死輪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歷石武帝至尙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蓋離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願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

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

之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

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遺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勳精練名理累遷黃

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問毓何以不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顯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位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

既成

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嬪孫象嬰爵象堯子楊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黯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會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

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謂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論曰。寒食散之方。顯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中散語趙景真。共道傍看母曰。汝先氏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衣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髮白。黑髮赤。昏明目鬢鬢不多。聞詳安語。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穉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誰能當之者乎。對曰。驅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瞻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入。勇鷲而愛土。知難而忍。恥與也。瞳野戰則不知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簞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簧。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繫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庸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

取上黨李喜。以為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

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

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暉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

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輿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峩山中也。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

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儼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

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園。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真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

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

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耳。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翼

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竈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竈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驚。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諶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

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辨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

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鄰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

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

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俞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遷教誨也得無諸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褻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

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

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屢行高臺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章于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

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輝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

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蒙倣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卿評所能名吾自

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泮濞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可馬穎字叔度世祖第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可馬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

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

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

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鶴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機二備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人晉仕著作郎至但未下鹽豉耳

中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萑藁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

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獻字景文祖伯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焉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諡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

世說新語 卷一 言語第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

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峻長子也。晉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脩輩不敢嫌也。汝南黃泰。彌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顛固多賢士。自頃陵遷。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

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從劍。今地。周侯

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導也。慨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景公。觀軍府見

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頹。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璠。尚書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瑣。識。通。達。天。標。令。陳。郡。謝。幼。與。玠。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

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增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綱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

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

道公

道公

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粲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體小不安。令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實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

內之秀。

劉琨雖隔闕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瑯光，祿大

封廣武使。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

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觀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帝甚壯之。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舉於江南。子其行乎。

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

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與抗

敵。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

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

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

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

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

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舍為光祿勳。舍別傳曰舍字處弘環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

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問己舉兵討之故舍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

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且到公車視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聞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

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

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以國

讓弟遂為沙門承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嶷嶷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

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遇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

揮涕收淚其哀榮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家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巖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

神足以陰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

爲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擊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

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衰雖故不宜於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纒亦可賜下乎敦曰非瞻所引知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擊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

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弟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

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

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

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舉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

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

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澄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

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

趙書曰虎

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擐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

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鯤薨，喪兄哀慟，過人。

乃遭父喪，溫嶠嗒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誦，有異童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憾。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

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黃拜，不名，解履上殿，進大扇，贈大司馬。諡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憾。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加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曰：君如管仲，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卜令。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

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

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處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客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

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

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暨君次子也年八歲大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

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

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

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一孫。竝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詣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燒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

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梧鏡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為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誠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擇以白羽扇獻武帝嫌其非新反

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舉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任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期也夔夔樂正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讀者謂太后父哀官秉朝政。

夏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靈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吳。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燕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蕩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勸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國陵薨，詔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典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

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

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也。」其馭曰：「驢之王陽，尊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厲哀，冀於壽陽既而謂鄰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風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簡文登阼，復

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

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鸞海西之人心甚憂之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選中書郎司徒左長史書曰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

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

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庚闡從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

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諺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

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中筍而藏於廟此寧曳尾

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親人。覺鳥獸禽魚自來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

環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明拔焉叔父廣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德沙門傳曰

支遁字道林河

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暉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金華殿詔伯受之

牟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牟秉敘曰秉字長健大山平陽人漢南陽

太守續會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鄙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

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 牟權為黃門侍

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牟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牟氏譜曰權字

道與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 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

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隸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侯父訥葉令蒙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逸不羣

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鏡內寡私欲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林

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後父贈光祿大夫 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

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廬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

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曰是生三穰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

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

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自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

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紀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馮步是也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

爲秦孝公相對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黠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

也。王氏謂曰疑之字故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疑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玄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峻平遠父坦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滄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

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李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鑿陽太守

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邱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甚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臨成以示韓康。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恭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驛馬都。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恭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驛馬都。

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彌。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彌。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

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隄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序

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夷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蘇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

死。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鄆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殷揚州殷浩 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窮猿奔

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

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嶽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歎曰。非唯使人

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

高慈字茂球。廣陵人。父煙。光祿大夫。慈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

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

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慈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

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勳。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振然悟之。乃經始東山。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

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咸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

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

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

號



哭罷 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三闕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向書左丞愷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何常之有。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

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稱句 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 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

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 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

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巒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棘棘條潭潭壑鏡微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

答曰。謝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巖陵顯詩彼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

世說新語 卷一 直語第二 三五

柯椅臂枝  
棘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警。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報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會祖執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

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堯陶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

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鸛鳴。鴟鴞。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

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草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禮之為人。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

決溜。春秋考異郵曰。鉅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任至征西

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潁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入日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

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

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慈驪驥長史。答曰。意謂

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勗

修定法制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答曰。陽消陰息。明鑿顯發英聲少著

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讖。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謝為太傅長史。被

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

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問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

會稽王時第東則孝王文王道子府道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

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二云是卿為其計。謝會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

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

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

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

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之孫。領軍

薄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

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矯讓徙都豫章，以卽豐全朝土，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寧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辯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珊瑚？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駿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器也。曰：何器也？曰：珊瑚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琚。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卜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客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管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恩，於是染翰操紙。

散騎之省。

慨然而賦于時秋  
至故以秋與命篇  
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  
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與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三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  
煥祕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湛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  
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謝答曰

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  
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  
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 世說新語卷二

##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政不黨而治百姓務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續齊吳紀曰賀郡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郡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孫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案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

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壯老與。猛康翁爲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踴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

竝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鬪不得休。王隱晉書

曰。初。濟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濟之虞選非望。路絕。故胎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

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闓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奏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獨除

密網以爲晉律。堯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粗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

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見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與河內野王人太常陸

爲左僕射。領選。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徵。選用之事。與充各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請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公。亮無私。濟



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  
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

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  
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

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

紹懼不自容將解賢論曰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

有文才山濤紹字延祖雅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仲陵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  
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

怡然元皇爲鎮東孟子曰齊宣引爲從事中郎

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王問文王之

圃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  
圃獨蕪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圃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宰於國中也民以  
爲大不亦宜乎

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

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

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  
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

曰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孫封臨沂慈鄉侯掾家焉父徽爲琅邪王六世  
弟仲常會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  
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曉閉門不聽賓  
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  
側匡衡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算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遂子渙女蘇峻招祖約

為逆約遣柳以聚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讓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

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

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豫三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

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晉陽秋曰王

少有梧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暉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

人祖瑤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

小道小蠶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嗚庾赤玉會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能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論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伯錄枝庶。事勤務稼。稼穡雖成。陳武士皆屬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謀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髮。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穽。播博。奔之具。投之曰。穽。藉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團某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惠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該者無以易也。

錄。鏹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嶺。施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嘗作郡主簿。孫

存。諶。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敬。驃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遠。歷衛。衛。學。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曰。嘗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嘗共

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得此人。嘗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蒙。劉敬。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

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

令

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散小字也。桓氏譜曰。散字叔道。溫第三子。仕王尚書。

二云。向從閣下

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眼。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

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

得速。尚書皋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靜致治。

東陽記云。遐字彥林。

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歷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指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懷陽相父。羨光。疎黜。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匡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亮太宗以撫軍輔政。微浩爲揚

州從民譽也。

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逼。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摻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乘。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

其中時有山胡。通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

王忱已見。

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

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

丞相導。中領軍少子。有子。善行。書名。出兄珉。石黑。還待中。中書令。禰太常。

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

爲佳。更寫卽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巴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琨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

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

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

賢。古史考曰旋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卯正

###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職無累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

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

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詰繇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

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弃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

歷山川及接類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差同異季長后戚嬾於待士玄不得見

在左右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

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

進辟玄乃縶被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

及去餘之域東欲玄必醉會者二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飲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思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

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遜忌而行。鳩毒于委巷之言。或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

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鐵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

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

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

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衛即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筆庫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關之孫。

虔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

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

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殷論河中書令李豐論異。待詔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會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

彌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彌名。彌別傳曰彌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編辯

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彌補臺郎彌事功雖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上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彌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

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彌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

不。彌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彌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

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彌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精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

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彌別傳曰彌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彌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頌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

鍾豫會年甚少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小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

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

同會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頌之粲與

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彌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

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

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

進廣敬之徒皆希慕簡曠頹疾世俗尙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頤清

開欲說理而頤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頤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

論名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

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琊人魏雍州刺史

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

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曰

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折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

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長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

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往肓兩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數字子嵩潁川人侍中按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



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藤舟猶往交臂。恆謝一息不留。怒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會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

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訖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蘊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成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

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差。顯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曠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

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願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情辭。適旨。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

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

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裕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

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談相逢即舍去做然無營家無儲石之儲晏如也玨邪王處仲為

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晉諸公贊曰裴豎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豎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

術字夷甫第四女德選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

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婿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

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觀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觀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觀別傳曰觀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

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

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蠶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頭處險而麋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口以醴泉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庶與衆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

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專親孝謹章章飄隨於長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謝鎮西並在丞相自

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蒙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妻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向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閒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終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程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存非妄蓋明帝遣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

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

索解人亦不得中與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

褚裒孫威竝已見

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庚法揚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旂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奪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擢

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適豈獨自適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鵬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鷗鷀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鷀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須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蹇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餓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饑餓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及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敬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

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似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曰。見中

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

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

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支共載往

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

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鑽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

七賢。適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

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

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

入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真教則須修萬善。功不爲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隴。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奔。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環

許掾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隴。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奔。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環

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

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

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

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

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怆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籍女名緩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文簡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

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

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飲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却壘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

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

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辯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小品。略者為小品。

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

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詰之。於遁途經。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貴重如此。之至。

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蔽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佛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

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

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

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

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

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

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

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

明其自  
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

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會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



參詣。由是知之。僧辯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尙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依知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真

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偏。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

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慮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

源峭函之固。峭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

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許大也謀謨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未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復。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愕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

憑勃率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憲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向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

汰法師云。大通三非同歸。正異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審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

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日。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明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許詢謝安王徽謝顧

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弘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上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榔。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羸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

形。其論略曰。聖人知鸞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圖應於審龜。圖應不可爲典。與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

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靈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

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

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羸說己語。亦覺殊不及

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

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

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

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

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而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人。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

九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周祇隆安記曰

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會問遠公。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廬山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袖簪落髮。

研究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遠人服其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雲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委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嶠山崩。山於銅為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竝載之。

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承言女。

孚弟輔也。羊氏諱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權。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琊王詡之女。字僧首。

及王家見婿。孚

送弟俱往。時承言父東陽尚在。

王氏諱曰詡。字承言。琅琊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詡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

殷仲堪

是東陽女婿。亦在坐。

殷氏諱曰仲堪。娶琅琊王晞之女。字英彥。

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

難之。孚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

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惡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

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備明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

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土。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要。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

毗曇者秦言。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無比法也。

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

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錄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

與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

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

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節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後徙雍邱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靈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

空鄼中。中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郡中令準忠信居正不

取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推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

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暹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聞明公固讓中等管管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

風衰德實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二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

酒賈蓋舉為祕書郎謚諱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礮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鞅而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張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已見

日。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

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會孫也祖叔獻繡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會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佚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憂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途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贖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鬱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

然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放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彼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

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

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善為須臾日月為扁鵲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暮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屐執糞動則擊楫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

捧盞承槽銜杯漱醪奮髻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大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紅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操觚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

屬文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任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會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

備有其義而亡其辭注 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

思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 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覆制有敘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

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大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擊廣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

太僕卿廣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從流離鄴社開造好博

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餓餓而死廣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廣長筆才俱少政事繁坐廣談廣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

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

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散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散見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

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爰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實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詠

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頽索縱情變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

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鞏乃吝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

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選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絕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

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

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賤亦云。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

一生不會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讒譖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未累

世之交爭。鄒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總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

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暄。陸氏諱曰暄。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暄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暄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



作父誅。逋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陸氏諱曰逋。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

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開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開與理會。當屈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

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

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蕭蕭稱善。猶讚其。作文大洽。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據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尙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

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未。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益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鎗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綽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懷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

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論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

安謔曰。謹按論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

聞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

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文章絕麗。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向所會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袁瑒。份郎。請詩。卽其詠史之佳也。尚住其率。有感致。卽遣要。迎談話。申且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釋。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

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譏別名啓乎

謝萬作入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

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入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

翼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

縛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潛。少府卿。夷辟

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

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

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

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宏集載其賦云。開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委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勤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迴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

韻云。此韻所詠。概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會孫。世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裁

爲負版筇。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澄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庚子嵩王安期阮千

里衛叔賣謝幼典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

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

復向一字。續晉陽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

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

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鑿別見曰。先公

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

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溫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昌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酒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潛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

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

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鑿散朗或抄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曠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

溫法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

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顯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

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愷，愷令人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

文讀書半袁豹。

邱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儒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

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去職從安成郡，後見諫。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

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諒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諫，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

一坐之間，諫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諫，結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

福，天道茫茫，孰側侍伏，犬馬反噬，豺狼羶陸，摧高極林，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諫之，發族芳郁，文多不盡載。桓玄初奔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揚佗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採雜。

相採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  
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子孟昶別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道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  
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  
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  
賴卿。



# 世說新語卷二

##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

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

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

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物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益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諱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捷。爵文帝久不憚。以問向

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治者。何邪。羣起。膝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懼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

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傳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懼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領同三司衛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快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

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

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

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兇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逞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竇吟長

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

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聞諜覘之還

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

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奮搃御又戎政嚴明且備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衛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

亮雖挑戰或遣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營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



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工萬而  
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譚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私辯博暢

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鍾家年少馮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

大將何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謀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

爾不以聞之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

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

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堂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

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披郭願西晉

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嚴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

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日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

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開司徒第二子無

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韓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

省徹宿衛無復鐵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向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

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

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濟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還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

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千寶

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誦之盛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豫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捷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聞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盈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千寶晉紀曰皇太子有

臨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顯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賢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賢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場也按荀顯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

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

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嬖聞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

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篤除之役談者咸曰觀經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

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

元弟至親。今出齊王自股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遺婦入來生。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悲。謂王戎曰。我

笑人邪。濟等尙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

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

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瓊注曰。言一尺布尙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

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夫延年十一世孫

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預少

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揚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

纖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諫。須臾和長輿來。問揚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

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期方讓還。不與元凱共時亦有

裴叔則。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叔

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旣而俱還。杜

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會孫也。十餘歲能屬文

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會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嘗

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

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護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

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

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

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讎

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控御犢牛不充。呈郡。輒鞭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吳

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人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佈國村。秋人少。以唐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

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罔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贈王倫稟位罔起義兵謀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快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王倫稟位罔

王所。嵇紹為侍中。詣罔咨事。罔設宰會。召葛旛。齊王官屬名曰旛齊王虛懷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馮繡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備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錄共論時宜。

旗等白罔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瑛少子少知名起家郡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瑛。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

後言才進司空瑛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

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鷹舉弓而射。卽中之。鷹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歎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廡。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煥。宛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問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提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及秀中。夏羅羅裝。榮耀長幽。越肝脾。充取兒。盤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舍英未及。秀中。夏羅羅裝。榮耀長幽。越肝脾。充取兒。盤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別。述皆由靈與。祗何以贈。舍親金。盈可頌。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盤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金遙睡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決兒。還。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微。然。歎。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效。有一。老。婢。問。充。得。盤。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七。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脚。盤。甚。似。得。盤。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閉。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

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

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  
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

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  
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有

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

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  
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程之形無

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  
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

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中興

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勸將納吳  
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

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

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

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典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衷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衷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其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衷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練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言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凝司空父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亮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郈。影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樂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

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衷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衷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衷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衷子石娶恢小女名文徽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讒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護字叔治顯次弟也仕至中護軍謫字仲智護兄也性較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顯被害王數使人弔焉謫曰七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勅海鏡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明且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與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備辟充為主簿敦舉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矜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丞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 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



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顏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大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見曰大將

軍此舉有在無有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出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益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軍乃縞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

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

事曠既正言敦忿而懷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頭長史郝載及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傾橈豈可問屠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

咸共宗焉對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耶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積石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鄭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太守父奔全椒。令羣有督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途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

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匡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匡罪也。命也。夫歌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

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鷹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

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

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檢別傳曰。檢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嶽有功。封餘不亭侯。檢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猶如此印師以開檢括取而佩焉。軍邊向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

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

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

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

晉紀曰。初有頤佩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

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

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仲真。明曰。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諱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

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

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

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

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

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

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督德再隆者。冰

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影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尙書左

僕射。護軍將軍。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

范汪

曰。影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

庾

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

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

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

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

中興書曰。溫會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爲將也。

桓甚有恨容。

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

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傍。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

坦之已見

江影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尙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

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尙書郎。中可作諸

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

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續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論師。君承戰語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慎思庚義。口誦心悲。

晉紀曰。魏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尙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

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徽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瑛。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

直見疎。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

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

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

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

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殿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

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與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揚。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

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

蘇又善聲律加以標極省率為王蒙劉峻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

凡才。有何巖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

舍字君章桂陽東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士羅國徐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廬海太守彥會孫樂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廳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紅左之精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藹蒼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

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

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

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

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

子澄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  
體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

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次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漢曰不害吾讓歌南

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後綏爲太學博

士因事見謝公公卽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尙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尙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臣

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

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

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

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境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

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數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數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彰僕射直喚人取

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

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毀卽湖州江

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處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儉女諱穆。為哀帝皇后。王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

二人共語。范嘗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

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諱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狂女名蓋。即寧姝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

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

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

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會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招掌。血流沾褥。賓客

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與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次。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



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會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會子哭，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伊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京平、呂安親善，安嫡兄誕淫安妻徐氏，安欲告，誕遣妻以吝於康。康喻而抑之，誕內不自安。

陰告安，搗母表求從，邊安當從，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讟，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回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

改職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

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

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遣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讓世祖。惠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謝不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

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揚駿女。駿送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攀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

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

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

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曰。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雉爲嶺東將軍。嶺南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遣卒

遐與人

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

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聞當

故耳。一作聞故當耳。一作真是聞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

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與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善交結。爲范

陽王處所。避虓。太傅召之。太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青密王泰長子。少尙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

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娉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顯器。

冀之每與清言，冬日達曙，自謂理構多，知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大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願見已。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

紅左初立環，瑯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緜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案問事。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發謀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識，而無備異，累遷侍中，史部尚書，廣州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

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瓌字思文

義與陽羨人許氏譜曰瓌祖豔字子良承與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瓌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

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就。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驢驥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猶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

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

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歲。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

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仇名。東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

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禦。後縣諸豪姓。欲錢雇人。葦土為塘。因以為名。

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

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倉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

倉為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倉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

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

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  
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  
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  
謂曰

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郗鑿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

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靈陽平太守曼頽縱宏任飲  
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

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  
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曠日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

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  
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日火隊凡

軍必知五火之變  
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日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

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  
白衫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

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

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  
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  
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瀨

二弟奔  
溫歸

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當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

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庚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暕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

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  
陽秋

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王溫太宰武陵王暕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時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

劭蒼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親仕至

鎮軍 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戚桓溫忌之調免希官後奔于登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

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諫希弟柔情 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

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雖武當禁推之運途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潘

謀密計莫不預焉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

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成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騰文未

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

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詣動不坐。公徐云。如

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

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

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

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調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

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徑歷溫左右衛士語溫曰安聞諸侯有遺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

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猶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

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

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

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脩學為慕容駿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為目為之注解自支

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

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將曰奉祖端微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

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

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

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備任為劉真長所知甚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

者許其通隱履辭徵命途若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

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

之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

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籙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頭牛馬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



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續晉陽秋曰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藏之豈不備  
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贊賞而容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止不妄。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珣謝玄並已見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

觴謝曰可爾謝玄會爲徐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壽張玄叔父安會爲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

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

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

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

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恒溫至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彗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出東方文顯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開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

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

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椽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文士傳曰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諱廣

諫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殷  
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會爲題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

王齊王曙來。

王曙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

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

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續漢書曰玄字

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曾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

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

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說南渡簡長抄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土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膺等爲

淨華被斥正始中選侍中尙書爲人好貨戚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

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

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

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顯秦傳曰夏

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

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

如其言。傅子曰是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響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

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莫志然猶獨報給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

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

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

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尙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

構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

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闔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闔與道合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牟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敍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牟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牟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而夷甫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牟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

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潁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使小輩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恐人也有此。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之象國中。生人參。施業甚感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酈食其。漢書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劉漢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玠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假極貴重之。謂之寤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歡會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

命晉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賊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

皆謂爲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徽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審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處後榮捉其手槍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棘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軺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懷避難過江與潁川荀愷明陳自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

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情

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

冠冕曰若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後行陳留太守大

行威說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

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旣而忘之。以爲南

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諸曰朗祖器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

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

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諫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

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

衰危。必與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琊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俗。類有雅正之韻。與元

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或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惚。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如頭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

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琊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

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含之投舒。舒遣軍迎之。含父子赴水死。昔豔寄賣友。見讓。况飯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

問庾曰。聞子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

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元夏

卿人。會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盧陵太守。宗。韓。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時。嘉部。隨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行。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輒觀學從事太傅褚良有器識亮正且大會裏關亮問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寬裏歷觀久之指  
息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爲哀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  
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  
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  
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  
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建善圖畫窮巧丹

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樓遲積年累

至聘不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

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

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表其子爰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熟敬讓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遠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

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在朝廷畏憚之讓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敬  
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悵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悵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二峽

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淄人本

巴西宕渠資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  
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七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驤軍深

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  
戲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文帝

章志曰：安緩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奴攝持遊肆也。

鄰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頌奏書曰：符堅字承固。

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供詐解職，文改曰符言。已嘗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寔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既寤，龍驤將軍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疊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饒紅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

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

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

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彌盛，朝議求文武長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

曰：唯凡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鄰超聞而嘆曰：安虛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

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真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

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恆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

爽字茂，汝河南人。太傅袁之孫，祕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儉，頭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樂禿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雷黑、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鄰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



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祿太守宋書曰遠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

太常瑛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忱並已見

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

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

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爲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

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

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

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今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蠶蠶數十盤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矣有感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

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

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

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

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喜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

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

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

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謏謏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額頤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

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

若許子政者。有棘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鑿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任為豫章從事。許度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度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棘國之器也。度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度。度恒撫髯稱。矜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度弟也。山時淵。停行。應規表劭。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錫。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開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覆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楯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致辭。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位師問曰。童子何位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憫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則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狗之網

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閒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聘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

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儋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

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曰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禮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

敬而民自敬

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廡。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嚴譙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

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曰。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

叔子何必減顏子。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

顯懼之畫贊曰濟無所標明當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銖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人酒嘆曰從兄不亡矣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

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

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亦於絕於時節用陸亮晉陽移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不能用蓋借贖世之儒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越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據侍中武闕達博通淵雅之上

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固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敬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容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

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

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彈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人王故事曰石勒見

夷甫謂長史孔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曾見如此人當可活不憂日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

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冲。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爲頗嘗看不渠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駸駸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駸。然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較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驟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讓封耳。於是就讓封。蓋馬果倒踏其脣。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闕。見湛。服其德。守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甥母意以戚氏甥小而惠。謂適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衛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屨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綬長史。綬與舒佐射戲。舒常爲坐。盡暮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押指閭雅。殆盡其妙。絳漢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鷲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頗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鵠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經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陸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僕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

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

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鵠鵠之

徘徊。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鵠。鵠見下問。造次承顏。辭不舉。敢令條列名狀。還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

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還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慮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曠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塵度之中。無滯礙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容貌瑰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鳥之囑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原覆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

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綰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

此諸君以下疑益之。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

讀老莊。時聞其說。往往與其旨合。顧暈之畫贊曰。澹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

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

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邵妻武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少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晉後略曰。

才。恬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

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會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徒。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歿已來。常

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

之若披雲霧觀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歿。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人則鑒然。儉廉。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

雲霧而觀青天。人則鑒然。儉廉。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

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諱文字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每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

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敬嘗稱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滅。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

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二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興。或曰。興猶臧也。近將行人。太傅疑而繫之。興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

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興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八王故事曰。劉興才長。練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隴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嗔。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興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 世說新語卷四

##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

正。已見濤子簡疎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褚紹劉惔等齊名選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

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爽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

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

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

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遠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

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遂不遠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雋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數為

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

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聞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調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閉蔽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密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諺也謝錕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諫反逆皆赦孫殺王父留董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理既誠大亂斯起願謂謝錕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減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

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誦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會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笏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

於是秦胡皆泣而去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儻元甫之清中。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廡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土衡住西頭。土龍爲人。文弱可愛。土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愴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王父詡娶。王長史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

人。子躬子。馮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爲辨折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徂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放莫有動其蹙者。

劉琨稱租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遂字士彞。范陽道人。豁蕩不備。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遂與司空劉琨俱以雄。

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

泗水。安東板橋。爲徐州刺史。遂既有豪才。常抗軀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租遂若不濟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關河南。石勒爲遂母基置守吏。劉琨與魏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租遂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遂曰。此必爲我也。未欲滅寇。故耳。騎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庾數踞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騁。寄適。已足。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披奇吐異。而禍

福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適莊老。瑗邪。王平子

高氣不塞。躡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讓至于理會之間。栗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復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瑗別傳曰。瑗字處重。瑗邪人。舒意局。

副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向書左僕射舒還並敘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聞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

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

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嘗紀曰顯

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顯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顯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顯顯遣建康去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箸高士傳曰康亮周顯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尙披衿致契會為和尙作日久之未得有云戶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尙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

此嘆如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曰叔向朗朗如百閒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

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鯤曰信宿敦顯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倍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膏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

虞預書曰戴曠字若思廣駿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

卜望之之峯距。卜諱別傳曰雷字望之濟陰案句人父粹太常卿雷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

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與等為達盡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

戴若思之峯距當致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按王氏譜曠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

薄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練其事。

世目周侯巖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巖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操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髮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

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揚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

楊侯淮之子。

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羅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

翁以其名士惜而不遺召為軍容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進禮三事以示讓賢向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

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何亮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

屢發此嘆。晉陽秋曰亮導妻妹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穎海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途歷顯位導有疑貳已使鸞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名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永嘉中為鬪鼎所害。司徒

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馳。述獨蔑然。會不慕羨。由是名譽久殖。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未坐

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謂意謂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

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惟有大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掾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子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

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縣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

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

海郡人。值明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與縣令。謀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尋訪之。云與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寧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

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寧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袁簡穆有。器識。故為壽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

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取浮遊。與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禮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北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其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

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感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袁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

長史桓溫以其宗。疆使下。邵王見。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

友正寶。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蒙每稱其思理淹。獨蓋屏之高。選爲車騎。

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

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

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烈。周樂安人。劉諱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王。駿子。緒。並已見。向客何

如尊。長史曰。向客饗。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

之。續晉陽秋曰。初安石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此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嘗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與。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

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

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濬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影從弟也。

有才器與從兄通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傑。沉存顓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

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顓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

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皓能言理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梁列傳曰殷之交物虛己納善與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

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逾上歎林公器朗神雋

支璉別傳曰璉任心獨往風期高亮

道

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劉尹別傳

曰談既合望姬姬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凌榮利器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洽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

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

將軍惲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

有情致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

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羣羸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

苦謂窮人以辭

王曰長史自

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逾成殊不易

中興書曰萬才器雋秀善自銜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弟也。性厲舉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歲年四

十九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

玄度母華。華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餽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獨而言清。居身若穉。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

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曾至京師。王仲烈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

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陲。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數文折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

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會

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索屬名曰悅子。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

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

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編集載其平落表曰。今中州既平。宣時擬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

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象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曰。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

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謙。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諱曰承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

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

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曰。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錄別傳曰。錄與沛國劉峻齊名。時人以錄比袁曜。卿懷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

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蒙恆尋道。過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蒙云。聽講聚會。向高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

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恢。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壽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邊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

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頓奏書曰壽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禮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

法倫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

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淩風掠

林明泉映壑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理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談諫傲曰神翁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儆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

耳。嘉賓都起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

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廡為臨王氏諱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謂曰。著之字脩。載環翠人。荆州刺史。廩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始事。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略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向年長於懷神。顯風。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向為精。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鄉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感譽者。語曰。大才譽謝家。安江。

東獨步王文度。感德日新。鄉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影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影及弟。篤從。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繼幼釋。同。

好參志海。續襟情。超賜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築園。館麗車服。雖若功之極。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黑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

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日租約。少行清穆。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蒙別傳曰。蒙性作。賜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而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劬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遇敬仁。敬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紅燼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向才器舉有秀悟之譽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

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阮

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岳集曰堪

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哉我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州荀爽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咸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密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諺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郊共叉手語

達于將日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會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反襟懷之語每造都嘗

對夜以  
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

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

不能已。語林曰牟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

歛鄒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曠。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

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曠。續晉陽秋曰安

弘雅有氣風神調曠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

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曠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

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

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

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反。並登朝。俱為

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切吉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勤力。明時復何憂。我悅以為然。而慮非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

正坐。實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跪。振謂悅為構已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朗姿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

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

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圍

人。稱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恭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

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仲舉。遂在二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劉武劉叔陳著



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薛瑩漢書曰李膺王賜荀胤朱寓隸朗劉祐杜楷皆典爲八俊元禮居八俊之上。

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亂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人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從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關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

公紀幼有雋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概爲大司馬而爲之

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

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

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詩濟葛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

自賈整年至七十邊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

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識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

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

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論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恐察莫不愜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

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

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賜。能以天下聲教

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陳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謐。逸士傳曰靖字叔慈。穎川人有偽才以孝

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正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穎川人為僕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德意年五十薨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顯字景倩或之子昭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諡康公又以

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

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雋終中書郎裴遐

方王導。裴頌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頌樂廣友善。遣見之。

顧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

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竝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

記曰喬字國彥爽明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頌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陳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龍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

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

從事恠仕至泰相狹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選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

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仲

荀綽兖州記曰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仲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葺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

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然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人望不倫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備乘車出爲駭所害時人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皆屬禮之。此三人並是

高才。仲最先達。

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感滿奮郝隆達在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大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故王

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歎以澄敦莫己若也及

澄喪執敗毀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疆梁自少及長季倫新妓會無異色若斯儼狼豈憚於周顯乎其言不熱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沈約晉書曰周顯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駿會孫右光祿潭兄子

也雖儼執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

公望而無公才。

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會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

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疑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

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敷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

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

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嶮。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嶮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

邱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邱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

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舉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儼。時論以穎比鄧伯道。儼比溫忠武。議郎祭

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儼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顛比。按顛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安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若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

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

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靈比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

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借附故也

卜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侮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

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大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侮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德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儉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一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問。溫

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節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舉庸雜以此損名 阮思曠慨然曰。次

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問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

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輔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毅已見

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

回。御惜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鑾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寵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

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

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舉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脩飾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濬僞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做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諫清口平允親賢下士仁

惠好竊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為武口親幸做惡勗之每勸釋做或勸立必謀己目做甚得衆心朝賢景附

會帝有疾做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做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

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國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微矣侍

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做之國做聞勗統開已憂忿

不知所為入辭出壚血薨帝突之勸馮統侍曰齊王名適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北稱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錄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備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避與浩並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

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

晉風流者皆舉 王劉焉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

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洗洗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

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

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

中大司馬加黃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

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去之。故當

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 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

彭祖會稽山陰人。父俊。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 居然自勝。言奉任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

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微有三仁。馮子路曰

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共商略西廟及江左人物。

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

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蒙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開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

奴比丞相，修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閬中。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

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儲畜，崔隨輩憂緩。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

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為相國時，取李重為左司馬，重以趙王將廢，因辭疾不就。王敦喻之，重遂不復自治。至於薦其扶曳受拜，後數日卒。時人深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

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驛驛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屬臨川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屬臨川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二，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淡別傳曰：淡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蒙略同，而敘致過之。其

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兇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

致退，便向還南，遂自續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俞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牟叔子。牟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爛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

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

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謫。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田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敍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為使持節。亞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獨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棠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胡。常璽。長安。余與璽。賢。共送往。獨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簧。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或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閻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檢。字。休豫。則。次子。山。濟。啓。事曰。檢。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情。情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數頌然。淵。放。莫。有。動。其。聲。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屬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

祖。淮。太。尉。父。珍。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一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諸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

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緯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緯嬰給世務焉。續晉陽秋曰。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鄉嘉賓道謝公。造邾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

云。不得稱能。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微詣者。蓋深歎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德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僧恩王德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德之字文劭。汝子少知名。向尋陽公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鄰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  
支遁傳曰。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豐豐論辯。恐

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康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恆如有生氣。  
史記曰。康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請以相如功大。曹蜎。蜎。曹蜎之小字也。曹氏諱曰茂之。字承世。彭城人也。拜上卿。位在廢頗上。祖部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任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陽令。志。祖重。徵騎常侍。父慕純。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

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言人皆如曹李賈魯。噉盡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  
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

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

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搥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減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恰明達有儁才於時

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臧言則非無減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

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向書豫章太守。

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

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

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歐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蒙賈而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鄒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垂撻自難為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獨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險。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或饌候。迎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榮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費震。朝延請交。丹丹不肯。竟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焉。丹一往。弔之時。賓客備。廷丹。麥。揭不完。入門。坐者。皆。揀。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談。不肯為。史。徑出。後。遂。隱。遁。其。贖。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我。陸。琴。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鄉。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壺。相。如。著。犢。鼻。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屠。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陳。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格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海。令。格。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

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詩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世說新語 卷四 品藻第九 一四三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尊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

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備担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

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微。不言若義之。而言勝珣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楨之曰。楨之。

字公綸。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徽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草。南陽人。祖宗。父囑。囑。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相。劉答曰。

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楸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楸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徽。祖仲。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

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

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

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

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赦

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從乳母於慶，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

先見爲下位，舍人曰：卽入辭，勿去。徵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出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乳母活邪？尙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

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

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

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上曰：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卽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

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

守，後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

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

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甚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就。休

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薨乘龍上天，顯不見尾，孫琳廢少主，體休立之鏡，哀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辰出莫反唯此事舍書崩  
謚景皇帝條列異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識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

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

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饒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  
事手不釋卷景選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疆諫以其宗族疆威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

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  
何鄧二向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

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宜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

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

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爾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

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性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

和仁親之至世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椒嶺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

而濟兆民此履屨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雲赴景萬里融風而懷德者少畏威

者靡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異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

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盈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

理損益以為哀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

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

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  
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議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  
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  
一旦弁豈若集五湖從流疎萍萍承寧嶺  
中懷何為憶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



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

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

瓘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露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竇向書處事。以示太子。令

疾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

書。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敢侮家。妃由是怨瓘。後檢錄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

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向人。武帝時為

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夏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漢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

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

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儵糞。平子諫之。並言

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

流人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

名曰。澄父。又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

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

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調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

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

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冲退以奉

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在小市居，私作都門。

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櫺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

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稱流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

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

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

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

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鄒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鑿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

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

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噴。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詔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約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偏斬

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邁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

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鄉鑒。陸亮相繼。亮想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

有人詣之。

索美酒。得便自起。鸛管梁柱。問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法曰。庾翼名輩。豈應

狂猶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

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

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

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

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愆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鑑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

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

佳僧彌難為兄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實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止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

顛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憐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誰不敢同遂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馮岳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鄒陽男食邑慈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

後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薄紅親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漢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鍾州有匡俗先生出自潯陽之際適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

於仙人而共遊其巖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窟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俯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現出野人不能敘直漢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

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明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

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麕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

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徽齊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爲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

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弋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選國

寶與緒亂政與珣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寤相王輔政選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機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呵恭抗表討之章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僉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

爲此歛歛會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虐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

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

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懿子

少有才學。惡韓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封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送。錯誤。公怒。推問。脩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

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鑿臼八字。魏

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

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

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鑿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

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

迎伍君。神所慶。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沈。沈處。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尙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

而魏武。揚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適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蔡。蔡莫有解者。有婦人。流於滄海。曰。弟四車解。既而彌正平也。衛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魏

雲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云。竝不堪用。正令燒

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棹楫。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

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譎誤。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別近也。

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翼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

素暗。遣賤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

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閒。欲乞閑地。自

餐。宣武得賤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

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

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箒。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饒。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

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算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續略曰。晏父蚤亡。太祖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秦宜祿阿鯉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齋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曰。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禮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

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

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敍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嘗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

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自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

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

昌鈞臺。開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測曰。不然。此是回頭。搥使視之。云。船人入來。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

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尙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

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

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

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

我將三千兵。禦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自己。及李堅作相。忌兵畏禍。與

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風儀美羽才能豐體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播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咸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翼桓溫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甚數率大軍入河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

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精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糧成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

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

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敍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

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有將略會作敦按

中興書曰魏周撫孫也字其隱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慈。齊人。兄

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會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雖令妻時繼。以易衣食。實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驚者。仲子嚙齧曰。惡用此。鷄鷩為哉。後母殺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鷩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藏匿。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

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

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

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隸有史學。

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建為西史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

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

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策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

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知卿。慎勿北渡。語畢而斃。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今載雲旗。雜錄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

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瑛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

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

世說新語 卷四 豪爽第十三 一五七

世說新語

卷四

豪爽第十三

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 世說新語卷五

##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揚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

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

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

安國衛尉李儀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彼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

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開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

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類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一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潘安仁夏

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最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日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

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游覽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

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故焉

自得一時常。以字宙爲狹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時日在與之坐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明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亂平子。石崇金谷詩續曰王謂字季龍

琅邪人王氏諱曰詵。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

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

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詵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

以永嘉六年五月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諱曰詡。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詡始過江。住至新給舍。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

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鹿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譏微曰。明帝未有譏。敬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

御膳不具焉。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

亂。覺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繼大臣。官陶侃。祖均不在其例。侃約疑亮。亮寢遺詔也。中興書。

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峻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安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

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

始適。聞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

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

龍。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

不得不小頽。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東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熾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

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

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祖可得方諸。璿玕。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

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文帝

章志曰。溫公。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弟也。漢使者劉瓛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

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日。勳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鬢兒時人謂之達也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

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

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書音樂斐子云丞相嘗曰墜石掣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墜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

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

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

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

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

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龍

是庚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訪。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踐行州郡所棄。又

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鬪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

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

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窟長橋有蒼蛟。並大噬人。郭西周時謂郡

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弁云。欲自修改。而

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

乃令虞。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母曰。孝之。猶何當得兩全。乃遂戰斬首萬計。放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

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

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器於時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力行有井葆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履駘擗質庭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累於輪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機所甄也倫即薛淵

###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帟。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

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

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

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或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

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鄰嘉賓得人。以己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讓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處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

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會祖鸞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

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

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上為壚四邊高似壚也

顧

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

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

康愛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

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

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

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裝璲女綏既蚤亡戎憂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廿日亡葬南

鬪不自勝人問子何由而致哀 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甯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

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與

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妙神記曰初庾亮病

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飛志謠曰文康初鎮武昌出

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旛旛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

公還揚州白馬牽旛旛後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會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嚴別傳曰嚴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帝國劉惔與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震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虔值林同學 常謂人曰昔

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墜尾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

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鸞鳳乎若太山莫景之閉志在瓠水子期曰善 推己外

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

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以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

年尊必以傷感為憂，我亡後若大損，祇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

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變為荒楚，土雕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其為時

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澹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

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奪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

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

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

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瓊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猷之以泰元十二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

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

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

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瀕子猷謂

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

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懷棺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與書曰

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竊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

羊孚年三十一卒。恒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

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 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

將亡夫

桓玄當篡位。語卜鞠云。卜鞠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

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嫩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

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誦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恩恩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

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

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敍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

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耕  
 白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脩然會不眇之籍。以嘯然長嘯。韻響寥亮。蘇  
 門先生乃植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  
 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發復隆。富貴倏仰聞。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  
 籍歸。登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曾懷問。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

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  
 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

時出入人閒。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  
 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齎然  
 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  
 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漸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  
 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  
 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偶已情邪。亦欲

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海書自  
 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謂而惡之。

李廐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

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廐得賤命。笑曰。茂弘乃

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廐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廐好學。善  
 草隸。與兄式。齊名。疴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

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廐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廐嘗為二府辟。故號  
 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廐長兄也。思理儒儒。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人驍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

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

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

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

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贖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

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閑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置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沖救入代

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自往候之信終

爲治棺殮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

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後周詰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疾。劉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陳亮。臨江州。聞種湯之風。東帝。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密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風能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者莫不嗟

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虞士銘曰。虞士名隨。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蓬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

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軒庭。清流

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

流轉佳。加己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晉陽秋曰。德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諱曰。安字

安。世。護國人。祖頌。父綏。有名位。委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

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

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菜肉也。或以茅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皇帝之讓。蓋

籠之。攢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小。向隱。趨

家千。豫章以

清。潔。立。

郗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尙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尙書郗

見博道贊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宗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引同事化絕不食以母老還南山苦林中內史鄒愔表贊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

陸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戚先敷著名時人愛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嘆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

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

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

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

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

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長家子王嬃字明君賜之單于嬃喜上書願保塞文淵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穉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

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志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皆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喜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份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

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南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

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驪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常欲與同輩婕妤好辭之飛燕

燕謂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好對有辭致上賜黃金千斤飛燕嬖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驕婕妤好尤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

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

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宣武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

室移日父敬奐怪之以問卜者王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

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虞肆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雖既嫁大皇帝敬其文才召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

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害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字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費俱發明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劄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

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正明為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嫔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工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跳出譚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豈出望其衣。敗日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謀向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聞。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河望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放。李豐士大夫何爲恩。恩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鎮。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小事。而都典一方。全足下露華鼓。逮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萃。總書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高錢乞諸佛。及其官屬。減死徙邊。猶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後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意甚微。槍。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文多不錄。

若才疏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牽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九二子

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書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遷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臨禮學，臨博加有才識。

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

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曠字公淵，王媛子也。有風儀，才學名重世。與等

輩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曠有志向，學行凌該，并死。臣謂王曠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

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

日，母都無感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

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魏書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遂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聽逆類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族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在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憾之有。干翼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揚干曠所記，則是經竄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

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

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牆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潘雅素懷遠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後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下世子屯，寔於世濟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濟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仲，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球之太傅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

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襟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

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

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

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煥，文豐孫，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

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環，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

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欲還而齊職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棄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改，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刑傳曰：李氏有徵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

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赦斷不得往，復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

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赦充，迎李槐，怒擣臂責充曰：判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承平，累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預下詔不遣李暹而王隱管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強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

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

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復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管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謀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曾女郝氏譜曰晉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住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

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

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

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郭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更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德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為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

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

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瑯琊人初趙王倫封瑯琊秀給為近

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謀

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

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地虛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



每各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

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

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嫗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

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

門戶計耳。按周氏辭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

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字投侃

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

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頰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鬚。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

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

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僮

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曄。

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侃度恭。有智算。以陶氏貧。積紡績以資。

湛謙所以饋劉給。陸載髮賣以供調。逵調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致。送。遂江向太守。張鑿鑿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贊羊曄曰。君奈何與小人同。曄曰。此寒賤也。

王隱嘗書曰：侃母既歿，疑供客朝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誰之然？」飛渡岸時，亦簡之，發尋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鄴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坵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

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信可少，惟侃懷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

二親見餉，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笑，而現儀服，辭異，知非常人，遣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遺，其地曰：「獨門。」按吳司徒孟宗為書，施益以饒，始母母不受。

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宗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

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如紀曰：溫平蜀，以李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窟，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敬手

詞主神色，則止，辭甚凄惋，主於是驚，刀前抱之，阿子我見，勢亦憐，何況老奴，後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諱曰友字惠，玉臺子婦

宣武弟桓黯女也。庾氏諱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黯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

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

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儻希，因黯

免得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

恐傷盛德。劉夫人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語曰：沖髮瑯邪。王恬之，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

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楮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賢和正，沉前累遷丹陽尹，南中郎，將徐克二州刺史。王

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

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封胡，謝韶，小字獨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為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過未，封胡頭蓬。

謂玄未謂郗朗玄淵一作胡爾淵過未玄過淵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答曰：我若不隱此，汝

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語曰：遲舉汝南，周門女，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

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過絕重其妹。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間。

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琊人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

十孤影獨存頤時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

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於闔廬洲中逢桓南

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纂逆見

十餘人為劉毅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

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闔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

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

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

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

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走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

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

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管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惡其民

困然令聲不合惟懼非國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造今鐘響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

度計今尺，四寸五分，明威果輕，音亦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黃龍始造，正德大象之運，以魏杜夔所制，產巨較大，準本音不和。後漢王翊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杜夔據之，是以失韻。勳乃依周禮，後稷以三尺度量取之，以度古器，符於本銘，後以爲式用之。杜夔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齋明錄曰：羊祜工乘乘有一兒五六歲，堪明可

喜掘墓之愛兒，卽七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

是借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遺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子問杜預，躡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

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

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

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家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

陸。」璞別傳曰：璞少於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數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壻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

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

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

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治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

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

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

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

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某投主人妻產而兒。臘日

須臾兒下。半營裏

而不。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詰問其故。云。有死

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苦蒙官一脈。便

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

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

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

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嘗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誤矣。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

能。帝使爲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

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長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嘗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拂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

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

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書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椽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

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衡桓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談先釘榜。乃龍威。誕。轅。轅。長

桓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

許。孔氏志怪曰。勛

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

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

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

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勛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

書畫巧妙之極

牟長和博學工書。又字云曰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碁。諸牟後多知書而射弈

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兒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置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會以一畫畫奇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齋後款

之好加理後燈之見封題如初而常滅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

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葛黃龍根湯符伐築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允曰懼力忍志

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獨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郎有識具正此是

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懼之歷讀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莫作圍碁以敵耳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懼之圖寫持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

府正為眼爾。仲堪語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會

會



顧長康畫。論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沼。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

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

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書曰。珣有才能。珣有器量。並為溫所寵。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道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舍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上繼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

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

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暎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

一理期卿卿莫負我巨儒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張下孫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

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

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詩風譽屬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臨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稚

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

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夷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蔽

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除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辭飲致不輟故魏晉之間有披髮夷服之

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藉藉之也籍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蔬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

何曾等深所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律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

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極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

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昶字公榮，入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自適，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

親愛籍，恒與談，識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會遊東平，樂其士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諒從其意，籍便馳驅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馳驅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折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

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金以屋中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此。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

曲禮：嫂叔不獨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

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廢頓良久。劉襲管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未決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一號吐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前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

俗卿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備學奢居室唯咸一家尚道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灑然錦綺成時總角乃晉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前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

地突嗔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突裴

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

其中名士傳曰籍嘗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與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載述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禮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格斟酌以大鬯盛酒圍坐

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頽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

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過大野寒凍途詣浚儀令令為宅實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咸頓發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五康中遂至放蕩

禮樂廣議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

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解卓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躡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七賢

論曰：或說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阮倫為關。李康督咸寧中。始登王。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

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

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餽食器坐免官。世祖遺使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

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

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

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

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麗種竹及長檉芙蓉。菱芡覆水。是磁燕名

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斛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詩人貴世職。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籍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騰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齋，問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饗，側取醉而去。温嬌素知愛卓，請為平原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

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

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

告家，家追問，迺知。

租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

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租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

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慈性純濟，不拘小節，又實從多是，榮黜勇士，遠待之，皆如子弟，承

嘉中流民以冀數歲，士大饑，實容攻剽，從輿論，謀全衛護者，以此少之，故久

不貸。不貸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

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

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顒及朝士詣南書紀瞻，

露其醜，穢頗無作色，有司委中顯官詔持涼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顒及朝士詣南書紀瞻，

溫大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擣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曠有偏期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震懼。貴酒子弟莫不祇離。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

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作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人謂

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威名。後。墮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

往溫許亦爾。勸丞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

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楮。

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

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

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蒙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長史云：謝掾能作

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王公熟視謂客曰：

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

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

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真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

王蒙劉談共遊新亭蒙欲招尚先以問談曰謝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談曰仁祖願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勿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軌

俊，薦多能。袁氏家傳曰軌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煥會孫也魁梧爽朗宣武欲求救於軌

就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

與債主戲，軌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

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

道不。郭子曰桓公擄捕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軌就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脚但大乘即脫其衰共

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平桓撫必慮推二人齊叫敵家面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有元甚及至會少醉



劉尹云。孫承公在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

好山水。及來鄞。懸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馳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

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

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

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驥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

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

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

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菽。不宜久廢。張亦無

以留之。

王子猷詣鄒雍州。中興書曰。鄒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髯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

見有甌甕。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鄒出覓之。王曰。向有大

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量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鄒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

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會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椹。晉陽秋曰。友字伯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時。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舉。遇之而譏。其誣肆非治。民乞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欲道。嗜味。時奉教。旨乃是。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論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情。終情。同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懷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法。經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歸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止。貞。郎父。瞻。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

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剛見婦。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善歌。有行路難曲。辭語時。賈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雖其節制。每因酒。醉而爲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至。唱樂。桓伊

能持歌及山松以行。蓋楚辭之  
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檢。未詳。  
令左右作挽  
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

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

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麟張慎小字也。謹子法謂

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謹子曰。書云四海瀕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謹子曰。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發。執樂喪者。邪。按莊子曰。律。謹所生。必於斥。若可。馬彪注曰。縛引。徹索也。斥。塗。澆也。若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謂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濱。杜。預曰。虞。殲。遂。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謹。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故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歎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

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洞。丹葩耀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

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嘗出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吝彈吹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等乃不如當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

串請進之帝賞其技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掌節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

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禫玄為素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

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

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適人每歡感之發未嘗不

至鳴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宜武備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僧復用三寶難重滿卻感伸一字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此立忌時其德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習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號少暮徒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

曰號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嘖以大飲為上頓起自枕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雜騷。便可稱名

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痛笑曰瑯邪王伯與終當為情死。王氏諱曰廣字伯與琅琊人父

隆安記曰初王恭將陷義使喻三吳厥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色恭兵令厥反表服厥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厥厥敗不知所在

###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繼爵為王司徒何曾具朝臣皆盡禮於王存長揖不拜唯阮籍在

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

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

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

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解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解俄頃或在

與焉無懼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當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

可與酒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父暉俱為尚書郎每造暉坐未安輒曰與卿話不如與阿戎話就我必日夕而

必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酌飲日而公榮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

下轍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法絕巧能鍛鐵家有感樅樹

乃激水以澆之夏天甚清涼類其下覺爽乃身自鍛或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善以雞酒往與共飲

雖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昵聞康名而詰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質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潁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

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直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置酒，挾琴而尚之。遂相與。嵇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駕其行，康元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詩：嶺說文曰：鳳，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資張公華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

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

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大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大尉辭，大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墟，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

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

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

會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命。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符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白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

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

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

已見。

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續痛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歎慙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主乃溫妻公主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簪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

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或別傳曰述少真獨與詳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

似是馬曹中典書曰桓仲引微之為參軍蓬首微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廩莩孔子曰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什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焉能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奉王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

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

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

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萬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

安曰阿螭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除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故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翁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兒輩敢爾。諸子處有威名

且其家於桓猶故爲超敬辭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常往，乃屣屣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飄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常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宗曰辟疆吳郡人歷助曹平北參軍

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

其家，值顧方集賓友，甜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



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箬門外。怡然不屑。



# 世說新語卷六

##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

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義薄峻嶒。辯論論。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

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

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

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

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寔與泰也。會父名繇。

故以遙遙戲之。寔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繇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

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

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志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泰或曰。時謂王戎未能離。

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時，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椀酒，令

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

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昔由為處所讓，其友舉父費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會言負吾之友。所以

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子會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溫顛，已見荀氏傳，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原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

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汝南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辭也。宗正卿。義陽鄭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擢仕，至侍中。詡字

或曰：士卿。子者，或嘗喫無官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

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齋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慈比語，則此六句，皆以目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敬集載：賈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

長仁顯，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鄭潤甫，湛河南鄭詡，思溫，許敬年之中，道逢徐朝而此

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墜，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會無伐木嗚鳴之聲，甚違王真

舞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弁以朝，六子焉。雖似辯，實有與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賈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使眸子

雙鬢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鐵破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疎脫或稱軍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時，羈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備也。子冠冕不戴，金鎖不佩，奴以當拜，始以代，綱旨味弗，實食粟，茹菜，隔池，問壺，瓊汗，黑歲，莫年，纒會

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畢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馮遂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退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然雖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叅之帶索漁父之鷹鷂樓遲神邱垂錕不爲於處土進無望於三事而徒也今子上不希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土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事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敎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是也即當如任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日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褻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誦爾以優游而以機益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儂子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壞無宮商或厄陋希言語或施伊多委態或謙謙少智諧或口如含膠船或頭如巾蓋柁而繪文采可觀意思許序攀龍附鳳並難於求富嗟持得車伋獨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譬若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饑蟹寶中之風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輝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

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竝有大才可

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覩

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疆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

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洪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

猥領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

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髮彈碁局曰。何乃淘。吳人以淘為淘

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盃之

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

所託。下聚溷而已。溷。頭好。據。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

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

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嚮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

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盤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

卿輩數百人。

千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殺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

蘇實。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實家終日。而蘇說實父常致

飲食與之。接察恩情。如生家中。吉中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實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既而喚顧

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

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晉整別傳曰。鼻者天中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禱氏。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

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愚曠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尙未

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結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

夏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鑒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

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

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

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

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感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

曰李陵既生降僕又昔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

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

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處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麗爲優劣始未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勞

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答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與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

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家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

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菴其葉名小草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

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闈一作侯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

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

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字國客同為學士國客少有佳節因談笑廟放曰諸孫於今為盛

監君諱也故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故應機前游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繇暨相酬無以驗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

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安齊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葬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蝦蟆躍清池。桓問蝦蟆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蝦蟆。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祭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緊今錦衣爛。今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婿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陽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

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

殷曰。擒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輪。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關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亂。生子大司馬。自廢陵還。始就過京都。以皇太后分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

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魏書。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鼎。大小輕重。謝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誰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亮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與徐泰安守除蒼梧守。守謝王。亦有功。封興道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

佳兒。

以子戲交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秦繆爾

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

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中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諸

曰。混字泰。正中軍將軍。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

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

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樞。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

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

遜。深不可容。晉書。融小字也。郗氏。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卒。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

亮連年勳業。而無成功。蓋應變於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清字承。作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朝議父為馬謖。參軍。諫葛亮。誤髮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

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泔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顯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顯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邵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詣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魏楷

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發吏民功賞。莫計。是以為戲。魏所識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與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詔文之鼓琴。錡磬之支策。惠子之末。年危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爾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也。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

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藉謝玄曰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頓

亦驗。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請大困。而歸父母不憐。儲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姊曰。何前倨而後恭。姊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豈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氈。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

冢。遭風大敗。周砥隆安記曰。破冢州名在華容縣。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

布氈無恙。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放。神氣爽。符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同鶴語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即曰非一狗而人心又一人而狗心者是邪就醜而才國實矣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寧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榭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虞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性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

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將軍

朗

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將軍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郎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

復西戎其屋秦詩彼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

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

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祕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陸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

莫近禁戀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

布纏棺豎旒旆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

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官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仲堪父嘗疾與經時仲堪衣不解帶盡力自安

得華說以藥手  
拭淚後此一曰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

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會書

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棹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棹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棹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鸞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鸞劉參軍宜停

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

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祖廣行桓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儒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尤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歷

於言端常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尺有咫問於仲尼

肅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之金楛如初

###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

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

侯伐齊齊無禮之女也甘願終於樂齊無禮之女也甘願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齊無禮之女也甘願

無雙黃眉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城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西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探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

規塵汗人按王公程量彌衡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翼言自息豈敢詞或有扇塵之事乎王通晉書載羊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羊得病七年羊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

火乎暗天比為金火相燔水火相妙以故相害越呼治令奕奕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禮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坳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世歷

治空城而置於兩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

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傳曰充字子尼陳

留羗邠人充別傳曰充祖陸蔡甚暴也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嫌慢於其前者高乎劉韋有雋才而車服

奔喪謂人曰紗縵人當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彈如此是時陳紹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

鄉入境問此鄉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問君問人不在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掾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蔡制丞相不得有侍鄉乃至左右小人亦或與時有好少皆加貶責王丞相不能及也乃等語到蔡家羅列兒女成行蔡曰去上於青瑤者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理正河當夫人與見起疑愛之語神神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請曰



四五等諸郎曹氏謂其得大奉命車馬等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討計王公亦寔命駕飛轡出以爲是牛羸乃以左手攀車闕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候聞而笑之乃故語王公說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彼陳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王大懷發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款金昌亭詩敘曰余幸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極斯

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勸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僕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北金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

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語曰

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彭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位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

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

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

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尙存虛不至於此

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

必諸人之過。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

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特。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歎。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sub>反</sub>中。為人作議論。

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

樂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慈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飽俊。應命督總編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

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紅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摠。

列仙傳曰。商邱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故豕年七十不墜。髮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葛蒲。根。飲水。如比。便不饑。不老。耳貴。

威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諱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邱卓犖。執策。吹竽。瀉飲。寒泉。饑食。其菰。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也。風雲爲我龍。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途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寶輦萬

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途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懷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

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孫原劄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

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諒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嗜啖笛。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書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

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視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王右軍聞。大噴曰。三祖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

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恰。繪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中郎坦之拾遺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嘗賦。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

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諫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

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

庾辭裴啓已見裴

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偽逸。

支道傳曰：道每標舉會宗而不

留心象驗。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偽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雖驪薪茶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壯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盡。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費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

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

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聚感。識其事矣。安鄉人有器。中宿縣。皆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鬻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

禁而服。為價增數倍。旬日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威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嘯。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獨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殷顛次女僧紹適殷顛。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

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恆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住。至尚書僕射。

舊曰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

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

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悵。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嘖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

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違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

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執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

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物曰。行小斛。盜軍輒逆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會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始備武自斯以前。不聞警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

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勦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置寢卓然。驚懼曰。營中有黃頭鮮卑。敢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蠢惡好利。爲都督。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諫。

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據。遣賊亮圖召峻。王導卜帝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繼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

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

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

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

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

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諸婿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瓊邪王紹女後取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

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

父彭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

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彭暝

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彭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

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情英江君之茂職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

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咸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少門。謂曰支愍度才鑿出。孫綽。愍度。曰支度。

影影好是拔新。俱寧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成。魏爾珍孤桐。釋陽浮聲。加濱。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

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同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在。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

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

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土。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

之頑。讙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度之小字。度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

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

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

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典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拔檣。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

護軍起之。任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瘵。往年經亂。槿瘞此境。故來。適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屬意。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犍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者數口。巴東三峽。巫峽。長嶺。鳴三聲。源。沽。峽。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

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

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兇姚襄上書歸命。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

重馳保。護襄至。據山。桑燒其舟。黃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偏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黜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陳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悉薙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

公曰。同盤尙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避廢。廢與神委命。唯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

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男。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顛。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別書空去。浩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桓公

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各曰

軍徵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敗恥忿且憚因免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

能不限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數朴賈直客居太原離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賣

既已破甑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不顧甑破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

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

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

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

政晞以宗長不得執禮常懷微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崇謀逆有司奏晞

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改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

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

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

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

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曠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

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紀曰仲伏誅仲文當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

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鉤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

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殖。治家富擬王公。而全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資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

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錫甚薄。而家產近豐。論者以為台榭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翕翳。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

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其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靈璫季札之從。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

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頴。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

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範聞之

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向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範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

可令大郎知。王說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薩。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日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德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富。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

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福一作視

王君夫以糝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

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

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謂熾

不得過江。為其羽檄酒中。必殺。人懼。為困。軍時。得熾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鸛。喙長尺餘。總食蛇。腹可繫。奏。坡。置

崇。認。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懼。為。後。軍。將。軍。卒。諡。曰。聰。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非薺。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

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

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薺。是搗非根雜以麥苗

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

偏轆。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飲。與王愷競相誇街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

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

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嚮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由窟。藏傳百里。乘。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輻。輳。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益。缸。為。頭。千。里。注。曰。益。缸。

者雙鬢白尾骨露頭宿成所傲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宿成經曰樞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條疎肋難齡齡頭突目好蹄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賞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府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綉紈金翠而

絲竹之蕪盡一世之選築樹開徑極人巧與貴戚爭瑋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屈最瑋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

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

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

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嶺海中

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亦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輪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

見委任濟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

埽。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麇膾語人。原意以麇為戶語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趙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

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

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與書曰述廣貴簡正少所推

屈惟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恬逆於螭。便作色

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謂胡之是恬從祖也螭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携捕。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感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諫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

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衛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荆

州。靈鬼志語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致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土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悅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

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

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

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

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

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證顯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

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

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明給事中仕至縣騎客鐵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語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

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健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及雅者上每置酒

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論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大傳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

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

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

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

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

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

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造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疏爽會不攜貳豈有仲堪微問而成離隙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鉞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卅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

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露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

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字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極然不對帝問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

廢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

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

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婦類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拜而遂為妾

廢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

玖求為都督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謂此怨雲與志讎構日乃至及機於孟

巨側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衣服著

衣輕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讒尤之乃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

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效外壘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

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

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亂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徽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彙抗行

彌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一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兇人東行平子面似兇。

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

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

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

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

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

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藩說敦曰周顯豈猶皆有名望足以感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

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險害淵頭初備為當郎備既上官素有高氣以備小器待之故倍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

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

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詠曹爽任蔣濟之疏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

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彼坐，憐蕭臨嘗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感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

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矯絕裾而去。

溫氏譜曰：矯父愔，娶清河崔參女。

迄於

崇貴，御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矯爲散騎侍，矯以母既亡，通職不得往，跪拜固辭，詔曰：矯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

其令人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

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

奔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

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東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爲鎮撫，邵第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餘萬，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道詢之朝野，僉曰：足

下今具上表請

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

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

是偏所愛重，爲之是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

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種種諫爽，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

移若請禱而問其靈，匪驗而忽其靈，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日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

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會臥對親。傍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

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會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

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

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端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

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

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會子故。字。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

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己。惟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頗持整。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示開。嚴。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趨。諺。示。暇。豈。謂。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在。左。在。右。矣。俄。聞。大。勳。克。舉。漸。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請。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僉。齋。寶。物。還。相。王。竊。幸。疾。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舉。滅。之。會。講。論。

會。講。論。

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尙主。敦尙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

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

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

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譚劭。真正譚云。譚毀國事被詰責。後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

卒無一言。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

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

八足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君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蟻蟻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蟻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謾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爾雅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

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

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問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奏第二子。年三十三。七。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

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

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

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必相開悟。

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讓。並有名師。至

心病。仲堪。屢不解。帶彌年病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

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鱉魚蝦鱸。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

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諱之孫。右將軍。繩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愨死。舍愨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以



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

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

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都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謂其意遂爲遷娶

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攪髮

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遇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鸞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

書曰武王伐紂以遊已賜周公太祖以懋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

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祭別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懸騎將軍曹洪

傳暇往嘯祭祭不明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偶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

再得願適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數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

哭之感動路人。祭雖福陰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

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滅於

是力顯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闓。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

充字公闓言後必有充闓之異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卽

知后無子甚憂愛慮屢每勸厲之臨亡壽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謚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慈懷豈當縱其妒悍自孽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莊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之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鏘紅而上辭以捕鹿二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

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

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長吏

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

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恆懷

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

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潁陽人會祖盤魏司徒有高

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

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

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

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

秘之以女妻壽。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謬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鑿照遠，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轅，顯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

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

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

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謏相友善，及謏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惟收崇及親，著以上皆斷之初，岳母諫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

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鯨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

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瓛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劉察晉書曰琨與兄璆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

承字元徽。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斂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

又攻承。王虞使賊迎之。乃於車敦既滅。追贈贈諡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鬚封謙王衛軍將軍

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王虞別傳

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疆。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豫會孫也為人弘長有滄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八寶之士景遷荊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譙

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

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

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褚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口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結

其事且王虞之害司馬承也。邇共惜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感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

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突。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尙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趣尙不同。而兩不相協。述爲會稽。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中。而足迹不踵。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歷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親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尙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諫對。羲之取。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曰。此日。視君何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稱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備尉所。擒初。遣子與恭。奪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信。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顏 氏 家 訓

顏 之 推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瞻。山高海深。常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會於客舍。論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烏煥反）擗（宣）蕤（歲）藪（藥）鴛（鑠）嫫（於計反）屨（剡）屨（移）杯（正來切）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愧孫炎之倍行。卽行焉。云爾。（序中王言義未詳）



# 目錄

序致第一	一
教子第二	一
兄弟第三	二
後娶第四	三
治家第五	四
風操第六	六
慕賢第七	一二
勉學第八	一三
文章第九	一九
名實第十	二三
涉務第十一	二四
省事第十二	二五
止足第十三	二七

誠兵第十四	二七
養生第十五	二八
歸心第十六	二九
書證第十七	三二
音辭第十八	四〇
雜藝第十九	四一
終制第二十	四四
攷證一卷	一四

# 顏氏家訓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教。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爾。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爾。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韶卹。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殿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畱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一本作範）爾。

##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嗔（說文咳小兒笑也。嗔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管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一本作訓）。翻獎。應訶反笑（一本作嗤）。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一本作慢）。慢已習。方復（一本作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無改悔）。忿怒日隆。而增怨（一本云增怨慢）。

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浚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養。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政。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爾。(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旣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聽。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嬰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一本作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璣。嘗與兄徽連棟隔壁。徽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徽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

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北鄧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性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遷之士也。有子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晷晷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稻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元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管怒廢於家。則豎子

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養，埭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爾。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遺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饑饉，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嘆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意兩字）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爲薪，略盡，聞之，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每人兩字）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餅饜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耶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南開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土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紵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閤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候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汗。風雨犬一本作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遠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閒。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爾。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賜齒。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



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賊遂世，賊屋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爾。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鱗，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之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憊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舉，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近在譏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讓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尙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爾，彼此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獵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

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嘗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嘗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惠。憤憤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上十字〕須言閤閣。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作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弟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牟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荅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楫。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開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紛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土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土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

何故不知有族。答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爾當時雖爲敘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爲字）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尙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聞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俛。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爾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其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遠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一本無亦不論二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獸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禱其爲人，多被抑

退。裴政出服，聞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太上御名）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太上御名）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太上御名）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畫人以示（太上御名）而無他意（太上御名）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葷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招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一本無嘗字有也字，一本有嘗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爾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畱後世。爾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只云來歲社）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日（一本作外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劉縉緩綬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爾，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卽有昭音。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葦，爲製新衣，望於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

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竊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脩（下交反。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諱也。（禰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未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羸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死（一本作怨字）。雖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繫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罽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交（一本作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國反之誼。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闔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號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體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不能此矣。（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園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供亭民爾，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無典字）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一本無時字）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云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頡頏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牟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尙能委政尙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畏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壽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正主

將鎮撫戰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避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爾。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庸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是爲足。全志脩學。（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鑿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讎。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爾。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情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

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備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鑽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鑽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爾。必有天才，披羣出類，爲將則闡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爾。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矜彊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違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豕，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爾。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一本作旨），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黜窮卹匱，愷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今字）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榑橫而稅暨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稷（一本作稊字）也。吟嘯談詠，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巧誼，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



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有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冑專於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綽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譏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章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冑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爾。何晏

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腥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詞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弊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賊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竝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神。竇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清談高論。剖元析微。竇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闢。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閒。復所愛習。故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不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夏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尙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遠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爲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察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一本無大夫字。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學。一本本作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一本無或字。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

尙。卒以漢書聞。齊有主一本無主字。宦者。內參田鴉。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開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親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著忠誠。一本作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一本作學。爲事一本作教。使汝弃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藿糲糲。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一本有差失字無差字。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苜犢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赅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爾。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芋字。人饋芋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本作途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翺爾。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其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閭位。謂以僞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撞桐乃成二字。並從手。撞都統反。桐達孔反。此謂撞擗挺桐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牟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雜曆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閩里閩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

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逸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銓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并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音獵也。亢仇舊是饑飢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虺二音。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虺。音饋。又非二音。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爾。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念遠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客。就視答曰。是豆。逼爾。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然友婿竇如同。從何

則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鳩。吾曰：鳩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鷦鷯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鴝（音力）雀。似鷦鷯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爲露葵菜。面牆之徒。咸相倣效。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蕁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爾。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思魯等媿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諺。識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爾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笑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通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譴。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悻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陝已甚。陳琳實號鷓鴣。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稱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

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詩（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詭鑿（上音窠。相呼誘也。下音營）邢魏諸公。聚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虺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尊。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笑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笑新。妄投干闥。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爾。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瓿額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駢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

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誇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故逸者流宕而忘歸。守整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燼。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讖。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璠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璠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擣擘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一。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識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祭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謹也。陳思

王武帝誅。遂深永贖之恩。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侃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笑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云。詩云。有鷩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鷩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鷩。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鷩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鷩鷩以朝鷩。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蒂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鑄鑠。上音狼下音當。銀鑄。大鑠也。世閒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鑄三公胸。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鷩軍攻日逐。鷩驃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調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諳諱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爾。



蘭陵蕭綬。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費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精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蓬居響北闕。慳慳(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輒誦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精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森。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處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雷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曷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讎言。面相討試。爾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卽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

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杆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爾。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歸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勳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齋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音跡）鳥迹爾。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爾。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豈其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惑矣哉。

###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爾。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有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爾。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

優借士也。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尙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爾。

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膺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懼，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耘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爾。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墾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此段一本見此篇，一本見歸心篇後。）

## 少省事第十一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滅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

得樛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千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爾，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觀，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謁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批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爾，或被發姦私，而相酬證，事途迴冗，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其爲謗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願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卽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阱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饒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焉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

敦也。舉世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脩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官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爲也。）

###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尙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家口。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謗讒。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

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遠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闔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寧。（或作聚）漢未有顏真。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驕。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奔素業。徵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冥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纒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嘗爲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上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整頓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鐘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喧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冀。不爲夭折者。吾無聞然。諸藥解法。不廢世務也。屢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鄰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充煎。（一本有草前字）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一本無此六字）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備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弱取禍。往世之所述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身，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吝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閒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廢，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誕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隱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閒遲

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淨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閘。漑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汝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劃。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數。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奔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寶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稜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尙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爾。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囊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騫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爾。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奔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佞。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爾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遠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



柳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備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爾。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爾。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爾。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爾。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畱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尙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爾。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鱸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鱸。自脛已下。方爲人爾。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棲竈。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擊。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俊。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蒼。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蕒。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竝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爾。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莢。苦菜當言莢。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林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杜。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杜。樹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駟野之事。何限驛騶乎。余答曰。案毛傳云。駟駒。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騫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駒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聽。良馬匹一人。騫馬驪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蘭。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原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薤。馬薤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禮物。見此

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縉因呼爲蒨擬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尙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詩與雨祁祁注云與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寃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痲遂疔說文云痲二日一發之癩疔有熱癩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痲癩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痲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疔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癩乎

尙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夕（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竝作陳鄭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爾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窳字近世儒生因改爲窳解云木之窳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又音租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徂會反

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爿。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昺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宮傳疑本。作謬作詠。未定。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搦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撰甲之撰。國子博士蕭該云。撰當作搦。音宣。撰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疇賀上。江南本皆作窋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疇。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窋為疇。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疇。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閭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薦樽虎視。而復紫色蠅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末。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妬。袁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虛。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虛。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虛字從虎。音呼。宓字從宓。音縣。下俱為宓。未世傳寫。遂誤以虛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爾。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虛子賤。為單父宰。即虛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

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宐。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竝作俳佗。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爾。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屏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濃度量劑（音則）不靈。欵疑者。皆明靈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濃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口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引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爾。

漢書云。中外禊福。字當從示。禊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政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亂禁。鄭注云。亂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管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既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管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

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爾。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鵠雀銜三鱣（音垂）魚。多假借爲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鵠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鱣。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鱣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地。鱣似蠅。竝作鱣字。假鱣爲鱣。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擘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時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爾。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卽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澗澗。毛傳云。澗澗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旣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爾。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爲一顆。蒜顥。是俗間常語爾。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壁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顥。學士相承。讀爲裏結之裏。言鹽與蒜共一苞裏。內筩中爾。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劬卽。是餒倦之餒爾。（要用字苑云。餒音九僞反。字亦見廣雅。及陳思王集。）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劬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劬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牟曼。常頰縱任飲酒。誕節。兗州號爲麴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蘭麴見教。呼爲還羹之。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譔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

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閒又有踏踏(音沓)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閒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爾。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竝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展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爾。聲類作屨屨。又或作屨。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紱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竝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嘗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孫黥。韓覆。畔。討滅殘。(一本感歎)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經。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嫵。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鷓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讀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爾。吳人呼祠祀爲鷓祀。故以祠代鷓字。呼紺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蓋爲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蓋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鑲字。木傍作鬼爲魁字。火傍作庶爲灸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

花則金傍作華，憲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屬纆，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隱字）塢瓊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蒼。於時當紺六色屬，作此蒼以飾繩帶，張敞因造系旁畏爾，宜作限。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爾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囓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囓務山也。囓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爾。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警，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違闕，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庾亮爾。或問曰：何故名洽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壘）於祀爲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爾。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



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實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攷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攷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去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脩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脩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爾。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亼，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攷。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擗下無耳，鼃蠱從龜，奮奪從羸，（胡官反）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鞿，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獺化爲獺，（音曷，獸名，出山海經）鼃變成龜，（鼃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攷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閒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爾。如猶轉黃字爲項，以叱爲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慧，注：慧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昊爾。

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爾。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爾。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劄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猶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爾。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銳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疑。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裨爲遺。賈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勿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聞。說文音。夏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

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羸，精羸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莒，下爲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呼莒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爾。（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者爲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迨迨，於焉嘉客，焉用侯，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音耶）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擊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爾。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爾。古人云：齊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爾。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陳癡鈍，乃成腿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選，自稱爲織，名現自稱爲袞，名洸自稱爲汪，名豹（音藥）自稱爲鴉。（音櫟）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述，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

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庸畏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入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畱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閩里。閒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人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詭古知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曩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親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糜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疑生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

得惡卦。反令賦賦。（音敷，揚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爾。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貴金匱玉輪變玉歷（一本作玉發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過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互）精之。仕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情。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爾。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諭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炷。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炷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瓊。宏正之子。會稽賀微。賀革之子。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全八冊

\*書號26473

定價人民幣260.000元